芬兰短篇小说选

SUOMALAISET VALITUT NOVELLIT

西朗佩 等著　　杜钟瀛 译



昆仑出版社
LIANGZUGUO BIANZHU



ISBN 7-80040-715-2
I·511 定价：25.00元

芬兰短篇小说选

西朗佩　等著



昆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芬兰短篇小说选/(芬)西朗佩等著;杜钟瀛译.
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1
ISBN 7-80040-715-2
Ⅰ.芬… Ⅱ.①西…②杜… Ⅲ.短篇小说-作品
集-芬兰-现代 Ⅳ.I53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1475 号

书　名:芬兰短篇小说选

作　　者:西朗佩等
责任编辑:张良村　刘万勇
装帧设计:赵光明
责任校对:刘晓京
出版发行:昆仑出版社
社　　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100081
电　　话:62183683
http://www.jfjwyph.com
E-mail: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230 千字
印　　张:10.75
印　　数:1-5000 册
版　　次: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40-715-2/I·511

定　　价:25.00 元

架设心灵桥梁
开拓精神空间

题芬兰短篇小说选

王蒙

序

作为外交官的经验告诉我，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思想世界，最简易和最让人舒心的办法之一是阅读优秀作品的代表性汇编。优秀作家的成功之处，在于能够抓住人们心灵深处，比历史研究著作或游记的刻画更能揭示民族特性的情感和思维方式。

我深信，这也正是杜钟瀛挑选和翻译《芬兰短篇小说选》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它将为读者开启通向了解芬兰社会从十九世纪末直至今日发展的大门。借此，通过目光敏锐的作家和深刻的思想家，人们可以从各自的角度对这个时期进行观察和分析。

被译成中文的当代芬兰文学作品为数极少，因此《芬兰短篇小说选》为用中文出版的芬兰文学，——我还希望也为用中文出版的整个欧洲文学，填补了重要的空白，给爱好文学的中国读者提供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得到尽情欣赏的机会。

鉴于以上，我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杜钟瀛大使精选

和翻译出版这部选集是真正的文化之举。选集和译作，始终反映着作者的个性。杜大使以这部选集为他赢得了芬兰语文学作品重要中文翻译家和我们两国间文化合作重要支持者的不可改变的地位。现在，当我们正值中芬文化合作的大庆之年，他的工作更是博得了特别的赞誉。今年是以雪尔薇·吉科宁夫人——她的一篇作品也在选集之中——率领的第一个芬兰文化代表团访华五十周年，可以认为，正是这一访问开创了芬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芬兰驻华大使　巴　鑫

2003 年 9 月 12 日

作家和作品简介

芬兰短篇小说文学是在十九世纪后期开始发展起来的，当时诗歌、戏剧和长篇小说文学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短篇小说文学的诞生与新现实主义联系在一起。新现实主义影响了整个芬兰文学，它源于现代斯堪的纳维亚文学、法兰西文学和俄罗斯文学。芬兰短篇小说文学先驱明娜·康特(Minna Canth,1844—1897)、尤哈尼·阿霍(Juhani Aho,1861—1921)和德沃·巴卡拉(Teuvo Pakkala,1862—1925)的初期创作活动都从现实主义中汲取了重要的启示和激励。

德沃·巴卡拉(Teuvo Pakkala,1862—1925):

巴卡拉的著作主要取材于芬兰的北方城市奥卢。泥煤贸易和海运事业的发展使十九世纪的奥卢变得十分繁荣，由此产生了腰缠万贯的资产者和人数众多的无产者。

巴卡拉非常关注城市无产者，尤其关注他们中间最贫困的人以及年轻妇女和孩子们的命运。

现实主义激发人们研究现实社会、社会上存在的问题以及人的个性发展和心理状态。在现实主义心理领域中，巴卡拉是芬兰最杰出的文学家之一。

短篇小说《兄弟》选自巴卡拉后期创作的集子《小人儿》

(1913)。当时他已放弃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早期作品中所表现的强烈的社会现实主义,对意识和心灵活动现象开始产生兴趣。

《兄弟》剖析了真实、希望、想像和追忆如何融合一体,如何使其影响人们思想的问题。《兄弟》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劳拉的小女孩,她是教师家庭中惟一的孩子。劳拉的想像力影响了全家,让人预感到家庭的田园美景不过是一个幻觉。

劳拉的父母觉得期待和希望在世上已经不复存在。劳拉母亲年轻时的意中人意外地离开了人世,与现在丈夫的结合没能带给她任何激情,母亲通过女儿劳拉审视了自己已经失去的对未来的信念。

兄弟出现在传统的圣诞节之夜,行乞的孤儿海伊基营造了一个小男孩过圣诞的假象,还通过女佣莱娜突出了故事的神秘和宗教色彩。"巴沃·恩蒂基督"指的是路德教清教主义时代芬兰旧赞美诗中出现的将罗马天主教教会领袖称作反对基督的人① 的传统习惯。

巴卡拉的心理现实主义受到了世纪交替时期象征主义文学的影响,玩偶和玩偶之家象征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远在知识和理智以外的东西通过劳拉和她的假象也闯进了现实。

人生不仅是这一方面,运用理性的方法对此也并不能完全理解,那孩子仍介于通常的现实与另一种神秘的现实之间。

阿伊诺·卡拉斯(Aino Kallas,1878—1956):

卡拉斯的丈夫是爱沙尼亚人,因此她的大半生是在爱沙尼

① "反基督的人"芬兰语"Antikristus"与"恩蒂基督"的芬兰语"Anttikristus"同音。

亚度过的，她的许多著作也取材于爱沙尼亚的人和事。

卡拉斯一八八七年发表了她的第一部著作，那是一部诗集，后来她专门从事短篇和长篇小说的创作。《客人》选自她名为《船舶离去的城市》(1913)的集子。

土地测量员保尔·卡拉斯克前来访问一对爱沙尼亚——俄罗斯老夫妇。老人们的独生女儿玛丽亚·亚历克赛德罗夫娜几年前去世了，她在彼得堡与卡拉斯克有过一段秘密的关系。

老人们告诉他，他们的女儿与皮切尔鲍姆结婚时已有身孕，皮切尔鲍姆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粗暴，致使妻子流产。

老母亲与相信宿命论的父亲极其悲痛，母亲无法接受这一事实，她要为女儿报仇。

卡拉斯克询问老母亲能否将造成这一不幸的人视为吞噬人命的海浪，老人家对毁灭她孩子的人怀有本能的仇恨，她不能将这一不幸当作无形的命运，她无法容忍。

作为这篇短小紧凑的小说的结局，老母亲终于知道了真相。《客人》运用二十世纪初叶芬兰文学中普遍流行的新浪漫主义笔法，既有戏剧性的安排，如从树枝上落下成熟的樱桃所代表的那种象征性的点缀，也有惊心动魄的紧张、仇恨和爱怜。生命的神奇和神秘的力量决定了人的命运，谁也无法逃避。

约埃尔·莱赫托宁(Joel Lehtonen,1881—1934)：

《恶魔的提琴》(1904)是莱赫托宁的处女作，它是芬兰当时新浪漫主义的典型作品，不过他很快就放弃了新浪漫主义，开始采用现实主义的讽刺笔法。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如他曾经译成芬兰语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作家薄伽丘的作品，成了他的创作源泉。

《阿帕利·穆蒂宁上战场》选自莱赫托宁的短篇小说集《死了的苹果树》(1918),讲的是芬兰独立(1917)后不久试图发动革命的共产党人和资产阶级之间进行的一场内战。

主人公穆蒂宁是人道主义者和怀疑论者,他代表资产阶级思想,但坚信芬兰人民中间固然存在着种种社会矛盾,但他们的祖国是共同的,理想也是共同的,永恒的。他无法理解郁积在无产者胸中的那种突然迸发的仇恨。

穆蒂宁当然反对赤色分子,但当战斗临近时他又无意介入,他要置身事外,让自己躲藏起来。他认为,是资产者的自私和贪婪造成了无产者的愤怒,以致发展到当时的暴力行为。

无产者是一些没有文化的人,他们手里仅有的一小块土地和一小片森林被骗走,他们没有了土地母亲,失去了土地就是失去了根,使他们的孩子消失在城市和工厂中。新时代的变革过于迅猛。

残酷的资本主义胜利了,然而失败者也成了残酷的人。土地母亲要为失去的孩子复仇。穆蒂宁终于加入白军,打垮了发起攻击的赤色分子。

在穆蒂宁眼里,赤色分子几乎成了禽兽,无法让人理解,是令人畏惧和仇恨的另一种人种。而人民再也不是十九世纪民族浪漫主义所赞颂的令人敬慕的人民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暴露出欧洲的人生信念和启蒙时期乐观主义理性信念的脆弱,社会正在变成禽兽争夺猎物的丛林。穆蒂宁所代表的旧知识分子没有把握现实的能力。

穆蒂宁身上包孕着对传统等级社会经不起现实压力的文明和人道理想的讽刺和嘲弄。人道主义者穆蒂宁否定赤色分子的人生价值观,但小说结尾时他在类似神经错乱的狂热中打死了

一名素不相识的赤色分子俘虏，自己也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阿帕利·穆蒂宁上战场》在以芬兰内战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中，是观点最鲜明，笔法最锋利的作品之一。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内战时期芬兰各社会阶级之间的不信任和愤激情绪一直延续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玛丽娅·约图尼(Maria Jotuni，1880—1943)：

约图尼是芬兰最著名的短篇小说作家之一，她的作品多数以男女之间的关系为主题，主人公有中产阶级，也有平民百姓，她的笔调有时轻快幽默，有时尖酸刻薄。

《海尔曼》选自约图尼题为《爱情》(1907)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主人公海尔曼极好地代表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交替时被称为十年期年代的人物形象。与许多其他同代人一样，约图尼也对源于尼采思想的个人意志论和生命力进行了探索。

《海尔曼》讲的是两个年轻人，海尔曼和阿丽娜的爱情关系和最后结局。阿丽娜是一个普通女子，海尔曼则是紧跟时代步伐的人，在他对待两性关系、感情生活和女人的态度上似有叔本华和尼采的影响。在海尔曼的处世哲学中也能看到与当时时代潮流相吻合的对真实美的追求。

海尔曼没有固定的世界观，他将女人当作工具以达到感情上的享受从而逃避内心的空虚，然而性满足只是一时的，被爱的人很快会失去魅力，他的毛病遂将重新暴露。

约图尼剖析了世纪交替时文化生活中出现的过渡期。十九世纪末，新的科学世界观打碎了教会和基督信仰的传统世界观以及以它为基础的道德观念，但是自然科学的理想主义并没能填补当时形成的价值观空白。

人们想从唯美主义、神秘主义和精神贵族的思想中寻求帮助,但总是枉费心机。海尔曼和当时芬兰文学作品中出现的许多精神颓废和思想空虚的其他主人公都是危机的象征。海尔曼强调人的个性和差异的意义,但自己却缺乏个性所要求的力量。他是懦弱的男人,嘴上大谈个性无上崇高,然而又需要一个他所蔑视的普通女人的支撑。

在约图尼的作品中,女人常常是生活的中心,男人则成了牺牲品,女人虽然只管具体的事情,但在实际中却受她们操纵,男人们往往表现软弱,表现得滑稽可笑。

F.E.西朗佩(F.E.Sillanpää,1888—1964):

西朗佩是惟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39)的芬兰作家,他既写短篇小说,也写长篇小说,是二十世纪前叶最著名的芬兰作家。

西朗佩坚定而乐观地深信,人虽各有文化背景但都是大自然整体的一部分。这是他创作思想独树一帜的特征。

集子《天使的守护神》(1923)由十篇以儿童为题材的短篇小说组成,其中《一个叫泰勒尔沃的小女孩》最负盛名。集子末尾附有一篇题为《关于我自己和为了我自己》的小品文,论述西朗佩自身世界观的依据和儿童在他世界观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西朗佩将人分成下层和上层,但是这种划分并不决定于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或者贫富状况,而是根据各人的品德及"思维和观察事物的方式"。在西朗佩的作品中,品德高尚的人通常是弱小的,或者因为与众不同而难于适应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进而遭受苦难和折磨。

犹如泰勒尔沃的故事所讲的那样,差异性早在童年时期就

已可能反映出来了。贫苦的孤儿小女孩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但她的身上已初露才华和智能,“心不在焉”或许正是她的智能和情感充满活力的反映。停滞不前的农村社会对此嗤之以鼻,甚至连为泰勒尔沃全力以赴但没有文化的养父母对她也不能理解。

泰勒尔沃悲惨的命运不过是一场平平常常的小悲剧,在儿童死亡率很高的年代,这种情况司空见惯。作家运用了巧妙的手法,他尽量不用笔墨去刻画泰勒尔沃本人,也很少描写她的感受、思想甚至她的外貌。

在无可替代和独一无二的人生中,西朗佩将泰勒尔沃之死看作为似是意外发生的损失。

作家以局外人的冷漠,用逗乐的方式,揭示了小女孩的欢乐、忧伤以及无谓的些许希望。读者可以从作家的态度中为确立自己的立场得到启迪,抒发出自己的同情之心。

西朗佩在刻画情节的过程中,力图用作家、读者和泰勒尔沃之间关系的发展,来阻止使小说仅限于在感情上描述小女孩的命运或表述传统的批判社会的现实主义。

小说的任务不在剖析儿童教育或社会福利方面的弊端,甚至不在探索成年人为何不能理解儿童的生活和感受。小说要研究的是同情和怜悯错综复杂而很难达到的那种心理整体。

雪尔薇·吉科宁(Sylvi Kekkonen,1900—1974):

雪尔薇·吉科宁一九四九年才开始文学创作,作品不是很多,这可能因为她的丈夫乌尔霍·吉科宁历任政府部长、总理,又长期担任芬兰共和国总统,需要她参加许多社交活动,占用了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走廊里的故事》讲的是芬兰内战后的春天到一九一八年圣诞节之间发生的事情。

第一次世界大战仍在欧洲继续进行。芬兰的白色分子在德国人帮助下战胜了赤色分子,但社会大动荡依旧,一些人还期望芬兰实行君主制以替代共和制。因为战争,国内危机四伏,灾难深重,大批老百姓因为传染上正在蔓延的严重的流行性感冒——西班牙病而死去。

在姐姐的鼓励下,受自己的理想的驱使,十八岁的小说主人公卡伊娅决心学习当护士,她进了一家大医院做实习生。可惜不久后她意识到自己缺乏坚定的信念,觉得自己难以胜任护士工作。

医院虽是封闭的社会,但是社会上的矛盾和问题在里面不能没有反映,对人际关系不能不发生影响。内战将医务人员甚至病人同样分成了两派。

生与死,童年、青年、壮年与老年,健康与疾病,强壮与脆弱,恐惧与希望,欢乐与失望,理想与玩世不恭,贪婪与无私,决定着人们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同样赤裸裸地暴露在医院这个微型的世界中。

医院清洁工安妮说了一句精辟的、切中要害的话,它反映了突出真实感的主题。安妮说:“既没有白色分子,也没有赤色分子,只有经受着苦痛和需要帮助的人。”

医院如同危机中的祖国,连接着各个病房,护士们日夜奔忙的走廊象征着富有青春活力的中间地带。作为代表人物的卡伊娅已在那儿长大成人,从理想主义演变成为能够理解现实,学会适应现状的人。

《走廊里的故事》最后附有一篇相对独立并有自己标题的

《尾声》。二十五年后的一九四三年，续战[1] 的阵地战进行得如火如荼，国家的命运又在危急之中。

卡伊娅为了躲避轰炸而移居农村。《尾声》写的是卡伊娅乘坐长途汽车去附近城里办事和回家的情景。这时的卡伊娅已从年轻姑娘变成了成年妇女、妻子和母亲。

不管情况如何，人总得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已经成年的卡伊娅再不为自己的前途和理想疲于奔命了，她只希望重见和平，摒弃黑暗，让光明“透过门窗自由自在地为过往行人照亮道路”。

潘蒂·韩培(Pentti Haanpää，1905—1955)：

韩培多以男性作为他作品中的主人公，其中有军人、森林工人乃至流离失所者和情况特殊的男性群体。《酗酒》选自他的短篇小说集《苦涩的甜蜜》(1939)。

《酗酒》中的主人公普克苏军士是一个嗜酒如命的人，但他所以如此还有其他原因。

酗酒被普克苏军士当作摆脱他生活中所陷入的死胡同的出路，然而沉迷于酗酒带给他的解脱和快感不过是自欺欺人，最后使自己的路越走越窄，工作没了，官职行将丢掉，钱财耗尽，男子汉的气概和名声也不翼而飞。

普克苏与人们疏远了，他开始厌恶甚至仇恨他们，在他的心目中，甚至自己的孩子和妻子也成了累赘。普克苏正在走向再

---

① 1939 年—1940 年芬兰和苏联之间爆发战争，称作“冬战”，1940 年 3 月 13 日媾和。1941 年 7 月芬苏之间再次爆发战争，俗称“续战”，1944 年 9 月媾和。

无希望和前途的绝境。小说结束时,妻子对丈夫的粗鲁话所作的温顺的反驳和普克苏的自问,意味着主人公已在思考自己生命的价值和应该怎样生活下去的问题。他笼统地说:"总得干些事嘛……可不是吗?"

普克苏没有回答自己的提问,一条谚语浮现在他的脑海中,它的大意是:生活将击垮挑战者,不久后即使再强有力的人也会被上帝的磨子磨成粉末。

萨姆利·巴罗宁(Samuli Paronen,1917—1974):

巴罗宁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是名为《亚当村之夏》的长篇小说,那是一九六四年,当时他已四十七岁。在以后二十年中,他又发表了不少作品,经常运用现实主义的笔调描写穷苦人和受压迫者的生活。《孤独》选自他的短篇小说集《这是八号房》(1969)。

《孤独》描写一个名叫维尔霍的小男孩生活中的悲剧,他的母亲因为染上流行病不幸去世,小男孩第一次亲身面对死亡,经过很长时间后他才明白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巴罗宁善于揭露有钱人的冷酷无情,《孤独》中的胖商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尽管别的成年人态度较好,但也不很理解孩子内心的悲痛。成为孤儿的维尔霍终于慢慢地适应了新的生活环境,使自己成为比较独立的人。

维约·梅里(Veijo Meri,1928—　):

短篇小说集《大地尚未披上绿装》(1954)是梅里的处女作,《子弹壳》即选自这本集子。梅里是职业军人的儿子,在军营中度过了他的童年。他写过许多以和平时期军人生活和以战争为

题材的著作，是芬兰战后主要散文作家之一。

《子弹壳》写的是一个小男孩的经历。故事开始时他五岁，但正面临着生活中的重大转折，因为七岁要上学。小说时而忧伤时而风趣的刻画均源于小男孩对世界的想像与现实生活的冲撞。

《子弹壳》的主题在葬礼之初就显露了出来，后又两次再现，直至小说结束。

对孩子来说父亲永远是生活的榜样。子弹壳是父亲军人世界之物，小男孩感到幸福，因为他可以在家里拿子弹壳做游戏，视它们为军人，让它们听从他的指挥。但是父亲收回了子弹壳，为了重新利用，他将它们送回了军营。

学校开学前的头天晚上，父亲答应打靶后给小男孩带回一些子弹壳。

上学第一天过得很不寻常，那是在适应新生活、打架和受罚的过程中度过的。父亲的部队去靶场打靶，晚上小男孩急切地渴望得到子弹壳，可是父亲将它忘得一干二净，还说这样大的孩子不该再玩那些玩意儿了。

小说结尾时，子弹壳的主题因为男孩儿们赶往射击场收拾子弹壳而达到高峰。因为理解错误，小男孩从兴高采烈下落到极度的失望之中。他蒙受耻辱，觉得无法忍受，无地自容。

短篇小说《子弹壳》是梅里真实地刻画日常生活的典范。子弹壳是空的，它的价值在于由什么人往里面填进什么东西，赋予它什么含义，这是具有现代派特征的可以表达多种思维的范例。

恩蒂·许吕(Antti Hyry 1931—　)：

许吕是二次大战后芬兰最卓越的散文作家之一。《森娅》选

自他的短篇小说集《火车旅行记》(1962),它显示了许吕善于用不多的素材塑造一个丰满的人物及其完整生活的才华。

农家老姑娘平凡的爱情故事常常成为芬兰文学作品的题材,但是许吕能以高超的技巧进行独特的刻画。

小说开始时,一位年轻妇女来到新的工作地,与那儿的人们结识,了解他们的习俗。农家人恪守忠诚,在性的问题上没有市场,甚至连森娅一见钟情的年轻长工奥伊瓦都不例外。

森娅扰乱了农家平静的生活,她外出参加舞会,结交年轻男人。那些年轻男人喜欢与森娅一起快活,但从不严肃地对待这个穷丫头,要能找到更好的,她就会被甩在一边。屋里的年轻人站在一旁看热闹,既嫉妒,又幸灾乐祸。

雅科日[①] 那天,大家一齐去地里收割饲草,年轻人想借机捉弄森娅。姑娘怕走那条既狭窄又摇晃的小桥,可是年轻人走上桥后又蹦又跳,小桥剧烈地晃动着,结果倒塌了,他们无一例外地全部落入河中。幸运的是雅科日在夏天,河水不凉,但这次意外扫了森娅的兴,伤了她的感情。

小说结尾时,森娅的一个男友,邻居的儿子万伊诺因将重新回到自己女友的身边特地来向她道别。

许吕通过森娅以某种几乎是轻描淡写的笔法塑造了一个丰满、感人的人物,从中可以感受到一个人的整个命运。

恩蒂·图里(Antti Tuuri,1944—　):

图里是芬兰当代最著名的散文大师之一,一九七一年发表

① 雅科是男孩子的名字,雅科日是雅科的命名日,每年七月二十五日。

第一部著作。《专家》选自他的短篇小说集《一年生活》(1975)。

小说的主人公是芬兰一家造纸厂的专家,他被派往瑞士调查当地一家印刷厂所购买的有质量问题的纸张,以便解决赔偿问题。

他同造纸厂的德国代理商一起,尽力说服印刷厂经理让他们到现场察看印刷机的运作情况,这一愿望后来实现了。

在从火车站前去饭店的出租车上,专家认识了一名美国女子,他们住在同一家饭店,她正等候丈夫前来休假。

小说中的三个主要人物——专家、德国代理商和美国女子无形中形成了一个小集体,但他们的关系各不相同,专家和美国女子之间建立了既轻松又紧张的性爱关系,女子同德国人难于相处,由此专家成了他们两人的争取对象。

故事的幽默产生于一个局外女人的出现,她意外地卷入到因公出差的男人之中,还可能因为她的自然力量使她成了中心人物。她闹出许多乱子,添了许多麻烦,还大谈特谈她的私人事。

小说结尾时专家完成了工作任务,起程回国。就在同一个时间里,美国女人同她的丈夫也一起出现在饭店的大堂中。

图里曾以普普通通的偶发性的浪漫题材写过一些并不富于浪漫韵味的作品,小说的结局往往出人意料地将女人塑造成为一个略带浪漫色彩的但让人捉摸不定的人物。

赫尔辛基大学教授

贝尔蒂·西卡拉

目　　录

兄 弟



德沃·巴卡拉

P001



第一章

劳拉对玩具娃娃从来不感兴趣，但有一次，她同她妈一起进城逛街时，她在一家商店陈列着玩具娃娃的橱窗前突然停了下来，指着其中一个娃娃，说了一句让她妈妈惊讶不已的话：

“妈妈，买下它吧，我想要。”

那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娃娃，会坐会站，双手还会摆弄各种姿势。妈妈认为别的地方可能会有更多更漂亮，甚至还会说话的娃娃，因此说再去别处看一看，可是劳拉不乐意，就要她所指的那一个。

他们带着娃娃回到家，女佣人老莱娜刚巧也在，她正开柜子的抽屉。她合拢双手感谢上帝，将娃娃一把夺过去，抱着它直奔男主人教师的房间。她说：

“老师，您看，多么像您夫人学生年代的模样！”

同夫人订婚前，教师从未见过她，他们订婚时她已是亭亭玉

立的大小姐了。教师看书时总把眼镜放在桌上,于是他迅速戴上眼镜,嘴上带着微笑端详那娃娃。但他怀疑地摇了摇头,他没有看出任何相同的地方。他断定,向来喜欢夸大其词的莱娜可能是因为觉得玩具娃娃的天蓝色眼睛实在太美了。然而莱娜的热情丝毫没有减退,于是教师出于少有的温存和礼貌,用最客气的语调说:

“是的,我想我的夫人在她还是小姑娘的时候长得可能稍微有点儿不一样。”

莱娜惊异万分,她站在教师面前犹如梦中初醒,现在她也觉得这娃娃与夫人年轻时确实毫无相似之处。她感到羞耻,低声地自我抱怨说:

“我又在说什么傻话了?”

娃娃在教师手里刚巧是仰卧姿势,闭着眼睛。他突然惊讶地说:

“千真万确!同我的夫人真的是一个样儿。”

笑容从娃娃的面部完全消失了,她的嘴边露出严肃得非常可爱,略带忧伤的神情。

“好漂亮的娃娃。”老师心情极好,赞扬说。

听到独生宝贝女儿劳拉终于找到了她所喜爱的娃娃,他欣喜若狂,便立即开始忙碌起来,为娃娃安排了一所真正属于她自己的住房。他一口气做了一幢包括两个房间——一个大厅和一间卧室——的小楼,里面还配置了一套大小适合娃娃的家具和摆设。这幢小楼摆放在教师夫人的卧室中,劳拉可以任意玩儿。莱娜前来观赏小楼,她突然大声叫了起来:

“那不就是我当年的日子吗？像在真正的房子里一模一样，豪华得连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莱娜躺在地板上，从小楼的窗口向里张望，时不时地发出格格的笑声。

劳拉要求大家一定从同一个窗口向里观看，还必须仰躺在地板上。这对少女般的年轻夫人来说同对劳拉自己一样轻而易举，但教师已是上了年纪的人，除了肚子朝下趴在地上之外他别无他法。

“那当然。”教师说，从他说话的语气里可以知道，要他仰躺着向里看有困难。

通过小窗口向里看去，门帘里边的玩具娃娃的卧室只显露出一小部分，光线透过五颜六色的花玻璃射到室内，闪烁着神秘的微光。正对面的大厅墙边摆着一张沙发，玩具娃娃坐在那儿幸福地沉思，她面带明快的微笑好似一只苍头燕雀。沙发上方挂着劳拉母亲年轻姑娘时的照片，她笑容满面。墙壁尽头的两扇窗户之间挂有一面大镜子，明媚的阳光从窗口射了进来。大自然已经进入美丽的秋日，但在这幢游戏世界的小屋里却充满了盛夏的气息。

“谢谢，”教师站起来后，把劳拉抱在怀中。“爸爸建议将娃娃的家取名为：贝芙莱，可是给娃娃取个什么名字呢？”

“基尔斯蒂。”劳拉回答。

“太棒了！和妈妈一个名字。”教师亲了亲女儿。

劳拉每天躺在贝芙莱前面，有时连续几小时一动不动。

“你从里面看到什么了？”有一次，母亲和她并排躺在地板上，好奇地问道。

“你看,妈妈,基尔斯蒂好像在想什么有趣的事情,不是吗?”劳拉说。

“噢,是的。”

“她在想什么?”

“我不知道,宝贝儿。”

“我真想知道她在想什么,妈妈,你就说一说吧。”

“亲爱的宝贝儿,妈妈不晓得怎样说。”

“她一定在回忆过去发生过的快活的事。”

“是的。”妈妈承认了。

“她有过什么快活的事?”

母亲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

“你在那张照片里那么高兴,是不是遇上了什么快活的事?”劳拉追问。

“妈不记得了。”

“想办法回忆一下。”

“或许我在学校里取得了好成绩。”

“那有什么特别的呢,”劳拉满不在乎地说,“爸爸说过,只要稍微用点儿功,就能取得好成绩。”

“也许根本没有什么特别的。”妈妈为自己不成功的回答感到惭愧。

“那么你在照片里干吗那么高兴?”

“一般我总是高兴的。”

“那是为什么?”

“那时妈妈年轻,年轻时总有所期待,有所希望,让生活变得

快活。”

劳拉很长时间一声不吭地盯着贝芙莱，沉思着，母亲也是那样。后来劳拉突然问道：

“难道你不像基尔斯蒂那样在等待什么吗？”

看起来那娃娃真像基尔斯蒂，她正在卧室门帘中间，向着大厅走去，等待一个人在瞬间出现。为了摆脱脑海中产生的幻觉，母亲赶紧说道：

“基尔斯蒂正等待她的兄弟。”

“可是基尔斯蒂没有兄弟呀。”劳拉说。她的声调似乎在说，妈妈说的完全是不可能的事儿。

教师进来叫母亲听电话，算是给她解了围。

“过来，爸爸，告诉我基尔斯蒂在等待什么，她想要什么。”劳拉像是发布命令似的说。

“基尔斯蒂怎么会知道她在等待什么，想要什么。”教师说。他以为这样回答就可以应付过去了，他正忙着呢。

“要是那样的话她会难受的，同我一样。”劳拉坚持不让。

教师十分惊讶，忘记自己正忙着有事。

“你难受吗？”他颇感震惊地问。

“是的。”

“怎么难受呀？”

劳拉为了说明白自己的意思，竭力思考着如何用词，但她左思右想就是想不出一个好词儿，最后只是说：

“因为我没有基尔斯蒂那么快活，所以难受。”

教师哈哈大笑，仰躺在地板上，眼睛瞅着贝芙莱。

“那么基尔斯蒂为什么如此快活?”

“这个我不知道,我就是想知道嘛。”

对于这一点,连教师自己都想知道,这个呆在如此孤独冷清甚至让人感到喘不过气的贝芙莱小屋中,摆着各种姿势,散发着奇光异彩的幸运儿基尔斯蒂怎么会快活呢,教师找不出任何原因,于是无可奈何地说:

“难道妈妈不知道?”

“妈妈说基尔斯蒂在等她的兄弟。”劳拉噘着嘴说。

“噢,是真的。”教师非常欣赏这一解释,认为她回答得很妙。

劳拉远望前方,她想一定是别人看到了她所不曾看到的东西。她对父亲说:

“请指给我看,那个兄弟在什么地方?”

“兄弟还没有来,他在国外,”教师煞有介事地说了起来,“兄弟在罗马,那儿有一座彼得教堂,我们不是有几幅罗马彼得教堂的图片吗?”

“是不是已从罗马出发了?”

“是的,他已经离开罗马,现正穿越秀丽无比的山国瑞士。你不是从图片中看到过瑞士的景色,看到过它的高山小屋和瀑布?”

“兄弟仍在瑞士?”

“不在了,他已从那儿去了巴黎。”

“那儿好玩吗?”

“好玩,那儿有漂亮的公园,孩子们可以高高兴兴地玩儿,在规模巨大的动物园和植物园中,供孩子们娱乐的设施应有尽有,

孩子们可以坐上小公共车在园内周游,还可以骑小马或者大象和骆驼,甚至可以乘坐骆驼拉的观光车。"

"兄弟仍在巴黎?"

"不,他已经起程离开了。"

"兄弟什么时候来这儿?"

"我说不准。"

"明天能来吗?"

"噢!"教师感到有些窘迫,但还是继续说下去。他说道:"兄弟将经过瑞典,然后乘坐豪华邮轮到赫尔辛基,爸爸要查一下报纸,看看明天是不是有轮船到达。"

教师走开了,他要向妻子说明事由的来龙去脉。"现在得买一个男娃娃,"他笑着说,"得赶紧买,因为她正等待他明天就到呢。"

教师夫人走遍玩具店,就是找不到一个男娃娃,商人们说仓库里只有一些旧的库存货,新货要到圣诞节前才到。

教师不得不为基尔斯蒂兄弟的延误编造理由,还要为每天的行程向劳拉提出报告,时间有限,最大的困难就是在报告中是不是能有引起劳拉兴趣的新东西和让她满意的结果。教师像是当班人,日子过得很艰难。

他们在斯德哥尔摩停留太久,双方都已厌倦,劳拉对参观王宫根本不感兴趣。第二天教师想了一个新招儿,他买了一些玩具,让莱娜把它们作为兄弟的礼物带给贝芙莱小屋的基尔斯蒂,说是先前已经送来的。这一招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没过多久劳拉又烦躁起来了。



圣诞老人在家中静候客人

“基尔斯蒂的兄弟在哪儿耽误了?”

莱娜带着她的神话箱来为教师助一臂之力。

她从在斯德哥尔摩王宫中迎接基尔斯蒂的兄弟那儿说起，她觉得那样开始比较容易进入神话世界,能有广阔的活动余地，可以不必急着要求兄弟归来,他可以无忧无虑地呆在那儿,直到得到圣诞礼物。在圣诞节前夕的前夕,莱娜终于讲完了她的故事:

“男孩儿没有掉进死亡的深渊,因为他刚健有力,他也没有落入死亡恶魔的庄园,因为他是勇敢快活的男孩儿。后来他来到一座大城市,那儿的房子灯光辉煌艳丽,门户统统紧闭,没有可以进入的地方,但从里面传出优美的乐曲声。可怜的小家伙倒在灯火通明的窗户下不幸死去,但是圣诞老人赶到了,他把孩

子放入他的背囊，第二天当圣诞树上的蜡烛点亮时，那孩子重又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故事到此也就结束了。”

“是的，真的回来了，他还带来了洗礼证书，取名埃尔基兄弟。”

他是一个强壮有力的小伙子，两眼真诚无畏，他嘴边的微笑好似在说：我们已是老朋友了。他头戴插了羽毛的浅灰色帽子，上身穿的是深绿色丝绒短大衣，系着一条银色的腰带，下身是黑短裤、红袜子和一双油光锃亮的皮鞋。

“我在什么地方见过那孩子？”教师看到娃娃后陷入了沉思。

“我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他，”教师肯定地说，将手搭在脑门上。过一会儿他想起来了，是他过去的一个学生同娃娃长得很相像。“他的名字叫什么来着？”教师力图记起他的名字，莱娜悄然无声地走到他的面前，请他喝茶，教师只是皱着眉头瞧了她一眼，随后大声惊叫道：“好奇怪，他的名字到底叫什么来着？”

“叫埃尔基兄弟，埃尔基兄弟。”莱娜高声回答，好像是想刺激教师，让他恢复记忆。

教师夫人对莱娜用不恰当的手法来帮助教师没法不捧腹大笑，但教师只是友好地笑了笑，并用温柔的语调向莱娜解释道：

“我是想起了几个学生的名字，那个埃尔基兄弟很像他。”

“是……这样啊，”莱娜拖长着声调说，她也为自己的荒唐感到可笑，但她又解释说：“我觉得那个埃尔基兄弟有点儿像一位博士，兴许当时他还没有取得博士学位。”莱娜转过身，好像要向教师的夫人问些什么，可是夫人已走到圣诞树的另一边，将一支有些歪斜但尚未完全倒下的蜡烛摆好。莱娜继续说：“不过放假

前他还是取得了博士学位，是的，他得到了，但却离开了人世……”

“不会是意外吧？”。教师打断莱娜的话问道。教师感到，莱娜同他想到一块儿去了。

“是意外！”莱娜答道，“非常意外，马车拉他去医院，可那马受惊脱缰了，是在混乱之中……”

“他叫什么名字？”教师又一次打断她的话。

“是呀，请您告诉我！”莱娜大声喊叫，“我只记得，反正不是什么巴洛托尔尼迈基，夫人大概记得吧？”

“莱娜，你是指瓦尔蒂奥沃里吧？”圣诞树后边传来夫人的声音。

“正是瓦尔蒂奥沃里！”教师与莱娜异口同声地说，“埃尔基·瓦尔蒂奥沃里，他是你们教堂村的？”

“不是。”那是夫人简短的答复。

“他是邻村的，在山后，”莱娜解释说，“是教堂唱诗班领唱人的儿子。”

“是这样的，他的歌喉很好，”教师说，“他常在晚会上独唱，是个歌唱高手，你也是，基尔斯蒂，你唱‘去那林地的后边’唱得非常好。他非常可爱，是个出色的小伙子。”

“老师指的是他？”莱娜发问。

“正是他。”教师答道。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他长得同已故博士一个模样。”莱娜说。她还惊讶地表示：“真是太奇怪了，玩具娃娃中间居然能够找到一个与某个人长得相像的。”

“那有什么奇怪的,”教师说,“玩具娃娃本来是照着人的模样制作的,动物也一样,从狗、猫或者是其他动物中间同样可以找到一只与这个人或那个人长得相似的。”

“确实如此。”莱娜离开大厅时表示同意地说,“但是,”她在门边停了下来,用令人吃惊的语调说:“难道劳拉不喜欢埃尔基兄弟?”

劳拉将娃娃装入箱子,神情非常严肃,她盖好箱盖,提着箱子走向门厅,就像要把礼物归还给圣诞老人似的。

教师和夫人都很惊讶,劳拉不是成天在讲基尔斯蒂的兄弟吗,箱子送来后她不是很兴奋吗,打开箱子后不是更高兴了吗?

“我想睡觉。”劳拉从门厅回来时说。

劳拉病了,全家心神不宁,问她有什么不舒服,她总摇头,给她量了体温,也没发烧。教师一边抱怨自己,一边断定有关基尔斯蒂兄弟的虚构故事让她过度紧张了,他还认为,给她讲莱娜的故事时应该有所选择。

劳拉躺在床上没有睡着,她闭着眼睛,但留了一条细缝,瞅着坐在床沿上的母亲。晚餐即将开始,教师走开后只有母亲一人在她身边,她低声问道:

“妈,他是很坏的男人吗?”

“谁呀,亲爱的?”母亲很惊讶,她也开始担心莱娜的故事是否起了作用。“哪一个男人?”

“就是那个博士。”

“什么博士?”

“就是瓦尔蒂奥沃里。”

母亲不仅惊讶,甚至惊慌和惧怕。

“天哪,我的好孩子,你在说什么呀?”

“讲到埃尔基兄弟的长相与他一样时你的脸红了,你曾在圣诞树的后面哭泣,我看到你的眼睛里饱含泪水,我看到了。”

母亲承认她无法控制感情。为了避开劳拉的目光,她弯下腰将自己的脸紧贴在劳拉的脸颊上,后来她们像做忏悔似的低声交谈着。

“他怎么个坏法?”劳拉像是接受忏悔的神父,问道。

“他并不坏,”忏悔人母亲答道,“恰恰相反,他很好,你不是听到父亲怎样评价他吗?”

“那你为什么哭?”

“因为他死了。”

“他对你好吗?”

“好,他很好。”

“照片中你是对他笑的吗?”

“现在睡吧,我的宝贝儿。”

劳拉不再说话了,没有一点儿声音。过了一会儿,母亲走向镜子,背对着劳拉整理自己的头发,用手擦了擦额头、眼睑、眼圈和面颊,然后转向侧面,对着镜子做了个姿势,那时候她从镜子中看到,劳拉正坐在床上。

她们在镜子里相互微笑。

“你听着,妈妈!”

“什么呀,亲爱的!”

“把埃尔基兄弟带到我这儿来。”

母亲过去后,劳拉又在后面喊道:

"别拿箱子,就带那男孩儿。"

拿到娃娃后劳拉看了他一下,接着说道:

"我喜欢他。"

劳拉请母亲去吃晚餐。

"现在不想吃。"母亲回答。

"去吧,爸爸会寂寞的。"劳拉说。

教师和夫人重回卧室时劳拉已经入睡,红彤彤的脸蛋,嘴上挂着甜蜜的微笑,埃尔基兄弟躺在她的身旁,与她同枕共眠。教师看了很高兴,笑着对妻子说:

"真弄不懂这些孩子!"

第二章

第二天,贝芙莱小屋里演出了一出戏,讲的是埃尔基兄弟回家的情景,当时是他步入房间的一瞬间。

教师觉得,这出戏的主题很有意思:等待客人到来的基尔斯蒂正在做最后的打扮,她站在镜子前,背对观众,从正面可以看到她反照在镜子中的侧面,细腻的面颊红润美丽,长着长睫毛的眼睛对着埃尔基兄弟散发出光芒,他的反照突然进入基尔斯蒂的眼帘,他站在大厅的门边微笑,就像在用他的微笑欢迎这一惊喜似的。

教师夫人曾经认为贝芙莱小屋沉寂得让人发闷,冷清得令人压抑,甚至觉得看着那个成天笑呵呵的基尔斯蒂简直是一种

痛苦,但现在那儿却生气勃勃,两个充满活力的生命变成了四个。她自觉自愿,长时间地躺在地板上,躺在劳拉的身边,犹如一对玩伴儿。

莱娜没有看够,一次不够,两次也不够。

"我说,"一次夫人同劳拉一起去外面散步,她躺在贝芙莱小屋前逍遥自在地自说自话,"我说过,这就叫十全十美,世界上没有比这更美的了。愿上帝保佑那些年轻人!他们是幸福的人,姑娘等待的人已经到来,永远受着期盼的人已经到来,日日夜夜的思念,夜梦已经成真,另一个人已经站在门边,正祈求上帝赐福:那是我见过的最美的人,我亲爱的,我的鲜花。——你们是幸福的,你们早就是幸福的,愿所有的人都能同你们一样幸福……"

莱娜不出声了,她在吞咽自己的泪水。

劳拉散步回来了,她步入卧室。

莱娜站了起来,用轻柔的声调说:

"亲爱的劳拉,愿上帝赐给你光辉灿烂的时日。"

"莱娜,你是什么意思啊?"

莱娜停了一会儿,为的是考虑怎样才能说清楚她讲的是什么意思,然而她又想掩饰自己的思想,不愿说得太明白,于是她说:

"意思是愿上帝赐给你幸福和成功,我亲爱的。"

"莱娜你错了,今天既不是我的生日,又不是我的命名日。"

"的确不是你的什么日子,这个莱娜知道,但是莱娜就要为你祝福。"

“光辉灿烂?”

“是的,亲爱的劳拉,是光辉灿烂的幸福,光辉灿烂,千真万确。”

“光辉灿烂的幸福是什么样儿?”

莱娜有些发窘,与刚才的处境非常相似,但很快她又想出了转弯子的办法,她蹲坐在劳拉身前,嘴边挂着甜蜜的微笑,用一种似乎会带给劳拉无比喜悦的腔调说:

“给劳拉一个兄弟那样光辉灿烂的幸福!”

劳拉想了一下,问道:

“活着的?”

“活着的兄弟,一个健壮、勇敢、快活的男孩儿。”莱娜保证说。

劳拉再次思考后继续说:

“他一定是博士?”

她说得如此严肃,莱娜都笑不出来了,她用同样严肃的口吻认同说:

“那当然,是博士! 他肯定会成为博士,学成归来的博士。”

劳拉开始考虑莱娜转交给她的礼物,好奇地问道:

“那些礼物是从罗马带过来的?”

莱娜感到惊愕,不知如何应答。劳拉的双眼严肃地死盯着她,等待答复,莱娜别无他法,只好顺水推舟说:

“是从罗马带过来的。”

“是圣诞老人带过来的?”

“中间有圣诞老人。”

“还有别人吗?”

“一位好心的姨妈。”

谈话进展到这样的地步,莱娜觉得自己如坐针毡,她非常惊恐,担心劳拉提出新的问题,思量着怎样才能尽快摆脱困境。劳拉有一小会儿没有吭声,莱娜想趁此机会匆忙离开,但她还没有走到门边,后面又传来了劳拉的唤叫声:

“莱娜!”

莱娜转身说:

“宝贝劳拉,莱娜急着要去做饭了。”

劳拉用她父亲那种清晰的口气说:

“好哟,亲爱的莱娜,你办了这件事我非常感激。”

“办了什么事啊,亲爱的?”

“从罗马带来了那个兄弟,那个活着的兄弟呀。”

莱娜的脑袋发晕了,她冲进厨房笑个不停,难道这件事真的不能了结了。

可怜的莱娜岂曾想到,还有更大的麻烦正等着她呢。

* * *

秋天,埃尔基兄弟死了,他死在意外的事故中。他在大厅中漫步,被莱娜踩在脚下,她的鞋后跟将他踩烂了。

莱娜吓得瘫坐在地上,她已无泪哭泣,只是呜咽。教师一人在家,从他房里走了出来,他以为莱娜得了什么病,便问道:

“莱娜,你有什么不舒服?”

莱娜指一指玩具娃娃,她撕扯着自己的头发,责备自己说:

“我真混!”

“真的,”教师弯腰看那娃娃时说,“真的太惨了,但我担心还会发生更加严重的事。”

“这已够严重了。”莱娜仍在呜咽,万分痛苦。

“也许还能修补。”教师安慰着她,同时从地上拾起碎块。

“不,不,不!怎有技术那么高超的师傅能够修补被我臭脚丫子踩烂的娃娃呢?”莱娜绝望地坚持说。

“那倒是真的,”教师一边察看不幸的埃尔基兄弟和散落在地上的碎块,一边说:“再买个新的吧,这样可以完全弥补损失了。”

“老师是不是认为劳拉会答应?”莱娜说,她对教师说出这样的话非常惊异。

“我是说买一个相似的娃娃。”教师解释。

“可是我的好老师,相似终究不是相同,旧的破碎了,已经死去,死得多么骇人,劳拉会哭的,会得病,要是果真如此,那我要死了,您会看到的。啊唷,我可怜,我作孽呀。”

“确实如此,”教师沉思着说,他不曾想到这一不幸会使劳拉痛苦,会深深地刺痛她,“现在还能想出什么别的主意呢?”

“没有任何主意,没有什么办法。哎,是我惹的祸。”

教师安慰莱娜说,这次祸并不全是她一人闯下的,他也有很大责任。他同劳拉一起玩儿,一直玩儿到劳拉上幼儿园,游戏是中途停止的,劳拉交待要将娃娃送回贝芙莱小屋,但他把他们忘在那儿了:基尔斯蒂留在卢内伯格公园里等候前去大学图书馆的埃尔基兄弟。

“基尔斯蒂仍在那儿等着,她还不知道发生了这么可怕的灾祸,”莱娜呜咽着说,“她一直在微笑,同她在劳拉回家时笑得一样,这可怎么办呢?”莱娜伤心得号啕大哭,弄得教师束手无策。

夫人回家了。

她先是震惊,后来也安慰起莱娜来了,不过这也是一种自慰。她说:

“趁劳拉还在幼儿园,我去铺子里买一个相似的娃娃,将他放入贝芙莱小屋,劳拉回来后什么都不会知道的。”

教师夫人没脱大衣就急着出去了。莱娜有了生活的希望,但她因为惊吓已经软瘫,没有教师搀扶无法站立起来。

夫人从城里回来了,两手空空,铺子里已经没有玩具娃娃,据说新的订货这几天就到,或许会有相似的娃娃,但不能肯定。夫人伤心地倒在坐椅上。

“那是一件悲痛的事情。”教师说。他静坐着,深深地思索着这一意外事件,埃尔基兄弟已是过去的人了,他在思念已故之人。他头脑中浮现出许许多多愉快而美好的情景,关于基尔斯蒂和埃尔基兄弟完全生活化的真实情景,还有刚刚发生过的事情,他们一起玩儿,他搀扶着埃尔基兄弟,劳拉领着基尔斯蒂,玩具娃娃们通过他们的嘴巴交谈着对未来的希望,那是光明的希望,基尔斯蒂建议埃尔基兄弟攻读博士,然后同去国外旅游,埃尔基兄弟一口答应,还对未来的旅途和美好的时光做了设想和描绘。

教师的眼睛恰好与基尔斯蒂相遇,她正坐在卢内伯格公园的花架下,等候埃尔基兄弟的到来。一个人仍在人世,另一个人

已经死去,是的,真的已经死去,教师叹了一口气。

“但是,既然店铺说有可能很快到货,那么就存在一丝希望,”教师说,他像是得到了安慰,又像在安慰别人,“再说,当然至少可以从生产这些玩具娃娃的工厂中订购一个,用不着焦急,埃尔基兄弟没有死!”

教师解释为什么他要安排得让劳拉想不到曾经发生过这场不幸,他要干得既快速又简便,只需要继续玩儿他和劳拉中途停止的游戏。劳拉返家前教师已经做好了所有安排,基尔斯蒂微笑着站在贝芙莱小屋中央,教师将埃尔基兄弟的来信给了劳拉,信中说,为了认真准备博士论文的答辩,他将去农村一两个星期,“这段时间里愿你一人时也能快活,亲爱的姐妹。”来信就这样结束了。

“非常成功。”教师笑着对妻子说,因为他已向劳拉说完此事。

但当教师已将此事置于脑后坐下开始工作时,劳拉走到他的身边问道:

“爸爸,你听到那件可怕的灾难了吗?”

“什么可怕的灾难?”教师问道,他以为劳拉从别人在厨房交谈时听到了刚刚发生的不幸。

劳拉告诉说:

“在去农村的路上,埃尔基兄弟被一匹惊马踩到了蹄下,他已在那件意外事故中身亡。”

“你是从哪儿得知的?”教师略感惊讶地问道,心想是不是莱娜把这件事告诉了劳拉,尽管他下过禁令,要她对埃尔基兄弟的

意外不幸装做一无所知。

劳拉用手指着埃尔基兄弟的帽子和银色腰带,还有几块瓷器碎片,她认识那是埃尔基兄弟的面颊,她是从大厅中央的大学图书馆附近拾到的。

教师既惊讶又紧张,他怕劳拉伤心大哭,但是劳拉没有大哭,她在听完这一骇人的意外事件后平静地走开了。晚餐时劳拉谈笑风生,还常常自己发笑,这是她特有的习惯。

“我们的小姐可能将成为对男孩子不屑一顾的姑娘了。”教师对夫人说,他对劳拉没有因埃尔基兄弟遭受不幸而失声大哭的怪现象备感惊讶。

“是的,我不明白,”夫人说,“但是可以看出,贝芙莱小屋中的基尔斯蒂很悲痛。”夫人继续说,她自己突然哭了起来。

“基尔斯蒂?”教师惊讶地发问,并说:“能看到这样的情况是好事。”

他走了过去,向贝芙莱里面窥视。

基尔斯蒂以半躺的姿势坐在贝芙莱大厅的沙发上,半睁着眼睛。

“真是这样!”

基尔斯蒂两目无神,眼泪汪汪,露出一副哭相。她一声不响地半躺半坐在那儿,似是半睡半醒,沉浸在深切的悲痛之中,以致哭不出声,甚至不会诉说。

这一情景实在让人深切悲痛。

这一无限悲痛的图景深印在教师的脑海中,挥也挥不去。劳拉自得其乐,十分自在,她唱歌,聊天,欢笑,但是为了基尔斯

蒂，她仍在耐心地等待新的埃尔基兄弟。

不久后，新的埃尔基兄弟终于在一个下午到来，教师和夫人兴高采烈，莱娜欣喜若狂。几天来，莱娜几乎天天躺在贝芙莱小屋前，叹着气，喊着“我可怜，我作孽呀”。

教师活像一位礼宾大师，亲自安排有关起死回生的埃尔基兄弟回家的事务，还给基尔斯蒂·贝芙莱小姐写了信：

亲爱的姐妹：

我肯定你在为我这个已死的人哭泣，我到过死亡的边缘，我出了一次意外，关于那次意外的事件我会在以后详细告诉你，我在医院里躺了很长时间，我是作为死人被抬到那儿的。我这儿不多说了，但我要告诉你的是，我现在很健康，很快就会回到你的身边，我们将重新快活地生活在一起。我耐心地等待与你拥抱的时刻，亲爱的姐妹，好了，再见。

埃尔基兄弟

教师手里拿着这封信，口袋里装着必须在合适时间出现在贝芙莱小屋的埃尔基兄弟。他坐在餐桌边，查询着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

“基尔斯蒂仍在哭泣?”他问。

“没有。”传来了劳拉简短的回答。

父母亲相互瞟了一眼，接着异口同声地问道：

“怎么会没有呢?”

"基尔斯蒂已经死了!"

"她也破碎了?"教师大声问道,同时本能地向站在门口的莱娜看了一眼。莱娜正等着想听一听信中究竟写了些什么,还想看一看它究竟能起什么作用。

劳拉回答道:

"基尔斯蒂·贝芙莱在短时患病后于今天下午三时零一分安详地长眠了,她已与世长辞。——亲爱的妈妈,我能得到一片黄油面包和一小块奶酪吗?"

教师冲进夫人的卧室,打开淡绿色的顶灯,躺在贝芙莱小屋前的地板上。贝芙莱的大厅灯光暗淡,只在镜子附近有一点儿亮光,可以看到架子上放着死者埃尔基兄弟的帽子和银色腰带,但是顶灯的亮光透过五颜六色的窗玻璃以奇特的光线照射到贝芙莱的卧室,往里望去,教师看到了基尔斯蒂穿着白色的衣服横躺在床上。

"死了?"

脸色苍白得犹如已经死去一样。

现在,那双曾经非常欢快,后来因为深切的悲痛而饱含泪水的大眼睛合上了,深沉的安宁留在她长着长睫毛的眼睑上,留在她的额头和雪白的颞颥上,但那美丽的嘴唇边却带着严肃、忧伤的神情。

啊,她与他的妻子长得是何等相像!

教师的头低得碰到了地面。

他躺在基尔斯蒂去世的房间前,口袋里装着那封信和埃尔基兄弟,——他在哭泣。

第三章

教师夫人离开了她的卧室,因为其他地方同样可以制作圣诞礼物。莱娜天天去卧室搞卫生,每次进到里面总免不了无声地哭上一阵子。教师很少去夫人的卧室,只在特殊情况下偶尔才去一次,但他总是叹着气进去,耷拉着脑袋出来。

贝芙莱小屋成了坟墓,教师夫人的卧室是沉寂的墓地公园,照射到那儿的绚丽的秋日阳光增添的只有失落感,云层的阴影投下的只是绝望的气氛。

但是,从墓地时不时地传来小苍头燕雀唧唧喳喳的练唱声,那是劳拉在歌唱。

“我不明白,”当劳拉的歌声从凄凉的卧室重新传来的时候,教师坐在大厅里对妻子说,“我们以为她会为他的死而哭泣,但她却在欢快地歌唱,她冷漠了,这让我们痛苦,难道她会成为没有感情的人?”

“孩子们可能不懂什么叫死亡,在他们看来,牧师家女儿的葬礼也许是一种与她们的婚礼和洗礼同样有趣和让人高兴的游戏,”夫人解释说,“但不管怎样,这次意外不可能完全不给劳拉留下影响。”她继续说:“今天同劳拉一起进城,她在一家商店的橱窗里看到一顶与埃尔基兄弟的帽子类似的帽子,她要求得到这顶帽子,甚至用哭泣强迫我买下。”

“原来如此?真的吗?你应该买下,”教师用温和的表示同情的声调说,“不然的话,我担心她会认为你没有良心。”

“我倒想知道她要那顶帽子究竟干什么,在那种强烈愿望的背后她一定会有什么别的想法,这绝非一时冲动,心血来潮。”

教师夫人笑了。

教师的脖子红了,他认为夫人笑得不合时宜,因为这里面存在很有意思的心理问题,要能弄清它将是有趣的事情。教师思考着如何注意方式方法才能提醒夫人,但他觉得每一个字中间都含有刺痛人的锋芒。他对自己的声调也有所担心。为了说出“没有什么可笑的”那么一句简单的句子而又不伤感情,他真的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最后他不得不用法语说:

“亲爱的,没有什么可笑的。”

夫人解释,她之所以发笑是因为突然回想起童年时自己也曾打扮成男孩子的那一段故事,由此想到了劳拉,因为她曾经头戴埃尔基兄弟的帽子。

“原来你是这么想的。”教师自感宽慰地说,并为错怪了妻子深感内疚。他微笑着继续说:“我注意到女孩子喜欢打扮成男孩子的样子,我也有过类似的想法,就是想让劳拉打扮成埃尔基兄弟,问题在于那时候基尔斯蒂会怎样,难道她不会起死回生?我想看一看,我怀着很大的好奇心,我将同劳拉一起买回那顶帽子,或者,不,当然应该由你去买,我不能抢了你的功劳。”

“要是劳拉有了帽子后进而又要求得到埃尔基兄弟的其他服饰,那怎么办?”夫人提出。

“当然要买。”

“倒不如就按埃尔基兄弟服装的样子做一套衣服。”夫人说,她对能够看到打扮成埃尔基兄弟的劳拉觉得好玩,她愿意。

“那是真的，这样的话，她的眼泪可以大大得到补偿了。”教师表示同意。

他们两人都很想看到结果，何况圣诞节在即，服装也可以当作圣诞礼物。此外，他们觉得还应该买一匹大的玩具马和一辆劳拉可以坐下的马车，因为由小马牵引的基尔斯蒂和埃尔基兄弟乘坐的马车是劳拉心爱的玩具。

太棒了！

劳拉得到这些礼物后非常高兴，但她就是不肯打扮成埃尔基兄弟的样子，一点儿不想，即使给她暗示，甚至直言不讳，她依然如此。她将衣服原封不动地装入原来的箱子，小马直挺挺地站立在一边，精美的马车也是如此。她看了一眼，没有触碰它们，只是微笑着环视一下四周。

“她对什么都微笑，”教师说，“对什么都微笑，一直在微笑，无论是坐着，走着，还是睡着，都是如此，那微笑犹如一股细小的，然而是永不止息地往外冒出来的泉水。”

微笑汇积得太多了，为了减轻压力，她不得不时不时地将它引向父亲和母亲，向他们微笑，她一语不发地奔向他们，两眼直视，好像在问些什么，想说些什么，但是替代话语的却只有显示无话要说的微笑。

劳拉的母亲渐渐感到苦恼了。一次劳拉跑过去冲着父亲笑，稍过一会儿又跑过来冲着她笑，接着又忙活起她自己的事儿，于是母亲问道：

“亲爱的，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劳拉站住了，一声未吭，就像在思考她究竟想要干什么。

"你笑什么?"母亲重又发问。

劳拉微笑着一会儿看看父亲,一会儿又瞧瞧母亲,过了片刻,她从可以做出的众多答复中挑选了一个:

"灿烂的太阳。"

父亲和母亲既兴奋又惊讶地相互看了一眼,父亲还一把拽住女儿,多次将她抛向空中,而后又紧紧地把她抱在怀里,亲吻她。他说:

"你是爸爸妈妈灿烂的太阳。"

欢乐的圣诞节前夕,这颗灿烂的太阳被云层遮住了。

劳拉成天像一只小苍头燕雀唧唧喳喳地唱个不停,那阳光显得比任何时候都要明媚豁亮。夜晚,圣诞树点亮了,几十支蜡烛和闪亮的金银色饰物光耀夺目,就同坐在大厅沙发中等候圣诞礼物的劳拉一样。

礼物一件接着一件,而且一件比一件漂亮。

但是劳拉依旧坐在沙发里,嘴边挂着微笑,注视着过厅的大门。

"圣诞老人的背袋已经空了。"父亲说。

劳拉好似受了惊吓,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但她以为父亲是在逗她,于是重又开始微笑,望着过厅的大门。

"什么都不会再有了。"母亲保证说,为使劳拉确信,还陪着她去过厅看了看。

"现在你看,什么都没有了吧。"

"礼物已经够多了,"父亲说,"圣诞老人的背袋连再多一枚针都装不下了。"

看来劳拉非常不满，一副很伤心的样子，她一句话也不说，神情尴尬，她对得到的礼物毫不在意。

教师对妻子耳语说：

“我们犯了一个大错误，给得太多了，就像吃得太多了，撑得不行了，添菜添得合适是享受，添过了头就会反感，甚至恶心。”

劳拉整晚像个哑巴，上床前不说晚安，也不做祈祷。

“她是怎么了？”教师问妻子。

“我不明白。”夫人回答，过了一会儿，她走了过去，想看看劳拉是否已经入睡。

劳拉醒着。

母亲弯下身，将自己的脸贴在劳拉的面颊上。

“你怎么了？”充当接受忏悔的神父角色的母亲轻声问道。

忏悔人劳拉答道：

“灿烂的幸福没有降临。”

“什么叫灿烂的幸福？”

“就是我所等待的快活的事儿。”

“你在等待什么？”

“那个男孩儿。”

“什么样的男孩儿？”

“那个健壮、勇敢、快活的男孩儿。”

“是哪个男孩儿？”

“就是你给买帽子的那个男孩儿。”

“那个男孩儿现在在哪儿？”

“在罗马。”

“是埃尔基兄弟?”

“不,是活在人世间的兄弟。”

鸦雀无声的片刻。母亲亲了亲劳拉,说:

“现在让我们一起祈祷,然后你就安静地睡觉吧。”

母亲站了起来,走到窗边,望着外面。

劳拉从床上看到黑暗的窗后有一个模样不清的幻影,它双手叉在胸前,正同母亲说话。为了看得清楚一些,劳拉坐了起来,但母亲一转身,那幻影随即消失了。母亲从门边走向大厅,劳拉问道:

“那是什么人?”

“什么什么人?”

“就是同你说话的那个人。”

“在什么地方? 什么时候?”

“就在窗子边。”

母亲迟缓片刻后答道:“我在同上帝说话。”

劳拉无比失望,倒在床上。她觉得那是一个女人,长得很像母亲,她认为那是善良的姨妈,是母亲在要求姨妈去请兄弟,她一定已经答应并且上路了。

她仍旧醒着,她还在等待。她听着每一次开门或关门的声音,那是沉闷的声音,很遥远,是从石砌建筑的大走廊那边传过来的。最后,那沉闷的声音也听不见了。

现在,窗后有了微光,房里虽然昏暗但可以分清各种物品。没有动静,没有声响,好似圣诞节已经过去,兄弟再也不可能回来。

兄弟呆在什么地方了?

要是莱娜忘了将信息送到呢?

一定送到了,因为兄弟的东西已在这儿。

难道被死神的大嘴吞噬了。

不会的,他可是一个强壮的男孩儿。

难道他已落入死亡恶魔的庄园?

不会落入死亡恶魔的庄园的,因为他是勇敢的男孩儿。

难道他呆在那个大城市里,那儿的房子照得明亮艳丽,还从里面传出优美的乐曲声,房子的窗户全都紧闭,没有可以进入的地方?

一定是留在那儿了,圣诞老人的背袋装不了他,因为圣诞老人还有许许多多别的东西,就连多一枚针都装不进他的背袋了。

那个可怜的人一定屈死在街道上。

劳拉非常惊慌。

有谁能救他?

善良的姨妈!

劳拉下了床,穿着白色的长睡衣悄悄地溜进厨房,想向莱娜打听姨妈住在何方。

月光透过窗户将厨房照得通亮,但从阴影笼罩下的墙边床铺上传来了像是一只大狗凶狠的嗥叫声,劳拉站在地中央银白色的月光下有些害怕。

“莱娜不在这儿吗?”她惊呼着。

狗不叫了。

“莱娜你在哪儿?”

有人从床上坐了起来，惊恐地环顾四方，眼睛睁得同铜铃一般大。那人说：

“我不过是一个卑贱的女佣，这么显赫的大事怎会落到我的头上！”

劳拉认出那人是莱娜，于是向她诉说了起来。莱娜压根儿听不懂，劳拉不得不从头开始向她进行全面的介绍。不过莱娜只是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儿，还一会儿叹气，一会儿哭泣。

经过询问、沉思和交谈，劳拉终于明白了，她不能不亲自前往罗马向教皇求救。她丢下莱娜一人在厨房里祈祷，自己慌慌张张地跑进父母的卧室将父亲唤醒。

教师先是大吃一惊，但很快完全放下了心，因为劳拉是在梦游中。

“亲爱的父亲，”劳拉边说边虔诚地要求父亲代她写信给罗马教皇保罗·恩蒂基督陛下，请求教皇指派住在后院的善良的姨妈将她的兄弟带离那座大城市。

听完劳拉的要求后，父亲把她紧紧抱在怀里，将她放到了床上。

“现在安心地睡吧，我的小天使。”

“你写吗，亲爱的爸爸？”

“如果你安心地睡觉，我去发电报。”

父亲的诺言总是受到信任的。

劳拉合上眼睛，嘴角露出微笑，很快平静地进入梦乡了。

第四章

圣诞节早晨，莱娜醒来时天气晴朗，但心情沉重，心里感到痛苦。她一睁开眼睛就惊恐万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清楚了，因为是她做了一个梦，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厨房里充满天国的亮光，一个美丽的小天使站在正中央，她的面部光芒四射，让莱娜眼花缭乱，小天使白色的服装犹如银织的面料闪闪发光，她那发红的翅膀如同晨曦。小天使讲到劳拉的兄弟在山脚下那座大城市中死亡的事，他说："瞧那罗马在发生什么事儿，啊，那个人，那个人被抛在基督反对者的脚下，劳拉同基尔斯蒂一样在哭泣，要是救世主没有降临，你笑了而且没有屈膝跪下，她的梦也会同基尔斯蒂的梦一样永无尽头。"莱娜在哭泣，她正跪在地上祈求上帝，然而她笑了……

莱娜回忆着这个梦，它持续不断，无穷无尽。

"多么稀奇古怪的梦！"

让莱娜觉得更加稀奇的是，过去她好像做过同样的梦，它是那么熟悉。她笑了。

莱娜慢慢记起来了，有一次她的确捧腹大笑过，那是因为劳拉要她带回一个兄弟，一个活的兄弟。莱娜现在明白了，对罪孽绝对不能取笑，相反应该跪下祈祷，但在过去，她从来没有这样做。

现在莱娜做了。

她祈求仁慈的上帝不要因为她的单纯和愚蠢所犯下的骇人

罪孽而使梦成真，让梦转化成为好事，让死亡变成生命，不要让善良的教师经受沉重的痛苦，不要让花朵般娇嫩的教师夫人受折磨，让他们享受到他们纯洁的女儿劳拉的生活，让他们的心为第三代的诞生而欢欣鼓舞。

莱娜祈祷了很长时间，她无意站立起来，因为她的膝盖早晨起床时已经疼痛，痛得如此强烈以至于指头都失去了感觉。她并不怜惜双膝，相反认为双膝疼痛是在情理之中，这样可以使罪孽之身受到真正的磨难，只要能够摆脱心中的苦痛，经受任何肉体之苦她都在所不惜。

她担心可能会发生某种意外，因为厨房里听不到劳拉的声音，平时她的父母起床前她总要在那儿呆上很长时间。劳拉早晨醒得早，莱娜也是如此。

整个早晨没有听到劳拉的声音，莱娜不敢进去看，她也没有胆量去探听有什么情况。准备早餐时她终于听到夫人说，劳拉还在睡觉。

“睡觉！”

夫人也觉得惊讶。

“睡觉？”

“莱娜，你有什么不舒服？”夫人问。“莱娜脸色苍白，像是晕了。”夫人惊慌地说。

莱娜没有晕，也不曾昏厥，她耳朵里响起了：“……她的梦也会同基尔斯蒂的梦一样永无尽头……”

莱娜走进厨房，又一次急匆匆地跪倒在地。

只有躺倒在地，依靠两把椅子支撑起自己的身躯，她才能站

立起来。

“如果我能中断那场梦，就是折断手臂我也甘心情愿。”

莱娜知道，并且也相信：只有中断了噩梦，转折才会出现，那时候一切都将变得美好，美好的依然美好，丑恶的也将变得美好。

到了中午，劳拉仍在沉睡，教师和夫人开始担心了。到了晚餐时分，她还是昏睡不醒。于是请来了医生。他们愁眉苦脸，严肃地静坐在劳拉的床边。在厨房，莱娜靠着两把对放的椅子第三次屈膝跪倒在地。

医生到来之前劳拉就醒了，她神清气爽。

“早晨好，瞌睡虫小姐，”医生向仍在床上的劳拉招呼说，“我们别的人都快过夜晚了。”

他全面细致地对劳拉做了检查。

没有什么，至少没有什么迹象，医生这么说不仅仅是出于安慰。

“也许圣诞老人让我们的小姐有些紧张，好几个夜晚没有合上眼，所以小姑娘现在困了。”医生要她迅速起床，拿上干净的毛巾洗洗脸，然后到外面走一走，晚上按时睡觉，这样很快就会康复，同过去一样。

“劳拉，你知道，”医生对劳拉说，“明天是圣司提反日[1]，所有乖孩子都将出去骑马，你仍准备睡到很晚才起床，是吗？”

“要是能做好梦，我就睡。”劳拉回答。

---

① 圣司提反日，是十二月二十六日，圣诞节后的一天。

“原来是这样？就那么些？原来我们在捕捉一个做梦人，”医生说，“你做过什么好梦，能让叔叔听听吗？”

叔叔不该听到，劳拉只是转身看了看母亲，笑着说：“灿烂的太阳。”

“瞧，你瞧，就为这个而笑！”医生喊了起来，转身向着教师继续说：“一支无字的歌儿。”

教师夫人的脸上泛起了红晕。

医生亲切地笑着说：

“你们，亲爱的女士们，包括女儿和母亲，你们说话太直白，把秘密给暴露了，”他抚摸一下劳拉圆圆的脸蛋，笑着继续说：“叔叔已经知道了，劳拉梦见了小伙子。”

“兄弟今天来！”劳拉说。

“噢，根本不是。”医生叔叔说。

“来的！”劳拉坚持说。

“睡魔是这么说的？”

“兄弟自己说的。”

“在你的美梦中？”

“是的。”

“他很高吗？”

“这么高。”劳拉用手在自己头上比画了一下。

“噢，”医生叔叔表示同意，“这么高的兄弟是有可能来的，不然的话，小个子跑不了那么快，当然大个子也可能耽搁，但他总会来到劳拉身边的，这一点叔叔肯定。”

“爸爸说已给罗马发了电报。”劳拉解释说。

“原来如此，原来真的发了电报。”医生边想边说。

“这样的话兄弟一定是乘飞机了。”

“医生叔叔是否也相信兄弟今天会来？”劳拉好奇地问。

“我真心希望如此，我的小朋友。”医生答话后与劳拉告别。

临走前他向劳拉的父母亲说，劳拉太孤独了，孤独对孩子不健康，影响她身心的发育，应该给劳拉找一个小伙伴，一个兄弟或姐妹，如果有一对当然更好。

父亲和母亲没说一句话，他们低头沉思，好似一位贫苦的妈妈正在叹气发愁，因为医生对她说，她那多病的孩子体质很差，应该供给她大量营养丰富的好食品，还必须服用处方中所列的药品。

灿烂的太阳重放异彩并没有使他们感到宽慰，他们确实用微笑回应着劳拉的微笑，但是他们的微笑一半是做作，另一半则是苦笑。他们知道，一旦劳拉因为兄弟没有到来而认为自己的希望和信念已经破灭，她那太阳般的笑容也将随之消失。

劳拉的希望和信念没有破灭，因为她所期盼的兄弟终于到来，而且在今天，就在今天。

第五章

下午，教师和夫人去朋友家串门。劳拉同莱娜留在家中，两人都很高兴，尤其是莱娜，尽管她的腿像是两根腐朽了的树桩，时常要用手按摩，这样有利于挪动，但是只要劳拉愿意，哪怕是同她一起跳舞，她也绝不推辞。不过现在劳拉没时间玩儿，她要

整理一下得到的礼物,她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一边唱歌,一边进行装点,还不时征求莱娜的意见。

“好莱娜,你过来看看这个。”

莱娜费了好大的力气才站起身,走过去看完后,就近拉过一把椅子,刚刚坐下,劳拉在那边又喊她了:

“莱娜你觉得这样漂亮吗?”

除了托起大腿再次行动起来之外莱娜别无他法,她这样做了,毫无怨言。

“莱娜!”

招呼声是从卧室里传过来的。

“莱娜你看到这个了吗?”

“什么呀?”

“男孩儿的服装。”

“真的,好漂亮,实在太漂亮了!”莱娜真心诚意地赞赏着,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总是需要的。”

“就在今天。”劳拉说。

“不过今天还不需要。”莱娜说,她将两只脚搁到椅子上,背靠墙壁舒舒服服地坐着休息。她注意到劳拉已经整理了好长时间,将衣服放回到箱子里。

“兄弟今天来。”劳拉坐在箱子边,非常仔细地叠着衣服,还用手抹平褶子。

“爸爸已经发了电报。”

莱娜没吭声。

“医生叔叔说,兄弟坐飞机来。”

莱娜一点没有反应。

“但是兄弟从来没有到过这儿,他知道怎么走吗?”她对叠好的衣服不满意,于是取出大衣重新叠了一次,同时继续念叨着说:“莱娜的姐妹从农村来看莱娜时也不认识路,结果走错了房子,先下了地下室,后又顺着楼梯爬上了阁楼,还被警察带走了,莱娜你记得吗?”

因为没有听见回音,劳拉回头看了看。

莱娜睡着了。

劳拉非常不安,她感到孤独。

“窗外已经漆黑,兄弟尚未到来。——难道走错了房子?”劳拉来到过厅,穿上外套,快步走下台阶,进入大街。

莱娜醒了,她的脊背有些发麻,但刚才休息得很好。她看到劳拉已经整理好衣服,人不在房里,于是坐着没动,等待劳拉从某个房间里叫唤她。她静坐了很长时间,后来觉得等久了,就起身去找劳拉。

她没有听见劳拉的声音,也没有看到她人。

“是不是这姑娘又到香肠铺去看小猪照片了,她觉得那张照片非常漂亮。”

莱娜走进过厅,看到劳拉的外套不在那儿。她举棋难定,不知道究竟是出去寻找好还是继续呆在家里等。但她还是打开了大门,想听听是否有劳拉沿着走廊回来的脚步声。

可以非常清晰地听到劳拉的声音。她在同一个人说话,但走廊里的回声太大,听不清他们在讲些什么,交谈声中还夹杂着沉重的格格脚步声。谈话声和脚步声慢慢地响起来了,时而还

可以听到劳拉的笑声。

“那边过来的是什么怪物?”

莱娜的好奇心在不断膨胀。

那个怪物终于出现了。劳拉拉着一个身上裹着又破又大的衣服,头上像是扎着头巾的人,大衣的两只长袖盖住了那人的双手,他的腰部系着一条绳子,瓦德麦尔呢裤的裤腿稍稍裸露在大衣下摆的外面,他脚踏一双大鞋,使楼梯发出极响的嘎吱嘎吱声。

来人到了大门口,莱娜随即惊讶地发问:

“劳拉,你是从哪儿弄来那东西的?”

“姨妈给的。”

“什么姨妈?”

“噢,就是那个善良的姨妈。”

莱娜很清楚,事情糟了,但她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向她解释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只能等待教师和夫人回来。

“是女孩儿还是男孩儿?”

“男孩儿!”头巾里面传来清脆有力的回答声,莱娜听了挺高兴。

进到过厅后,劳拉解开了男孩儿身上裹着的衣服,他正睁着一双大眼睛,神情坦然,嘴上带着微笑,有些顽皮的样子。

“莱娜,请洗一洗孩子的眼睛。”劳拉带着深厚的母爱说。

“但是,亲爱的劳拉。”莱娜像在推诿。

“亲爱的莱娜,去洗吧,”劳拉重复着。她还说,“好莱娜,也请梳理一下孩子的头发吧。”

孩子被带往厨房去洗澡。

“可怜的孩子,你叫什么名字?”莱娜怀着深切的同情心问道。

“我叫海伊基,不过人们总是叫我孩子。”男孩儿回答。

“仁慈的主,请宽恕吧!”莱娜一边脱掉孩子的大衣一边祈祷,“你这可怜的家伙连衬衣都没穿!”

“可那是大人的大衣。”男孩儿半是夸耀半是逗笑地回答,这让莱娜乐得前俯后仰,都笑出泪来了。

“大概这是你父亲的大衣吧?”莱娜接着问道。

“不是父亲的,世界上有的是大衣。”

“也许你根本没有父亲?”

“我不是没有父亲的人,尽管我没有衬衣。”男孩儿笑着说。

“你的父亲在什么地方?”

“其他死者在什么地方?”

劳拉送来了自己的衬衣和装有埃尔基兄弟衣服的箱子。衣服略微紧了些,但不碍事。短统的漆皮皮鞋太大,不合适,劳拉找了一双新的高统套鞋,巧妙地使它成为漆皮皮鞋的衬里。

看到劳拉从善良姨妈那儿得到的孩子,莱娜高兴地笑了。她想:

作为教师家一个高贵的成员,我将接受这个孩子,还要登报宣布:一个漂亮健壮的男孩儿诞生了,他与我们劳拉的年龄相仿,或许稍稍大一些。

但是,想到这件发生得如此突兀,又像是真实故事的神奇事儿,莱娜将它与她的怪梦做了对比,她发觉其中主要情节与她梦

见的几乎都吻合。

一次，莱娜看到孩子们眉开眼笑地站在大厅的镜子前，她带着喜悦的心情自言自语：一模一样，丝毫没有区别。

这不是基尔斯蒂的那个永无尽头的梦吗？梦是这样的：

男孩儿在劳拉带领下进入教师夫人的卧室，他立刻将注意力转向那座小小的建筑——贝芙莱，他用惊奇的目光，目不转睛看着它，嘴角挂着笑容。为了更好地看清里面，他出其不意地揭去了半边屋顶，还用羡慕的口气说：

"那儿躺着的就像是一个活着的小人。"

"她不是活的，她已经死了。"劳拉说。

男孩儿一把抱起基尔斯蒂，发出爽朗欢快的笑声，用从劳拉那儿学来的口吻命令莱娜说：

"亲爱的莱娜，你瞧，难道一个死了的人会这样盯着看人？"

看到基尔斯蒂那天蓝色的明亮眼睛又一次像是在以往幸福的日子里那样微笑，一股无比幸福的感觉在莱娜的心中油然而生，在胸中回旋。莱娜觉得，那些幸福的日子已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是很久以前的沉重事情了。墓穴被启开，永无尽头之梦的枷锁被砸烂，死亡变成了生命，救世主降临了，只见他站在高处，双腿叉立，身躯后仰，将手伸向前方，看着他手掌中的基尔斯蒂，而基尔斯蒂则向她的救命恩人微笑。莱娜悲喜交集。

"你的孩子在这儿。"男孩儿打趣地说，让基尔斯蒂坐在劳拉怀中。

莱娜非常喜欢同孩子们在一起，她不想离开他们，但是主人即将回家，她得准备晚餐。

孩子们回到大厅，男孩儿坐在沙发里凝视着圣诞树，这是他早就特别注意的。劳拉坐在他身边，与他热烈交谈。

“罗马是一座美丽的大城市，是吗？”

“是的。”男孩儿表示同意，但他好像在想别的事情。

“瑞士很漂亮，那儿有高山和山谷，高山小屋和瀑布，是不是？”

“是的。”

“在巴黎孩子们有很多好玩的，是吗？”

“是的。”这位正在虔诚地欣赏圣诞树的人回答。

那边有座大城市，那儿的房子灯火辉煌十分艳丽，还从里面传出优美的乐曲声，“但是门窗全都紧关，没有可以进入的地方，是这样吗？”

“是的，”这位凝视着圣诞树的人答道，他比过去有生气了。他补充道：“那儿的狗可凶了！”

“哪儿有狗？”劳拉对那座城市里的新鲜情景既好奇又仰慕，听到她的谈话伙伴终于说出了简短的话语，立即紧追不舍地问道：“那些狗大吗？”

“噢，好大呀，”男孩子回答，他早就看着提问人，“大得像农庄里的马匹！不过也有小的，那些狗坏极了，对我凶得厉害，有小的也有大的。”

“你不害怕？”劳拉怀着恐惧的心理问道。

“害怕也无济于事，因为没有别的路可走。”

“到了那儿你不就死了？”劳拉伤心地问道。

“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会死去……云杉树上的那些东西可

以吃吗?"

"那些苹果? 你想吃吗?"

男孩子转身向着劳拉,微笑着说:

"是的,我想吃。"

劳拉给了他一只苹果,自己也拿了一只,坐在男孩儿身边吃了起来。厨房的门铃响了,莱娜估计教师和夫人已经回来,她赶紧跑去开门。

"家里来客人了。"她神情异常地微笑着说。

"什么客人?"

莱娜什么话都没有说,教师和夫人听到了大厅里的说话声,那是劳拉和一个男孩儿的声音。他们没脱大衣就从大厅的门口好奇地向里张望,从挂在正对面大厅墙上的镜子中可以看到:沙发上坐着劳拉和一个打扮得与埃尔基兄弟一个模样的陌生男孩儿,他们吃着苹果,快活地交谈着。

教师和夫人面对面地瞧着对方,好像在问对方:"这是怎么回事?"

"那是谁的孩子?"他们一边脱大衣一边问莱娜。

莱娜讲了故事,介绍了她所知道的一切。她说她已用电话通知警察局,如果有人查询是否看到过一个失踪的孩子,就说我们这儿有一个。

教师和夫人步入大厅,劳拉面带灿烂的笑容迎着他们。男孩儿打量他们,瞪着一双大眼睛,但那眼神是坦率的,滑稽的,他嘴边一直挂着欢快的笑容。他们还看到沙发上那个坐在孩子们中间的第三个快活的人:起死回生的基尔斯蒂。这幸福是何等

灿烂辉煌,多么明丽透彻!

父母亲感到迷惑不解,说不出半句话,他们不知道应该怎样处理这件事。他们毫无主见,因为事情发生得太突然,太离奇。他们不慌不忙地进行讨论,终于找到了办法,解决的办法也许有多种选择。

孩子们在热烈地交谈着,一起玩儿,一会儿这个笑了,一会儿那个笑了,笑得十分开心,每当男孩儿发出响亮的笑声,教师和夫人总会停步倾听,就像在欣赏春天里第一只杜鹃鸟咕咕的歌唱声。

男孩儿玩得全神贯注,完全忘掉了现在所处的新奇环境和所穿的服装,他的行动举止轻松自在。莱娜也是那样,她通知晚餐已经准备完毕,说等一会儿要看孩子们做游戏:

"仁慈的上帝,看那可怜的小男孩就像是一只迷路的小狗,但他找到了知心的玩伴儿,他没有考虑自己正在陌生的他人院子里,也记不得自己的家在何处。"

男孩儿整好了劳拉的大玩具马和马车,活像一个熟练的赶车人驾着马车来到大厅的中央,劳拉正怀着钦佩的心情在那儿等候。

"请上车!"收拾停当后小男孩说,"请坐到我前面,我在后边。"

劳拉坐到了前面,男孩儿在后边。

轻柔鬃毛小马,小轱辘,
我亲自抓起缰绳。

因为爱他的伙伴，
那就不必停步。

除了莱娜，未必会有人关注他倾心高唱的歌词，教师和夫人为男孩儿这润厚的声音和优美的曲调深感震惊。

“小伙子，你真是个歌唱家。”教师赞许说。

“我为金钱而歌唱，但今天我不收分文。”男孩儿说。

劳拉在车上站了起来，转身朝向男孩儿，抱住他的脖子说：

“我喜欢你。”

“不，不要。”

“我喜欢你。”劳拉坚持说。

“如果你喜欢我，我们会糟糕的。”男孩儿显得更加惊慌了。

马车向后翻倒，男孩儿和劳拉脑袋冲下重重地摔在地板上。周围的人惊吓万分，但当他们跑过去救助的时候，男孩儿已经站立起来，迅速将劳拉扶起，他面对劳拉，盯着她看，他微笑，好像想引她一起微笑似的，他毫不让步地盯着她，他终于成功了，迎来了劳拉的微笑。男孩儿说：

“我不是给你说过了吗，老婆婆，请别喜欢我，要不然我们会糟糕的。”

他放声大笑，想再次把劳拉逗笑。过了一会儿，他们面对面地一起为这次摔跤捧腹大笑。

“我们一点儿不在乎这场不幸的事情，”男孩儿说，“不是吗？”

男孩儿为修复马和马车又开始忙活，莱娜像是为了解释似

的对他说：

“劳拉刚才的意思是说她喜欢你。”

“是的，我明白，”赶车人说，“但是劳拉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所以我要做出安排，如她抱住我的脖子，马车就会翻倒，但是现在我已将它修复，再也不会翻车。”

按照男孩儿的意思，劳拉这会儿坐在他的身边。

“现在你可以抓着我了，任你怎样做都可以。”

男孩儿在马背上抽了一鞭子，呼叫道：

“喂，马儿快快跑！”

劳拉向父母亲挥手致意，大声呼叫：

“再见，再见了！我们将去外国。”她转身询问男孩儿：“不是吗？”

“是的。”

劳拉抓着男孩儿的手臂，他在歌唱：

我喜欢你，
你喜欢我，
我们必将分离，
我的双眼不会干，
满盈离别的泪水。

“现在到了！”男孩儿说，像是在征得同意。他接着又问道：“是到了吗？”

“到了。”劳拉答道，虽然她很想继续乘坐下去。

男孩儿站了起来,跳下马车。他用严肃的目光再一次望了望圣诞树,突然以清脆的声调说:

"那就再见了,非常感谢。"

"你去什么地方?"

男孩儿略加思考后答道:

"去某个地方。"

"去妈妈那儿?"教师问。

"不是妈妈,"劳拉抢先但却极其艰难地说,"那只能是善良的姨妈。"

"噢,噢,"教师表示同意劳拉说的,同时又问她:"那么你是在哪儿见到他的?"

"他坐在街道上,背靠着香肠铺的墙壁,当时那位善良的姨妈正好来到那儿,于是我问她:我可以得到他吗? 善良的姨妈说:领走吧,我亲爱的小天使,愿上帝祝福你。就这样我们回到了家。那位善良的姨妈怀里还抱着另一个孩子,可能要将她带往什么别的地方。"

对此,男孩子辩解说:

"不是带往什么别的地方,她已经死了。"

"死了?"大人们喊了起来。

"是的,那是一位小姑娘,叫卡伊莎,她死在街上。"

"你知道你的妈妈去了什么地方?"教师问男孩儿。

男孩儿犹豫了一下,似乎他并不清楚她去了哪个地方,但他最后回答道:

"妈妈打算死在火车下。"

教师发呆了,夫人和莱娜号啕大哭,劳拉走到男孩儿身边,用手挽着他的脖子说:

“你是我的兄弟,你将成为博士。”

男孩儿向劳拉笑了一下,近乎耳语似的低声说:

“可是我饿得发慌,能再给我一个苹果吗?”

* * *

夜晚,莱娜安顿男孩儿睡在夫人卧室的休闲沙发上,然后双膝跪地感谢上帝,感谢上帝让噩梦变成了好事。

梦中说:

劳拉的兄弟将在高山脚下的大城市中死去。在今天,那就是意味长寿和无上荣光。

客　人



阿伊诺·卡拉斯

P051



玛图什卡举行晚宴。她站在具有俄罗斯风格,豪华端庄的玻璃游廊中等候来客,身上依旧穿着自她的独生女儿去世以来一直穿着的丧服。出于制作馅饼技能的秘诀和对招待客人的满足,她的面颊略带红润。

花园里,从茉莉花丛后面传来了巴楚什卡同一位客人交谈的声音。

在砾石中开发出来的花园的两边都是大海,但那海不在人们的视线之内,因为中间隔着一座粗陋的盐碱小山包。旷野和牲畜走道为它增添了干草的香气。榛树丛和高大的栗树遮住了小路,只有白色小教堂的绿色球茎状的穹顶耸立在冷清的天空中。

空中既有夜晚的情调,也有夏末的气息。

绿叶的颜色正在变深,圆滚滚的樱桃十分诱人,色泽光彩夺目,让人垂涎欲滴。樱桃已经成熟,在万物走向枯萎的海岛的景色里,它高悬空中,犹如玻璃球一般透亮。

巴楚什卡出生在爱沙尼亚。他穿着已经多次洗涤过的白色



芬兰小教堂

长袖长袍,灰白头发和胡须同他本人一样冷漠。他正引导客人沿着园中走道徐徐行走,脸上挂着一丝疲惫的笑容,但那笑容似乎也是冷漠的。

在花园里行走的客人中，保尔·卡拉斯克显然是惟一一个熟悉这一地区及其夜晚空气略微的干燥和奥秘之美的人，这种美的坚忍不拔和羞涩总会令他激动不已。他曾为了对它进行内在的分析而全力以赴，看样子他确实从这一美景中得到了享受。不过美中不足的是当时没有其他人在场，未能让他即兴抒发感受。这种美的感受已经开始清晰地，越来越完整地显现出来。

“要是她再次说起玛莎，请您原谅！”当他们弯腰低头穿过樱桃树时，巴楚什卡说，“她只能如此，这样她会感到轻松一些，她在这儿多么孤单，她是一个可怜的人。”

“您女儿的名字叫玛莎？”客人心不在焉地问道，两颗玻璃球样儿的红樱桃落在他肩上。“她叫玛丽娅·亚历克赛特罗夫娜？”他继续问道，但又突然警觉地说：“还是她已经死了？”

“她去世已经五年了。”巴楚什卡回答，“是的，她叫玛丽娅·亚历克赛特罗夫娜……”

客人突然落到了后面，趁人不注意，他捏碎了一颗樱桃，樱桃汁染红了他的手指。他的心突然剧烈地跳起来，他感到不安，非常难受。

“明天您就要走，保尔·卡尔洛维奇？”巴楚什卡说，“您是为丈量土地来的，现在就要走了，真的，我们怎样才能了解您呢？我们对您毫无了解，甚至不知道您是否已经结婚。”

客人还没来得及答话，巴楚什卡已经用他的桧木手杖赶走了鸭子，急切地喘着粗气将客人引进了门廊。

餐厅的桌子上摆满了丰盛的菜肴。人们先是品尝馅饼和烟熏比目鱼，接着享用酸奶酪和烤鸭，最后是吃樱桃，喝煮茶。席

间还饮用了从一只灰旧瓶子倒出来的马德拉岛葡萄酒。巴楚什卡吃得很慢,未吭一声。玛图什卡几乎没吃任何东西,她坐在桌子的另一端,以俄罗斯人那种惯有的活跃、多情善感和好流眼泪一刻不停地闲谈着。

空中时而灰尘飞扬,但又充满热情好客的气氛。

客人的情况就不同,他认真地品尝着经过挑选的食品,好像过去从未有过这样的享受。不过,尽管他表面上专心致志,非常投入,但他双手的动作还是暴露出他内心的紧张。

"您的女儿玛丽娅·亚历克赛特罗夫娜在彼得堡住过一段时间?"客人突然问道,神情泰然自若。

"差不多住了一年,"巴楚什卡回答,神情有些惊讶。"她在那儿学歌唱,您问这个干什么?"

"随便问问……我在彼得堡曾经认识一位玛丽娅·亚历克赛特罗夫娜……但据我记忆,她的父母亲住在利文马。"

"我们也就是两年前迁居到这儿的,"巴楚什卡说,"让我这样的老人迁居过来是一个错误……"

"或许您见到的正是我们的玛莎,"玛图什卡说,"她漂亮吗?"

"非常漂亮。"客人说。

"玛莎是漂亮,"玛图什卡说,"大家都这么说,她长得和我非常像。"

"耶芙杰尼娅·伊瓦诺夫娜年轻时是位美女。"巴楚什卡带着请求原谅的口气微笑着说。

"玛丽娅·亚历克赛特罗夫娜结婚了吗?"客人问道。

“她是婚后八个月去世的。”玛图什卡回答,声音颤抖。

“她没有留下孩子?”

“她是因为早产去世的,就是那样,她……”

巴楚什卡投给她阻拦、警告的一瞥,但是玛图什卡仍旧继续说着。

“她根本不应该死……太可怕了,也许就不应该讲那些事情。”

“是的,您是对的,最好是保持缄默。”巴楚什卡附和说。

巴维尔·卡尔洛维奇很快被千百条神经牵动了。玛图什卡开始激动起来,她说:“看,是她的丈夫皮切尔鲍姆,一个商人,狠狠地打她,因此她死了。”

“别说那些了!”巴楚什卡以破碎的沙哑声说,“那些事情我们从来无法知道。”

但在玛图什卡布满皱纹的面颊上闪烁着亮点。

“婚前玛莎有过爱人,他们订了婚,尽管我们不知道,至今仍然不知道他是谁……在这儿大海的另一边,我们怎能知道她在彼得堡做了什么呢? 几年来我满腔仇恨,但不知道该对谁恨……如果我的女儿是溺水死的,我无话可说,我明白我只好屈从,只能忍受,我会说那是命运,是被一堵高大的绿色的水墙淹死的。但是,现在我恨自己不认识的那个人。我可以原谅吞没我孩子的波涛,然而无法饶恕杀害她的那个人……”

“对人也应该宽容。”巴楚什卡说。

“我也原谅皮切尔鲍姆……因为他经受了错误之苦,这我能理解……但我不能饶恕我不认识的另一个人……”

“应该,应该……”巴楚什卡一边说一边摇动着他那灰白的脑袋。

“不是那么一回事,”玛图什卡恼怒了,“人有眼睛,使他能够表达感情,人有耳朵,让他能够不断地听到别人的话语,人有手,他在祈祷时可以紧握着它,我能用我的泪水让他颤抖……然而命运,它是一堵湿漉漉的绿色水墙……”

“冷静一下,冷静一下,亲爱的。”巴楚什卡安慰着,自己却已热泪盈眶。

然而玛图什卡继续说:

“我想,也许我会看到他,用这双手,是的,用这双手,把菜肴送到他的面前,也许他的手会握住我的门把……”

“她从来没有说出那个人的姓名?”客人以克制的声调问道,他盘子里的樱桃丝毫未动。

“没有,——从来没有。她与我不一样,她的身上也流着她父亲的血,她善于沉默寡言。她去世前我很少说话,但是现在我要说:玛莎,请你放宽心吧,这样我们会好过一些,然而她只是看着我,摇着头,她就这样地离开了人世。”

所有在场的人都默不作声,室内几乎是昏暗的,没有人再碰菜肴,桌上依然满满当当,菜都凉了。

客人突然打破沉寂和正在降临的暮色,问道:

“皮切尔鲍姆是否再婚了?”

“他已经再婚多年。”巴楚什卡回答。

玛图什卡那双与其说是干燥的倒不如说是无泪的眼睛遥望着无边无际的空间,她的脑海中转动的却依然是一成不变的同

一个思想。

“既然已经开始讲了,我也就不忌讳把一切告诉你了,你提问很少,然而我要告诉你,我不能不告诉你,尽管那是违背我自己意愿的……天哪,对此当时我们一无所知,我向你发誓,我认为我本来可以让她结婚,就像她在我的身边……但是玛莎已经和人有关系,她有爱人,因此皮切尔鲍姆狠狠地打了她,他是在喝醉酒的情况下打她的,不过他的头脑是清醒的……皮切尔鲍姆本人事后说,他责备我们毫无所知,他甚至不相信这孩子是他的,所以,在孩子出世之前他就恨这孩子……”

“请宽容他吧,尊敬的耶芙杰尼娅·伊凡诺夫娜,”客人现在插话了,“难道您所说的那个人就不可能是命中注定的?或许他的生死簿上写着,他不能不破坏你们家庭的幸福,并且是违背他自己意愿的。”

“就这样了,只能这样了,”玛图什卡开始激动起来,“不过应该对那个人进行报复,要惩罚他,让他蒙受屈辱,要对他怒目相视,以牙还牙。”

“为什么一定要报复呢,耶芙杰尼娅·伊凡诺夫娜?”

“不报复,不报复了。”巴楚什卡叹着气说。

“可我是母亲,凭着自己的直觉,凭着仇恨的直觉,在千万人之中我都能认出他。”

“您能这么肯定,耶芙杰尼娅·伊凡诺夫娜?”

玛图什卡乌黑的眼睛迷惑不解地停留在客人紧张不安的手指上。

“您不信,巴维尔·卡尔洛维奇?”

“我没有说不信，难道您从未怀疑什么人？”

“我们从未怀疑什么人。”

一片沉寂。

三个人的目光透过连对方的脸部都难以看清的昏暗，悄悄地相互探索着。

就像留声机的针头顺着与头发丝一般细密的纹路在缓慢地转动，使僵死的唱片恢复了生气，他们也在各自的心灵中开始贪婪而无情地转动着回忆的尖针头，强行奏出无声的曲调。

“天色已黑，该点蜡烛了。”玛图什卡很不入调地说。

她擦着火柴，但是过了很长时间才听到一声火柴被擦响的熟悉的声音。她点燃了桌子两头银蜡台上的蜡烛，她的手在颤抖。

她的目光突然停留在客人苍白的面孔上，犹豫不决地用试探的声调问道：

“刚才您是怎么说的，巴维尔·卡尔洛维奇，您不也在彼得堡吗？”

在足够回答所问的短暂间歇中，三人之间产生了惹人注目的休戚相关的感情，这一感情把他们永远连接在一起，再不分离。

海尔曼



玛丽娅·约图尼

P061



一

传来了敲门的声音。

阿丽娜激动得跳了起来。

她等了整整一个夜晚，现在终于如愿了。

“谁呀？”

“请开门！”

“是海尔曼吗？”

“开门吧！”

“请等一会儿，稍等一会儿。”

阿丽娜迅速脱掉开襟羊绒衫，解开内衣的纽扣，轻轻披上宽大的晨衣，用手揉了揉面颊，湿润一下嘴唇，照了照镜子。

看到自己一双明亮的眼睛，一张年轻可爱的脸蛋，她笑了，她看了又看，欢快地微笑着。

但当她抓住门把准备开启房门的一刹那，她的手缩了回来。

她扣上内衣的纽扣,用手把飘散在脸面上的头发向上撩了撩,然后打开房门。

“让你久等了。”

“没有,没有关系。”

“我没有等你,我早就是这样。”

海尔曼以爱慕的眼神看着她。

“你真美,今晚你真漂亮。”

“你是说我吗? 海尔曼,是真的吗?”

“当然。”

海尔曼搂住她的腰,将她高高举起。

“弄痛你了吧?”

“没有,不过我会摔下来的。”

“不会的。”

“我害怕。”

“不用害怕。”

海尔曼高举着她在房间里打转转,在他的手里阿丽娜轻柔得就像一个小女孩。

“海尔曼,把我放下。”

“放到哪儿啊? 我要把你扛到世界的尽头,愿意吗?”

“不晓得那儿是什么样子,”她不停地大笑,“你也不会知道!”

她格格地笑着。

“我知道,因为我一直住在那儿。”

“那样说来你总是从那儿飞到我身边的!”

“千真万确，因为那儿没有像你那样的人，那儿的一切全然不同，土地不是为了生活而存在，那儿没有人类，没有生命，没有自然，没有一切。在那儿，一切都融合成为千篇一律的无穷和无尽，沉没在永远是无声的呜咽之中，无影无踪。在那儿，在那儿四大皆空。”

海尔曼倾听着自己的高谈阔论，然后笑着说：

“阿丽娜，你相信我说的？”

“亲爱的，要不相信你，我还能相信什么人呢，不过那儿真的是四大皆空吗？”

“是的。”

“那就不去那儿。”

“对，不去那儿。”

海尔曼将阿丽娜轻轻地放到床上，凝视着她。阿丽娜的头发散开了，她容光焕发。

“好了，你休息一会儿。”

“我高兴极了。”

“你呢？”

“一个月之内可以享受到很多生活，一年之中可以享受到很多生活，要是一天一天地分开计算，我每时每刻都能享受到珍贵的礼物……”

“为此我要感谢你。”

“海尔曼。”

“我歌颂生活，因为它把你赐给了我。”

“我说是将要赐给。”

“我倾慕你的年轻,欣赏你的秀发和眼睛。”

“如果我能让你永远喜欢……我等待着你,海尔曼,我成天盼着你今晚到来,我要你永远待在这里,我要想方设法征服你,让你完完全全地属于我,让你快活。我要你在我的掌握之中,我感到惶恐,但只要我还有一点精力,我将为得到你而全力以赴,因为我爱你……”

从阿丽娜的背后海尔曼就能感觉到她急促的呼吸,他的一只手轻柔地放在阿丽娜的臂膀上,悄悄地伸进她的晨衣,解开她内衣的纽扣。

“让我脱去你的衣服。”

他紧抱阿丽娜温暖裸露的大腿。

“我替你脱去衣服。”

“阿丽娜,让我脱去你的衣服。”

然后,他将灯熄灭了。

夜晚的黑暗深情温馨地笼罩着大地,那都是为了这一对人。

二

海尔曼睁开眼睛时灿烂的阳光已将房间照得通亮。

他想起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嘴角上露出一丝笑容。

他轻轻地转动一下脑袋,看到阿丽娜依然沉睡,半个脸蛋深深地埋在枕头之中,零乱飘散在枕头上的头发被阳光照得光彩夺目。海尔曼捧起她的一缕细发,缠绕在自己的手指上,这头发柔软纤细得如同蚕丝一般。他端详着阿丽娜的脸蛋,她的皮肤

细腻嫩滑。他仔细观察着她那弯弯的娇眉。

“她的头脑在想些什么?”

“或许没想很多,这无关紧要。”

但是她为什么要张着嘴巴呢。

他将自己的嘴唇紧贴在阿丽娜的嘴唇上,阿丽娜用她裸露的手臂抱住了他的脖子。

“再睡一会儿,睡吧!”

他像搂抱幼小的婴儿那样搂抱着她。

“再睡一会儿吧!”

阿丽娜闭上眼睛,睡着了,海尔曼抱着她,让她紧紧地偎依着自己。

多么神奇的嘴呀!现在它闭上了。

海尔曼翻转身,伸手从桌上拿了一支雪茄。

缕缕烟雾慢悠悠地在头顶上萦回,他眯着眼睛。

“想点事儿吧。”

然而脑子一点儿也不管用。

海尔曼透过眯着的眼睛得意洋洋地凝视着窗外。

他移动一下身子,打算起床。

“你要走吗?”

“不能不走了。”

“不许说不能不,快把我紧搂在你的怀里。”

透过衬衫也能感受到他身体的温暖。

“你的头发太美了,光彩夺目。”

“你把它弄乱了,不要动。”

阿丽娜噘着嘴,两眼闪光。

"她容光焕发,太令人陶醉了,这样的美景不能让它白白流逝,应该尽情享受。"海尔曼一边看她一边想。

"今晚你来吧,来吗?"

"我不知道,这要看……"

"不许说这要看!"

海尔曼走了出去,充满青春活力。天穹高悬,宁静的大地向远方伸展,在那儿人们过着简朴的生活。难道真是简朴的生活?或许恰恰是富足而美妙的生活!

大地上的生活汹涌澎湃,动荡不安,千变万化,生命的循环运转任何地方没有区别,从地球心脏的深处到这儿的距离,与从这儿到地球心脏深处的距离一样没有差别。

他的心脏健壮有力,现正感受着生命的活力,美好无比。

是妩媚的曙光把生活装点成那个样儿?

还是原本就是如此?健康人心脏的跳动真是如此美丽动人,真是如此美丽动人吗?

还是他又……

天哪!

他总会沉沦在同样的境地之中。

他抚摩着自己的双手,自己发笑,就像一个大哥哥向着理解他这样做的小弟弟和蔼可亲地发笑一样。

三

日子一天天消逝，他感到正从手中滑去，双手变得空空荡荡，一无所有，留下来的只有烦恼，将生活愿望吮吸而尽的脆弱无力的烦恼。

生活的欢乐没有呈现，他无力摆脱无所事事的闲散，一坐几个小时，原地不动，无声的寂静残杀了他胸中的生命，他再也不能忍受了，思绪从头脑中涌现，但被他抛置在一边。

空虚在他的胸中筑起了一道坚固得无法搬开的堤坝，有时感到它好像还在扩展，要把胸膛挤裂。后来它像一条蛇在胸膛内爬动，不停地爬动，盘绕在心脏的周围，一点一点地向里挤压，吮吸着血液，随后心满意足地躺下休息。

不能不设法打破那种令人窒息的千篇一律。

海尔曼站了起来，走向街头。

雨水落向地面，肮脏的泥水溅污了他的双脚，他脸上布满了一条条水柱。泥泞的街道不停地发出沙沙声，在他四周形成成千上万个鬼鬼祟祟的声音，它们像是来自地下的无形的生命，在他周围挤来拥去，嘲讽戏弄，强行撞入他的心灵，加高堤坝的底土。

他被挤压得喘不过气，但却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疼痛上升到了心脏，在那里形成一个坚硬的球状物。

他想要些什么？

他不知不觉地到了阿丽娜家的大门口，上一次来到那儿已

经很久。他在那儿做过什么？他对女人已经厌倦。

但是他总得有个去处！

他硬着头皮自己走了进去。

四

“我不舒服。”

“你怎么了？”

“我不舒服。”

“你面色苍白，病了？”

“没有。”

阿丽娜的胸脯不停地上下起伏，她的神色是阴郁的，病态的。

“你病了。”

“没有。”

她狂热地抱住海尔曼的脖颈。

“海尔曼，海尔曼，把我带走吧！把我带走吧！”

但是海尔曼无能为力。

“要是你知道。”

“什么？”

“这里难受。”

她用手紧压自己的心脏。

“你已经不在乎我了，我清楚，你再不要我了。”

她向后直了直腰，紧闭双眼。

“我还年轻,我得生活下去,我心中热血沸腾,热血始终沸腾。”

“阿丽娜。”

“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如此冷酷无情。走开,走开!”

她交叉着双手。

“既然不需要我了,你还到这里来干什么?——走开,走开!”

她疲惫地倒在沙发里,海尔曼将手放在她的头上,紧张气氛得到缓和,阿丽娜的哭泣声平稳了。

阿丽娜最后的话语依然在海尔曼的耳朵里回荡,在她痛苦的紧张中有一点不实的味道,阿丽娜夸大了她的感情,她是在表演,为的是想动摇他的平衡,但他没有被战胜。

阿丽娜对他有些什么要求?他不应该有什么可被要求的,海尔曼的心肠硬起来了。

“你爱幽会,”他说,“尽管我很愿意,可是我无力奉陪。”

阿丽娜没有吭声。

“或许应该在我躯体的周围摆放一些冰块,不然的话,如果天气太热,不及时埋葬就会腐烂。”

他看到这一席话发生了作用。

他是从什么地方找到这些话语的?他说这些话时未经任何思考,只是为了激怒别人。他也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害臊,他毕竟是一个正倾心于幽会的人,然而他没有找到真正的自我。

他该离去吗?这样做似乎太过分,太不近人情。

阿丽娜弓背静坐,看起来她是何等的怯弱和可怜。

他终究也是人嘛!

在海尔曼心中,感情已经分裂成为软绵绵的小碎片,无助地四处飘荡。

“我留在这里。”

“留下吧。”

“如果有什么喝的,我们就喝一小杯,一切都好商量。有喝的吗?”

“只有白兰地,在那边。”

海尔曼从酒柜中取出酒和酒杯,开始时他们只是闷声不响地喝酒,没说一句话。

“不要这样,阿丽娜,这无济于事。”

“我知道。”

“让我们就这样度过时光吧。”

“我知道。”

“自己没有的东西,怎能施与他人,你是不是认为我不愿意,一开始你就看到,我们是何等的各不相同,现在这已是过去的事情了!”

“这是对你而言。”

“对你来说很快也会如此,你将学会看到这一点,事物总在变迁,它的基础是不加粉饰的变化,而不是什么别的。”

“现在不要这么说。”

“好,我不说,先干杯,亲爱的。”

“不要了,海尔曼!”

“可能是白兰地起了作用。——你坐在一边静静等待,你是

小姑娘,赤身裸体,容光焕发,你必须习惯于此,因为美在其中,你是女人,是火红的花朵,是最纯洁的自然之物——对你们必须另样对待,必须温柔地另样对待。”

海尔曼往酒杯里添了酒。

“请别给我添多了!”

“它没有坏处——你的眼神立刻变了样,刚才还那么无神,那么憔悴。”

“现在不再是那样了?”

“是的,不再是那样了。”

海尔曼的脸上泛起红晕,他的眼睛有了神。

“日子可能过得很劳累,有时候觉得它没有尽头。”

“但是现在有尽头了。”

“是的,有尽头了,过来,阿丽娜,”海尔曼的双眼湿润,流下了热泪。“你们女人为什么那么可爱,那么有魅力——我在你们中间度过了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投入你们的怀抱后我忘却了许多许多东西。”

“干杯,海尔曼!”

海尔曼淡淡地笑了一下。

“好吧,让我们为平静的生活干杯,我说平静的生活你懂吗?我的意思是,人一定要有能力生活,直至步入坟墓。”

“亲爱的!”

“我说过你不明白这些,也用不着明白。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无需别人明白。”

“海尔曼,你的声音好奇怪,你发烧了,让我帮你脱掉外衣。”

“就这样好了，让我们说说话——我刚才是怎么说的？哦，对了，我说过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他的胸中有一个世界，谁都看不到它，也猜不透里面是怎样活动的。”

“压着你腿了吧？”

“没有，将你的头搭在我肩上——这样好吗——多么安全，一个小生命滔滔不绝地说着话，另一个在聆听。”

“海尔曼，我一直在听你说话。”

“是的，亲爱的，我感受到了你所感受到的幸福，我总能感受到别人所感受到的东西，我生活在他们之中，因此我爱他们，然而不久之后我感到疲乏了，回到了自我之中，与外界隔绝，听到的只有孤独时刻无声的语音，从灵魂深处找到了珍宝，好像生命就从那里腾起，显现出形象，在四周创造出谁也看不见想像不到的财富——它就是那一半，人的那一半。”

他们在继续喝酒。

“你明白吗？”

“我听着呢！”

“听着！你听着，你真好，你就像孩子一般地听着，你知道你这样做非常好，日子一天天到来，又无声无息地离去，对什么人都不要说话，也没有必要。”

“给你再添一点酒吗？”

“谢谢，够了。我说过那是一半，但是还有另外一半，它是冷漠的理智，明澈得如同水晶一般的理智。——当我思忖它时，我感到，我感到好像成了人中之神。——阿丽娜，倒酒，亲爱的。”

“为理智干杯！”

“孩子,你说你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这同为上帝干杯一样,因为你不知道,你才会这么说。你懂不懂,在理智那种力量因为受挤压而爆发之前会发生什么情况,当时的大自然是何等美妙!何等细腻!不,你怎么会懂呢!它是一种将死亡置于一切之上,将太空的极限尽收眼帘的力量,它能丈量下至无底的深渊,上达高深莫测的认知——神性。”

她没有吭声。

“那么是谁能从那儿看到生命,得到一次美好的享受?那儿在为整个渺小人类的千姿百态逗趣,再没有痛苦,没有忧伤,冷漠会吹灭胸膛中颤动的火焰,将脆弱的脑髓笨拙的蠕动结成令人发笑的图案,从中得到享受。展现在前的只有宽广冰冷的视野,人们弥散成为粒粒小点,凝结在同样冰冷的整体之中,再不能唤起任何兴趣……”

海尔曼沉默不语,他的视线停留在远方。现在她已经非常明白他所说的是什么意思了。

“是的,可能是这样……”

他用手抹了抹额头。

阿丽娜一动也不敢动。

“我说了些什么?好,再坐一会儿,什么都不说了,我再不说话,你觉得不是味儿,你的眼睛在要求什么别的?”

“海尔曼!”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看起来你并不那么舒服,你不过是一个女人,一个生命……”

“为你干杯!”

"让我们轻松一下,阿丽娜! 我刚才倾听着自己的声音,用声音做文字游戏,让我感到欢乐。那是逗乐! 思维是如此遥远,遥远得不可能受到干扰。那是孤独者的享受,你懂吗?"

"我懂。"

海尔曼凝视着酒杯,默然无声。

"生命中惟有的爱就是能够自然地拥抱在一起,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你已经累了,是不是让我脱掉你的鞋子?"

阿丽娜给海尔曼脱去他脚上的鞋子,把他扶到床上。

"别管我,阿丽娜,别管我。"

"睡吧,亲爱的。"

海尔曼顷刻入睡了,但是阿丽娜依然静坐着。

她知道一切都已终结。

她坐了很长时间,什么都没有思考。

阿帕利·穆蒂宁上战场*



约埃尔·莱赫托宁

P077



一九一八年,萨沃地区瓦尔考斯的一座工厂,那是一个冬夜,第二天将是二月二十一日。

黑暗中传来劈劈啪啪的枪声,间或夹杂着机关枪的哒哒声,一支刚刚组建起来但仍算是志愿军的部队包围了工厂。那儿的情况与其他地区一样,两千名芬兰社会主义者受到俄罗斯盛行的世界性思潮的激励,仍在芬兰进行阴谋活动的俄国人的武装下,发动了反政府暴动,企图镇压那些想从俄国人手里将自己弱小的国家解放出来的公民。

黑暗无边无际,只有探照灯的光芒偶尔从锯木厂的方向神秘地射向天空,因为被包围的人从工厂的船坞里夺取了船用探照灯,——在那座小山背后,小山的另一边,我们的朋友穆蒂宁躺在已经结成冰层的雪地上,他是后备人员,所以不在前沿阵地,而是被安排在铁道线旁的哨所里。

---

* 译者注:此文原名为:阿帕利·穆蒂宁上战场——或谓失去子女的土地要复仇。

探照灯耀眼的光芒从远处坑坑洼洼的广场射向铁道,映得铁轨微微发亮,并不时将间隔很近的岗哨暴露出来。

那些岗哨里的士兵直挺挺地站立着,这比躺着的穆蒂宁更危险,恐惧在所难免。

他思考着,思考着。

背后的小山丘上有一幢房子,伤员被抬了进去,因为昨天有过战斗。赤卫队员们靠着巨大的冰块和造船用的铁板搭成的屏障打退了进攻者。穆蒂宁思考着:要是他们打赢了,不知道情况将会怎么样?要是他们连大炮都不怕呢?那些赤色恶魔,总在不停地进攻,他们会逮住他,把他撕得粉碎,捅穿他的肚子,割去他的耳朵,抠出他的双眼,就像国内其他地方听说已经发生了的那样。

然而逃跑是不成的,为了事业,一定得坚持在这儿。

深灰色房子的墙角有几棵古老的云杉,亮光有时照到它们,接着又消失在黑暗中,这让穆蒂宁觉得它们像幽灵。

夜里时不时刮起寒风,云杉树发出悲鸣般的响声,让穆蒂宁此一时感到悲哀,彼一时又觉得忧伤,好像有一把斧子正对他进行威胁,要他为冤仇寻求报复。风有时刮得不很猛烈,风声听起来小了些,但这决定于穆蒂宁自己的心理状态。

这一松快的感觉究竟来自哪里?难道是来自穆蒂宁心底隐约闪现的芬兰终将赢得解放的希望?在南方和西部进行的多次战斗中,主要由农民组成的国民军击退了俄国军人和芬兰赤卫队发起的疯狂进攻,这预示着好运。

但是需要多长的时间呢?穆蒂宁询问自己,他的双眼从一

直拉到耳根的贝雷帽下深沉地望着高空。

“小芬兰……俄国人还有六千万……他们会卷土重来……然而,”穆蒂宁咕哝着,“啊,那些军用步枪……”

漆黑的森林那边又一次响起枪声,那肯定在包围圈之内。穆蒂宁停止沉思,让头紧贴着冰层,为了听见飕飕的流弹声,他将贝雷帽稍稍往上推了推。

俄国人过来了怎么办?那时候那些我们现在与之搏斗的狂人会同蟑螂一般成群结队地爬向这儿……自由,用什么代价才能赢得?用鲜血……用兄弟的鲜血。怎样才能赢得持久的和平?人类的头脑怎样才能理解这一兄弟间相互残杀的狂怒?

不,阿帕利不理解……

他会记得这么清楚吗?……他们相互残杀,热血沸腾,勇气倍增。但是他……哼……胆小鬼。好,站起来,哪怕是最后一个人……要不就趴在雪地上,留在队伍的末尾。他手握滑膛枪,但那枪锈得已经不可收拾,以致开始时很难将子弹推上膛。

如果赤色恶魔向他发起了攻击,那种玩意儿有什么用?好的枪支为数不多,那一边战线上正需要。

即使有好一些的家伙,对他又有什么用?除了还在孩子时打死过一只啄木鸟,这是惟独的一次,他一生中从来没有放过枪……他没有那种心思,也没有那种意愿。

他,阿帕利·穆蒂宁兴许会死在这儿!他,他的事业多么崇高,他将是可爱的人,仅此而已!他,活着该是多么快活……

哎哟,痛苦哪!

穆蒂宁竖起耳朵,向下拉了拉帽檐和盖到脖子的驼绒毛衣

高领子。现在他好像听到了什么,是不是附近有子弹飞过的嘘嘘声?是一枝很大的树杈断裂了,还是什么东西落到了地上?那肯定是流弹。难道有人潜伏,在监视他?穆蒂宁移动一下穿着厚大毡靴的双腿,像要逃跑似的。但是不行呀,为了抗击刽子手,一定得坚持在这儿,因为那些被包围的家伙在这边农村中也杀害了很多人。

沉寂的夜空从远处传来零散的,声调特别沉闷而含糊的叫喊声,那是指挥官在发号施令。更远处还传来《马赛曲》的乐章,人们用幼稚的歌喉歌唱,旋律中蕴藏着凄凉和绝望。

为什么要打这场兄弟间的战争呢?

前一年夏天就已能闻到这场战争的气味了,尽管许多人并不如此预测。在国内,时间是珍贵的……那是欧洲战争,那场可恶的欧洲战争带给的。人民之间为什么要相互残杀,相互争吵?难道是人民之间吗?难道人民愿意那样?难道庄稼汉,乡巴佬,工厂里生产曲轴的工人愿意那样?进一步说,难道小资产者要那样?不,只有工商巨头……那些在各个国家里与别人进行争夺的大公司。整个国家被卷了进去,相互竞争,被迫相互残杀……在既愚蠢又顽固的家伙之间。现在,我们为什么一定也要卷进去呢?想到这一点,真让人发疯。

这珍贵的时间是在这儿,在芬兰这块贫瘠的岩石地上……在芬兰西南部那边的大农场,劳动者要求增加报酬。所有主……哎,主要是那些种族不同的瑞典人,他们不了解芬兰人的心灵,不了解他们强烈的仇恨和报仇雪恨的心灵……他们无意增加工资。在这场大国间的战争中,至少在这儿,穆蒂宁没有见过

一个农民,哪怕是小农,夸耀说这场战争会给他们带来黄金时期。接着爆发了罢工……农民们说,罢工对祖国十分危险……哎,即使热爱这个祖国,他们不也是无法做出牺牲,付出过高的代价吗?好吧,毛病或许不仅仅出在工商巨头身上,工厂中确实没有工作可做,那儿只有工人,没有原料,那儿也在罢工……应该让傻瓜们明白这一点,问题是很大的。罢工逐步演变成为武装冲突:劳动者拿着俄国人提供的枪支,另一半人民却威胁说要从德国取得武器。被烧毁的沼泽地还在扩大……抢劫开始了,开始时穆蒂宁只感到气愤,觉得可笑可悲。图尔库[1] 有了一支赤卫队,这样的赤卫队在全国各地也都建立起来了,鬼才知道它的目的是什么,穆蒂宁当时不理解。——他们抢来精美的帽子,将它戴到轻浮女人的头上,把手镯套在她们的手腕上。他们将手表装进自己的腰包,还有供自己享用的大礼服和闪闪发亮的高顶大礼帽。然而,另一方面,他们却又嚎叫着即将因为饥饿而死去。当那些窃贼进而闯入有钱人的住宅,弄脏地毯,撕坏挂画,甚至杀害他们本人的时候,穆蒂宁的愤怒变成惊诧和恐惧了。难道芬兰的劳动者就是那样?不见得。穆蒂宁想起了战争期间被俄国人驱赶到一起构筑阵地的流浪汉——他们是人民中间生活最不稳定的一部分人,他们没有能力在自己的家乡生存下去。在工人报刊挑唆下,他们开始狂怒,阴险地硬说武装起来抗击俄国的资产阶级正准备残杀饥寒交迫的劳动者,要像宰猪一样地用枪射杀他们。劳动者是纯朴的,竟然信以为真!这就

① 图尔库是芬兰西南部重要港口城市,芬兰文化古都。

是为什么他们不能不制造借口,宣传只有武装了自己才能改变国家的命运,使之符合自己的理想。他们听从头头们的教唆……而他们的头头正是那些刚刚走出大牢的林中大盗和窃贼,那些杀人犯。在那样的人领导下,他们四处探听富人家的粮仓,尤其是他们的武器弹药,然后大干抢劫掠夺的勾当……

现在,我们的劳动者正同流浪汉和强盗们一起肩扛枪支奔赴前线。两个星期来,成千上万人在维尔普拉、安特列阿、莫乌胡……一一倒下了。他们死在那些只知道傻乎乎地攻击他们的同胞的枪弹之下。他们所到之处,村庄被烧毁,牲畜遭宰杀,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只要不愿参与他们的烧杀勾当,就会受到折磨,挨打受骂……甚至被凶残地开膛破肚,——想到俄国人枪杆上那些可恶的刺刀,穆蒂宁佩带着沉重子弹带的腹部就会颤抖……他们用斧子砍掉人们的手指,用拉锯锯断人们的手臂,撕下人们的大腿肉,将人们活埋。

当然可以不想那些事情,但是事情那么多,怎么可能不想呢。

"这,难道这就是卢内伯格① 的人民,托帕留斯② 的人民?"穆蒂宁咕哝着。他是农民的儿子,与农村关系密切,他总要为他们对人民的刻画喜形于色,他觉得这些描写情调浪漫,美妙无比

① 卢内伯格(1804－1877),芬兰民族诗人,他的作品深刻地反映了芬兰人民的性格,激励了芬兰人民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感情,他的作品《我们的土地》后成为芬兰国歌。

② 托帕留斯(1818－1898),被誉为芬兰童话之父,除童话外,他还创作诗歌和戏剧。

……他曾经预感这些描写或许也是危险的，但是现在，当这些描写完全成了谎话……当他也不得不向人民中间许许多多生活在森林里没有开化的分子期待一些什么的时候，他惊讶地感到他的看法竟也如此的理想化。有谁想到过这一点？要不然，另一半人民大概早会懂得用他们国家首批保卫者现在使用的鸟枪来武装自己了。卢内伯格的一部分人民难道真是如此愚蠢、多疑和狡诈吗？

难道情况真的已经糟糕到再也不值得去努力理解了？不，穆蒂宁不能不有所作为，他不可不计后果，胡乱杀人。

他思索着，思索着。一个多月前当工人和流浪汉把狂暴的俄国兵引入他的家乡城市的时候，他无比惊慌，甚至恐惧。当时，穆蒂宁躲藏起来了，他浑身哆嗦，火焰在他家的屋顶上蔓延。他思考着应该去哪儿藏匿，是躲进储存土豆的地窖还是跑向冰天雪地的田野。但当城里弱小的资产阶级自卫队用果断的行动使危险得以避免的时候，穆蒂宁自觉自愿地追随了他们，他把真正的陈年马拉加葡萄酒敬奉给英雄中的英雄邦格曼。他转动着满含泪水的眼睛说：

“你是好样的，是好人……你是爱国者。”

然而他原本是不该那样做的，只是因为一月里爆发了一场真正邪恶、地地道道的战争，年轻人从城里和它附近的地区向外冲了出去，竞相奔赴卡累利亚[①] 前线，邦格曼又一次来到他的面前，他手握伯丹来复枪，胸佩芬兰国徽，他的头发因为激动而

① 卡累利亚地区在芬兰东部，与俄国接壤。

晃动,他身背背包,脚上穿着一双长统靴。

“现在就来吧,太好了!”

阿帕利坐在食堂里,衬衫的袖子卷得高高的,面前放着一碗大米粥。

“什么?”他问道。

“俄国人靠着赤卫队正向卡累利亚大批推进,去北边的道路堵塞了……”

穆蒂宁惊慌失措,反复念叨着怎样才能离开那儿……去挪威,瑞典……这是他曾经计划过的。

“什么?”另一个人说,“我命令你去打仗。”

“去打仗?”

穆蒂宁差点儿吓得仰天倒下……他解释说,他除了打过一只啄木鸟,从来没有打死过其他动物。

“一只啄木鸟……太棒了,也是红脑袋的……”

“什么红脑袋? 但是……还有玻璃一样的眼睛……”

“打它两只……”

穆蒂宁说,后来他确实……太困难了,他无法理解。

这一回邦格曼没有发火,他放声大笑,走开了。

但是穆蒂宁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甚至没有及时赶到托莫拉那样组织良好的军粮部。当然,如果那些可怕的赤卫队员来到城里,那儿也可能发生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因此,穆蒂宁根本不上街,他藏身于女主人那黑洞洞的衣帽间里,他还请求女主人,如果有人打听,就说他外出旅行了。他为自己弄了一张高级军营里使用的带有软床垫的行军床,身穿一套尚未完工的制服,

懒洋洋地躺在床上。他的食品除了李子布丁外还有这样那样的其他好东西。墙上挂着女主人的连衣裙,光线暗淡,在那种环境里用匙子吃东西是再合适不过了。他眼含泪水,他思忖着,一刻不停地思忖着,难道真的要他这个除了一只红头啄木鸟外从来没有射杀过其他动物的人……难道再没有使这个争端得以和解的其他办法了?如果政府是明智的,能够像德国那样处理好食品问题,投机分子就将无法投机,他们就不能把食品弄到国外,进而挑动饥饿的人们搞暴动。要是投机分子无机可乘,他穆蒂宁当然也可以少吃一些甜品了。工厂交归国家!唉,那又怎么样!为什么工厂大阔佬一定要把巨额利润全部装进自己的腰包?为什么不能像合作社那样给工人一些份额,或者给国家一些份额?铁路已经国有化,为什么其他企业不能归社会所有?是的,他们要求的是将土地乃至别墅统统交归国家,就同俄国布尔什维克所做的那样。阿帕利有一个农场,在城里还有一幢房子。不,大概是疯了!怎么能让别人从他手里夺走自己的农场和房屋!他感到气恼,但是为了保命,他曾经准备将它们交出。难道他就压根儿不能享有这个应有的权利?十几年前他买下农场和土地,现在是战争时期,它们的价值已经上升了二十倍。有什么理由要他分文不留,白白奉献?为什么别人可以不那样?如果……那些赤色分子来到这里,提出要求,他会温良恭俭让,就同托尔斯泰当年两手空空地离开自己的家园一样。那是沉重的事情,但大概还是因为那些赤色分子没有土地,才让他不得不落到这样的地步。他再三考虑,他也为地球上这个地区中越来越多的土地正在落入军火公司或金融寡头的手里而悲痛。那些

农场的老主人现在何处？他们将钱财喝光了，抽尽了，他们败落了，现在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流浪汉子孙们正是那些充当炮灰的、向自己祖国发起攻击的铁路工人和钢铁工人。

他穆蒂宁所做的一切也有道理，他的农场有过一户佃农，但他没有将土地交给那个佃农，因为他表现恶劣。他从不管理土地，而是把它卖给别人，使得农场里的更多人成了苦力。可是现在谁都想拥有土地……难道他们没有做此尝试的权利？天知道，他脑袋都大了……

穆蒂宁身后的云杉呼呼作响。

他抬起脑袋。什么，它在嘟哝什么？

如果无地者有了土地，如果能够教会他们保住土地……指导他们经营管理，而不是给他们大作关于祖国如同诗歌一般美丽的报告……免得他们聆听时打瞌睡……那么现在国内也就会有更多的面包了。当前泛欧思想正在成为各地的热潮，有朝一日，它定会变成血瘤……我们这儿已经开始反对狂热的战争……人们的怀疑如此强烈，以至于开始动用战争来阻止国家战争机构的产生了。——是的，如果国内多有一些面包，泛欧思想的潮流在我们这儿兴许冲击不出这么宽阔的河道……

土地……在呼喊复仇……

穆蒂宁躲在女主人的衣裙下早就是这样考虑的，这些思绪使他难以平静，不得安宁，他的心头和脑海同时充满了永恒的压抑和恐惧。会不会把他拖出去，破开他的胸膛……要是那些林中恶魔真的赢得了胜利。悲痛、民族的耻辱和生活的苦难折磨着他，他的额头紧锁，连李子酱都失去了滋味。

他慢慢有了敢穿着袜子在房间里走动的勇气，最后他渴望得到更多的信息，难以抑制的好奇心促使他心甘情愿地向城里走去。在那儿……在那儿，他看到人们正向城里用担架搬运伤员……许多担架上躺着鲜血淋淋的伤员。他恶心，头脑发晕……他为自己没有同他们一起并肩战斗感到羞耻……赤色分子远远没有被打垮，他们引进越来越多的俄国兵和拉脱维亚人……行乞者……来反对自己的国家……人们成千上万奔向前方，许多人为保卫这个芬兰牺牲了。城里来的人除了有人留下负责给养工作外，全都当了志愿兵……噢，他们中间确实也有像托莫拉那样颇有组织能力的人。上至六十岁的老人下至小男孩，他们都参加了战斗，他们怎能不害怕呢？周围的人，尤其是小佃农，都统统奔赴前线了。有的农家奉献了七八个儿子，甚至连那些拄着拐杖的老人也开赴前线了。

穆蒂宁的脑袋开始被眼前的爱国主义情绪弄得晕头转向。妇女们忙得不亦乐乎……都熬红了眼睛。她们白天黑夜赶着缝制子弹带、肩章上的芬兰金狮子、挂在手臂上的卡累利亚红纹章和弩张待发的萨沃弓箭……为了供应自己的儿子，家家户户清空了库存的食品……穆蒂宁怎能无动于衷，享用自己的李子酱呢！他想起了一支人数很少的部队与占有绝对优势的敌人进行战斗的故事，他们不吃不喝守在战壕里整整坚持了两个昼夜，脚趾也冻坏了……但他们仍在顽强地射击，直到那些从俄国佬手中缴获过来的步枪枪托发烫烧焦才罢手。

对民族主义激情本来只是淡然一笑和对战歌心存恐惧的穆蒂宁也愤怒了——卢内伯格诗歌中英勇的人民毕竟依然活在这

个世上。是的,勇于战斗的人民,但是……然而关于那些好斗,对死亡付之一笑的普通男孩儿的故事,却搅乱了他的思想。好斗的家伙!有个狂热的英雄故事里讲过一位英雄,说他誓言决不跪着生,但愿站着死……他孤身一人,赤手空拳,从敌人手中夺过机枪,转而对着成百上千的进攻者进行扫射。故事还讲到了邦格曼,敌人宣称要用黄金换取他的脑袋。另有一个关于农民的故事,他们的口号是:“人是打不死的!”可后来,他们中的许多人却是躺在棺材里被抬回家乡的。看着一排排阵亡者的尸体,穆蒂宁的双眼流下了激动与惊诧交融在一起的泪水。

这些勇士多数是小农……还有那些在前线倒下的成千上万的流浪汉、伐木工人、产业工人、衣衫褴褛者、身穿俄国军服的人和听命于罪犯的家伙……在战斗中或俘后被打死的敌人的尸体与自己同胞的尸体混杂在一起,遍布战场,他们与他们的盟友——成批的俄国人躺在那儿,额头炸裂,胸部淌血,咧嘴龇牙……

两个星期来穆蒂宁总觉得那些人在向他说:

“哈哈,你看到书店老板了吧?他面孔扭曲,面色蜡黄,嘴巴错位。这就是战争。他瞪着双眼,神色全无,泪珠仍在眼睛中滚动,他嘴唇颤动着,好像还在嘟哝些什么……”

最后,他离开了人世,他应该是自觉自愿离开的。他来这儿,来到这个另外一些人已经搏斗了一个月的地方,他来到这儿与其说是对强盗的无比愤怒,倒不如说是由于屈辱所受到的刺激。赤色分子击退了对方的进攻……对我们来说,那是血腥的杀戮。赤色分子,那些受人蛊惑的人们,在这儿附近的地方同样

大肆作孽,处死了财主和农民……他们以教堂为据点,宰杀掠夺来的牲口,在祭坛边割下牛头,共享圣餐,然后他们在教堂的走廊上跳舞,用楼上的风琴伴奏。哎,这就是反对教会的人!不,该到此结束了。

是总的潮流将穆蒂宁卷了进来。

尽管如此,思潮还是让他头痛,有时甚至剧痛,他依然恐惧。

他感到,尽管他也了解,芬兰必须清除那些污泥浊水,从肿瘤中挤去污血,以便今后再也看不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可是现在,他目睹杀戮,甚至还参与其中……他无法像过去那样生活下去了,再也不能,即便自己遭到杀害。穆蒂宁感到,热爱大自然的他再也不可能闻到来年春天白桦叶的馨香了,再也享受不到大海的夺目光彩……几乎再也不可能看到任何美丽的东西了。四处看到的只有战争,该死的战争……和屠杀,他惧怕,他看到从树叶上掉下来的再不是雨水,而是鲜血。难道当芬兰就要最终赢得自由,繁荣行将脱颖而出的时候,他的生活就该这样?他怀着一颗灼热的心进行祈祷,祈祷他能从某种……甚至更大的恐怖中解脱出来。他向上帝祈祷,但他知道他进行祈祷是愚蠢的,尤其是当他已经立意杀人的时候更是荒谬,尽管他想杀的只是流氓恶棍……哎哟,连伊瓦里自己都无法理解。

云杉树又一次发出了呼啸声,那是他心灵深处已经倾听了几个星期的惊恐,那是土地的报复声。它说:

“他们毁坏了森林,使它无力保护赖此为生的人……”

那是土地在歌唱,它唱道:

“他们在庄稼地上植下松树,种了饲草,使我的子孙后代得

不到粮食，于是他们只好去城里，进工厂，但是土地开始报复了。现在我的孩子们从大城市和工厂回来了，他们依然是森林的孩子，但比闻到血腥味的野兽还要疯狂，他们残杀一切他们认为像是反对者的人……像是森林破坏者、土地掠夺者的人……破开他们的胸膛，挖出他们的眼睛……土地，土地啊母亲……”

穆蒂宁的头部像是突然被人砍了一刀似的，他好像觉得迫切需要一些什么。他似乎非常口渴，但渴在心中。现在他知道什么是美好的，他想听音乐……优美的音乐……让用几十支铜管演奏的《军人小伙子》堵满耳朵，让人们为某种高涨的热情欣喜若狂……

东方开始拂晓，暗淡的白光像一副严厉的面孔，朦胧中已能分辨出住房和棚屋，后来还可以看清墙上的弹孔。新的一天里形势更加紧张，炮声与枪声交织在一起。雷鸣般的响声从某个地方传了过来……榴霰弹从穆蒂宁的头顶上空呼啸而过，在锯木厂那边爆炸。每次爆炸就像是有一座石砌的建筑物倒塌，将附近那些手中紧握步枪的愤怒的男男女女掩埋在里面。森林后面升起了高高的烟柱，火舌闪现，锯木厂起火了，紧接着传来了发起冲锋的呼喊声……在穆蒂宁看来这一切就像是一场乱梦，既有邪恶不祥的，也有美好的。他脑袋剧痛……自己的同胞正在为芬兰的自由进行战斗……赤卫队的抵抗同样极其顽强……这样的奇遇以惊人的高速消磨着时光。情况确实如此，因为，当突然出现的通信兵命令预备部队从铁路沿线撤向较远的地方时，穆蒂宁注意到这一天已经过去了很长的时间。那边需要预备部队，穆蒂宁必须走上征途，但他不知道前往何处。不过这项

命令来自围攻部队的司令官,他是一位疯狂的,不,是一位曾经到过德国的英勇军人,一位竭尽自己义务的好步兵。什么义务!阿帕利行进在队伍之中,他弯着肩膀和颈脖,汗流浃背,喘着粗气,拖着毡靴,慢吞吞地向前行进。

锯木厂已被攻克,熊熊烈火在燃烧。那儿有一些俘虏,他们是被送来看管的。一支部队正在向赤卫队退到里面后继续进行抵抗的另外几座工厂建筑物发起攻击。

军事法庭当即对俘虏进行判决……是俘虏用错了白旗,在战争之中——也许是他们用错了白旗。穆蒂宁的耳边响起了一声:枪决!他该做些什么呢?他在行军,他的脑袋胀得越来越大。他们正沿着铁路线行进,两边雪地上残留着红色黏液的斑渍。有人高声喊叫,既然流氓恶棍已被消灭,尽管工厂价值百万,那也就让它去吧。那么工厂的所有主怎么办?穆蒂宁痛恨他……因为是他,还有他的工厂……激起了平民百姓的妒忌心。他没有继续思考下去,现在必须接管俘虏队伍,押着他们穿过四处冒烟,被夷为平地的锯木厂……周围的热辐射已使积雪融化,一位老太太艰难地行走在穆蒂宁的身旁,她带着痛苦的声调嘀咕说,只要有钞票,看起来想要登天也能办得到,因为阔老爷们胜利了。一位年轻孕妇气势汹汹地说:"天不会就此塌下,不会的……"穆蒂宁的脑海中闪现了一幅六千万俄国人以及其他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画面。农民出身的士兵暴跳如雷,他们用枪托狠打俘虏……他们要为那些遭到残杀和被弄得肢体残缺的人报仇……他们渴求以血还血。可怕的森林人民,——他们毕竟不是真正卢内伯格的……俘虏们被带走了,让他们列队站在一堵

墙的前面。穆蒂宁看着眼前的那些动物,他怕他们……尽管又可怜他们。这是身心病患者的一个聚合。那边有一个个子矮小的老头儿,他弯腰曲背,两眼深凹,脸上毫无血色。当他被带到那儿时,显得十分惊恐,立即双膝跪下,并用虚弱、凄凉的声调祈祷说:

"请宽恕吧,为了主……"

他后面是一个壮年男子,颚骨大得出奇,像是患了猛犸病。那边的小伙子脑袋很小,他的嘴唇红得发紫,让人不可想像的是,他还长了一对傻呆的大眼睛。稍远处站的是一个小矮人,肩上顶着一颗怪异的头颅,他酷似贝拉斯克斯① 或者苏洛阿加②的画中人……你就期待他们能有理智和情感吧!他们能懂得这些吗?现在,作为理想主义者的他目睹了这一切。迄今为止有关平民百姓的浪漫主义描写让他失望,——一直包括现时那样的情景。此一时彼一时嘛!还有那个笨拙的汉子,即刻让他产生恶感。那个巨人,血红肤色,身体健壮,他的脑壳不是圆球状,根本没有额头,他的下半截面孔略胖,面部与颈脖完全连到了一起。他正好被带到穆蒂宁的前面,双手捂着眼睛,因为他的帽子掉了,或者已被别人摘下。他以为立刻会被枪决,后来他透过指缝向外窥视,看到卫兵们并未举枪,他那山猫似的蓝眼睛开始闪闪发光,给人美感的嘴唇泛起了笑容,他开始……开始咆哮:

"不就是一死吗?"

---

① 贝拉斯克斯(1599-1660),西班牙画家。

② 苏洛阿加(1870-1945),西班牙画家。

一个农民出身的军人，瘦老头，由于精神上经受的苦难，脸色发黄，甚至有些发绿，当他听人讲到有些小伙子误杀了几名俘虏……就在那边角落里哈哈大笑起来，眼里含着喜悦的泪水。他是一个忠诚的人，赤卫队员杀害了他的独生子。现在，当他看到那个大个子赤卫队员对着死亡竟然如此嘲弄讽刺，于是气愤地跑了过去，威胁要枪毙了他。穆蒂宁对那大个子稀奇古怪的仇恨也愈益强烈，如果有谁稍稍表现出宽大精神而导致那家伙发起攻击，像山猫吞食绵羊那样的伤害别人，他就会举枪……

"押到森林中去！"远处传来一声命令，那是目前正在执行任务的军事法庭发出的。有人已被判处死刑。那边的一个俘虏只讲俄语，不懂芬兰语，也不懂瑞典语，三四个农民个个义愤填膺，面红耳赤，把他拖到附近的地方，他们环顾一下周围，嘴唇上挂着好似微笑的嘲弄，就在这个男子被拖进去的地方响起了一阵枪声。穆蒂宁的心脏急促跳动，他感到恶心，胆怯，头痛剧烈，同时他也想开枪射击。一个俘虏辩解说，他不是俄国人，尽管他有一张俄国农民的面孔，颧骨外突，头发好似椴树的韧皮纤维，鼻孔朝天。他讲一口纯真的尼尔西艾方言。他被带走了。公告宣布，每十个暴乱者中将有一人被枪决，外加特殊罪犯。枪手们手握枪支走来走去，列队运送俘虏。"山猫"最让人痛恨，他也是穆蒂宁最痛恨的。"山猫"说他参加赤卫队就是为了杀人，他以目空一切的傲慢态度嘲弄不愿向穷人提供面包的资产者和地主，还说应该烧毁和抢掠那些富丽堂皇的房子。他说这些话时红嘴唇依然带着高傲的微笑。一个即将被枪决的人高呼："革命万岁！"他要求处决时别蒙住他的眼睛……他要死得像个男子汉。

那个傻大个儿也准备喊些什么……但是穆蒂宁分辨不清。他呼吸紧迫,两眼迟钝,但是他,他真想瞄准“山猫”的胸膛,向他开枪……

有些熟人目睹了这一切,但因为忙于自己的事情而未能阻止他参与杀戮。他暴怒,冲着周围拳打脚踢,喊着要开枪。

性情温和的穆蒂宁终于用猎枪打死了那个他像仇恨野兽一样去仇恨的人。

在以后持续进行的两天两夜的战斗中,他再没有听见枪声,也没有看到令人憎恨的闪闪发光的刺刀。他含糊不清地说,他看到了面前被血浆玷污的脑浆,听到了云杉的低语声,——他希望奔向远方,前去生长着红棕树的苏门答腊。

阿帕利·穆蒂宁同留下来接受审查的俘虏一起乘坐火车抵达库奥皮奥[1],在纽瓦尼埃米休养了一段时间。哎,这样的胆小鬼真是难能可贵。

① 库奥皮奥是芬兰东部城市。

一个叫泰勒尔沃的小女孩*



F.E.西朗佩

P097



泰勒尔沃是一个靠地方政府救济的小女孩，用当今文明的称呼她被叫做地方的养儿。她出生在救济院，也就是地方福利院，她的名字是救济院当时一位爱好文学和喜欢朗诵诗歌的"小姐"给取的。泰勒尔沃是她那个依旧留居在救济院的生活无着的母亲所生的第五个婚外生孩子。母亲说她的父亲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他有时蹲班房，有时回救济院养马。泰勒尔沃跟着母亲在救济院的厨房里转悠到了十岁出头，后来被拍卖，安置在教堂村，时限一年。按照法律规定，拍卖不准公开进行，但人们还是讨价还价，相互竞争。泰勒尔沃先进了一户姓蒂姆帕曼的人家，这户人家只有一间小木屋，觉得那地方不合适，后来又转给了一对家住山坡木屋，四十来岁，无儿无女的夫妇抚养。这对夫妇丈夫叫卡莱，妻子叫蒂尔塔，他们过着俭朴，然而是无可挑剔的生活。正因为如此，他们已经有了一笔相当可观的储蓄。

泰勒尔沃在那儿过得非常快活，她认字读书，学习编织袜

---

* 译者注：此文原名为：一个叫泰勒尔沃的人。

子。总而言之,她可以尽情地学习怎样做人。她叫她的抚养人为叔叔和婶婶,外出做客时,她那傻乎乎的举止和聪明智慧给养父母挣来了面子,还在一年一度的朗读比赛中以其嘹亮的声音和无拘无束的神态得到了牧师面带微笑的赞许。毋庸置疑,她是比赛场上最优秀的朗诵者之一,赢得了许多老婆婆的支持。比赛结束后,那些老婆婆还在打分问题上与牧师争论不休。

回家途中,泰勒尔沃远在卡莱和蒂尔塔的前头奔跑,她生气极了,大喊大叫。蒂尔塔叫道:“怎么你疯啦,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又傻又笨的丫头,就像我当年一样,是个漂亮的姑娘。”

终于到了家,回到了散发着熟悉香气的温暖的客堂。他们脱去上教堂时穿着的服装,模仿着牧师对一位邻居老太婆说话的腔调说:

——噢——你这可怜的孩子到底还是学会了读书,你就这样继续努力下去吧!

卡莱一面轻快地进行补充,一面当作结论说:

——是……呀,这就是人生通常的开端,要不然上帝创造的就不至于那么不平均了。

那时候,蒂尔塔非常自然地向着泰勒尔沃大声喊道:

——你擦桌子干什么,坐到板凳上去。

这个夜晚,客堂里的气氛十分热烈,格外温馨。

泰勒尔沃在客堂里走来奔去,她的打扮乃至表情都像竖立在田野里吓唬鸟儿的稻草人。据说她从来没有穿过新做的衣服和鞋子。她分不清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一切都是那么懒散无绪,

以至大人们也就依据这一点来确定对她的态度。她成天唠唠叨叨,但她的脑子好得出奇。她能知道母牛产仔的日期,也能猜到老婆婆们在小屋后面散布什么流言蜚语,因为她的聪明机智的脑袋始终高高扬着。当大人们思考某件事情时,泰勒尔沃常会吵吵闹闹地搀和进来,而且经常恰到好处,正中要害。这让大人们十分恼火,然而事实就是如此,他们也没有什么法子。有时大人们会说:哼,关于那件事情嘛,我们的姨妈会知道。有时人们也会气势汹汹地训斥她:你别总是搀和进来。

这里我还想再多讲一些关于泰勒尔沃的故事。每当看到泰勒尔沃嘴里嚼着头巾(人们有时会冲着她的这个动作大声吼叫训斥)的时候,大人们就会纷纷议论这样的孩子怎么会来到这个世上。蒂尔塔和卡莱不想在下一年度抚养她了,泰勒尔沃得不到关怀和体贴,让她深深了解了自己所处的特殊地位。她知道自己有一个什么样的母亲,因此任何情况下她都能面对现实。她没有因此而哭泣,只会在谈到这些事情时更加沉默不语。难道那傻瓜已经本能地意识到她自己的生命将是短暂的。

泰勒尔沃没有离开卡莱和蒂尔塔前去其他地方,因为她在今年春夏之交就离开了人世。尽管老蒂尔塔对她曾经不乏责骂,但她还是伤心地哭泣着,泪如雨下。她自己毕竟也是有孩子的人,何况前些日子里在泰勒尔沃还小时起就抚养了她。至于她所养成的一些懒散无绪的坏习惯,那不是孩子的过错。——镇长压根儿说不清到底该为这件事悲伤还是高兴,镇上的确已经为她花费了十来年,但是另一方面,对她是否能成为一个有用之人却茫然无知。老婆婆们的态度一针见血:既然孩提时她就

去了上帝那儿,那总是一件好事。——而且她的躯体如此美丽,那么……

泰勒尔沃之死同泰勒尔沃的全部故事一样很快被人们遗忘了。最近一次有关她比较严肃的议论起因于蒂尔塔与镇上头头们之间发生的争执,那是为了应该怎样按照年度抚养费标准向蒂尔塔支付姑娘在世时应该付给她的抚养费问题。处理后事时怎么也得有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额外费用,悼念她对镇上也有好处。

泰勒尔沃死亡的表面原因中,还有一个极其动人的小故事。

上面已经说到,活泼的泰勒尔沃很有学习天赋。一天,她拿着字母表回家,蒂尔塔戴上眼镜,手拿书本,对姑娘提出一些要求和注意事项后,开始了她的教学工作。泰勒尔沃进步很快,第二天居然开始对蒂尔塔顶嘴了,她说:

——您请吧——,那是 R,不是什么 N。

这样的顶嘴越来越频繁,蒂尔塔非常恼火,她干脆撒手不干了,停止了整个教学工作。从那时起,泰勒尔沃不得不自己结结巴巴地念起来,但她得到了每晚前来小别墅会见其心上人的夏日来客——一位女工程师的帮助。她们的教和学进行得非常快活,以至有时候难免让蒂尔塔冲着她们大声喊叫:

——书本上是这样的吗?我懂得怎样教你们。

然而泰勒尔沃不仅学会了念书,而且还学会了写字,因为字母表上注有怎样书写的方法,女工程师琳达也教过她如何使用这些方法。琳达是一位快活漂亮的姑娘,她把自己的一双棕色

旧皮鞋和一件被老蒂尔塔叫做“克罗西”的薄围巾送给了泰勒尔沃。泰勒尔沃神奇的才能就这样得到了快速的发挥。她在教区朗诵会上表现出众,一口气念完了交到她手里的从L到U的全部字母。早在两个月前,她已从头到尾背完教义问答手册,并将它放进了书架。

这一无与伦比的才智引来了一次不同寻常的尝试,受镇上抚养的孩子通常上不了人民学校,因为他们交不起费用,谁也不愿负担他们的伙食和衣着,但是泰勒尔沃学习出色,阔太太们悄悄行动起来了,她们说应该让她上学。蒂尔塔却说,那种笨家伙在那儿是呆不下去的,如果她在那儿做了傻事,还请大家不要责骂她。一天早晨,泰勒尔沃终于走上了通向村校的道路,她还根据现有条件,尽可能地把自己梳洗打扮了一番。

正如蒂尔塔早先估计到的那样,她在那儿没能呆下去。泰勒尔沃的情况与作家屈厄斯蒂·维尔库纳在其题为《面包》的短篇小说中所描写的彼得里几乎如出一辙。她学习优秀,声音清脆响亮——许多懒学生无法与之相比。但是由于无拘无束的秉性,她根本不遵守学校纪律,课间休息时她捉弄其他孩子,使自己失去了栖身之地,最后的结局是:一天早晨,她带着蒙眬模糊的眼神,站在自家的院子里,远望着其他孩子走在上学的路途上。蒂尔塔从屋里喊道:“到客堂里来,难道你还要傻看着他们,让他们从你的喉咙里抠出毛毛?”(在校时别人曾把狗毛偷偷地塞进了泰勒尔沃的牛奶瓶。)

泰勒尔沃重又像冬天时那样奔忙在卡莱和蒂尔塔的小屋中,慢慢地忘掉了那段伤心事。老师说,泰勒尔沃可以将书本保

留到开春,这也算是一种让她开心的补偿。在这场纠纷中,老蒂尔塔在外全力维护泰勒尔沃,当然她有这样做的充分理由,因为春天时她曾经说过:

——我认为,在这些孩子中,没有一个孩子有像我们的女儿读书读得那么好的。

但是,泰勒尔沃的生活注定会是一场小小的轻悲剧,它的最后一幕也正好发生在同样的春天。

学校结业放假,人民学校的学生们在教堂里举行了一次规模很大的庆祝活动,有六百名孩子参加。老师在一次讲话中离开了主题,开玩笑地说他要前去看望泰勒尔沃,不幸的是,他还说到泰勒尔沃也将参加这场活动。对此蒂尔塔激烈反对,说她可是刚从那些吸血鬼的魔爪下逃离出来的,但是老师一个劲地坚持,说他会把事情处理好的,不让任何恶作剧发生。

一粒火星就此投下,持续长久的闷火已经燃起。从此以后,只要泰勒尔沃吐露出有去教堂的意向,免不了有人会张开大嘴冲着她粗鲁地大声叫骂,甚至还揪她的头发。人们想方设法要她相信庆祝活动已经取消,但是泰勒尔沃早已知道从学校出发前去船码头的时间。时间越是临近,对她的攻击也越是激烈,蒂尔塔所作的辩解不管多么实事求是,但都被人们一条一条地驳了回去。她除了比平时更加怒气冲冲地大喊"闭上嘴"之外,一切都无济于事,可是"闭上嘴"这一话音刚落,哭泣声却又开始了。

当孩子们的队伍经过住宅区向着码头行进的时候,泰勒尔沃正好站在墙角急促地喘着气,蒂尔塔呆在院子里。老师喊道:

——喂,泰勒尔沃在家吗?赶紧准备一下,现在还来得及。

蒂尔塔沮丧地回到客堂,粗声粗气地叫道:

——快到这儿来,我替你梳梳头。

准备工作迅速开始,中间虽有不少麻烦,但进展还算顺利,半小时后一切准备就绪,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姑娘:脚上穿的是琳达工程师送给的棕色皮鞋,脖子上围着她的“克罗西”,头上戴了一顶旧草帽。靠着那样的打扮,服装上的严重缺陷掩饰过去了,蒂尔塔为能完成这样的杰作乐得眉开眼笑。

家里没有吃早餐,现在也来不及了。泰勒尔沃上路了,四处都是低矮的树丛,她带着干面包片和一块火腿当干粮。

天气暖和,阳光明媚,但在西北方的天空中飘浮着几片乌云。泰勒尔沃急匆匆地奔跑着,她知道,这些乌云的背后有可能隐藏着雷阵雨的危险——她在家里做过仔细的观察。但是大部分天空,道路前方的那一半,充满了清晨的赐福和夏季节日的气氛,泰勒尔沃没有时间思考落在她身后的另一半天空。道路弯弯曲曲,蜿蜒向前,穿过盛开花朵的稠李树丛。每到一个拐弯处,泰勒尔沃就以为可以赶上队伍了,她觉得它会带给她好运。但是前方的道路总是空空荡荡,让人感到神秘,就像那支幸运的队伍刚刚爬过山冈下到了山的那一边。阳光越来越强烈,她那被晒得通红的脸蛋随着跑步的节拍在抖动,使“克罗西”和草帽随时有掉落的可能。到了栏杆外有一条被瀑布冲成的深沟的地方,可怜的泰勒尔沃的帽子掉下去了。正当她赶到拐弯处认为一定可以抓住帽子的时候,它落在被风吹倒的树杈上,挂在那儿,倒很好看。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顺着陡峭的山坡下到深沟的边沿,但无法跨越一株横在稠李树丛里的大云杉。深沟底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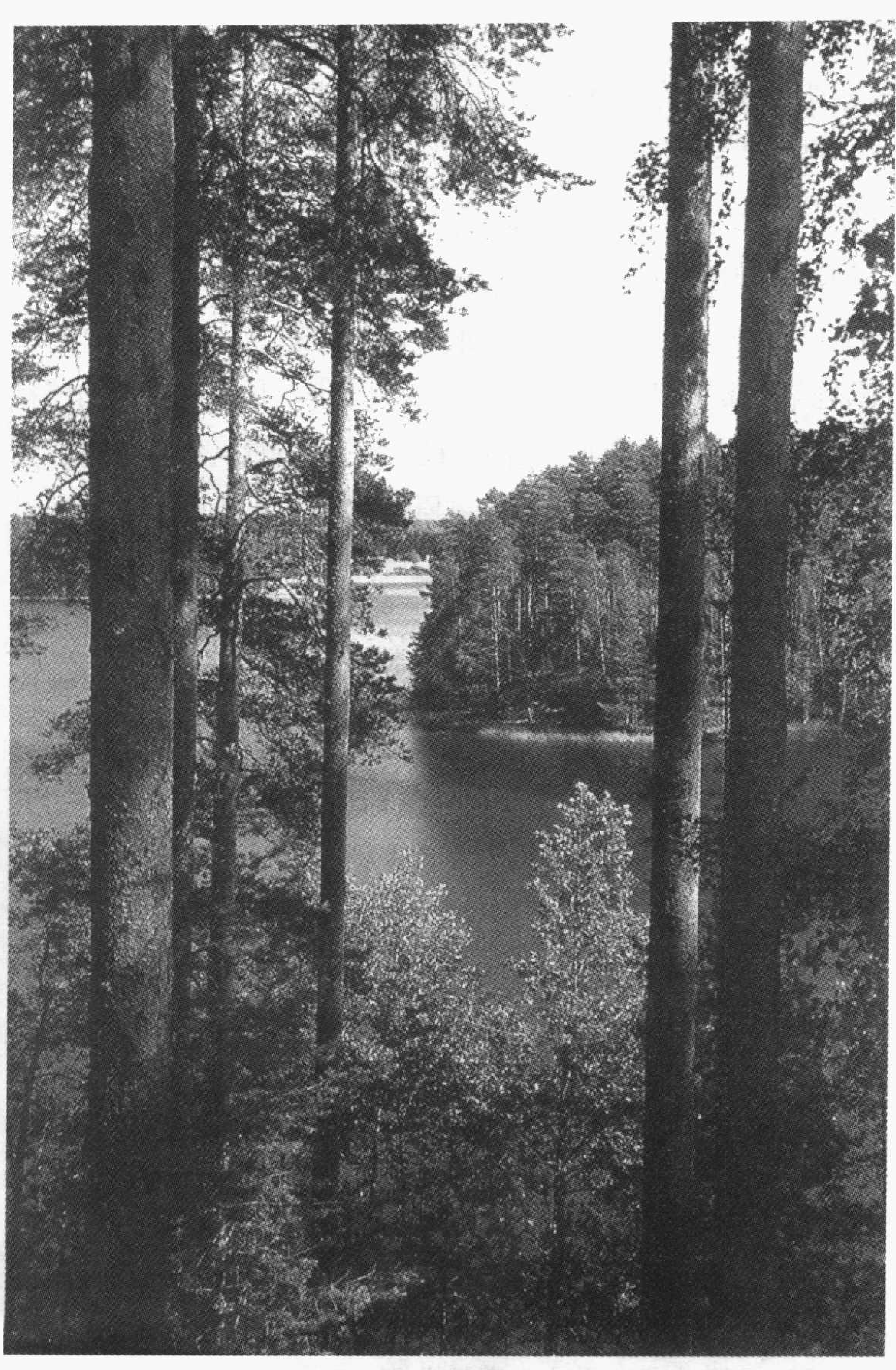
的淙淙流水给不了帮助,飞驰的时光将一切带向更远的地方。

船上响起了汽笛声,泰勒尔沃知道她赶不上了,已经无法挽救。炽烈的愿望促使她放弃草帽,瞄向别处。她四肢颤抖,爬回到公路上,接着向前奔跑,奔跑……

泰勒尔沃再不在乎道路上的拐弯之处,她只是奋力加快奔跑的速度,一直奔跑到空荡荡的船码头,但是满载着紧张和欢乐的轮船刚刚离它而去。远处教堂钟楼的塔尖隐约可见,喘着长气的泰勒尔沃清楚地知道,她必须向着它努力奔去。她快步行走,时而奔跑,有时沿着大路,有时误入陌生的小道,从清晨直至烈日当空的正午。从树丛的间隙中不时可以看到东北方天空中聚积起来的云层,但它还没有扩展到这块土地的上空,它像一只邪恶的眼睛,拼命企图窥探她前进的步伐。教堂钟楼的色彩和轮廓越来越清晰可见,田野变得越来越宽旷……

教堂里的仪式已经结束,孩子和大人们的喧闹声转移到了村中。他们中间未必会有人注意到一个弱小的身影,正在四处张望的泰勒尔沃刚刚在那儿出现。道路纵横交错,路旁是住宅和设有漂亮陈设橱窗的店铺,到处都是打打闹闹的孩子。有些孩子穿着精致华丽的服装,疲惫和羡慕的诱惑使泰勒尔沃目晕耳堵。这儿的天气同样奇特无比:炽热的太阳高悬空中,但屋后仍然乌云密布,老家从来没有这样的天气。给人的感觉是,在这儿就像是坐在一个很大的房间中。

一位同村的女孩儿意外地来到她面前,她穿着新衣服,系了一条宽腰带。她很活跃,显得十分友好。就是这女孩儿在校时将她捉弄得最厉害,但现在她却给她理了理“克罗西”,轻轻说了



湖光林景

句笑话，接着走开了。孩子们全都进入一座大房子去用餐，泰勒尔沃依旧站在外面，目瞪口呆地凝视着。乌云似乎越来越近了。

她不停地向前走，终于迷失方向，离开了中心村。在那儿，大房间的四堵墙壁不见了，房顶变成了陌生而骇人的天空，四周是冷冷清清的牧场。她下意识地在路边坐了下来，一点一点地啃着她带在身边的干粮——面包干和火腿。因为长时间的奔跑，她早已非常口渴，现在一吃干粮口渴得更加厉害。无助感在快速增加，这让她感到村上的庆祝活动令人恐惧，她不能再回到那儿去了，她本来就是出于这一原因才离开那儿的。那边湖里有水，可是她无法过去，因为路与湖的每一个交合处好像从来没有人在上面行走过。那片最黑的云层下是她的家，放在那边椅子上的吊桶里有甜丝丝的泉水，那是婶婶从托尔帕泉眼提来的……

一道长龙似的闪电正好在她家那边闪起，泰勒尔沃吓得几乎哭了起来。她开始奔跑，手里拿着面包和火腿。她再也不想奔向村子，她只想回家，去婶婶那儿喝水。——婶婶害怕打雷，我也是。婶婶的床角，婶婶的背后是躲避闪电和雷鸣的安全之地。那条闪电长龙是在遥远的那边，但是我在这儿，参加儿童庆祝会……

这儿的田野和村庄与初来时看到的全然不同，走得越近，越有这种异样的感觉。那边是湖岸，它紧贴道路。泰勒尔沃走了过去，趴在地上，衣服弄脏了，但让她尝到的却是一口温吞的臭水。她惊慌地爬起身，像受惊吓似的颤抖了一下。她还没有站直身子，震耳欲聋的雷鸣声突然响起，于是她又奔跑起来。激烈

的奔跑使她的哭声变得稀奇古怪,每当出现一次闪电,她总会发出声音更响的嚎哭。

一户人家从窗口看到一个小女孩像疯了似的在路上慌张奔跑,她的衣服支离破碎,手里拿着一块面包。他们冲出屋子想弄清究竟,抱住了浑身湿透,因寒冷和惊吓不停地颤抖的小女孩。那时她几乎已经说不清她是从什么地方过来的。后来情况弄清了,泰勒尔沃被送回到自己的家中。

她发着高烧——致命的是,她全身湿透了,情绪沮丧,为了等待回家,她在那户人家里耽误了很久时间。她终于回到了她最美好的地方——婶婶的床角,但是太迟了。她像是透过一层薄雾看到婶婶怎样呜咽着安顿她睡到床上,之后又为送她回家的那个人煮了咖啡。

高烧的第三天,泰勒尔沃离开了人世。尽管老师前后奔忙,还用冷毛巾敷她的额头,但已无济于事。

走廊里的故事*


作者身后站立的是她的丈夫，芬兰前总统乌尔霍·吉科宁。

雪尔薇·吉科宁

P111



我讲的这个走廊里的故事是几年前根据我头脑里的印象写成的，但它们不能作为事实的依据。忘却事态的过程比将印象置于脑后显得更加不会引人注意，也更加容易。

一

城边上有一座坡度不大的小山，一所医院坐落在坡上，医院的建筑群被栏杆围在里面。岩石的后面是大海，由于岩石的阻隔大海不在人们的视线之内，不过院子里可以听到海鸥的尖叫。夜间的露水虽然仍留在树叶褶皱的缝道里，不过清洁工已经急匆匆地赶到医院上班了。

楼梯口和走廊尽头挂着洁白的搪瓷牌，上面所写简朴的黑字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人们“轻声走动，请勿喧哗”。安妮已在医院当了八年清洁工，每当她沿着后院狭窄的楼梯走向她所工作

---

* 译者注：本文原名为：走廊。

的二楼病区时，她总要看一看这些牌子。作为救世军的一员，她早已学会爬登比这楼梯还要狭窄得多的楼梯。这些楼梯经常是又肮脏又黏滑，它的气味儿也不同于别的地方。那是贫穷的气味儿，苦于求生的气味儿。医院后院里也有干净整洁的楼梯，那是石砌的，那儿不允许有从口袋里掉出来的纸片或线头，也不准带泥巴的鞋后跟在台阶上留下痕迹。从医院走廊里散发出来的药味只能像小偷似的躲藏在那里。走廊时不时地进行通风，但药味儿始终无法彻底排除，它已深深地渗透到窗帘之中，潜入到走廊里可以找到的每一条小缝里。夜晚，安妮回到自己的卧室，当她松开白天结扎起来的长到白嫩颈脖窝的浓密黑发时，还常能闻到在她周围飘游的医院的气味儿。

安妮进来时夜班护士仍在走廊里来回工作，她像鬼一样苍白，犹如一个幽灵。她正以十余年夜班护士的身份，用低沉沙哑的声音向一位第一次来到科室的新实习生介绍工作。实习生叫卡伊娅，卡伊娅是这个姑娘的名字。卡伊娅感到惊讶，因为在她的头脑中十年可是很长的时间，几乎无法计量。夜班护士微笑着将卡伊娅那既结实又细嫩的手放在她苍白的双手中，对她表示欢迎。姑娘询问夜班护士的工作是否很困难，面带笑容的夜班护士解释说，她认为做这工作简直是一种愉快，她每星期休息一个晚上，此外还有一个月的假期。护士长来到走廊后，即将下班的夜班护士急忙向她详细介绍了病房里发生的重大事情。安妮正在走廊上用粗刷子洗刷亚麻地毯。做完报告后，穿着洁白的护士服，纤弱的身躯上裹着一条红色带羽毛大围巾的夜班护士消失了。她走出走廊的后门，爬上陡峭的楼梯，前去阁楼中的卧室。

應邀前來我國參觀的芬蘭文化代表團到京

【新華社二十一日訊】應中國人民外交學會邀請前來我國參觀的芬蘭文化代表團於四月二十一日下午乘飛機抵達北京。

代表團名單如下：

團長　西爾維·吉科寧夫人（作家、芬蘭議員）

副團長　毛里·盧瑪（國會議員、新聞工作者、芬蘇友好協會副主席）

團員　盧斯塔·維盧焦（教授，尚未到京）

海基·沙伏拉寧（醫生）

艾倫·葉文佩（工程師、芬蘭社會事務部工廠督察主任）

里特娃·亞維羅夫人（電影演員）

愛拉·柯魯拉夫人（作家、工人大學校長、芬中協會士爾庫分會主席）

安·芬里凱南夫人（芬中協會秘書長）

台米·約基寧女士（製鞋工人）

潘蒂·韓塔（作家）

馬蒂·盧仁沙里（作家、新聞工作者）

馬蒂·拉狄奧（作曲家）

愛摩·卡涅瓦（藝術家）

卡列維·基爾皮（芬蘭廣播公司處長，尚未到京）

陶諾·柯雷寧（機械工廠協商代表）

馬蒂·葉文佩（農業指導員）

格奥爾基·巴克隆（新聞工作者、代表團翻譯，尚未到京）

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會長張奚若，副會長陳劭先、錢端升，秘書長吳茇蓀，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周揚，秘書長沙可夫，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副主席許廣平，中華全國總工會國際聯絡部副部長方明，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副主席榮高棠，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秘書長冀朝鼎，作家曹禺，電影工作者于藍，前赴芬蘭中國人民雜技團副團長張夢庚等到機場歡迎。

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對外文化聯絡事務局副局長陳忠經和外交部交際處副處長沈平也到機場歡迎。

前往機場歡迎的還有芬蘭駐華公使克諾林夫婦及使館人員。



芬蘭文化代表團團長吉科寧夫人下飛機後接受北京少年兒童獻花後合影　新華社記者劉慶瑞攝

1953年4月21日，吉科宁夫人率领第一个芬兰文化代表团抵京

护士长非常年轻，体态十分优美。她身穿修女服似的护士服，头戴高高的天蓝色拱形帽。那是一位多么漂亮的白衣天使，她让正在走廊口等待自我介绍的卡伊娅看傻了眼。这个刚刚离开课堂的姑娘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老师，那位黑发护士长让卡伊娅完全倾倒。过去她只在圣像中看到过年轻的基督有着如此神圣的棕色大眼睛。卡伊娅以羞愧的神情倾听着护士长用柔和的声调给予她的指导。当护士长用手帮她整理病床时，她带着崇拜的目光仔细观察着护士长那长着深色皮肤的纤细双手所做

的动作。

二

那天早晨，除卡伊娅外医院里又来了两名新的实习生，她们叫爱娃和丽莎。实习生都穿蓝色服装，护士则穿白的。清洁工穿着红格子工作服在病房里搞卫生，替病人端菜送饭，不过她们的工作主要是擦洗医院里的绿色长走廊，所以走廊总是闪亮发光，尽管用白垩粉擦成白色的鞋子从早到晚将极细的粉尘带向各处，但走廊光滑得依旧会让人滑到。走廊里走动的人差不多都穿白鞋子，只有医生和病人以及前来探视病人的人们才可以根据自己所好随便穿鞋子。那些穿着红拖鞋，黑色或棕色靴子，高筒靴或低筒鞋的人未必都会注意那挂在墙上提示着人们保持肃静和不要大声喧哗的牌子。每当听到马刺的叮当声，人们就能知道那位高级骑兵军官已经到了医院，他是前来探望他那玩偶一样漂亮的太太的。太太正在医院治疗神经性疾病，军官总在上午同一时间来医院，前后相差不会超过一分钟。中午时分，保姆带着他们的小男孩来看妈妈，最后探视她的是她的一位老朋友，那是在傍晚。她的那位朋友手指细长，纤弱的手中握着一顶软毡帽，漂亮的太太早就等候她了。整个下午，在家人来访的间隔中，她都会神情痛苦，捏着双手，在走廊里踱步。朋友离去后，她即刻服用安眠药，躺在医院顶级病房里的一张大床上休息了。

病房中的病床都很宽大，单人病房中的卧具保管得尤其好，

枕头压平了也容易弄蓬松，恢复它的弹性。

为了安静休养，一位在战争中失去了全部四个儿子的老先生也住在单间病房中。走廊里人们不谈战争，在外面也未必谈论。解放战争、赤色暴动、国内战争，人们就是这样为战争定名的。就是这场国内战争夺去了老先生的所有儿子。老人带着呆滞的目光反复叫着他儿子的名字，让冷酷的绳索紧缠他的整个身躯，借着这些绳索筑成一个类似蚕茧的大包，让他一动不动地躺在中间。他面色青灰，双手疲惫地放在身躯的两侧，有时他会无声地哭泣。他躺着，纹丝不动，犹如岩石，慢慢地入睡了。——兴许睡梦会将他引向过去，将他带到世纪交替时儿子们搭建过的白雪宫殿和经历过第一次战争迷惑的平原。就是这些孩子，当人们找到他们时他们已经僵硬，几发来自遥远的家乡平原，来自已经变硬的三月雪地的子弹穿透了他们的胸膛。

当然战争并没有像带给这位老先生那样带给所有人那么严重的创伤。现在，他躺在病区背阴的一个单人病房中，正经受着难以忍受的痛苦的挤压。每当人们进行一次交谈，包括在走廊里进行的交谈，即使交谈双方并没有对有关的战争使用相同的称谓，但仍然会有引发一场争吵的危险。一些人的亲属在战争中阵亡、被枪决或者因为遭受严重的折磨而死去，另一些人的近亲则在集中营里忍受饥寒、被逼疯，还要等待判决。

一位长着浅黄色头发，神态僵硬的产科医生坐在医院的餐桌旁，她的面颊上布满了紫斑。她是多么痛恨那些胜利者，痛恨那些“白色分子”。——因为他们枪杀了她亲爱的侄儿，此前国家刑事法庭还对她的侄儿进行了判决。这位青春年华早已逝去

的女人，在她亲爱的侄儿遭到杀害后似乎再也无法容忍青春，至少不能容忍愉快、健壮的青春。年轻的实习生本能地躲开她，她们想不出任何一个能使她的怨恨得以缓解的办法。对她那种凌辱青春的行为，任何国家刑事法庭都无法绳之以法。也许正是这一凌辱，为她的仇恨找到了发泄口。国家刑事法庭判决孩子死罪，剥夺了她——一位产科医生做母亲的欢乐。正是她，曾经帮助这个孩子来到世上。孩子的母亲产后不久就离开了人世。那不是她的过错，可是这位浅黄色头发的女人，却二十年如一日，为做好失去母亲的孩子的母亲而呕心沥血。

全体医务人员围坐在一张巨大的餐桌边，就像同坐在一条承担着陆地和海岛之间摆渡任务的渡船上。他们中间既有保皇分子，也有共和分子，既有赤色分子，也有白色分子，一场吵吵闹闹的大型集市贸易现在正在陆地上进行。战争遗留下来的怨恨和苦痛记忆犹新，促使参与餐桌周围交谈的人们各个剑拔弩张。他们情绪激动，互不相让——甚至蜷缩起身子，缩紧脑袋，用大餐盘子当盾牌。在内战的震惊冲击下才躲进医院的卡伊娅，慌慌张张地从餐厅逃回到自己的病区。在那儿，她看到一头黑发的安妮穿着红色的工作服正在擦洗绿色的地板，景象美丽而宁静。安妮用她粗重的刷子刷着地板，很有节奏，每一个动作好像都在印刻着她的话语：“既没有白色分子，也没有赤色分子，只有受苦受难和需要帮助的人。”

三

实习生有了短短的一天假，她们快速地跑出医院，离开这充斥着药味的环境，前去海边的大岩石，在那儿她们终于可以为自己的年轻而泰然自若了。丽莎长了一张圣母玛丽亚的面孔，很瘦弱，走起路来活像一头小公马。她用家乡的方言给别人讲她学生时代的冒险行为，她高兴，她欢笑，简直难以自制。她蹲在岩石边的松树下，因为那儿没有要求安静的白牌和黑字。爱娃举止文静，她在这样的一日游之时仍旧关心着医院里的事情。爱娃在手术室工作，她对那儿发生的一切都感兴趣，她对工作的热爱使卡伊娅深感惭愧，每当爱娃说话时她常觉得自己无能。浓重的怪气味很容易让卡伊娅头晕恶心，不过她对乙醚的气味已经能适应了，这一点她相信，尽管对血腥味和手术室里发生的其他事情依然令她难以忍受。爱娃讲起她的工作情况时卡伊娅听得极其高兴，可惜海鸥争吃鱼儿的叫声太响太尖，使她没能听清楚早晨有关胃切除大手术的详情。

四

丽莎工作的病区里住着一个老妇人，因为坏疽病，她的腿必须做手术，丽莎、卡伊娅和病区清洁工一大早就将她抬到了手术室，让她躺在手术台上。爱娃将参与手术，她帮助同事把老妇人安放到正确的位置上。

手术后，丽莎叫来了卡伊娅，请她帮忙把病人送回病房。——锯下的那条腿仍旧放在手术室的地板上。在卡伊娅眼里，绿的、蓝的和深紫的各种颜色统统交融到了一起，手术室的空气中，血腥气和乙醚味非常浓重，一块硬疙瘩堵住了她的喉头。在卡伊娅听来，丽莎的声音就像来自一堵厚墙的背后。丽莎要卡伊娅别看那条锯下的腿，还叫她握紧担架的把手。卡伊娅紧握担架的把手，看着在她前面行走的丽莎的背影，看到丽莎工作围裙的白带子在她那淡蓝色的工作服上结了一个歪斜的十字。老妇人很胖，因此担架很重。卡伊娅有时到丽莎的病区帮忙，从床上扶起老妇人以便治疗她的褥疮。老妇人的儿子坐在病房的白色椅子上，用他水汪汪然而是毫无神色的小眼睛看着正在忙碌的护士长、丽莎和卡伊娅。他像一个木头疙瘩，一动不动地坐着。他的手掌大得像铁锤，指甲粗糙，手背上长了一片瘊子。母亲在住院治疗过程中很想给儿子找个老婆，为此她曾经问过每一个帮助她的人。儿子为人厚道，这一点母亲很清楚，她也知道单身生活很不好，但她的儿子自己不会找对象。老妈妈翻来覆去总是唠叨这件事，但是儿子的脸上始终没有露出什么表情，甚至不晓得他是否听到了那些话。为了把这堆处于麻醉状态，面色发绿，没有感觉的肉疙瘩弄到病床上，丽莎和卡伊娅因为用力过度和心情紧张而浑身颤抖着。专业护士很快就会到来，她将负责让病人苏醒过来，那时姑娘们就可以离开病房去用早餐了。早餐时丽莎和卡伊娅见到了爱娃，爱娃文静地微笑着，用她坚定的手从一只沉重的玻璃器皿中将无酒精啤酒倒入大家的玻璃杯中。卡伊娅和丽莎相互看了一眼，说："爱娃真神！"卡

伊娅感到自己那双拿着刀叉的手仍在颤抖。看起来丽莎毫无食欲。

休息那天,卡伊娅在医院后院晾在绳子上的湿床单中间散步,她像是一只笼中鸟被迫在自己的天地中活动。她觉得她当时争着想当护士是既愚蠢又无知,这与病房里那个脖子上长了肿瘤,因为未能将一个圆木球在大得多的正方形积木中摆顺当而烦恼的小男孩同样愚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明白自己的愚蠢使卡伊娅感到羞辱,她的脸部乃至颈脖上都泛出了红晕。

病区里静悄悄的,卡伊娅有时间可以分卷绷带了。她用固定在洗澡间桌子上的滚卷机,将绷带卷成不同规格的绷带卷。随着机器的曲柄的摇动,她颈脖和脸上的红晕逐渐消退了,颈脖和脸部随之变白。卡伊娅在想爱娃和她冷静的态度,爱娃穿着白鞋的双脚犹如春天里的银莲花,躲开了手术室地面上的血迹。卡伊娅的思想正从春天的森林滑向沼泽地,她看到沼泽地周围野玫瑰盛开,泥坑如黑洞一般,闪射出微光,既神秘又诱人。

走廊里的铃响了,有病人在呼叫,卡伊娅恢复了常态,重又开始她的值班任务。

五

血腥气一般不会散发到超出手术室所在的病区,卡伊娅也已习惯乙醚的气味和手术后病人的痉挛。那些用了麻醉药的人像是活着的人,然而这种活着对卡伊娅来说与其说能让她觉得

兴奋,倒不如说更会使她感到恐惧。

乡下来了一位老农民,他因胃部剧痛做了手术。在乙醚的作用下,他做了个梦。在梦中,他梦见自己赶着两匹马在自家那一长块由排水沟环绕的贫瘠的土地上犁地,同时他又面对着站在祭坛上主持弥撒的牧师。随着麻醉药作用的减弱及痉挛的大大缓解,他觉得病房内的墙壁很陌生,形状也很奇怪。他慢慢回想起来了,因为一场大手术他正躺在病床上。——隔壁病房里住着一个小男孩,他正经受肺炎的折磨。小男孩向替他换冰袋的卡伊娅抱怨说,大叔讲话太粗鲁,太不文雅。卡伊娅没有替大叔辩解,只说了一句大叔自己也不一定知道他说的是粗鲁话。冷冻的冰袋开始让因高烧而不断痉挛的小男孩平静下来,他终于闭上了眼睛,进入没有痛苦的世界。

走廊里墙上的铃声要求卡伊娅尽快离开正在睡梦中的老农民,因为又来了一个新病人,她必须填写好有关病人的简况表,然后将他的物品放入病房的大衣柜和衣帽箱。病人都按房号称呼,这已成为医院的习惯,这样可以不使病人因为公开他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而得不到安静和休息。

不过有时候仍难免有公众会像对待让人讨厌的房客那样追逐某些人,甚至挤进编了号的病房而不放手。——一位老先生被送到了医院,他曾在俄国统治时期做过官,名声不好,他的姓名让人痛恨和恐惧。轻骑兵是时代的英雄,但他反对轻骑兵运动,还追查过前往德国的人们。现在他进了医院,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是他病区的护士长。

这位护士长的弟弟照顾过她的住宅,但是就在这幢房子的

墙边她的弟弟被赤色分子枪杀了。每当结束院内的工作,她就会脱去白色的工作服,换上黑色的丧服,孤独一人在自己的房里连续坐上几个晚上。她坚持不进那个反对轻骑兵运动的前官员的病房。

病人一般不能指定某个护士给他做护理,因此当他按铃时护士长总叫一名实习生或者清洁工安妮也就是那位救世军的成员去看他,这样使得实习生也得有机会轮流见到那位因为住院曾经引起风波,导致走廊里很少听到人们说话的老先生。他的住院甚至使医务人员围着长餐桌所进行的没完没了的争论也得以缓和。白天,病人靠着一大堆枕头的支撑坐在病床上。他面前的书架上从始至终摆着一本插图的《圣经》,他还用他那毫无血色,伸都伸不直的手指慢悠悠地一页一页地翻着,不过谁都不清楚他这是在阅读《圣经》呢还是仅仅浏览一下那些关于残忍的体罚和酷刑的图片。对于这一点,实习生不知道,安妮也不清楚。老先生确实给安妮讲过他的身世,甚至给她讲过替他支付住院费的儿子。儿子没有来医院探视他的父亲,多年来也不曾进过他父亲家的大门。安妮将负责这位前任官员出院前的全部事情。看来,这位正在等待最后旅程的老人根本不想看到他按铃后进入他病房的实习生,他正对着自己的《圣经》做祈祷,乞求主的宽恕呢。实习生定时喂他吃药,她看到他的眼睑已经完全盖住了他那深陷在额骨下的双眼。

有一天早晨,安妮告诉大家说,老人躺在病床上四肢已经冰冷,他大概是在深夜某个时候离去的,走得非常孤单。他儿子从电话中得知了父亲去世的消息,那是护士长亲自通知他的。清

洁工同实习生一起用担架将他抬到暂存死者的太平间，在他的面前木呆呆地站立了一会儿。他的神情表明他是满意的。他十分安详，说明他沉重而痛苦的生活压力已经卸下。太平间设在大楼的底层，在地平面下的深处。那儿的一切都被粉刷成为浅灰色，墙壁、地板和宽大的双层停尸台一概如此。停尸台上停放着用白色尸布裹起来的尸体，他们直挺挺地躺在白尸布的里面，脚指头将脚跟部位的尸布顶起一个尖儿。这里就像一座上路人必须等候的码头，等候他们的棺木制作完成，然后按照顺序将那些无声者送向他们的安息之地。车顶上装有银色十字的黑色柩车，运载着已经盖好棺盖的棺木从医院的后门驶出去，后院里晾着清洗好的床单，它们像是排列在黑色柩车两边身穿白色服装的送葬队伍。

六

病区又来了新病人，他是一位颇负盛名的公众人物。亲朋好友送给他的鲜花堆积如山，走廊里同样香气扑鼻。到了夜晚，浴室中的浴缸成了养花缸，因为实习生将病房花瓶里的鲜花收集在一起，统统放在浴缸中。憔悴的夜班护士身披一条红色的长毛围巾在绿色走廊上不停地来回走动，她每巡视一圈后就会走进浴室，作为一个被夜间工作耗尽精力的人，她需要享受一下色彩和阳光。如同夜间放进浴缸中的无数鲜花，走廊两边病房中常常触摸到死亡边缘的生命，也在不时地发生变化。

七

漂亮的军官太太出院后，一位诗人住进了那间装有由三面镜子组成大镜子的高级病房。他将每天的时间安排得非常紧。这个曾经用过如火如荼的语言的人，自己却浑身哆嗦，逃离了自己用豪言壮语和英雄气概鼓励他人为之奋斗的事业。——好可悲的地洞卫士，一个让自己都感到害臊的人。

他带了许多箱书，其中不乏装潢精美的古书。一只平整的手提皮箱内装满了照片，那些照片绝大部分是他大儿子的。他的儿子额头高高的，眼睛很大，然而肩膀很窄，有些前倾。他的双手甚至比他的父亲的还要小。他长得很像他的父亲，是一个漂亮的孩子。按照诗人的描绘，那孩子是一个什么都会自己做，但因过多依赖药物而什么都不会做的中年人。

父亲对子女的期望并不总是孩子的能力所能达到的，尽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那些美梦是因为父亲的遗传，或者出于父亲的要求和激励，卡伊娅在帮助诗人整理书籍和他珍爱的照片时提出了这样一个尖锐的想法。诗人的半格抽屉装的是打着箭头和着重横线的手稿。最后，他将一只既高又大的墨水瓶放到桌子上，旁边还摆了一把装饰有民间史诗《卡莱瓦拉》[1] 题材的刻画的木制裁纸刀。他疲惫地坐到桌边的椅子上，用他苍白的手

① 《卡莱瓦拉》，芬兰民族史诗，是世界公认的伟大史诗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确认它是世界性的民族史诗。

从又高又窄的额头上擦去汗水。

在那间几乎不得不连续不断地从三面镜子中盯着自己看的高级病房里，那个难以平静，不得安宁的灵魂没有呆多久。临行前，由白姐亲自安排，他的全部物品被放置在院内最安全，墙壁最坚实的地方。

八

海曼农庄的老东家为做白内障手术住进了医院，他的两只眼睛被一片类似肮脏的冰层那样的黄色东西糊住了。他希望仍能亲眼看见孙子们和农庄土地上波浪一样起伏的麦地。老东家很想在他全部空地上统统种上黑麦，使住在城边经营小块土地，但不种粮食的人们不必再吃用代用品做的面包。医生剥掉了老东家眼睛里的白内障，手术后一星期解开绷带，他兴高采烈对大家说，他清楚地看到了他们长的都是什么样儿。东家称赞实习生和穿着红色工作服的清洁工都是水灵的姑娘，至于白姐，他觉得她犹如天仙下凡，面色红润，嘴上挂着笑容的医生也是友善可爱的人。

九

在夏季的白夜，走廊顶上的灯光显得暗淡。在微弱的光线下，走廊地板上的绿色亚麻地毯就像一摊死水。裹着红围巾的夜班护士，拖着疲惫的步伐，摇摇晃晃地在走廊里值夜。她要听

这条走廊里的铃声，也得注意楼上走廊和楼下走廊里的铃声，努力为住院的病人提供帮助。有时候夜班护士会轻轻地打开角落里那间柠檬色大房间的房门，房间里，卡伊娅脚穿绒底鞋，悄无声息地在房门和窗户之间来回走动着。她像一只梭子，在夜间工作的织布机上穿来穿去。卡伊娅用手臂托着一个脸色苍白的小男孩的屁股，那孩子像是睡着了，但当姑娘一停步，他立刻就会哭叫起来。惊慌失措的母亲是因为小男孩耳朵剧痛在傍晚时将他送进医院的，他必须进行手术。母亲本人无法留在医院里照顾他，因为家里还有其他孩子，比他更小，甚至还有吃奶的。

走廊对面的病房里不时传来痛苦的哀叫声，不久后，也许就在当晚或者第二天，一个既没有任何生存条件又没有生存时间的小生命即将降临这个世界。产下孩子以后，正在哀叫的那个女人将重回往时的生活节奏。她要为生意，为生活而奔忙，孩子只能是累赘。——病床是休息的地方，也是结束生活进程的地方。在病床上，人们可以摆脱各种各样的病痛和形形色色的麻烦。

但是卡伊娅抱着的小男孩不肯躺到床上，她不得不像一台开足了马力的机器沿着自己的轨道在那个大房间里转动，期待着黑夜消逝，黎明到来。姑娘手臂发酸，发麻，双腿发颤，可是小男孩还要以呆在娘胎中的姿势蜷缩着躺在她的怀里。小男孩蓝色的血管就像用胶粘着似的，爬上他苍白、坚韧的额头，然后慢慢地向下走去。经姑娘两三次翻动，小男孩吐了一口气，不过卡伊娅觉得那口气绝不是孩子自然地叹出来的。她不能不继续抱着他，因为耳痛使他难以忍受，他醒了过来。

清晨，白姐从卡伊娅手中接过缩成一团的小男孩，他的脉搏几乎已经摸不到了。卡伊娅顺着楼梯去餐厅喝早茶，她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疲劳过。

工作了一整夜，第二天应该休息，但是卡伊娅还想再去看看那个小男孩。她从楼下爬上通向她的病区的楼梯，孩子重又到了她的手里，但现在要她做的只是将他送到存放死者的地下室。卡伊娅迈着颤抖的步伐，肩负着重担，沿着台阶走向地下室。对于孩子来说，时间已经终止，就如一天前俄国统治时期的官员。姑娘将毫无生气，身体变得越来越凉的小男孩安放在老人对面的停尸台上。小小的躯体上盖的也是白色的尸布，因为那是惯例。

骄阳高照，万里无云，卡伊娅休息了一天。她神情麻木，胳膊更是没有感觉。她脚穿软底鞋，在城边彷徨，后来又走到海边的大岩石，坐在她的老朋友—— 一棵低矮的松树下。她倾听海风呼啸，观看海鸥向下俯冲又腾向天空。她用突然抽搐起来的双手抚摸大岩石那粗糙的然而是温暖的表面，继而伸向那开着鲜艳花朵的苦涩的景天草。她感到她的手麻得好了些，同时觉得自己非常困乏，因此决定回卧室睡觉。当她离开岩石时，她还极其仔细地从那里挖了一块景天草皮，将它带在身边。卡伊娅小心翼翼地拿着薄薄的草皮，结果倒使她的双手放松了，使它恢复了常态。

十

医务人员用餐的时间根据各人的工作情况进行安排，其他病区的实习生经常与产科病区两位最年长的产科医生碰在一起。那位产科医生的侄儿被杀害了。她头发浅黄，似乎不喜欢小护士，不过这并非出于职业上的嫉妒。她工作全心全意，但沉湎于自我深思，对一切都持尖刻的态度。这位女士就是忍受不了她的同事饮用牛奶时所表现出的高兴劲儿。那个爱喝牛奶的同事长得胖乎乎，面孔红彤彤，秉性爽朗。有时候从乡下还给她带来牛奶和食品，她来到世上好像就是为了享受和欢乐。

胖产科医生自己带着牛奶壶，她将它放在共用的餐桌上，瘦医生看她喝奶的样子立刻会半闭上眼睛，仅仅留下一条细缝儿。她面颊上会重新泛起恼怒的红晕，就像非要一个接着一个地清空全部杯中之物。她简直已被医院里无酒精啤酒的酸味醉倒，她会怀着这样的激情开始冲动，接着挨桌辱骂摆在桌上的圆形物。这位盛怒中的女士认为，将物品设计成为圆形是一种错误，她还认为，一些人只能靠喝凉水过活而另些人从出生到成人却一直泡在牛奶里洗澡的社会是罪恶的社会。——实习生感到烦恼，但是这种爆发并没能激起她们的罪恶感。

爱娃实事求是地讲了手术室里发生的事情，但没有提到任何姓名。她的介绍心平气和，准确无误，帮助卡伊娅和丽莎完全明白了激愤的产科医生给她们提出的关于“小天使制造人”的问题。这位产科医生认为，她们的病区已经成了护理“小天使制造

人"的病区。

丽莎弄明白"小天使制造人"这个词儿是在爱娃向她做了解释以后,当时姑娘们刚吃完中饭,正在海边那个卡伊娅曾经挖了一块景天草皮的岩石上休息。卡伊娅知道,浅黄色头发的产科医生听到了一些关于那位几天前住进卡伊娅病区,衣服上血迹斑斑的漂亮姑娘的事情。卡伊娅为她填写了住院表,但不完全理解那姑娘为什么痛得那么剧烈。姑娘发着高烧,痛得厉害时会用尖锐的牙齿咬破自己的嘴唇。卡伊娅束手无策,她将姑娘安顿上床后请来了白姐。病人的剧痛后来缓解了一些,白姐教她用加温的油绷带捆在痛得最厉害的小肚子上。卡伊娅同时关心着姑娘高烧时搁在她肚子上的冰袋。姑娘发烧口渴,贪婪地喝着放了冰块的酸果蔓汁,还请求卡伊娅给她多放些冰。

一大个子男人每天到医院探视这位漂亮的年轻姑娘,一天两次,有时三次。探视她的没有别的人。大个子男人的脖子上围着一条香肠似的紫红色厚围巾,他的鞋子保养得很糟糕,鞋带系得马马虎虎,在锃亮的走廊里就像几条脏兮兮的耗子尾巴。

每当客人在场时姑娘从不按铃叫护士给她更换新的绷带或冰块,她大概以为不断更换绷带和冰块会加快病情的好转,同时她也不喜欢一个人呆着,她怕寂寞。她向卡伊娅讲过她的母亲和弟弟,他们住在很远的地方。她家有一幢小房子,坐落在大山的坡上,山坡上长了很多草莓。她讲起来滔滔不绝,讲她家窗前的草莓和卷丹,就是只字不提每天前来看望她的那个大个子男人。她写给她父亲的信也委托卡伊娅邮寄。

爱娃坐在岩石上给丽莎和卡伊娅解释什么叫"小天使制造

人”。她说“小天使制造人”就是指那些因为强暴导致孩子早产的人。爱娃说话总是那么准确,那么清楚,兴许她还有洞察一切的才能,至少她没有像卡伊娅和丽莎那么胆小怕事。——那位住在卡伊娅病区里的年轻“小天使制造人”看起来非常担惊受怕,极端不安,在她绿色的眼睛里金黄色已经变成了灰色。当她摇晃着靠在枕头上的脑袋时,她那红铜色的头发就像火把上跳动的火焰,透过白皙的皮肤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她蓝色的血管在悸动。在姑娘又软又圆的脚跟上有一块半月形的胎记,在当年巫术盛行的时代,身上长了这种胎记的人就可能遭人怀疑,被活活烧死。

卡伊娅询问爱娃是不是相信这种宿命论时,爱娃淡然一笑,说她从来不信无法证实的事情。后来卡伊娅自己也在想,想她不知道对那位红发姑娘为什么这么感兴趣,而她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惟一一个躺在病区里的“小天使制造人”。所以让卡伊娅对那位姑娘产生特别兴趣的,或许在于她的超群之美,也可能因为她对自己未来的生活觉得不可预测。姑娘的年龄和卡伊娅的年龄相同,她们的生日仅有一天之差。

卡伊娅认为她会站在“小天使制造人”一边,反对那些自命高尚的产科医生,她绝对不愿做她们那种冷酷无情,讥笑别人渴求自己生活的人。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鸟儿只接受与自己唱同样歌儿的伙伴加入自己的队伍,因此在没有学会曲调之前,千万不要离开共同作窝的地方。

爱娃也会唱出不同的调子让卡伊娅很感兴趣,就如黑夜降

临前灯火已经通明的地方会吸引黑暗中的行人。爱娃总能了解某个事态或某件事情究竟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卡伊娅处理起任何事情来简直就像用浇锡的办法去预测命运一样,一旦从水里取出锡块并将它的影子映上墙壁,自己的命运也就决定了,它将决定应该做些什么,什么时候去做。卡伊娅的确也承认,用这种办法做出的决定没有任何价值,但是对她来说它却有着无法抗拒的吸引力。

十一

卡伊娅的病区里住着一位俄国病人,他的腹部做了一次大手术。他一直发烧,非常痛苦。卡伊娅刚刚走出校门,会讲几句俄文,于是白姐派她向病人解释,发烧没有什么危险,几天之后就会退烧。病人带着惊讶的神情听卡伊娅说话,还悄悄地纠正她的文法错误。

几天后,烧的确退了,那位俄国先生有了些精神,于是便开始打听卡伊娅的家庭和上学情况,还想了解她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他问卡伊娅是不是仇恨俄国血统的病人或者把仇恨俄国血统的病人视作为自己的义务。卡伊娅终于用她的洋泾浜俄语让他相信,她从不把仇恨什么人视作自己的义务,更甭说躺在床上的有病之人了。

病人后来向卡伊娅诉说,因为卧病他没能刮胡子,头发也只是马马虎虎地理了理,现在已经长得难以忍受了。卡伊娅表示愿为解决他的烦恼帮助他。俄国先生指点她应该怎样做,卡伊

娅就按她的理解照着办。虽然许多话她听不懂,但病人总会用手指着从箱子里取出的瓶瓶罐罐,教她怎样使用那些护理油膏。卡伊娅将白色的香粉撒在俄国先生那经过修剪的指甲上,然后用鹿皮擦一擦,顷刻之间那指甲变得光亮了。她还将他的头发梳理得平整光滑。病人的胡子最难收拾,既要用油脂,又要使各种油膏,但经卡伊娅这么一倒腾,那蓬乱的暗棕色胡须竟变得同糖浆一样滑亮,就像是床单边折成柔软的波浪。古代东方亚述的国王曾有自己独特的胡子护理师,当卡伊娅现在用她并不熟练的双手尽着最大的努力将病人的胡子修整得高贵健美的时候,她想起了那个传说。

在卡伊娅的帮助下,俄国先生从床上坐了起来,从室内的大镜子里看着自己那张胡子业已得到修整的面孔。他衰弱无力地对着自己的形象笑了,还微笑着看了一眼镜子里的卡伊娅。起身从床上坐起的时间和修整胡子的时间比较长,也许把他折腾得疲劳了,他在卡伊娅离开病房前就已合上他那眼睑下垂的深棕色大眼睛,发出了酣睡的呼吸声。

卡伊娅来到病区的洗澡间同丽莎一起准备绷带,她的身上依旧带着胡须膏的香气,丽莎闻到了这股味儿,问医院里怎么会有家里才有的那股怪气味。卡伊娅说了那位俄国病人和他因为没有修整胡须而产生的忧伤情绪,丽莎听了后极其气恼,于是大声叫喊道:“你真有本事,难道就不会请个理发师!”

丽莎气恼的叫喊中包含着她的做人的气节以及对她的责难。卡伊娅根本没有理睬丽莎,她只是不停地从绷带布捆中撕下一条条绷带,绷带发出了嘶嘶的响声。她压根儿不曾想到去

请理发师，不过在现在这撕扯绷带的嘶嘶声中她确实想到了理发师和那位俄国病人，兴许他会在离开医院之后立刻奔向理发店，将他健美发亮的胡须刮得干干净净。他，一个疲惫不堪，逃避着敌意的人，未必受得了人们斜着眼向他投去的恶意目光，现在每一个走在街上的长着络腮胡子的人，如果他不是脚踏桦树皮鞋，头戴万伊奈摩伊宁[1] 大力士帽和肩背一把康泰乐琴[2] 的话，人们自然会投给那样的目光。

接连几个早晨，卡伊娅一如既往地替那位病人修整胡须和指甲，为他梳理头发，好像从来不曾听他说过有什么理发师。

俄国病人病愈出院了，鲜花店给卡伊娅送来了一大束粉红色的玫瑰花。——一位政治难民希望用他绝妙得体的手法感谢卡伊娅姑娘为其沙俄特权贵族一员的胡须所做的良好服务。

十二

病区的大病房里有四张病床，那儿的病人通常是些轻病号。这些轻病号好像有他们自己的小集团，它是医院外战后世界的缩影，至少是目前正做着生意，慢慢地富起来的世界的一个缩影。那个得了膀胱炎，根据医生要求安静地躺在病床上的病人实在讨人厌恶，招人臭骂。他知道，只要有可能，他每天都能赚大钱，做上几笔好生意。倒霉的是，正当他拿着沉甸甸的钱包兴

① 万伊奈摩伊宁，是芬兰民族史诗《卡莱瓦拉》中的英雄。

② 康泰乐琴，是芬兰古代民间乐器，五弦，用手指拨弹。

高采烈地准备大干一番的时候,他的肋骨折断了。——当然,那些病人的言谈中少不了自吹自擂和夸夸其谈,但是人们也能清楚地感到,爱财如命的欲望已同传染病一样在蔓延着。金钱,金钱就是一切!听起来这是何等怪诞啊。这些汉子因为身体有所不适不得不俯首帖耳地呆在医院的围墙内,然而,他人健康的体格让他们心生嫉妒,而年轻强壮则更令他们气恼。这是对他们金钱万能的喧闹的无声抗议。他们诅咒病痛,辱骂青春活力,他们祈求青春活力就像祈求神灵,尽管金钱已为他们打开了无数扇高大宏伟的大门,但就是抓不住神灵。

卡伊娅不喜欢那间四人男病房,每当她单身一人进去为他们量体温,测脉搏或者做其他事情的时候,她总是极其反感。她厌恶这群人,对他们感到恐惧,甚至觉得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幸福而企图牺牲同伴美丽的青春和他们那健康的丰满躯体,从而掩盖自己的虚弱。卡伊娅没有向任何人讲过她内心的厌恶,大概这就是为什么丽莎也会说卡伊娅虽然只有十八岁但已得了红眼病,讨厌空洞话。丽莎的几位哥哥在商界工作,他们现在已将他们漂亮的小妹妹丽莎带进了城,把她介绍给商界中他们的新老朋友。商界的新朋友绝大多数是暴发户,是一些一夜之间富起来的男男女女,他们不知道该怎样花钱。丽莎用哥哥们的眼光看待他们,她不仅不怕他们,相反觉得他们很有意思。有时候卡伊娅也觉得他们好玩儿,但更多情况下对他们只是厌恶,就像住在四人男病房里的那些家伙让她感到气愤一样。卡伊娅偶尔也会用相当尖刻,与她穿戴的浅蓝色工作服和白色护士帽很不相称的话语把他们顶回去,但事后她总会为这种愚蠢的行为后悔

不已,不过她仍要进行一番自我辩解,因为别的人,包括白姐、穿白色护士服的护士、实习生和清洁工都不能接受她对那些男人的态度,清洁工安妮尤其觉得无法忍受,这一点卡伊娅自己也相信。卡伊娅无意继续往下想,因为她早就不想当护士了。或许正是这一思想所引发的无足轻重的自我感触让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一切。看到她整理药柜、用熨床单机熨平送往病区的床单、拉齐窗帘的褶子和整理花瓶里的花朵时的那种样子,别的实习生经常取笑她说:"真有一手当女佣的好本事!"

十三

卡伊娅前去记录一位新来病人的材料,阳光已将灰色的房间照得通亮。有个动作敏捷的小老头已经脱掉衣服,穿上了自备的用红绳装饰着边沿的睡衣。他床边挂着用桦树皮编制的背包,摆在桌上的木盆里装着腌白鲑鱼。老头儿正用自带的猎刀从深褐色的圆形面包上割下一块块厚厚的面包,还不停地闻着它的香气。小老头听说城里缺吃的,所以带了家乡的干粮。卡伊娅在住院表上填写完小老头的出生日期、住址和家庭成员的情况后,正打算离开病房,他出其不意地突然问卡伊娅:"姑娘是不是吃过松树皮面包?"卡伊娅从来没有吃过松树皮面包,城里吃的是纸浆面包。小老头给卡伊娅割了厚厚的一片面包,姑娘说味道非常好,老头儿听后满意地笑了,他说这可是真正的黑麦面包,自己地里种出来的,黑麦粉占一半,不过也搀和了一些松树皮。



湖滨桑拿浴小屋

老头儿的情绪所以特别好，还因为关于他受伤的原因除了告诉医生外不用再给别人说，至少用不着给卡伊娅那种孩子气的丫头片子做介绍。给人的感觉是，小老头对这位小姑娘颇存疑心。

小老头儿手术后康复得很快，他还严肃地向医生保证，今后一定要加倍小心，再不去走那样危险的路使自己失去平衡而摔倒。给老头儿做手术的医生离开病房时脸上堆满了笑容，或许他也因为尝到了松树皮面包和一小块腌白鲑鱼而高兴。老人甚至还表示要邀请他一块儿去洗能够使肌肉变得年轻和治愈天生残疾的真正的烟熏桑拿浴。——老头儿肩上背着背包，右手提着儿媳妇借给他的旅行箱，踏着像镜子般一样明亮的地面，重又消失在烟熏桑拿浴的世界中。在那儿，那些愿意听故事的人们

终于又能听到了一个新故事,那就是靠着乙醚的麻醉力也可以到另一世界去转悠一阵子。

十四

八月里的一个早晨,夜班护士迈着出奇轻快的步子,如同一朵飘浮的白云。她去了每一条走廊,邀请同事们晚上前去医院阁楼里她的卧室做客。她请了所有的年轻实习生,甚至包括两天前才进产科病区,尚未与其他实习生见过面的长着一双棕色眼睛的实习生图拉姑娘。这是夜班护士暑假后得到休息的第一个夜晚,她说她要庆祝她的假期,并要别的年轻人一起庆贺她假后归队。卡伊娅对夜班护士邀请他们的理由很感惊讶,因为她从来没有注意过她的年龄。

夜班护士小姐也许还较年轻,因此她无需用太大的年龄来证明自己已经当了十多年夜班护士。她的面孔像鬼一样苍白,让人很容易想起午夜过后挂在天空中的灰白色半月。但那可能是天生的,就像她走路时摇来晃去的姿势。要不是她的鼻子和面颊上有几块黄色的斑点,还真的看不出假期中的阳光使她月白色的面孔有什么改变。

夜班护士招待客人喝正宗咖啡,这让危机年代习惯于喝甜菜根咖啡的姑娘们高兴得不亦乐乎。女主人滔滔不绝地大谈她在乡下表姐家度暑假的事,说她在那儿遇上了一位了不起的轻骑兵,那个轻骑兵和他的母亲一起住在村子里,他帮他母亲在花园里拔杂草,将掉在地里的苹果收拾到一起,还给家禽喂食吃。

他对人总是那么彬彬有礼，当夜班护士结束假期离村时，他将她的全部行李送到了车站。他还保证以后去看她，不过那要等到秋天之后，等到花园里的果子全部收获，外甥们从海岛重回大陆来读书，到那时母亲有了孩子们做伴，他才可以离家去看她。

夜班护士说，憨厚的轻骑兵使她将过去的心上人全部抛到了脑后。有时候白衣天使们乐得哈哈大笑，笑夜班护士每次休假总有本事找到一位世界上最最理想的人。夜班护士还决定，等到憨厚而有礼貌的轻骑兵前来看望她时，她定将邀请丽莎和她帅气的爱人与他们聚一聚。丽莎感谢她的盛情，但坚决拒绝替别人接受邀请。

丽莎进医院工作后变化很大，她不再是春天时蹦蹦跳跳像个男孩子，为了一点高兴事笑得前仰后合控制不了自己的那个小姑娘了。现在有人提到她爱人的名字，她那圣母般的脸蛋会涨得通红，一直红到宽阔的额头。坠入爱河的夜班护士，看到这样的情景就会难以克制地产生搂抱一下丽莎，向她说几句安抚话的愿望。

姑娘们喝完咖啡，吃好紫黑浆果饼后顺着楼梯从阁楼走了下来，爱娃用开玩笑的口气问大家，是不是有高超的技术可以证明女人萌生爱情的最高年限。对此丽莎应答道，她听她的哥哥说，一位八十五岁高龄、聪颖非凡的老奶奶都说她也说不清。年轻人尖酸刻薄的对话使身穿蓝色工作服的姑娘们在楼道中大笑不止。

年轻姑娘离去后，那位从长相上很难看出她年龄、身穿点缀着红色罂粟花的风信子蓝夏装的女人，在自己的卧室里坐了很

长的时间,她面带笑容坐在用玫瑰红丝头巾缠起来的顶灯下。漆成白色的粗笨家具和阁楼的斜形天花板,在顶灯周围玫瑰红丝头巾的作用下,给人一种神奇的迷惑力。一个从年初到年终每个夜晚一直在洗得发亮的毛毡地毯上转悠的人能有玫瑰红色的想像,那肯定叫人高兴,让人欢乐。回家路上,卡伊娅回头看了一眼大楼屋檐下发红的灯光。就在那儿的地下室里,等待柩车到来的死者,身上裹着白尸布,正躺在灰色的停尸床上。

卡伊娅同时觉得,她的年轻力壮强烈要求躲开玫瑰红头巾衬托下的灯光和停尸房的灰暗,她期望躲到欢笑、歌唱和阳光下在大海中扬帆航行的人群中去。卡伊娅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像她那种炽烈地希望生活在活生生的健康人中间的人肯定成不了慈善团体的女教士。她热泪盈眶,但说不清哭泣的原因究竟是为了想同与她相似的人一起经历苦难,还是因为觉得自己无能从事有效的工作而感到羞耻。解决不了的难题像一块巨石压在她的心头。

十五

图拉到那位年长护士工作的病区实习。那里躺着一个外国小伙子,他跟随他的父亲来芬兰做生意,不幸出了意外,一个锈迹斑斑的车轮压碎了他的胫骨。医生正全力以赴地接他那严重粉碎的胫骨。

小伙子仰面躺在床上,他腿上打了石膏,靠着架子支撑高高竖起的脚跟则用铁锤牵引着。他高烧已到极限,脉搏跳动忽快

忽慢，变幻莫测。为了挽救儿子的生命，治好粉碎的胫骨，父亲要求医院要尽最大努力，但他又断然拒绝给病人服用可以减轻痛苦的药物。每当图拉向卡伊娅说起有关情况时，她那柔软的弧形下唇总会因同情男孩子的疼痛而哆嗦。

有人说孩子的父亲本人使用麻醉品，因此他痛下决心要让孩子远离那种依靠偷偷摸摸的注射或者洁白无瑕的小颗粒来消除痛苦、苦恼和知觉的做法。

图拉请求卡伊娅，要她值夜班时一定替那位小伙子多擦擦他额头上因剧痛而流出的汗水，多用玻璃杯中的冰镇酸果汁滋润他那干裂肿胀的嘴唇。卡伊娅听到关于那位外国青年和她父亲的情况后非常震惊，但每当她走近那位腿上打着石膏的病人时，她的震惊程度更是倍增，因为年轻人的嘴形变得似乎更加痛苦，他的眼神更加冷漠。也许是那双陌生的手，那双擦去他额头上痛苦的汗水和将宽边水杯放到他肿胀发烫的嘴唇上的手激怒了他，不过酸果汁他每次都喝了，那怎能不喝呢，久旱逢甘霖，真是求之不得呀，即使只落下了几滴雨点，远不能满足需要，那干裂的土地也会感激不尽。情况十分艰难，整个夜晚卡伊娅觉得自己夹在父亲和儿子的中间，处境非常尴尬。要不是那位父亲做了愚蠢的决定，她就会按照病区护士长的指令，让那位外国青年用上适量的吗啡，没有痛苦地度过平静的一夜。

是父亲要牺牲他的儿子？是不是亚伯拉罕和以撒的故事将在二十世纪重演？外国青年住的病房正是几星期前那位翻阅插图圣经的俄国统治时期的官员住过的病房，难道这是巧合？

卡伊娅的脑子里问题一个接一个，就像她那只不停颤抖的

手，正抓着光滑的扶手顺着楼梯向下滑动。当她下楼时，她听到病区的紧急呼叫铃响了两声，但是数字牌上显出的只有一个数字。棕色眼睛的小个子太太紧接着又按了两次铃，她是个急性子，每次按铃后护士必须在两分钟之内到场。卡伊娅推开病房门，小个子太太正睁着她的棕色眼睛看着她，那伤感的神情好似一条小狗在乞讨一小块糖吃。她头上的卷发夹子有些重，使她无法入睡，因此要求增加安眠药，晚上给她服用的安眠药药劲儿已经过去了。太太不让取掉卷发夹子，卡伊娅不得不给她另配一份额外的安眠药。姑娘已经深有体会，要是第二天早晨棕色眼睛夫人的头发没有弯曲到她所希望的浅蓝色丝带的下边，她一定会大哭一场。这位太太每天早晨都要将丝带在耳朵处打上一个洒脱的玫瑰花结，一位灰白头发的医生会在她的床边坐上很长时间，力图让她相信生育上的痛苦不会损坏女人的美貌。她住院是为了接受治疗，因为婚后九年一直没有孩子，希望现在能有一个孩子。然而她又不想要孩子，因为她怕痛，什么痛她都怕。她还担心，如果家里来了一个哇哇乱哭的小人儿，棕色眼睛的德国种小猎狗会觉得受伤害。她还有第三条不想要孩子的理由，那就是他们已经组成了家庭，这个家庭包括她的棕色眼睛丈夫、棕色眼睛德国种小猎狗和小个子太太她自己。卡伊娅非常佩服灰白头发医生的耐心，她总能天天不厌其烦地倾听小个子太太颠三倒四的唠叨，仔细察看她用丝带打起来的玫瑰花结。卡伊娅有一次向白姐提到了这件事，白姐回答道："研究工作就是要求有耐心。"

卡伊娅为小个子太太整了一下病床上的枕头，将堆成一团

的床单和毛毯拉平。小个子太太非常相信安眠药的作用,细嫩的面颊紧贴着蓬松的枕头,那双引人发笑的棕色眼睛闭上了。卡伊娅关掉夫人病房里的灯,前去查看前一天因为面颊炎动手术的病人是否已经入睡。那位病人既不像已经入睡了也不像仍旧醒着,他不停地微笑着,像是在吗啡针的作用下处于梦幻之中。卡伊娅取了一些冰块放入用布袋装着的橡胶袋中,然后重新放到病人的面颊上,发烫的面颊已将冰袋中原有的冰块融化殆尽。

卡伊娅又去了一次冰库,从那里取了一些碎冰放到装着半杯苦味酸果汁的水杯中。她拿着玻璃杯爬上楼梯,前去看望在痛苦中挣扎的外国小青年。楼梯盘绕而上,形同一个问号。卡伊娅心头郁闷。

十六

白姐对卡伊娅说,一个病人将住进病区中靠院子那边一间比较安静的病房。这个新来的病人是一位著名的诗人,现在他病了,不愿意见人,他对人生已经厌倦。听到诗人的姓名卡伊娅大吃一惊,这名字对她是多么的熟悉,何等的亲切呀。他创作的诗篇,卡伊娅闭着眼睛都能背出一长串,在她上学的最后几年,她还曾将他的诗作抄录在她的黑封皮笔记本中,因为她有一种习惯,每当读到好诗,她总要将它抄录下来。在卡伊娅脑子里,关于诗人患病的传说与他诗作中对疾病的描绘交织在一起,在痛苦的激情下,她追逐着一首有关疾病的诗篇的图景。为了切

切实实地达到接待这位诗人的水准，卡伊娅对病房做了最后的清理，她甚至给房门的合页和把手上了油，以免让吱吱嘎嘎的响声打扰诗人，影响他创作诗篇，抒发情感。——也许患病的诗篇如同生长在沼泽地边匍匐生根的毛茛属植物，在多雨的夏季，它可能早在开花结果之前就已经闷死在沼泽地里蔓延和腐烂的泥炭藓下了。

患病的诗人终于到了病区。他肩膀歪斜，脸色发灰，两手苍白，但当他向卡伊娅说明要求，提到他希望在医院里会见那些人的姓名时，他的声调并不急躁，也没有丝毫的傲慢。按照诗人的要求，卡伊娅必须让所有无关的人远离他的房门。

就在当天，有一位诗人自己同意要求见面的人前来探视。他手里抱着一大束鲜花，金黄色花冠的四周围着又长又细的紫罗蓝色的叶片。卡伊娅从医院仓库里找了一只最大的花瓶，将那束鲜花插好，把它摆在墙角窗前的圆桌上。诗人用阴沉、令人恐惧的眼神凝视着花朵，好像它们是往年美好夏日的太阳，现在却如一个个鬼怪在他病房的角落里蹦跳。

随着时光的流逝，他的阴沉的眼神在消散，取代它的是低落痛苦的情绪。这种神情有时也可能变化，变成令人发笑的警觉，甚至恶作剧。

卡伊娅每天早晨给诗人洗澡，她帮他清洗，擦干身子，最后按照说明书给他抹上护肤油膏。每当卡伊娅跪在地上帮助诗人涂抹油膏时，他经常会向姑娘提出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他同卡伊娅说话时总称她为蓝姑娘，不知道那是因为姑娘穿的是蓝色工作服，还是因为她有一对灰蓝色的眼睛。他甚至会问，蓝姑

娘是否还记得五年前的夏天飘游在拉多加湖上空的朵朵白云。卡伊娅对诗人所讲的朵朵白云确实没有任何印象，但承认经常会躺在草坪或海滩上仰望天空，观赏天上的白云。卡伊娅还坦率地承认，她乐于背对蓝天，划着小船，前去泥泞的海湾采摘水仙花。

姑娘喜欢与患病的诗人进行多少有些可笑的交谈，不过她从来不会先说话。诗人可能累了，每当他需要休息的时候，他的脸上总会表现出不想冒犯人的神情，这种神情比话语更能清楚地告诉卡伊娅，在他的心灵中诗不会患病，甚至不会累垮。

诗人出院的日子到了。在他的铃声呼唤下，卡伊娅进入她的病区中最为安静的病房。她看到诗人已经换好服装，做好了出院的准备。他站在镜子前用一种警觉和挑剔的眼神打量着自己。他转身面对卡伊娅，问道："蓝姑娘，你是否相信我曾是一个潇洒的帅哥？"姑娘看了一下诗人警觉的眼神，说她不敢怀疑他的话语。诗人微笑着与卡伊娅告别，向她伸出一只温暖的手，姑娘以信任的神情回报了诗人亲切的握手。

卡伊娅确实没有怀疑诗人话语的胆量，她觉得怀疑会伤害一个诚实的人，就会羞辱诗人身上那种诚实的美。卡伊娅看着他走下楼梯，步出走廊的大门，回味着当听说那位伟大的诗人即将来病区时她那热切等待的激动心情。正是他的诗篇使她无数次感受到洪亮伟大的字句所赋予的惊天动地的魅力，就像是站在村头秋千的脚蹬板上，在年轻有劲的伙伴们的猛烈推动下，在空中前后荡动，荡动的幅度越来越大，她尽情体验着甜蜜和刺激。现在，卡伊娅从大诗人身上看到了一个人会经历一种从秋

千上跌下来,而后又带着累累伤痕挣扎着从地上站立起来的遭遇。

年轻的卡伊娅无法让自己完全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诗人身患疾病、意志消沉并且惧怕他人,然而这并不能阻碍她对好人产生爱慕之情。诗人挺着身子离去了,医院的大门在他的身后随即关上。卡伊娅确实在为分别而惋惜。

十七

一位身体强壮的中年妇女在走廊里哭泣,她紧握拳头在病房的门柱上敲击着,挂在她脖子上的硬边草帽随着她的敲击在不停地晃动。她的孙子早上死在了手术台,祖母是来医院领尸的。小男孩像是一个蜡制的玩具娃娃躺在医院的大床上,如同摆在那儿的一只枕头。小男孩就躺在祖母用拳头敲击门柱的那个门里边。祖母猛敲门柱,为的是要让所有经过走廊的人都知道,孩子的死完全是他父母亲的玩忽造成的。头天晚上医生早就告诉她孩子已经没有挽救的希望了,因为送医院送得太晚了。可恶的玩忽!玩忽职守就是犯罪!祖母大声呼叫,诅咒将两人的肉体结合在一起但却不管自己孩子死活的那种爱情。在那股指责、责备和咒骂的激流中,潜藏在女性本性中的一切女性本能的东西通过那双被痛苦洗刷的眼睛统统迸发出来了。

祖母突然平静了,她朝病房走去。当她重新出来时,她的头发已经梳理好了,草帽紧紧地戴在她的头顶上。她怀里抱着一个毫无血色、身体已经发凉的婴儿,就像紧搂着一个易碎的玩具

娃娃。丽莎和卡伊娅在走廊里碰上了,她们紧贴在走廊的墙边,给那个抱着死孩子的妇女让路。对悲痛情景任何不得体的表现,都会严重伤害人们习惯于尊重美德的感情。

从那一天起,走廊似乎变得更加狭窄,那儿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在那个祖母刚刚领走死在手术台上的孙子的病房里,住进了第一个严重流行性感冒——西班牙病的患者。

十八

在白天,走廊像是医院王国中的安全大通道,但到了夜晚,它经常会让人觉得失去安全感,在夜晚经常发生的不可预测之事经常多于白天。

卡伊娅一直怕值夜班,现在她又不得不疲惫不堪地守着夜。前一天夜里,她和她的老同学,新来的实习生图拉一起在屋外坐了很久。夜很静,她想借着在走廊上来回走动和回忆前一夜晚的情景来驱散沉闷和昏昏欲睡的感觉。

前一天夜里,老同学图拉同她一起在月光下散步,然后坐在门窗高大、天花板别致的餐厅中享用美味的海鲜,长时间品尝着香甜的葡萄酒。餐厅内声音嘈杂,烟雾弥漫,坐着许多轻骑兵。其中一个轻骑兵是卡伊娅的老同学,读书时他曾逃过学。现在那个轻骑兵不停地喝着酒,两眼时不时地瞧一下卡伊娅,尽管他常常面对着卡伊娅,很想引起这位老同学的注意,但他没有同她说太多话,实际上卡伊娅并不注意听他说话,因为他说的无非是些战争中的事情或者德国女人什么的。这家伙离开学校以后似

乎没有很大变化,他还是那么夸夸其谈,自我吹嘘。图拉很容易对英雄产生敬佩之情,她心里显然已被这位轻骑兵弄得热乎乎的。

卡伊娅带着强烈的好奇心环顾这一新奇的环境,她看到一只只或粗壮或干瘪的手都抓着一根雪茄烟。男人们几乎都在抽雪茄。额头上挂着一缕卷发,嘴里喷着烟雾的女人们指甲修得尖尖的,手里拿着骨制的、金制的或者镀金的长把子烟嘴。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抽烟,有的只是坐在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前面,快速地喝干杯中酒,接着又添上一杯,继续盯着前面看。头发乌黑、胸脯丰满的漂亮歌女登场了,即使这也没有改变她们的神态。歌女穿的是黑色服装,上边没多少纽扣,十分随意,别在她衣领上的几朵丝织红玫瑰随着挺拔的胸脯在上下跳动。她唱的都是外国歌曲,激动得轻骑兵们起劲地拍着他们那经过战争洗礼的手掌,将他们的靴刺踢得丁当响。图拉由衷发出的欢笑声成了靴刺丁当声的伴奏,她也用足力气拍着那双红润细柔的双手。难道那欢笑、歌唱、雪茄和香烟一缕缕青烟所形成的烟圈,以至把它们统统加在一起,就比安妮为了保持地面的清洁和光亮而默默无闻地擦洗走廊更富有生命的意义?对于这一点,卡伊娅压根儿说不清。至少她觉得太怪异,因为她无法像图拉那样适应香水和香烟味弥漫的空气。——也许那喷香的葡萄酒气要在她回到家后才会发生作用。只要一坐到自己的床沿上,她立刻会感到轻松,就会变成一片随着海浪飘荡的轻柔的海藻。她不会忘记将闹钟的发条上得紧紧的,不然的话早晨上班肯定会迟到。

卡伊娅感到很疲劳，便躺在洗澡间的长凳上，不过她让朝着走廊方向的门敞开着，以便能听到铃声，看见出现在走廊指示牌上的房号。但是好梦捉弄了她，要不是四匹马驾着的救火车从医院门前飞驰而过，救火车的喇叭响个不停，她还会沉睡不醒。

指示牌上出现了两个数字，说明病人已经等了一些时间。他们没有发火是老天帮了她大忙。如果他们发了脾气，救火车在深更半夜发出的喇叭声肯定会使他们更加怒气冲冲。卡伊娅后半夜一直醒着，几乎可以说是醒过了头。她面颊发烫，从洗澡间的镜子里可以看出她的脖子上又起了红斑。

虽然没出什么大事，但她仍为睡梦不醒而苦恼着。说什么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这种想法更让她气恼。丽莎的病区里住着一位重病的女病人，即使没有铃声，夜间也必须观察她的病情。她会睡得很平静，现在非常清醒的卡伊娅常常这样认为。外面开始刮风，乌云遮住了月光。风在呼啸，从洗澡间那没有拉上窗帘的窗口，可以看见桦树枝在不停地摇动，从那儿也能看到着火的那个地方的火光。不久，火光消失了，听到的是四匹马奔跑的马蹄声。卡伊娅头脑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难道救火车总要用四匹马拉着，或许现在它们已经离开火场，没有再按喇叭。当然夜间也可能有四匹马拉着的其他车辆，甚至有长着血鬃毛、发出铁蹄声的神怪马拉着的。卡伊娅感到浑身发麻，她想起《圣经·新约》启示录中讲的也是四匹马。救火车也是四匹马拉的，只是卡伊娅没有看见马的毛色，因而不知道它们是不是启示录中说的那种马，不过这已令卡伊娅毛骨悚然，上下牙齿乱磕，因为她见过启示录中马的图片，那是一幅木刻画，虽然已经记得不

太清楚,但对其中一匹马的样子仍有印象。后来她再也不在乎能记得什么了,因为周围的一切忧伤好像都写在走廊的墙上,战争死伤、国内饥荒、集中营中死于饥饿的现实和西班牙病这种瘟疫就在两步之遥的门背后。

卡伊娅试图挺直身子,加快在走廊里走动的步伐。她期待晨曦降临。要是劲风从大海方向吹来,她在走廊里也能聆听到海鸥的尖叫声。

第一个走进走廊的通常总是安妮,她说卡伊娅发烧了。卡伊娅的确发烧了,白姐用几种药物给她配制了一种口服药,要姑娘喝下后赶紧去睡觉。

十九

当晚,白姐派图拉去卡伊娅的卧室。图拉带去了更多药品,她告诉卡伊娅第二天再休息一天。图拉对卡伊娅生病打心底里表示同情,还安慰卡伊娅说,她得的不可能是西班牙病。她说她相信有人确实染上了那种严重的瘟疫,就像前一天卡伊娅见过的那样,当时那个中年妇女就曾在病区里大骂她的儿子和儿媳犯了玩忽罪。卡伊娅认为自己生的不是西班牙病,更谈不上得了什么瘟疫。她没有呼吸困难,哪儿都不痛,只是感到疲劳——所以睡了一整天。

说完生病的事后,图拉的双眼开始发光。她问卡伊娅,那天夜晚在那个有许多英俊轻骑兵在场的、门窗高大的餐厅里过得是否快活。卡伊娅并不否认她确实过得很快活。图拉说,她感

到幸福极了,以至于回到家里都睡不着。图拉还打听卡伊娅那晚回家后有什么感觉。卡伊娅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她感到自己像是一片轻柔的海藻随着海浪起伏飘荡。听罢此话,图拉就像一个生气的孩子,撅起了她那草莓般鲜红的厚厚的下嘴唇。她沉默了一小会儿,随后又紧逼着追问卡伊娅,问她是不是从来没爱过什么人。卡伊娅回答说,她曾经爱过人,大概有过两三次,至少她是这样认为的。但她接着又做了简短的补充,说任何一次相爱都没有留下值得记忆的红玫瑰。说完这些话后,卡伊娅感到特别疲劳,尽管她很年轻,可她觉得自己老了。她比图拉大两岁,这倒是事实。

现在,在卡伊娅的记忆中强行闯入了一个瘦高个儿年轻人的形象。他骑着马,在茫茫大雪中长途跋涉,为的是要与她会面,在上学路上的某个拐弯处见见这个背着书包的姑娘。卡伊娅为每次与那位年轻人会面而兴奋不已,就像得到了一份厚礼。后来战争爆发了,那位瘦高个儿年轻人的姓名出现战争阵亡者的名单上,由他家登在报上的讣告中专门提到怀念他的还有一个已经与他订婚的姑娘。读到这条讣告后卡伊娅像是被人猛击了一掌,报纸掉到了地上。卡伊娅知道,去后勤部核查需要填表,还得等那儿的工作人员是否有空,一点儿办法都没有。卡伊娅从椅子上站起身,从地上拾起报纸,叠好后将它放回到桌上。已是白班开始的时候了。悲痛的事情层出不穷,没完没了。她的一位好同学的哥哥躯体残缺不全,昨天刚刚入殓,可就在不到三个月之前他们三人还曾一起参加了学校里的庆祝会。那是春季学期结束后姑娘们与那位阵亡者一起参加的最后一次庆祝

会。她的同学在部队医院工作，卡伊娅一直非常钦佩她的冷静的态度和甜蜜的微笑。或许正由于对那位同学的钦佩，才导致卡伊娅也参加了医院的工作。战争期间卡伊娅一直在部队的后勤部门，在一位温文尔雅、头发抹得油光锃亮的上级领导之下工作。卡伊娅的主要任务是确切掌握小分队增设和撤消的情况，以便统计准确无误。因此她没有精力，或者说也没有意愿去关心春天的到来，而在过去，这正是她最最期盼的。似乎只有到了这儿，到了这座医院城市的岩石背后，大海才将她唤醒，让她看到了也听到了空中、地上和水下究竟发生了什么，此一时在蓝天下，彼一时又在多云的天空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正当卡伊娅陷入沉思之际，图拉去厨房做山莓茶了，那是姑娘们最爱喝的饮料。除了药品外，图拉还从医院给卡伊娅带了一份黄油和纸浆面包以及女厨师长为她的命名日专门制作的胡萝卜浆蛋糕。图拉嘴里轻快地哼着《轻骑兵进行曲》，将卡伊娅从沮丧的沉思中唤醒，使她也高兴地顺着图拉的调门唱了起来，重温同一代姑娘那天性中令人陶醉的气氛，而热乎乎的山莓茶更加增添了她们共同营造的欢乐气氛。图拉起身告别，淘气地撅着嘴唇，妩媚的蓝眼睛在浅黄色的眉毛下闪闪发光。卡伊娅微笑着，叹了一口气。图拉显然已经爱上了那位炫耀自己战场上的英雄行为和善于征服女人的轻骑兵军官，对他所讲的话至少有图拉相信。

卡伊娅回想着她从图拉那儿听来的事情。——图拉对轻骑兵的爱慕之情已有好几年了，她大哥曾经骑着没有马鞍的马儿深更半夜将一些打算前往德国的人送出国境。战争期间，图拉

还帮助她哥哥将武器弹药运送给那些准备从赤色分子方面偷运到白色分子控制区的人。图拉把那种由蓝粗呢制成,配了一条家织的灰粗布大衣领的外套叫做武器大衣,因为大衣成了非常严实的斗篷。哥哥有时将枪支藏在她的大衣里,叫小姑娘提着牛奶桶大摇大摆地走过当时被赤色分子当作司令部的消防大楼。而守卫在楼前的那些戴着红袖标的卫兵从来没有怀疑她身上会带着武器。有一次赤色分子逮住了她哥哥,将他带到司令部进行审问,但他趁着朦胧的夜色从消防大楼的过厅中逃了出来,卫兵从后面向他放了一枪,子弹擦伤了他的左肩。他的伤势虽然不重,但使他非常气愤,一气之下他直接投奔到白色分子的一边,再也没有回家。伤口恶化了,肌体的大块组织坏死,部队医院的医生不得不锯掉他的左臂,从此以后,那个头发浅黄、高大强壮的小伙子左臂上只挂着一只空荡荡的袖子。

那天晚上卡伊娅用不着开闹钟,为此她感到高兴。她躺在高楼上自己的卧室里聆听着大海的怒吼,她也知道那棵高大的枫树在月光的映照下将它巨大的身影投向了高楼那雪白的墙壁上。海的呼啸又一次让她觉得自己是一片海藻,使她深深地潜进宽大的床铺,沉入亮晶晶的蓝色床单下。宽大的床铺总能为炙热的肢体找到媚人的地方。

二十

卡伊娅醒来时已到晌午时分,海鸥的尖叫声今晨没有将她吵醒。她在床上懒洋洋地呆了一会儿,让年轻的肢体得到更多

的休息。她很快起了床,用熏甜菜头和一大块菊苣根为自己煮了咖啡。她一个人单住一套公寓,实际上她是在为一个出国的人代管他的房子。在卡伊娅睡梦未醒之时,清洁工已到房里搞过卫生,并像往常多次做过的那样给她送来了自己烤制的燕麦饼。卡伊娅一边喝甜菜头咖啡一边品尝燕麦饼,真是美得无法形容。不过,卡伊娅感到惋惜的是,老卡特丽已经离去,要是能够和她一起品尝咖啡,肯定会有更大的享受。

卡伊娅觉得舒服了,她想她所以想睡觉大概是因为病了。她用鞋刷和肥皂洗净医院里穿的绳底鞋,将它搁在窗台上让风吹干。那种制作粗糙的绳底鞋一般不会沾上白垩粉,它是安妮出于友情专门为她做的,事先安妮还照着她的脚在纸上画了样。安妮确实忙,从早到晚都在替别人办事,医院、救世军以及即将饿死的罪犯的事情她都管,不过她能帮上忙的也只是为他们弄一些残羹剩饭,当然这毕竟是她的一份心意。卡特丽也在为刑事犯四处搜罗残羹剩饭。

卡伊娅身上穿的是她在学生时穿过的那条蓝道道的毛料旧连衣裙,脚上穿着一双真皮皮鞋,实际上那是一双危机时代的黑皮鞋,灰不溜秋的,根本擦不亮。恐怕卡伊娅从来没有穿过真正能够擦得锃亮的黑皮鞋。

白姐每次离开医院去与她的爱人会面时,总是穿一双擦得闪亮的黑皮鞋,着一身熨得笔挺的黑色套装。打扮让她变了模样,就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她的脸蛋更娇艳,嘴唇更鲜红,牙齿在弯边的黑色小帽的映衬下也更加白净。或许这正在于白姐那种爱的技巧,即使她乌黑的头发上戴的仍是一顶雪白的护

士帽,脸上仍泛着苦行主义者的苍白,她的眼睛却始终放射出炯炯光芒。卡伊娅对白姐总是五体投地,仰慕她那炙热的心和冷静的苍白,仰慕她那透亮而充满期待的眼神和妩媚的笑容。那种无穷无尽地仰慕别人的天赋大概是青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犹如芬兰的春天不能没有银莲花和款冬一样。

二十一

爱娃的大姐在手术大厅中举行婚礼,她将此事通知了参加实习的同伴们。医院里的实习生组成了自己的群体,她们的长相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是同一等级的人。对爱娃来说,姐姐结婚是件大事,因为那是家里的事情,而她又特别依赖于家庭,她生活在家里,与家庭有着深厚的感情。爱娃家里人多,父亲又是社会上的名人,这让她感到特别幸福。她经常邀请同学去她家,她对她们一视同仁,将她们照顾得无微不至。夜班护士有时开玩笑似的对姑娘们说,不用算命就能肯定爱娃前程似锦。“不用喝咖啡末子”,爱娃大笑着补充说。爱娃立志要当一名好护士,她那有力的双膀和洁白健康的牙齿也能说明这决心。爱娃微笑时总会露出她洁白的牙齿,而且她经常微笑。——别的姑娘对自己的前途却没什么信心,没什么把握,她们说只能听天由命。

二十二

一位老妇人住到了卡伊娅所在病区一间很大的单人病房

中。她白发苍苍,满脸皱纹。她的手骨瘦如柴,几乎难以相信那是一双活人的手。但是她的病并不仅仅因为她老了。谁都画不出她体温变化的曲线图,也记不下她脉搏跳动的次数。老人要求安静,所以只有白姐才去看她,或者有时候在白姐派遣下由清洁工安妮进入她的病房。走廊里的人都知道那位老太太为什么进医院,她是想离开那个因儿子和儿媳离婚而破碎的家庭。

一天,一个女人来看望她,怀里抱着一大束五颜六色的秋天的鲜花,中间还夹有几朵很大的纯白色的百合花。那女人头上戴着帽檐很宽的黑帽子,脚上穿的是精致的法国制的高跟灰皮鞋。她就是那个将要离开的儿媳,现在来向她的婆婆辞别。她所乘坐的轮船即将起航,将她和她分得的一份财产带向大海的彼岸。在她离开之后,白姐仍在老人身边待了很长时间,也许老人是希望白姐也能听到轮船离岸时呜呜的汽笛声。轮船起航后老人给儿子们捎去了口信,说她希望死在自己家里的床上。儿子们身穿黑色的长大衣,脖子上围着白色的丝围巾来到医院。他们是一对长相酷似的兄弟,连那已经变成的灰白头发都一模一样。两个儿子用担架将身体已经缩得很小,但两眼依旧放射着炯炯光芒的母亲抬到楼下。一辆由两匹马拉的马车停在门外,赶车人很像锡制的士兵直挺挺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老人出院后第三天,走廊里传说,那位老太太已经躺在自己的床上,永远地离开了这个夫妻离婚、争吵不休和家庭破碎的世界。

老人去世后,实习生们仍在继续谈论她,谈论了很久很久。那种不同寻常的庄严离别以及与她儿子离婚有关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勾起了姑娘们极大的好奇心,就像童话故事里讲的一个

陷入魔宫的姑娘对一扇上了锁的大门产生强烈的好奇心一样。可惜没有什么魔术师给走廊里工作的姑娘们留下能够打开神秘房间之门的钥匙，来消除她们那难以抑制的好奇心。

二十三

医院院长下到病区进行每周一次的例行巡视，他的尖头的硬底白皮鞋在走廊里发出格格响声。他四处检查，开启柜门，查看洗澡间和厕所，最后走到走廊尽头的窗子边，摆弄了一下笔直地挂在那儿的空气调节器。药瓶和药罐必须排列成行，床单必须熨得平平整整，毛巾必须叠得有棱有角。在医院黑色的房顶下，院长肯定是最有保皇主义思想的人。他研究过各种模式的皇家体制，他甚至能够确切地说出芬兰国王在他京都的街道上应该乘坐什么样的车子。给人的印象是，当他探头查看药柜时，他看到排成一行一列的药瓶就像立正致敬的皇家卫队，白色的床单则像行着庄严的屈膝礼的宫女。在院长办公室中，写字台后边摆着一把硬靠背的高大座椅，在皇家高贵的紫红颜色衬托下，院长的座椅犹如国王的宝座。

人们喜欢他，敬重他，也许还有些惧怕他。每当听到尖头木跟鞋发出的节拍清晰的格格声，实习生都会本能地扎紧散落在额头上的每一缕头发，清洁工莱姆比更会逃之夭夭。院长说过，不准莱姆比额角上挂着头发进入单人病房，总而言之，额头上不允许披着散发，可是莱姆比对自己额头上长的一缕长发无能为力，因为那是火烫发钳造成的。在她黄色的前额正中，一双黑纽

扣似的小眼睛上方,火钳给她留下了一小束干草般的深褐色头发。莱姆比在一家卷烟厂几乎干了一辈子,她骨瘦如柴,现在仍同干工厂活一样在医院的走廊中忙碌。因为前额长了这么一缕怪发,那是她的不幸,不管她有多高的热情,她也没有为病人服务的资格。医院里最脏最粗的活儿都归她,她有做不完的脏活粗活,就像在头发这个问题上她有听不完的善意的建议。

二十四

楼前的枫树在不停地摇动,那是因为大风在猛烈地刮着。好像是出于自卫,从树上落下的一片片黄色和红色的叶子紧紧地粘附在腐烂的湿草皮和从楼门通向大门的沙石小路上。卡伊娅顺着沙石小路向大门走去,尽量避开落在地上的枫叶。从大门去医院的马路可以说什么时候都是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然而即使你再勤快也无法完全控制秋天的落叶,就像人们再努力也难以阻止西班牙病的蔓延一样。

越来越多的西班牙病患者被送进医院,其中有许多体格强壮的年轻人。疾病向他们袭来,张牙舞爪地显示着它的威力。染上这种疾病的人都躺倒了,挣扎在病魔的魔爪中。由黑色马匹牵引,顶棚上装饰着十字架的柩车比以往更加频繁地走出医院的后门。

医院里的工作人员也接连被感染,病倒了。健康的人员为了预防感染天天吞服奎宁丸,极像旅居热带地区的白人恐惧痢疾。由于服用奎宁,年轻姑娘的面色变得苍白,她们的手白得透

明,手指头上的血色消失了。

人们仍在走廊里不停地走动,与往常没有什么区别。服用奎宁的病人耳朵里响起沙沙或隆隆的耳鸣,虽然风向标只在轻轻转动,姑娘们听到的却是风刮船帆的劈啪声,风向标虽然只是慢慢地转了一圈,她们听到的却是狂风暴雨、雷电交作的轰鸣声。人们都知道那是血液中溶解的奎宁在耳朵里引发的怪声,但是他们依然像害怕鬼怪一样地害怕它。

越来越多的实习生参加值夜班。这段时间里卡伊娅好像长大了,她比过去更加精力充沛,走起路来更挺直。她主动要求值夜班,说她值夜班一样能睡好觉。丽莎和图拉则不同,如果轮到夜班的那个夜晚不合她们意,她们就会不高兴,觉得不走运。要是得知她们的男朋友那个晚上正好在医院的附近或在医院的大门外,她们当然更生气。图拉常与她的轻骑兵朋友做伴,丽莎则同她哥哥及他们的伙伴在一起。

卡伊娅越来越怕在走廊里度过不能合眼的夜晚,怕她的脑子在黑夜的走廊里胡思乱想。这种胡思乱想会将她带向黑色的大灾难时期,带进古老编年史所描绘的恐怖世界。洗澡间窗外那棵白桦树下垂的枝叶发着瑟瑟声,顷刻间又变成了一群肮脏的耗子嘈杂的吱吱叫声。耗子长着蜡黄的锋利尖齿和绿色眼睛,后面还拖着一条光秃秃的红尾巴。卡伊娅擦着脸上、手背上和脖子里的汗水,那种服用奎宁让人惊恐失色的假想和在走廊里的紧张奔走早就使她汗流浃背。走廊墙上的铃声让她摆脱了恐怖世界。那铃声是一位西班牙病患者按响的,他还是个大活人,身体仍然很温热。

夜班之后卡伊娅在白天总难以入睡，即使到了夜晚，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在浅蓝色的被子里，她也没有睡意。令人发笑的恐惧使姑娘不愿向任何人谈起她在夜间不能入睡的痛苦，她甚至不想为解决失眠问题去寻求他人的帮助。卡伊娅终于想到了白姐，白姐完全可以免去她值夜班的任务，可是卡伊娅不能那样做，因为别人值夜班同样不能睡觉，何况丽莎和图拉夜里同样会害怕，即便她们不害怕，不给她们安排值夜班也会增加她们值夜班的次数，减少她们度过欢乐之夜的机会。卡伊娅的实习期将在西尔维斯特日[①] 结束，丽莎和爱娃的实习期也与她一样。她一定得坚持到那一天，卡伊娅不想让伙伴们认为自己是胆小鬼，她自己也不乐意。

寒冬将至，西班牙瘟疫缓和了，医院里已经没有几个喉咙里发着罗音的病人了，他们体温的变化也不再那么严重了。安妮更加热心于收集残羹剩饭，募集冬衣，以便帮助那些即将出狱，身体衰弱的男女犯人。对他们来说，找到一份工作绝非易事。

没有必要继续服用奎宁了，姑娘们的脸色恢复了正常。丽莎和图拉的生活热情很高，憧憬着美好的前景。卡伊娅却比读书时更有无家可归的感觉。上学时她因父母去世把大姐家当作自己的家，这的确天经地义，但现在可不能这样下去了，她必须开始自己的生活。卡伊娅很清楚，大姐希望她在现已开创的事业中继续下去，沿着这条道路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卡伊

① 西尔维斯特日，是意大利籍教皇西尔维斯特(314－335)去世日，时为十二月三十一日。

娅要么接受大姐的想法,要么为自己的生活另找出路。爱娃对卡伊娅没有生活抱负很不理解,让她得出的结论是,从根本来说,卡伊娅大概相信宿命论。卡伊娅意志消沉,她不知道应该如何是好。

卡伊娅倾听着同伴们大谈各自的未来计划,但觉得她们的议论于己无关,就像大冬天借他人之火为自己取暖。她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把现状坚持到西尔维斯特日。

二十五

医院里庆祝圣诞节的筹备工作开始得很早,这幢本就经常打扫卫生的大楼节前又增加了必须进一步擦洗和粉刷的地方。大楼焕然一新。为了欢迎圣诞节,楼里的门户全都敞开。莱姆比背着身子用她那双干瘪的手将一棵高大的圣诞树从大门口一直拖进走廊。她将圣诞树插到早在地下室已经做好的十字形座架上,然后摆在走廊尽头的窗子前。对在圣诞节前能够得到这么重要的任务,莱姆比瘦削的脸孔和一对形同黑色纽扣的小眼睛放射出幸福的光芒。她用白头巾遮盖着前额上那缕天天让她苦恼的头发,白头巾在脖子上打了一个结,一个非常结实的结,即使她干再重的活儿,那缕头发也不会露到外面。

护士和实习生从大楼仓库里找来了金银纸和蜡烛等饰物,同心协力装点圣诞树。尽管当时仍旧处在危机时期,女厨师长还是想方设法给大家熬了圣诞粥,准备了鳕鱼干和果酱饼。医务人员面前的餐盘里盛着从熏烤的圣诞火腿上片下来的火腿片

和芜菁合子[1] ——医院也给病人供应了肉食和大米，不过这不单是因为现在过圣诞，就在平时他们有时也是能够吃上大米的。为使圣诞节更有节日的气氛，女厨师长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合唱队也干得很出色，他们站在连结各条走廊的过厅里为大家演唱传统的圣诞歌曲。早在合唱队演出前，走廊两边的房门都已打开，演唱结束后，医生和护士长去各个病房向病人祝贺圣诞节快乐。

医院里的圣诞节晚餐举行得比较早，为的是让一些医务人员回家与家人一起过节。因为医院里有圣诞节晚餐，爱娃家在圣诞节前夕就提前过节了，这样她的弟妹们可以不会因为推迟过节而着急。也许爱娃还会把医院里庆祝圣诞节的热闹劲儿带回家里，也会把自家欢庆圣诞的气氛带到医院，同时会向大家描述她小弟弟对圣诞老人产生的害怕神情，以及小妹妹之间关于小天使的争论。

关于小天使，大家众说纷纭。那神奇的小天使，不知道究竟是守护小天使更优秀呢还是圣诞小天使更出色。不分胜负并不能够完全作为解决孩子之间争论的模式。——小弟弟害怕圣诞老人，表现在他闹着要求对下面的疑问做出解释：圣诞老人是公羊[2]，公羊头上长着角，那么圣诞老人的头上肯定也长角，难道他有一对隐藏起来的角？是藏在他的袖子里呢？还是卷曲在耳朵后面用帽子遮盖着？小弟弟要求回答得直截了当，他不要躲

---

① 芜菁合子，是芬兰一种菜肴的名称，主要原料是芜菁。芜菁是二年生草本植物，块根可作蔬菜。

② 芬兰语中“圣诞老人”是复合词，由“圣诞”和“公羊”两字组成。

躲闪闪的答复。难道圣诞老人不能有一对秘密的角？父亲大衣里子里的右面口袋下不是也有一只秘密口袋吗？

热情洋溢的家庭气氛使爱娃异常激动，她也相信事实，因此圣诞前夕小弟弟的表现简直让她欣喜若狂。

二十六

在各条走廊会合的过厅里举行合唱会，也给卡伊娅沮丧的心境带来了圣诞节的宁静。

圣诞节的早晨，卡伊娅不是被闹钟惊醒的，她在睡梦中做了一次长途旅行，她梦见自己乘着一叶无桨的轻舟顺着小河快速地穿越在鸟语花香的地区中。那小河水流湍急，犹如春天的激流，冲走了散落在岸边的树枝、树皮和碎木块。卡伊娅试图抓住河边的大石头或者挂在水面上的树枝，但都没有成功，大石头在她的手下滑了过去，树枝一根根断裂。从白色的楼房传出乐曲声，主干高大的玫瑰沿着楼房的外墙一直爬到屋顶的边沿。卡伊娅伸出手臂，想采摘长在岸边的黄色蝴蝶花，但她不仅没有采到，反而差点儿翻了船。小船一个劲儿地向前冲去，河岸上的蝴蝶花远远落到了后面，就像跳动着的蜡烛的火焰。白色楼房里传出的乐曲声变成了波涛的呼啸，河道成了悬崖绝壁中间的关隘。她想抓住悬崖绝壁，不过那是枉费心机。卡伊娅双手伸进怀里，从里面掏出一只画有花朵和写着花体字的小木匣，那是卡伊娅小时候奶奶从宽大皱褶裙的口袋里拿出来送给她的。卡伊娅爱那个小木匣，就像喜欢奶奶用手抚摸她一样。奶奶的手虽

然因为阳光的照晒变成了黄褐色，干瘦得如同一片薄纸，但她的抚摸总是那么亲切，那么温暖。奶奶送给卡伊娅的那个小匣子后来丢失了，她找了很长时间，奶奶去世后她仍在找，但毫无结果。卡伊娅坐在无桨的小舟中，在悬崖绝壁中间随波逐流，冲向波涛滚滚的大海，怀里抱着祖母送给她的失而复得的小木匣。

圣诞节的早晨，当她沿着熟悉的道路从高楼走向医院的时候，稀疏的路灯仍在发光，有些房子的窗台上仍能看到亮着的蜡烛。卡伊娅想念奶奶，同时回忆着那个梦。也许是姐姐进城购物时带给她的蓝色风信子的浓浓香气使她得了这个梦。姐姐想让卡伊娅结束完医院里的工作后像原来上学时那样到她那儿去过圣诞，在乡下安静平和的环境中好好地睡上一觉，把在城里得的黑眼圈消除掉。一点儿不错，等她休整一段时间后，她又可以去另一所医院实习了。姐姐那种监护人的架势太叫人气恼，好像卡伊娅只能躺在她自己不知不觉掉进去的洞穴中。

二十七

写着“轻声走动，请勿喧哗”的搪瓷牌同挂在走廊墙壁上的那个刚刚擦净的住院事项告示牌一样光亮。夜班护士点燃的摆在走廊尽头窗台上的蜡烛在圣诞树的枝杈间闪闪发光，圣诞树上的蜡烛在圣诞前夕已经燃完。

那位年长的夜班护士站在银光闪闪的圣诞树前，她脸上裹着红头巾，活像戴着一副笑眯眯的旧面具。职业性的微笑，一个念头在卡伊娅的脑子里一闪而过，她像是听到了一声震耳欲聋

的声音,让她惊骇无比。烦躁重又使她抬起了头。——与此同时,丽莎也进了走廊。即使最刁钻的眼睛也无法从她圣母般的面孔上所流露出的洋洋得意的喜悦中看出什么虚情假意的成分。她手腕上戴着一只精美的金表,那是她大哥送给这位惟一小妹的圣诞礼物。二哥已经许诺,等来年春天港口解冻后要为她安排一次出国旅行。她欣喜若狂,欢呼雀跃,兴奋地把卡伊娅紧紧搂在她的怀中,这让卡伊娅也真正感受到了圣诞的欢乐。

真真切切的圣诞气氛,平和、真挚的心情最终迫使卡伊娅承认自己做不了护士。春天时她接受使命,在走廊里工作的这段不长的时间已经证明这是个错误的选择,这种选择是对自己和自己能力的美化。她在圣诞日赢得了承认自己失败的平静。

二十八

深夜,卡伊娅站在她病区洗澡间的窗前,看着下垂的白桦树枝在门灯的灯光下摇摆,鹅毛大雪在白桦树的周围纷飞舞动。她很清楚这将是她在走廊里值班的最后一个夜晚了,两天后她不会再穿淡蓝色的实习生工作服了。几个月前,卡伊娅曾从这个窗口观看着火处升起的火舌,从此那令她惊恐和悲痛的时日是接踵而至。各种图景汇集在一起,给她留下的印象足以使她噩梦不醒,即使从空荡荡的走廊里她也能听见鬼鬼祟祟的脚步声。

卡伊娅一直害怕漫长而阴暗的秋天,但过去她从来没有像这个秋天那样与这些漫长的阴暗面对面地打交道。她被迫正视

大门灯光外的黑暗,思考着应该用什么办法来战胜危险的敌人。——但是卡伊娅想不出什么办法,她太累了。思绪犹如无力腾空而起的小鸟在地面上拍翅跳动。从丽莎和图拉那笑容可掬的脸蛋背后可以看到夜班护士那种带着职业性微笑的淡灰色面孔。爱娃露着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向人微笑,她拿着笨重的提壶给小小孩儿倒热饮料。卡伊娅害怕自己突然迸发的思绪,她用冰冷的双手抚摸着泛出红晕的滚烫的脸蛋。窗框同样冰冷,她用前额试了一下。大门灯的灯光外依然是漆黑一片。白色的海鸥也处在漆黑的天地里,它们呆在冰层的边沿,再往前就是没有结冰的海面,到了春天它们将重回岸边。卡伊娅她自己会回来吗?她能抓住机遇吗?她能找到一个洞穴让她感到那是她自己安全的栖身之地吗?

意识到自己功败垂成,她满面通红,一直红到脖子根。年轻人的自我形象破坏了,被糟蹋了。从年轻人的完美主义角度进行观察,一切不完美的事都是可憎的,一切可憎的事都会带给当事人痛苦和悲愤,然而没有痛苦和悲愤就不会有任何新事物。——卡伊娅太年轻,她理解不了这一切,但是正因为年轻,她忍受得了这一切。

爱娃、卡伊娅和丽莎离去后,走廊里又来了新的实习生,一批接着一批,从来没有间断过。身后的大门关上了,她们各奔前程。兴许今后生活中某个意想不到的事会让那些曾在同一时间里在走廊中来回奔忙的实习生相互思念,犹如盛开鲜花的花揪会让人回想起与某个人结伴沿着河岸所做的徒步之旅,尽管那个人已经不复存在。一个实习生对走廊生活所起的作用,与走

廊对一个只是短期内在那儿工作过的实习生所起的作用相对比，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后　记

要把事情办好

那是一个严酷的冬天，天气极冷，暴风雪没有停息的时候，但是长途交通已经停开了两天。每当暴风雪一停，推雪机就会将公路上的积雪推向路的两旁，就像是要加固那儿早已存在的坚实的白墙似的。苏奥村家家户户那被积雪覆盖得平平坦坦的院子里也同时出现了一条条走道，这些走道先从主屋的大门引向牲畜棚，然后逐步地通向别的辅助建筑。人们走出主屋，离开炉台提供的温暖。为了抗击饥饿和寒冷，他们夜以继日，在那些辅助建筑里辛勤地劳动。

苏奥村的住房和棚屋全都埋在雪中，好像是有意躲在雪堆下，让院子里的大树保护自己似的。在国境线的另一边，有个男主人穿着防雪衣正在挖掩体，他挖出来的掩体质量似乎更好些。不过那一缕缕冒起的青烟总会告知飞机上的侦察员，在广阔平整的雪地上，在这儿或者在那儿有一些生命在活动。在人烟如此稀少的地方扔下几颗炸弹，对谁未必都会造成毁灭。然而每当听到飞机飞越上空的轰鸣声，人们都会本能地跑向安全的地方，躲到屋檐下或者窗户后，同时注意观察飞机的行踪和飞机上的标志。

只有灰房子家那条狐棕色的看门狗没有躲藏，它竖着耳朵，抬起向前凸出的黑鼻子和尖嘴，冲着天空上传来的轰鸣声狂吠。被村里人称作夫人的那家女主人对纳莱的表现总是十分满意，她极其得意，更无意阻止它继续狂吠。对狗来说，它当时听到的不过是从空中传来的怪声，并将它认作可恶的盗贼。纳莱的眼睛未必能像人眼那样看清空中的飞机，但它会运用自己的手段勇猛相待。它露出一排杂乱交错的白牙，颈毛高高竖起，当它朝着天空发出最骇人的吠声时唾液向外直流。在纳莱眼里，那个沿着空中通道嗡嗡鸣叫的钢铁怪物也许就是魔鬼，好像一个人在神志不清时出现的幻觉，或者就像看见一个没有脸面的人，他脚踏闪亮的皮鞋，身穿礼服大衣，头戴高高的礼帽，闪过紧闭的房门来到房中，在里面蹲了一小会儿后又飞速地消失在昏暗的角落里或炉眼中。

苏奥村的居民从来不把灰房子家那个男主人的妻子叫做家庭主妇，那的确恰如其分。按照村里的习惯，家庭主妇得挤牛奶，至少应该一起计算奶产量，但是灰房子雇了专门的女佣，一年到头由她管牲畜。至于那位夫人，有时成月都见不到她的影子，更甭说她的丈夫和孩子了。他们到这儿来只是为了逃难，把这儿当作躲避战争的藏身地，这就是村里人对灰房子一家人的看法。不过现在看来，夫人也想力所能及地做些家务事，只是村里的家庭主妇和男主人们并不认为那有多大的意思。

为了能在三月初搬迁到邻近的城市，夫人要做准备，这是她当前正在做着的一件家庭大事。那座城市离苏奥村差不多一百公里，道路刚刚开通。她沿着由她们家自己开掘出的从大门通

向公路的狭窄小路，在晨曦中走向公路，纳莱跟在她后面。同前晚的情况一样，雪地在夫人的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她在听完晚间新闻后总要在这条路上走一走，观察天上的星星。天空中出现了一条光束，它将无数颗星星燃亮，但即刻又熄灭了。是探照灯亮了一下呢，还是因为煤油灯使她眼睛疲劳产生了视觉错误呢，她和那只耳朵高高竖起的狐棕色看门狗一样都没有能力说清楚，她也不曾向谁讲过这些忽明忽暗的星星。谣言四起，议论纷纷，苏奥村的居民人心惶惶。为此夫人听电台新闻时更加认真了，她努力将每句话每个字都记在心头，以便有人问起时能够将她听到的新闻尽可能详细地告诉别人。误解的危险始终存在，无处不有，在这块黑暗笼罩着大地，严寒正用它的拳头敲击大门的地方更会如此。在遥远的西边，天空中有一道微弱的红光，它告诉那些在曙光初显时就已经候车的人们，海岸方向的某个地方起了大火，那儿一定扔下了炸弹。

纳莱警觉地竖着耳朵，它在公路上跑了一小段路后又回到女主人的身边，因为女主人站在原地未动。她慢悠悠地在路口的雪地上来回踱步，好像那儿就是长途汽车惯常停车的地方。远处传来了汽车的呜呜声，纳莱立刻叫了起来，不过在纳莱眼里，汽车还不是空中嗡嗡叫着的飞机那样的恶魔，不值得它声嘶力竭地去驱赶。夫人上了阿隆驾驶的汽车，纳莱坐在小路口，不再叫了。

阿隆应镇上男人们的请求辞去了原先的工作，以便专搞后方的供应。阿隆除了驾驶长途汽车外还做许多别的后勤工作。苏奥村的女人们甚至想，阿隆一定知道苏奥村的布票还能购买

多少米布，哪些人需要什么样的服装尺码。这种说法难免有些言过其实，但至少让听者可以相信，阿隆确在帮助许许多多因为需要照顾孩子和牲畜而无法亲自去商店选购物品的人。

夫人上车时车里仍有不少空座，坐在头排的是一些身穿军服的男子，他们那些满装瓶瓶罐罐的背包已经占据了司机左边存放行李的位置。坐在靠后一点儿的是卡蒂，一位苏奥村出生的女人，夫人就坐在卡蒂的旁边，她正好有些事情要同卡蒂说一说。夫人听到过不少事情，不管那些说法是否全都可靠，但能同当事人说一说总是好的。卡蒂是纺线能手，为了“纺线”她随身带着毛线，其中一部分已经缠成了团。把缠线当作话题开始闲谈是再合适不过了，卡蒂还主动谈了自己的身世。要不是闲谈那些事情，她的口齿哪能这样伶俐和流畅呢。这一切事情几乎已经成为卡蒂的私有财产了，不过夫人没有太大兴趣听。

卡蒂是寡妇，可惜她的丈夫死于痢疾，而不是在战争中阵亡。丈夫在世时身体健壮，完全有资格同别人一样上战场，然而他毕竟不是打仗牺牲的，因此不能安葬到英雄墓。听到有个女人正在大谈战争和死亡，坐在头排的那些男人带着严肃的神情转过头来向后看。卡蒂发觉男人们盯着她看，随即改换了话题。她开始谈论衣料和织布，也谈到她将买些高档的经纱，等到战争生活一结束就织布。卡蒂说假冒伪劣毛线太糟糕，别让那种代用品糟蹋了织布机上的好筘。夫人附和着卡蒂，她早就从村上女人们那儿听说卡蒂织布非常出色。卡蒂越说越来劲，解开大衣让夫人看她用自己亲手织出来的衣料缝制成的漂亮连衣裙。她还非要拉起她的连衣裙向夫人展示里面的衬裙，一条红条子

的衬裙,精美雅致,是用高超的手艺剪裁和缝制出来的。——连衣裙的确标致,就像娇小纤细的卡蒂本人和她那张因为激动而泛起红晕的脸蛋。从这位年近四十的寡妇身上,地道的苏奥村人依然能够发现许多新奇的东西。她没有因为经历接二连三的伤害而闷闷不乐,也没有因为遭到嘲弄和打击而萎靡不振。卡蒂生在苏奥村,长在苏奥村,在苏奥村生活了一辈子。她纺纱织布,梦想未来,但她仍像是一个成长过程中就已开始枯萎的很难管教的孩子。

汽车中途加油,卡蒂有了与之闲谈的新伙伴。她头上裹着一条黑头巾,时而伸向前方,时而转向侧旁或后面。每当有人说到新郎之类的话题,或者提起爱情在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时,她就会打破沙锅问到底,像傻姑娘似的咯咯笑个不停。卡蒂是否知道旅伴们正在嘲弄她,挖苦她呢,这一点也是很难说清楚,不过她的面颊上还是泛起了一些红晕。

去城里要走几个小时,汽车经常为了接上候车的人们在路边临时停车,汽车的发动机难免也会出些小毛病。正午时分汽车进了城,那是一天之中最最明亮的时间,乘客们纷纷下车,忙着去办各自的事情,如果没有警报,三四小时内就能办完事。坐在头排穿军服的男人们下了车,背上背包,一声不吭地朝着火车站走去。他们定将重返前线。

如果想要坐上自己预定的座位,人们必须在发车前及时回到车上,因为每在开车前总有一些士兵背着军需品和为家里人在城里购买的物品匆匆忙忙地挤进车子。长途汽车狭小的走道将堆满背袋和包裹,谁想穿过这条走道,首先必须整理好这些横

七竖八堆放的东西。在这方面,卡蒂雷厉风行的作风和随机应变的能力真是派上了用场。

卡蒂正准备穿越走道,她爬上爬下,一会儿往东,一会儿向西,最后连自己的座位都没了,不过这倒让她蛮有理由地投入一位从前线回来休假的士兵的怀里。卡蒂毫无例外地与前线归来的所有士兵热情握手,同时当他们不计后果轮着将白酒从酒瓶直接灌进他们大嘴的时候,她责骂他们,说酗酒是作孽。那些手拿酒瓶的军人不仅听不进她的半句劝告,反而蛮不讲理地推她,毫无礼貌地搂抱她,这个时候卡蒂仍在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着这句话。混乱中卡蒂的头巾从头上掉了下来,头发夹子滑到颈脖上。因为太热,她脱掉了大衣。在唱唱笑笑,尖声喊叫的士兵群中,卡蒂被推来推去,抛上抛下。她的红棕色头发乱哄哄地散落在厚布料连衣裙上,她那苗条的体态因为连衣裙的线条显得更加美丽动人。《走在埃尔丹卡湖的冰面上》等诸如此类的歌曲此起彼伏,汽车里一片混乱,连空气都已不够用,很多人甚至开始呕吐。天色渐渐变黑,不敢再打开汽车的窗子了,因为这会给可能飞越上空的敌机提供信号。

汽车在妇女辅助部队[①] 的咖啡馆前停了下来,大家顿时宽了心。汽车上的灯熄灭了,但车门敞开着。应阿隆的要求,或者更确切的说是在阿隆的命令下,卡蒂也穿上大衣,裹好头巾,同别人一起去妇女辅助部队整洁的咖啡馆喝了一杯代用品咖啡。

---

① 妇女辅助部队,芬兰语原名称“劳塔”(Lotta)组织,成立于一九一九年,其任务是协助男人开展军事行动。

幸运的是,一路上不断有人下车,车上不再像原先那么拥挤了。

从咖啡馆回到汽车上后,士兵们的脑袋清醒了,他们想在车子里面坐得舒服些,伸展一下胳膊和双腿。卡蒂再也不能因为没有座位而坐在别人的怀里。汽车开动了,男人们重又高唱起来,但是没过多久那歌声变成了一片睡梦中的呼噜声。一个骨骼很大的军人坐在夫人旁边,汽车开动时他凭着酒劲高声歌唱,唱得十分卖劲,但不久也进入了梦乡,不过在此之前他为自己唱了一支摇篮曲。一次临时停车,阿隆帮助乘客下车时看到夫人被那个睡得像一头死猪,不顾别人的大个子军人挤得简直喘不过气来了,于是摇醒了他,还问他睡前所以要唱摇篮曲是不是因为家里有一个出生刚刚几个月的头生子。夫人出其不意地问阿隆,问他是否认为那军人熟睡时正在做噩梦,因而必须唤醒他。阿隆对夫人的提问先是有些惊愕,然而接着改口说,要是他会做什么梦的话,相信他做的至少不会是什么噩梦。他们还友善地商量好,等汽车开到大个子家居住的农舍附近时再唤醒他。就在这间农舍中,石砌的火炉旁至今还吊着一只摇篮,如今人高马大的军人当初就在那个摇篮里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富梦幻的日日夜夜。在摇晃颠簸的长途汽车中,那个军人睡得很死,直到阿隆使劲摇动他的臂膀,他才明白汽车已经到了家门口。

大个子军人下车后,夫人松快了许多,她扭了扭身子,环视一下仍旧坐在车上的同路人。她突然产生了想要呕吐的强烈感觉,这种感觉同在四分之一世纪前当她从弥散着麻醉药和血腥气的手术室抬出病人时一模一样。不知道是因为她的意志还是因为经受过医院里的锻炼,她终于控制住想要呕吐的感觉。长

途汽车发着嗡嗡响声继续向前行进,军人们那种如同吵架的唱歌声仍在她的脑海里回荡。他们高唱苍天将决定他们的命运,经常用词粗俗,间或还用力跺脚,翻上两个筋斗。那些歌曲可能起了麻醉品的作用,使得由持续已久的战争带给他们头脑上的伤痛得到了某种缓解。他们唱的歌词既没有一九一八年《轻骑兵进行曲》那种庄严的热忱,也没有《芬兰神枪手之歌》中那种孩子气洋洋得意的自负。但在这场战争中,它同样风靡一时,流行了很久很久。还曾要求每个人站队表态,哪个歌曲唱得多,哪个故事更普及,说明哪个歌曲或哪个故事所表达的观点更受欢迎和支持。

卡蒂坐在汽车边排的凳子上睡着了,她的脑袋搭在一个双眼紧闭的年轻军人的肩膀上。黑头巾又从卡蒂蓬乱的头发上落了下来,她的一只小手因为风吹日晒变得黑红,正紧紧抓着军人粗呢军服的衣袖。——苏奥村睡梦中的小玛格德琳[1],她的面颊所散发的热力已将浑浊空气中的怪味和尘垢融化得无影无踪。

汽车停了下来,夫人从沉思中惊醒。阿隆热情地帮助夫人从汽车行李架上取下她的全部物品。阿隆回到汽车后又将手放到帽檐边向夫人敬礼,祝愿她做一个甜美的梦。

出门归来的夫人闭上眼睛在严寒的夜空下站了一会儿,深吸了几口清新的空气。当她重新张开眼睛时,她已能借着天上的星星和地上的积雪所发出的青灰色的亮光从雪堆中分清她家

---

① 意即改邪归正的女人。

的灰色房子。她唤了几声看门狗，纳莱向着路中央猛地冲了过来，就像来了一个陌生人，但即刻再也听不到它的任何响声。现在它正以家犬固有的热情欢迎着自己的女主人，低着脑袋在她的身边蹭来蹭去，摆动它狐棕色的尾巴。前面角落里一幢灰色的房子掩埋在厚厚的雪堆中，好似一条孤弱的昆虫为了活命而装死。除了拉上密不透光的黑窗帘，假装已经死去，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途中归来的夫人仰望星空，她请求上苍告诉她何时能够重见光明的时日，让室内的亮光透过门窗自由自在地为过往行人照亮道路。这一提问式的虔诚的祈祷使得她那双面对星空的双眼热泪盈眶。

酗酒



潘蒂·韩培

P177



普克苏军士正迈着沉重的步伐登上通往司令部的台阶，一个恼人的想法一直在他的脑子里盘旋：那些魔鬼是否已经来到，他是否又将因为迟到而受责骂，因为小小的迟到对他来说是经常的事情。他说的“魔鬼”是指他的上司，就是营长和营长副官。

他们还没有上班，普克苏军士进到过厅时似乎已有这样的感觉，他带着略感宽慰和轻松的心情推开办公室的大门。凡利军士已经坐在办公桌前开始工作，他转过头，向他打了一下招呼。凡利长了一副滑稽可笑的面孔，这让普克苏军士非常反感，他还以为自己是一个快活得成天笑呵呵的人呢！可是那种快活难道不是做作？他毫无本事，只会跟着用皮革制作的球在球场上奔来跑去，当他踢到一个球时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似乎成了英雄。他简直像是一头发了疯的小牛……普克苏咆哮着说了一句粗鲁话，但吐字含糊不清。

司令部里两位现役的书记员从打字机旁猛然站了起来，向他立正敬礼。普克苏不耐烦地向他们摆了摆手说：稍息，稍息！然后他脱去大衣，摘下帽子，将它们挂在衣帽钩上，一声不吭地

坐到了桌子边。

他的块头粗大笨重,犹如一座大山。他的面部鼓胀,铁灰色,很像有点儿冻坏了的蘑菇,他下巴那稀疏的浅黑色胡须则像一条吸血的水蛭,颜色多变的大眼睛懒散而苦恼地深陷在眼窝里,一对形如木塞的眼珠向外凸出。现在他将视线转向摆在桌上的打字机,目不转睛地盯着它的键盘。在他眼里,整部打字机就如一张怪异的嘲弄人的笑脸,正在嘲弄他挖苦他呢。他感到厌恶,真想猛冲过去用拳头砸烂它的白色键子,但他没这样做,他只是带着轻蔑的神态沉稳地喘着气。后来他打开办公桌的抽屉,取出一摞纸。他凝视着,在他眼里,这些纸也成了一张张蔑视人的笑脸。冗长得令人恐惧的文件就是永恒的真理! 昨天,他就该起草好文件,敲动打字机上那讽刺挖苦人的键子。他甚至对文件也已厌恶! 很快将融入这个文件的是整支部队,而不仅仅是一个很可能将被剥夺一切权力和上司权威的普克苏军士。毫无疑问,他可以指使那些该死的书记员,这同他用手移动一下帽子同样方便。这些现役军人正坐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拨弄着他们的打字机,兴许他们有自己的工作,但那是更高的上司越过他向他们下达的。他们没有受过军事纪律教育,不懂得可不可以接受分外的工作。普克苏感到受到了伤害……

他完全沉湎在自己的思想之中,根本没有注意门已打开,营长阿尔托少校走了进来。他也没有看到另一位军士和两个士兵正向他立正敬礼。少校在普克苏的办公桌边停了下来,用粗哑的声音说:

——你认为这样就可以完成任务了,军士?

军士站了起来，面对着个子矮小的少校他显得像个巨人，不可动摇。他居高临下看着少校，他的上司只能抬头仰望，这让少校多少感到恼火。

——少校先生，军士声音洪亮，他想解释一下。

——什么都不用解释了！少校气冲冲地说，他那没有胡须的面孔因为恼怒而涨得通红。——你们人员够多了，但就是做不出一丁点儿工作成绩，对你们本来并无很多要求，你们还剩今天一天时间准备这份文件，不过，要是晚邮来到之前还完不成任务，那就请您听着，军士，那时候您是否仍是军士就成问题了，明白吗？

普克苏军士未做任何答辩，他的蘑菇色的圆脸变得比以往更加铁灰，两只大眼睛气愤而又不甘屈服地向下凝视着营长的军帽。营长脑袋上的头发稀疏，梳理得虽然非常巧妙，但还是盖不住下面的秃顶。军士默默地思忖着，要是他高高地举起自己的大拳头，然后落到这个经过细心遮掩的秃顶的正中间，不知道这一拳会不会砸碎那个脑壳。天啊，如果那个鸟头被砸烂了，那就什么也不……但是军士形同一块巨大的石头一动未动，眼睛紧盯着几乎在一猎刀尖之内戴着帽子的少校的秃头。

——整个一个木头疙瘩！少校大吼一声，连蹦带跳地冲进他自己的办公室。

军士坐到自己的位子上，他下坐时动作很重，弄得椅子咯咯咯地响。他胸中充满了持续的苦恼和痛楚。太羞辱人了！对那样的话，他也只好忍气吞声地听着，而且还要当着那些傻瓜蛋士兵的面。高级指挥官就不讲军事精神和纪律，发脾气也不考虑

时间和地点……看到士兵们坐在办公桌上假惺惺地忙着干事儿,这让军士喉咙发痛。看到他挨了责骂,他们心里当然高兴,那就等着瞧吧……他真想大吼一声,在桌上猛击一拳。他感到喉咙发痛,那是苦恼造成的,也有口渴的原因——是的,喉咙真的像要破裂了似的。晚上他喝得酩酊大醉,一直喝到第二天早晨。酒吧还在眼前,活灵活现,乐队在演奏乐曲,人们丁丁当当地碰杯,唧唧喳喳地交谈,种种幻觉在他的意识中油然而生,只有在那里他才找到安慰和平静,但现在,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是可望而不可及,因为他的口袋里只有几个铜币,而且距离工资发放日还有一些日子。他真想痛痛快快地咒骂一通。

他将稿纸放进打字机,想从草稿中找出昨日暂停写作的地方。但是稿纸的页码乱七八糟没有完全理顺。他头昏眼花,那是烦恼和别的事情造成的,兴许还有放荡的结果。喉咙胀痛,喉头像要裂开了一样,得找些喝的,要是找不到什么别的,那就弄些水吧,在这儿本来什么都是没有的。他特别高兴地想起——就像阳光透过云层的间隙照向大地一样,为了预防喉咙干痛,昨晚上他曾在披风口袋里装了一些东西。

他站起来,开始在大衣口袋中寻找香烟,嘴里很不满意地大声吼叫着。他还借着披风的遮护在裤子口袋里放了一只装得满满当当的小瓶子。他当然想得到那两个书记员会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凡利军士那张烦人的笑脸也在注意他的行动,但对这一切他假装满不在乎,让他们去嘲笑,搬弄嘴皮子好了……

他沿着台阶走下去,拐进书记员的房间,打开水龙头起劲儿地喝了几口水。紧接着他猛地倒转瓶子,向嘴里倾倒了数次,直

至瓶子见底,不过那时他仍在怀疑是不是真的已经喝完了瓶中之物。后来,他看着空瓶,气恼地想:现在一切都完了,既没有钱,又没有酒……但他立时感到脑袋和整个身躯舒服多了,就像他又有力量重新忍受这个世界一样……

当他清醒过来开始走动之前,他在那边稍稍站了一会儿。也许是时间过了太久,那个可恶的少校营长已在暗中监视他。他急急匆匆,忧心忡忡地爬上台阶,走向自己的办公桌,装成非常轻松自在的样子,但就是干不了一点儿工作。猛然喝下去的酒已经冲上头顶,酒吧夜晚的情景犹如汹涌的洪水滚滚而来,那令人心情畅快的叽叽喳喳的谈笑声在他的耳边回旋。他翻了翻文件,拍了一下打字机,然后认真地写了起来,但他仍在想,为什么一个人在别人奴役之下还必须惟命是从。他的脑子乱极了,结果按错了打字机键子,以致弄得错误百出,不得不更换白纸,从头开始。这更增添了他的苦恼和气愤。他气呼呼地看了看四周,很想砸碎一些东西,用拳头砸穿桌面。他尽量让自己的心绪平静下来,但忘了看一下窗子,忘了看一看从上往下流着水珠的大玻璃窗。外面下着雨,那已是阴沉的秋天。他感到夜色已经昏暗,很快就将上灯,他又该重新起草稿子了。从操练场归来的连队经过窗户,可以听到他们在行进中沉重、疲惫的脚步声。尽管声音微弱不清,但是附近操场上的口令声还是传进了他的耳朵。

没过多久,灯亮了,普克苏军士重又开始起草稿子,打字机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他毫不松懈地打着,一行接着一行,一页接着一页。工作必须彻底做完,但他心里很清楚,晚邮来到之前

不可能完成,这是绝对无望的,因为有待于打完的页数太多。尽管如此,普克苏军士还是热情满腔,不顾疲倦地打着,现在他已经把握住了自己。

阿尔托少校那种强硬的带着几分挖苦的声音又一次让他清醒过来。

——您还没完成,军士？这简直可耻,给了您一天的时间,您还打算用一个星期……

普克苏军士快速地站起来,绷着脸,无所适从。他略带怒气的眼睛朝下转向少校的帽子,他觉得用帽子遮盖粘贴在秃头下端的头发就是遮盖住了丑陋,他不能理解这样做有什么意义。他心头又一次思忖着要砸烂那个脑壳,砸烂那个决定着这个营的一切事务的小脑壳。

——什么事物都有自己的限度,少校先生,他说。他说话的快速程度就如打字机上跳动的键子。

——您愿意自己确定限度,是吗？少校讽刺说。——您倒是一位思想开明的人,军士,不过您将看到,一切事物的的确确都有它的限度……

随后他转向凡利军士说:

——现在由您负责这件事,切实要让文件赶上晚邮的时间。

少校先生的表现让人觉得,站在他身旁的这位强壮高大然而却不知所措的普克苏军士似乎在世界上不复存在了,似乎已经失去了一切权利。随后他敬了个礼,以其惯有的疾风般的速度离开了。

普克苏军士重重地坐到椅子上,从他那水蛭般的胡须下,呼

出的几乎是同样沉重的、带着蔑视人的粗气。凡利军士的笑脸显出一副尴尬，为难的样子。

——是不是还有很多？他问。——孩子们可以干的。

——干还是不干无关紧要，普克苏军士咆哮着说，——我就打完这一页。

他感到烦恼，感到痛苦。凡利是一位比他年轻的低级军官，现在受到了更高上司的器重而满面春风，他还想表现出像是一个亲密的同事似的，好一个一心想往上爬的家伙。让你春风得意好了，不过你也爬不上多少台阶。他用手指勉强地慢吞吞地敲完了这一页，然后靠在椅背上抽烟。他阴沉地，闷声不响地瞧着别人工作，凝视着他面前那犹如一颗哑炮弹的打字机。是的，普克苏的炮弹无声无息了，已被载入了战争史。显而易见，他在这个高级司令部的日子已经完结，是司令采取的行动使他的生活堕进地狱，可以认为他将被清除出去。他清楚地记得，多少个比他更强硬、更易动火的人，那些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人，都被清洗了……但是我不在乎，我不在乎！他完全在自言自语，挥动着他的手臂……凡利军士和书记员惊愕地注视着他。当时普克苏很不自然地大笑起来，他讲了一些各军旅中流传的上不了台面的故事，一些关于小个子营长阿尔托少校令人作呕的故事。等他讲完之后，两位书记员像是为了尽职，略感为难地笑了一下。他们瞧了瞧四周，他们不想让这场牺牲大营长利益的取笑广为人知。然而，他们当下也不适宜以漫不经心的态度伤害普克苏军士，他毕竟仍是在这儿管这管那的军士先生……

他们随即便干起活儿来了。在劈劈啪啪的打字声中，普克

苏军士情绪沮丧地坐着,活像一尊雕塑。

下班时间到了,普克苏军士走到外面,坐在司令部的大门前,他不知所措,非常痛苦。他不想回家,至少目前不想回家。还有一件事让他感到憎恨,他那高大的身躯驱使着他,使他产生了一种想去城里小酒馆的欲望,但他的钱刚够买电车票。他绞尽脑汁想找到一个可以借给他钱的人,但那当然不会有任何成果,因为所有能够借钱给他的朋友和同事同他一样倒霉,如果有谁能借钱给他,充其量也只能借给他十马克,那将无济于事。

正在普克苏冥思苦想之际,他看到六连军械士内尔希从低级军官俱乐部方向走了过来,他立刻想起内尔希近来无论是赌博还是其他方面都非常走运,他应该有钱。然而让他感到烦恼的是,内尔希好像没有看到他,因为他正打算借着暗淡的灯光转向没有路灯的边道。当然啰,那是一个小人精,他具有精于算计,内心冷酷的商人性格……

普克苏军士不是有了机遇就肯轻易放过的那种人,他快步迎了过去,热情地向内尔希打招呼。

——喝酒了,他直言不讳地继续说,——我需要别人的帮助……

——呵,小伙计！黑暗中传来军械士的声音,那声音明显有别于普克苏军士为了马克暗暗发愁所发出的声音。——别人的帮助起不了作用,我的钱也因为喝酒和治病而花得一干二净,最好你还是迷迷糊糊地睡觉去……但他刚刚讲完这句话,脑子里突然产生了一个坏主意,于是又快速地回应说:——用不着这样做了,还有希望。我们那边有个新入伍的士兵,他正做着雄心勃

勃的美梦，想在司令部范围内寻觅一份好工作，他的目标是玩弄笔墨，当书记员。请注意，他还有一些钱，我想，如果我暗示一下，很可能会有难得的机会引他上钩，让他忙着去弄点烈性酒。我曾经给他说过，我认识司令部里几位有影响的人物，如此等等，这是为你铺了路……

他们一起朝兵营走去，军械士内尔希一刻不停地说着话，普克苏军士走在他身边，表现出很不乐意，很不高兴的样子。

——我不想向人乞讨，他怒气冲天地说，——尤其是向一个新兵，你给我一百马克算了，发了饷银就还你……

——我给你一百马克，这不是见鬼了，只要接受馈赠，就可以尽情享受那家伙的烈性酒了，我们用不着炫耀自己……他说：一个穷困潦倒的军士，既无钱又无权……

透过昏暗的光线，普克苏军士向他投去半是警觉半是试探的徒劳无益的一瞥：难道已在流传关于我的流言蜚语，说我在司令部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

没走多少路就到了库房，内尔希从角落里掏出一只盛有烈性酒的瓶子，瓶底里还留有几滴酒。

——先把它喝了，他说。——我已经储存了很长时间，就是防备魔鬼跑进来说要喝几口……

军械士内尔希后来说，他得赶紧去找那个希望见到一位了解他，能够帮他安排工作的新兵。

普克苏军士一人留在屋里，轻蔑地看了看瓶底里的几滴烈性酒，他感到厌恶，但还是将那几滴酒从瓶底直接倒进了他的大嘴。他只好一个人闷闷不乐地坐等了很久。库房里散发着一股

怪味,小灯泡光线微弱,但从黑乎乎的墙壁上仍能分辨出悬挂制服和装备的挂钩,看出天花板上挂着一大堆军靴。

军械士终于回来了,新兵跟在他后面。那新兵已经长成了成年男子的样儿,但普克苏军士觉得他的面孔还是一副稚气,傻乎乎的样子。内尔希若无其事地但又像逗笑似的作了一番介绍后接着忙乎起来,装作正忙着干他自己的军械士差事。开始的时候,新兵谨小慎微,笨手笨脚地接近他未来的保护神,那位将为他成为高级司令部成员铺平道路的人。让人觉得,普克苏军士是一个难以接近的人,他硬着头皮,冷漠地坐在那儿,很少说话。不过这让普克苏军士自己也不自在,因为他的本性并非如此。

新兵立即开始动用他的主要手段了。他从裤兜里小心翼翼地,然而又是盛气凌人地取出了一瓶烈性酒。

——要是对军士先生合适的话……

这对军士先生非常合适,他举起酒杯一饮而尽。那是满满的一瓷杯,也不知道那只瓷杯是从什么地方找来的,看起来它满是灰尘,肮脏得很。这一杯酒让他活跃了一些,他还随随便便地提了几个问题,询问那新兵是否想当司令部的书记员以及他的写作能力和其他一些事儿。后来军械士内尔希也参与了他们的交谈,一起干了几杯。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迟,普克苏觉得越来越尴尬,他感到丢脸,因为他是在向一个傻呵呵的现役新兵讨酒喝,而且是在这样一个地方,在一间没有清扫干净,到处散发着怪味的库房里。他没有因为喝酒而快活,那酒劲甚至不曾冲上他的头顶。他感觉自己有种难以抑制的愿望,就是想去那个灯

火通明的热热闹闹的小酒馆，想回到谈笑风生的真正的伙伴们中间。

新兵也感到困惑，犹豫不决。他抓着酒瓶，越来越反感。他吝啬地向着即将完结的液体看了几眼，他想：他们喝光了他的烈性酒，而要办的事也许根本没门儿，那军士也不过是一尊木头神像……但他同时安慰自己，他毕竟正在或者说已经与低级军官先生们交上了朋友，这对他的将来会有百利而无一害。

酒瓶见底了，军械士说：

——你大概还有吧？

——有一瓶，新兵承认道，同时流露出有点儿为难和犹豫的样子。

——好，把它拿来吧！你的事儿将安排停当，你会成为书记员，你可以不去打仗，可以过上好日子。

新兵果断站起来，既然开了头，那就不能半途而废，应该坚持到最后，在目前情况下是该打开第二瓶了。军械士又给普克苏出了一些主意，要他表现得不动声色。

留下了他们两人，普克苏军士愁眉不展，一言不发。他思忖着，这是一次不光彩的喝酒，事实就是如此，无法否认。他那迟钝懒散的目光落在自己的手上，无名指上的金戒指闪闪发亮，那闪光让他烦恼，他一点儿不想看见有可能让他想到他的妻子和家庭的任何东西，他之所以要拿掉这个闪亮的东西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事情就是那样！他兴高采烈，仿佛有了伟大的发明。他从手指上脱下戒指。

——把这个拿去抵押了，给我两百马克，我在城里有事情。

——你有什么事呀？这儿有酒足够让你灌满脑袋的，傻小子已去拿酒了。

——不管情况如何，与你没有关系！就这样吧，你不会受损失，一发饷银我会立即将它赎回的……

——拿一百吧，现在正是付费的时候……

——两百！普克苏军士坚决地说。——要付多少钱就会付给多少钱的，即使我赎不回来，你也不会损失……

军械士内尔希紧绷着脸，一声不吭地从兜里掏出纸币，然后将戒指握在手心中，把它藏了起来。普克苏军士苦恼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他觉得伙伴的脸上有一种斤斤计较、精打细算的表情：戒指是沉甸甸的，他将从中受益，因为它肯定不会被赎回，就如人们不得不担心的那样，军士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可是那种微不足道的戒指究竟有何用途……

新兵回来了，他从裤子口袋里取出一瓶刚刚弄到手的烈性酒。军士心情烦躁地看着他，在他看来，那士兵的本性中隐现着傲慢，他认为自己是养活别人的人，一个向穷困的低级军官提供酒喝的人……他的左裤兜里一百马克纸币窸窣的摩擦声给了他力量，他再无法忍受同那位新兵做伴了。喝下两杯酒后他说，城里有重要的事情等着他，随即起身走了，只字未提那新兵到司令部工作的事情，既未许诺，也没给希望。新兵的脸上流露出失望的神情，但是健谈的军械士内尔希懂得怎样安慰他。

普克苏军士也得到了安慰，几分钟后他到了城里，当他看到街道上五光十色的景色，喧闹的人群，车辆呜呜地从旁开过时车身侧翼反射的闪闪光芒，他感到自己神奇地复活了，尤其当他推

开小酒铺的大门，看到自己的伙伴伊里、马蒂拉和孔蒂奥同往常一样坐在那儿，面前摆着酒杯的时候，那安慰犹如从天而降，无异于上天的祝福。在他看到他们的同时，他才感觉到烈性酒的酒劲冲上了他的头顶，其乐无穷。他曾经觉得在库房角落里喝下的那几杯没有作用，毫无威力，在他的体内一直像是一潭死水。

他们大声问候，询问前一天是怎样度过的，海阔天空地瞎聊一通。除了普克苏外他们中间只有马蒂拉仍在工作。普克苏讲述了他一天的活动。

——我同营长有些麻烦，他说。他觉得有必要炫耀一下自己，于是他灵机一动，从神话故事中找了一些材料虚构出一个营长说了什么，而他又向营长说了些什么的故事。这些话是营长那种人很难有机会听到的，话的内容当然添油加醋，也作了美化。

他们哄堂大笑，笑得前俯后仰，然而普克苏军士还觉得他没有真正成功，伙伴们好像在怀疑，怀疑他撒谎骗人，至少他们会猜疑他给营长的回答是否真如他所说的那样，兴许他们还熟悉他所编造的故事的原始资料……

——看来你们旅里的纪律并不值得夸耀，孔蒂奥说。

——我才不在乎呢！说着普克苏军士用手重重地拍了一下一个喝得烂醉的家伙。接着他抱怨当时所喝啤酒的味道，给桌上又要了半瓶朗姆酒。这一举动成了经久不衰的世上最美好的故事，让他感到一切都得到了弥补。他注意到，已是他发挥有效作用的时候了，于是他漫不经心地从裤兜里掏出窸窸窣窣发响

的纸币。热腾腾的饮料摆到了面前,香气扑鼻。话匣子打开了,那是普克苏军士感觉最美妙的时刻,就如伊里递给他的燃得最到火候的雪茄。但当酒瓶一空,恼人的念头又重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也不晓得这些思想来自何处。他的直觉是,只有孔蒂奥有钱,别人都一无所有,对此他清楚得很,虽然说不明原因,但就像是科学的结论,好似他已看透了他们的全身,翻遍了他们的口袋。这样的穷困简直会使他成为一名罪犯,他会把别人的朗姆酒倒入自己的大嘴,他确会这样做……然而令他费解的是,人们怎会像对待王公贵族一样对待那样的坏人……

伊里擅长交际,虽然他自己的景况大概同样拮据,但还是想给大家做一些亲善有益的事情。他让他们结识了一位杂技艺术家,那位艺术家的杂技团当时正在城里访问演出,不过普克苏军士并不喜欢那位新来的人。那位新来者匆匆地喝下了最后一杯朗姆酒,说他和杂技团一起到过许多国家,对于这一点普克苏军士倒有一些兴趣。后来他答应晚上再与他们见面,说要在后台把漂亮的姑娘介绍给他们。那时大家有了与普克苏开玩笑的话题,说那对他不合适,因为他是一个结了婚的老头子。普克苏灰黑的面孔阴沉了,他对闲谈已经厌倦,只用一只耳朵在听。他侧耳偷听坐在邻桌两个女人之间的谈话,或许这两个女人正是杂技艺术家讲到的姑娘。一个姑娘已经注意到军士的目光,那位光着圆滚滚的臂膀,有点儿肥胖的女人向他打了一下招呼,这让军士感觉到自己那庞大的身躯有种让人颤动的折磨人的冲动。啊,让那影响人们生活的穷困见鬼去吧!他实在是没有钱,还得填饱自己的肚子,现在还要为那只见了底的朗姆酒瓶无比恼火。

酒瓶上黝黑的黑人面孔正亲切地向他微笑。

幸运的是孔蒂奥又给普克苏军士要了一份酒，热腾腾饮料的香气在普克苏的鼻子下弥漫开来。杂技艺术家吞下他的酒后准备离去，他感谢盛情招待，重申了以后再见的诺言。他走了，那两个坐在邻桌的女人也跟着走了。那位圆臂膀的女人走过他面前时离他很近，几乎碰到了他。她歪斜着头，显得非常聪颖，还深情地瞟了他一眼。普克苏宽慰地舒了一口气，双眼闷闷不乐地盯着空酒杯。所有的酒杯已空，所有的人已醉，但还站得起来，支撑得住。桌面已经清理干净，大家离开了小酒铺。

在街上，他们进行了一场小小的行军比赛，还交换了一些众所周知的假情报。后来只留下了军士和孔蒂奥两人，别的人，那些没有钱的人，已各奔东西前去寻找自己的命运。军士和孔蒂奥心照不宣地互相看了一眼，用较快的步伐走了一小会儿，推开另一家小酒铺的大门走了进去。在里面，滚滚的烟云和嘈杂的声音如同高大的情人张开双臂欢迎他们投入她温暖的怀抱。

两个小时后，他们来到大广场上的杂技演出棚。孔蒂奥是个快活的小伙子，他不停地与人聊天闲谈，然而普克苏军士重又变得阴沉郁闷起来，他沉默着，一言不发。熙熙攘攘的人们在帐篷四周走动着，他们有的无忧无虑、快活无比，有的麻木迟钝。那些好像正在期待有什么新奇事发生的面孔令他心里作呕。他觉得整个生命就是愚蠢的顶峰。

——这有意思——魔鬼，不是吗？他带着挖苦人的口气对他的伙伴说。

后来他们与那位年轻的杂技艺术家，动作神速的织编师见

了面。他说他已做完工作,还有一些时间。让普克苏军士感到头痛的伊里和马蒂拉以及一位年轻的仓库管理员已经同他在一起,那些邋里邋遢,不修边幅的穷光蛋肯定想利用仓库管理员喝酒,而那家伙却还在为他的烈性酒吹嘘自己。他在店铺里藏了一瓶酒,但他是受信任的人,只要老爷们同意接受他的奉献,他是可以进入的。夜晚阴沉,又是秋天,正是喝酒的好时候……

老爷们自然同意,尤其当听说藏匿那瓶酒的地方近在咫尺他们更是满意了。他们很像是一小群奇特怪异的飞鸟,快活地但却是傻呵呵地啼唱着。普克苏军士一声不吭地跟在他们后面,他心情不好。他将手插进裤兜,数着里面的硬币。他极其后悔,后悔自己无谓地花了钱而却没有痛痛快快地醉上一通,他尤其后悔请的是那些家伙……

他完全沉浸在悔悟的情绪中,以致到了目的地他仍旧糊里糊涂,毫不觉察,直至轮到他接过酒瓶喝一口,看到了电筒光下发亮的酒瓶时,他才醒悟过来。借着这一微光,他注意到他们现在也在一个库房里。——又是!他思量着。他看了看四周,稀奇古怪地觉得他的伙伴们就像一只只大耗子,他们在阴暗的仓库角落里徘徊,发出喧闹声。他们的声音不也是刺耳的吱吱声……他观察到,他们正在议论力量,议论运用力量的手法。

那需要训练,训练,年轻的杂技演员说。——譬如那个玩意儿——他指了指小铁砣——没有经过训练未必能用一只手将它举起……

——你想夸耀你的力量,好一个行家!普克苏军士怒冲冲地想。

——那一个吗？他突然插话道，——谁都能将它举起……

——那我倒想看一看了，杂技演员笑眯眯地说，——不妨试一下。

普克苏军士脱掉大衣，他在朋友中间一直以大力士闻名，青年时他爱好体育运动。他气昂昂地走向铁砣，但觉察到很难抓住那铁砣光滑的顶部。他喘着气，感到压力很大，但终于保持了平衡。太阳穴上的血管鼓了出来，他的面颊鼓胀，颜色比平时更深。他举起了铁砣，但当他将它举到一米来高时手指却再也不听他使唤，铁砣砰的一声重重地落到了地上。

——好！杂技演员高兴地说，举起来了，不管怎么说总算举起来了……

他脱去大衣，抓住铁砣，一转眼工夫就毫不费劲地将它举过了头顶，然后挥舞铁砣，朝着不同的方向上下左右转动。看得出他的动作非常轻巧，但是他的面部肌肉同样紧张，涨得通红。当他为了夸耀自己还想说些什么时，不断颤抖的声音清楚地表明他已花了极大的力气。

——就是这样举的……

他一边说，一边轻轻地将铁砣放到地上。

普克苏军士非常激动，他想再做一次无望的尝试。他满腔怒火，走向铁砣，但结局并不比上一次好。他喘了口气，不得不放下铁砣，并为自己找了些借口。他说，他的手指太短举那种东西抓不住，而且因为手上有汗，铁砣的表面太滑溜……

——除此以外，他是杂技演员，是受过训练的人，而你不过是一个酒鬼，一个懒散的军人，伊里讥讽说。

普克苏军士恶狠狠地转向伊里,问道:你是不是想让你的牙齿掉到喉咙里去?眼看一场争吵一触即发,大家赶紧上前调解,请他们喝酒。酒瓶见底了,人们离去,留在那儿的只有空荡荡的库房和一个小小的铁砣。人们铸造这个铁砣好像就是为了加重普克苏军士生活的苦痛。

接近午夜时分,他站在车站上等候最后一班电车,他是一个凄惨无比的人。他痛苦地感到,让他酩酊大醉的酒劲正在减弱,好像是被深夜吹拂的寒风带走似的。多么悲惨的一天呀!他先是让自己在司令部里狼狈不堪,简直丢了饭碗。至少戒指是没了,那钱是被他自己,也是被别的人喝得精光的,而自己却没有喝痛快。他还因为那个外来的年轻人使自己丢掉了大力士的名声……

终于到了家门口,但他没有急于进去。家,家庭……都是陷阱,圈套!鬼才知道像他那样的人是怎样进入陷阱的……一个矮小,瘦弱,疲惫的女人给他开了门,普克苏军士压根儿不想看一眼这个闷声不响,谨小慎微的女人。她的面孔怎么成了那样,她好像很平静,眼睛里隐藏着一种宽厚的仁慈,但在丈夫看来,这种仁慈就是魔鬼的邪恶,是佯装出来的,为的是要使他的生活越来越像在地狱中。

军士沉重地坐到椅子上,妻子开始为他准备饭菜。孩子们已经睡觉,同其他的东西一样,孩子们也像是为了折磨他才安排给他的。不管情况如何,即使孩子们醒着,他的妻子也要让摇篮来回摆动……

他开始进餐,一边说着含糊不清的话。同往常一样,那菜自

然做得非常蹩脚,是一盆冰凉的把各种食品堆在一起的大杂烩。她总是提高不了。他一边吃饭一边胡乱地说着什么,妻子坐着做针线活儿。军士觉得那种沉寂同样令人厌烦。

——你在折腾什么呀,老太婆?他问。

——总得做些事嘛,女人回答。

与沉寂相比,普克苏军士更不喜欢这一声调,它像啄木鸟在树上啄洞一样,啄呀啄呀,是这样的……她是想用那种和蔼的声调在他的头颅上啄出一个洞。他在狠狠地诅咒,后来他克制了自己,将食物塞进嘴里,开始慢吞吞,懒洋洋地移动着下颌。他脑子里的念头来得一样迟缓。——总得做些事嘛,不是吗?

他那巨大的下巴缓慢地摆动着。不知是什么原因,在他朦朦胧胧的思维中现出了一句谚语,他清楚地记得它有一条永恒不变的主题:上帝的磨子在缓慢地转动。

孤独



萨姆利·巴
罗宁

P199



夜里，窗上结了厚厚一层冰，维尔霍坐在凳子上用餐刀在冰层中抠窟窿眼儿。看样子中间一扇窗上的冰层要薄得多，透过它，可以看到窗外的路面乃至白桦林那边挥动的白头巾。桦树枝上的积雪被阳光照得亮晶晶的，但是四周还没有人活动的迹象。维尔霍在回想，夜晚尚未到来，夜里总要结冰的，她曾经这样说过。“不要再抠了，”她说，“现在天气这么好，炉子又烧得暖烘烘的，明晚之前冷不了，吃的东西也不少，面包炉里有热菜。”那是昨天的事情，窗子没有结冰，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她头戴节日的头巾在纷飞的雪花中离去。

被抠开的窟窿眼儿很快又被冰层封上，只有在上面哈了气才能将它融开。维尔霍想像着母亲回家时要走的那段路，回想着她带给家里的热闹气氛。可是这一切现在都是枉费心机，因为既没有看到她的人影，也不曾听见她的声音，只有厅堂墙上挂钟的圆形钟摆在不停地摆动。地球一直转动，白昼已经辞去，白雪反射的晶亮消失了。雪下了整整一夜，要是那光亮能像黄油或果酱一样储存到坛子中，到了冬天不就可以充分享受了吗？

维尔霍想像着,不过要是必须用钱去买的话,那又将如何?地板下面传来轻轻的老鼠啃食东西的声音,这声音让他产生了想吃东西的欲望,他想起存放在柜子里的馅饼。吃完馅饼,维尔霍重新钻进被窝,继续等着。他再没有听见什么声音,甚至也听不见钟摆的摆动声,尽管这声音始终存在着,可是他丝毫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仿佛睡梦中谁都看不见,黑暗中什么都瞧不到。

清晨的寒气已经侵入面包炉。外面,有个人正在夜间积下的雪地上步履艰难地走过来或者走过去,并从那儿离去。维尔霍一边注意台阶前的一个个雪堆,脑子一边转动着。桦树林那边没什么动静,也看不到任何迹象。

维尔霍走进屋子,着手准备随身带的午餐。他切了四片面包,中间夹上果酱,用纸包好,然后放入书包,背到肩上,踏着滑雪板上路了。从房顶上的烟囱中冒出来的笔直的烟柱越来越多,但是桑拿浴的烟囱顶却戴上了洁白的雪帽儿。在小道与大路会合的地方有一幢石砌的小房子,编号是25,不过第一个阿拉伯数字已经不见,只留下一个5字。维尔霍盘算着,思考着她什么时候会过来,兴许只需要再滑一小会儿了。上坡路还有一公里就将结束。世界处处绿油油的,无论在远处还是肉眼可见的近处都不例外。但是下坡路非常狭窄,很陡,积满了雪,犹如一幅一棵大树倒伏在地,周围散落着树枝的雪景画似的。在通向教堂的岔路口,不管距离有多远,人们总说是五公里。一匹马站立在店铺前,它脖子上挂着口粮袋。一位肥胖的商人肚皮上顶着一袋面粉将它从库房扛到店铺中。商人总是肥胖的,维尔霍转动着他的脑子,他们要比工人胖得多,然而那是什么原因

呢？不管怎么说，他们的块头虽然大，但却大大不如瘦小的工人，就像石头的门柱子比不上木头的，用作表示公里数的里程碑它是好材料，但当门柱子却不成。



乡村雪野

树影横躺在路中央，将路面切割成宽窄不等的条条块块。雪花在空中飞扬，里程碑上标的是15。顺着电话线传来了猎狗追逐兔子的声音，当这一切过去后，一只兔子用它长长的后腿拨开积雪跳到了路上。要是它的后腿再长一些就好了，维尔霍思索着，因为冬天时林中积雪有的地方会更厚，夏天时可以使它跑得更快些，这样那些猎狗就会喘不过气了。兔子穿过路面上光亮和阴影相间的条块朝着城里的方向跳去，就像是在上面跳舞，跳到白杨树边蹦进了森林。路的另一边有一棵高大的云杉，维

尔霍滑到树底下吃午饭。悬在四周的树枝像是绿色的翅膀，外面下着雪，里边的地面依然干干净净。劲风吹拂起路上的积雪，将它卷向空中。风使电话线一尘不染，将它吹向一根松树枝，刮掉了积在它上面的一团雪。维尔霍看到一个小黑点在一片白茫茫之中移动，接着它又埋入雪中。那是一只老鼠。当它再次爬上地面后，它光着脚趾，马上又顺着路面朝城里的方向窜去了。它跑得非常快，很快就消失在他的视野之外。一个村子出现了，里程碑上写的是11。一条又长又宽，被积雪压得弯弯的低矮柳树丛带从村子那边延伸过来，后面是森林的边沿。那村子就在森林的后边，维尔霍在想，它就在前面了，在白雪的褶边中，它好像坐落在一块巨大的地毯上。母亲就在那儿，那儿还有一座玩具般的城市。但是它们重又消失了，因为一根高大而漆黑的树桩在它们的位置上悄然升起。一只乌黑的鸟儿死劲地发着尖锐的鼻息声，它那红色的冠子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烁着光芒。“嗤咯！嗤咯！”鸟儿高声啼叫着，那叫声如在波涛之上，越过白色的柳树丛，传向森林。漆黑的树桩原地未动。后面传来了马蹄声和雪橇上丁丁当当的铃声，一匹丑陋的细脖子外国马正拉着雪车奔跑，一个长相怪异的长发人驾着雪车，他不时冲着马儿吼叫。马车很快到达坡上森林的边缘，那儿再没有森林，只有如明亮的顶棚一样的大海和沿着海岸线伸向远方高处的道路。大海正中央有一个海的乌黑的烟孔。他们就在那儿，在顶棚下畅游，维尔霍思索着，夜里他们就在那儿休息睡觉，在同一个夜晚可以做成百上千个关于鱼儿的梦。马儿几乎就在冰沿上奔跑，那冰沿就在靠近密林的地方。

道路向上爬行，穿过森林后树木变得又矮又小，而到了临近海边大岩石的地方，森林就完全消失，消失得无影无踪。维尔霍爬了上去，他坐在滑雪板上，观赏着那海洋。那拓展得无边无际的顶棚，太让人陶醉了，他再也不想继续赶路了。他越来越觉得滑雪不是什么快活的事情，他想再坐一会儿。她不会现在就到的，维尔霍想。他注意观察着，留神倾听，但既没有听到什么声响，也不曾看到什么人，连爬坡时扭伤了脚都找不到人诉说。滑雪板向山下滑行，快速无比，他耳边传来越过树干时响起的嗖嗖声。这时森林突然不见了，下边是大海，上边雪地里有一间已被废弃的窗户被人砸坏了的小屋。它坐落在荆棘丛生的苹果园中间，荆棘的顶端挂着一个个小雪球。一片新的森林出现了。无论从哪个方向观察，这片森林的形状总是一个样儿。据说人们进入这片森林后就会瞌睡，如果赶车人睡死了，马儿也会跟着入睡，要是那匹沉睡中的马儿不会在睡眠状态中走路，旅行就会不告而终。这种真正的蕨类和细叶芹属植物林很难见到，据说铁匠乌诺在外国船上工作时听说过。那种树是空心的，但非常高大，已经生长了很久，几十年来阳光穿不透这片树林，照不到林中的地面，地上只长蘑菇和那种当人们一不小心就会被团团缠住的浅颜色蔓藤。在许多地方，雨水汇积在树下变成散发着恶臭的泥潭，从那儿还会不停地传出巨蛙的呱呱叫声，体大的钩鼻鸟和蜗牛生活在树上。当风掠过细叶芹属林时，那气势简直就像成千上百头的野狼在奔驰。人们采食蘑菇和蜗牛，崇拜树孔中发出的嘘嘘风声。糟糕的是，人在这块土地上也会发霉，然而更加糟糕的是人们的脑子尚未使用就已损坏，拉锯和斧子还没

来得及砍倒一棵树就已生锈,铁锅还未熬完一锅汤就已穿了底。这些大树最后腐朽得脆弱易断,一阵大风将整片林子卷向天空,随它而去,再不返回。从此以后,阳光的种子撒到了大地,种类万千的植物开始生根开花,人们也就再不想念这片森林了。水流成了河,穿过这块大地。现在她可能已经走在前来迎接他的道路上了,维尔霍想,也许她还要到家里拐个弯儿。路上空无一人,这条路好像很久没有人走了。铁匠乌诺在国外时就走过一次这样的路,他不停地向前走,走了很多天仍没有见到一个人。后来他走到一口泉眼边,喝了口水,有个瞎子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瞎子说,他知道有个地方金子堆积如山,但因为自己是瞎子,不晓得怎样才能去那儿。他请求铁匠乌诺领着他前去他所说的宝地。一棵高大的树孤零零地耸立在地中间,树顶上挂满了一袋袋金子,就像是树上结的果子。他们开始往上爬,想尽快摘到金袋。瞎子在前面爬得非常快,不一会儿就不见了他的身影。当铁匠乌诺重新思考这件事时,他明白了,那样的树根本就不存在,他也不曾看见它。他跌落在地,扭伤了脚。那个瞎子不见了,装着乌诺全部财产的背袋也不见了。前方山顶上有很多房子。维尔霍从山上滑到路边,撑着滑雪竿加快了滑行的速度,人们从窗口看到他滑得非常快。维尔霍滑到一扇敞开着的大门前停了下来。他走进屋子,迎面碰见两个长相丑陋的老婆婆。她们站在地中央,手里捧着散发着来苏儿药水气味的浴巾。地上湿漉漉的。

——那是什么人,一个老婆婆问道。

——那也许是……

——我的母亲和姨妈在哪儿？维尔霍问道。

——他在问他的母亲。

——还有姨妈，另一个老婆婆补充说，——他说的可能是他那个已经过世了的姨妈……

维尔霍走出屋子，开始奔跑。他越过小山包，沿着雪道、道路和院落奔跑，好像他正要赶往某个地方，担心迟到了似的。森林边上有许多各式各样被雪覆盖着的屋顶，后边的房子因被前面的房子遮挡一直到了近处才能看到它们的屋檐。那边有一扇门，维尔霍的脑海中立即浮现出一幅有关它内部结构的图形，然而它又同样快速地消失殆尽。在里面，阿姨们的女儿们擦着她们脸上的泪水问道：

——你是到这儿来的……

——快取下你手上的手套。

——将皮帽放到衣架上。

——进了屋子鞋上还会沾着雪的。

厅堂里没有人。

——我母亲在哪儿？维尔霍问道。

——我们的母亲也不在。

——她在医院里。

——现在传染病非常多。

——你们的母亲不是我的母亲，我母亲在哪儿？维尔霍继续问道。

——在我们母亲所在的地方，姑娘们说。她们开始为阿莉姨妈的去世哭泣。维尔霍脱鞋时她们说：

——先吃些东西吧。

——你一定饿了,看,这是面包圈。

——这儿有小甜饼,快吃些小甜饼,在桌上,还热着呢。清晨,维尔霍不想吃什么东西。早晨醒来时他首先看到的应该是一只摆在窗子下面的柜子,同时看到那柜子玻璃门里面摆放着的蓝边瓷盘和其他器皿。他急于想问清楚的是母亲在何处。在医院里,她们曾经说过。姑娘们去牛棚了,维尔霍穿上外套走到屋外,向城里跑去。街上的树木因为经过修剪显得高大粗壮,它们排列成行,与所有的房子和窗户一样整齐。人们在街上走路同样排列成行,好像他们要去同一个地方,做着同样的事儿似的……维尔霍停了下来,观察他所站立的地方和那幢房子究竟是什么样儿。

——你问那在什么地方?一个东家模样的男人说,它在某个地方,你再打听一下吧。

另一个男人知道得比较清楚,他对前面的那个男人说:

——它在那儿,在城边,一幢白色的大房子,在这条主道的左旁,大概还有一公里。

他指了指方向。

看起来那幢房子没有人住,白色的大房子静静地屹立在雪地中,台阶雪白,犹如一大块冰。

——你有什么事情?

——来看我的母亲。

——什么名字?你的母亲叫什么名字?

维尔霍觉得奇怪,还要问母亲的名字。一个女人听到他是

来看什么人时,开了一下门说:

——在这儿等着。

门关上了,几分钟后它又重新开启。

——进来吧,那女人说。

他们穿过第一个房间来到第二道门,继而进到一个白色的房间。

——母亲,维尔霍叫道,尽管她与母亲长得并不像。

——现在别走近,她说。

维尔霍站在原地未动,相距两米左右。一些脸形丑陋,样子痛苦的老婆婆躺在靠近墙根的地方。一瞬间,现实世界消失了,时间停滞不前。现实中的母亲是美丽的,从来没有痛苦的样子。她喜欢听母亲讲话,听她讲父亲,讲家庭,讲天气和邻居的阿姨。她的声音像是母亲的声音,她要讲些什么呀,维尔霍的脑子转动着。

——那边现在冷了,她说,——别丢了手套,将皮帽的边沿拉得下一些,回家时记得盖好炉子,别让炉火掉到地板上,现在你就回家吧,她说,——妈很快也要回去的。

一个脸色苍白的女人挥挥手离去了。

——母亲,维尔霍叫了一声。

门关上了。刚才开门时能够看到,一堵高大的墙壁上有一个小小的格子。这不过是场梦,维尔霍心里想,再走一小会儿天将拂晓,母亲会在厨房里准备早餐。有人已在冰地上走动,好像他们也在等待早晨的降临似的。另有一些人显得匆匆忙忙,不过鞋子、短统靴、长统靴和马蹄总是急急匆匆的。高悬塔顶的大

钟静悄悄地等待着某位信徒前来撞击。一架雪橇压过一块石头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

——快让开,小伙子！赶路人大声叫喊,——你怎么不躲开!

维尔霍迅速躲闪一旁,不小心踩上了悬挂在雪地上方写着“庆祝圣诞节”字样的横幅的绳头,于是绳子的另一头传来了刺耳的叫骂声:

——你不能踩别处吗……

当维尔霍从那儿躲开时,他看到一个男人正背着圣诞树的装饰物前往某地,他在为下一个圣诞节做准备。

“别丢了手套。”母亲曾经告诫过。她还说,要是伸直手指走路,就有可能丢失手套。维尔霍在想,到时候母亲又得为他再织一副新手套了。当然,现在天气寒冷,如果丢了,很快就会发现的。人们会想方设法使自己得到暖和,可是那些昆虫在寒冰之下已经冻得僵死。袜子是不会丢失的。“现在你就回家。”母亲说过,维尔霍记得很清楚。他已到了城边,很快就将回到家门口。那边传来了一个人的哭泣声,一些人正在安慰:

——别哭了,别哭了——。哭声停息一会儿后立即开始了第二轮,一轮接着一轮:

——别哭了,别哭了——。他们就这样一个人哭泣着另一个人安慰着,循环往复,要是他们同时哭泣,兴许反而能让人感到轻松一些。

——你们不用一直呆在这儿,维尔霍进到里面后说,——该给牲畜添草了。

——你去哪儿了？一个人问道，另一些人等着他的回答。

——去那儿了。

——让进去了？

——让进去了。

——见到你母亲了？

维尔霍走了出去，爬上马厩中堆放饲草的阁棚。他从上面扔下一抱草，将它放到马匹的前面。马儿没吃草，它只是耷拉着脑袋打瞌睡。窗户很小，积满了灰尘，里面一片昏暗。一位阿姨走进来，但又立刻离去。维尔霍回到屋里后才得知那位客人为何而来，她是为了告诉他的母亲再不会回来了。她不会回来了，维尔霍思忖着。在窗外，苹果树的树枝上积满了雪，只要轻轻拨动一下，那雪就会落下。外面没有任何动静。母亲不会死，维尔霍在思忖，她说过她很快就会回来的，要我先回家。我明天早晨走，从厅堂传来了大声的说话声。桌上有吃的。维尔霍开始吃了起来。

早晨，他们全都去了阿莉阿姨家，那是一座庄园。有人已经铲去门前的积雪，大家可以畅通无阻地走进去。雪花飘落在阿姨的面孔上，但衣服上看不到雪片。庄园两旁各有一棵小云杉，维尔霍在想大云杉的树顶，他想这样小的云杉树是不会结球果的。它们挺立在那儿，正视着前方，与学校里的云杉一模一样。因为难于分辨，就必须观察它们的顶尖，不过它们长得非常相似，实在难以辨清。人们即将离去，因为姑娘们说过，通知他们必须离开的钟声即将敲响。在那种情况下，即使多付钱也无济于事。滑雪板竖靠在小木屋的墙壁上，人们正在唱歌。

上面盖着顶盖，在顶盖的衬托下，小小的雪花显得特别精美。为什么要把这些雪花制作得如此精美，维尔霍在不停地思索，做得差一些不也一样可以吗，到了滑雪板底下反正都会被压平，飘到鼻孔底下都会被融化，堆到路两旁都会交融在一起。维尔霍思考着，难道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可以洞察一切的本事，就像现在远眺前方的道路和沙滩，尽管沙粒细小无比，堆积在一起，他们也能看得清，甚至还能看到地球的另一边。“是的，永远无法知道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每当讲到某件怪事时，他们总会这样说。然而，要是出现了真正的怪事情，譬如天上为什么会落下制作得如此精美的雪花，为什么形形色色的传染病会威胁人类，他们却不认为那是什么怪事情。当人们问到松树籽为什么不会长出桦树时，他们会说：“因为它是松树籽。”要是果真能够眼观四处耳听八方，能洞察一切，那就好了。那就可以使我的母亲迅速恢复健康，让她能够如她说的那样很快回家。她也有可能已经走在前头，因为昨天她这样说过，她不会诓骗人。她将重新为他准备上学时携带的午饭，为做馅饼而忙碌。森林朝着相反的方向，朝着城里的方向延伸。天色变得昏暗，一场大雨似将来临。一直走到可以看见海的顶棚和烟孔的岸边大岩石时，天色才亮了一些。前面是一块长长的空旷地，刚下过雪，蜡烛的火焰在雪球中间闪动，这与在他家农场里多次见过的没什么两样儿。有个好像生气的小男孩儿从雪球背后爬了出来。

——滚开，那是我的！他大声叫喊。

——是不是我们的托伊沃又在讨厌了？从暗处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快回家！她好像在对家住附近的一个人说话。

这是怎么回事儿，维尔霍思量着，那是一个村子，灯光明亮，我刚在那儿坐过一会儿。已到了夜晚，透过空中飘舞的雪片可以看到挂在路对面的角形灯。右面是冰地或庄稼地的边沿，再往前就不会有冰了，维尔霍想。除了偶有几处外，绝大部分海面没有结冰封冻，水深之处更是如此。铁匠乌诺说，即使在六千米的深水下，仍有种类繁多的甲壳类水生动物生长。他说，由于夜黑水深，很难看清楚它们长的什么样子，在那样的深水下，耳朵听不见，眼睛看不到，人类无能为力。他说，当满月在夜空中呈现红色的时候，一些长期生长在海底的甲壳类水生动物偶尔也会浮出黑褐色的海面，它们捕捉猎物的吸盘在临近悬崖绝壁的黑褐色水面上发出红色的亮光。据说海怪们会在那儿欢庆歌唱，皮肤黝黑的男人们划着小船，撒开大网捕捞猎物。他们将大量猎获物提到小船上，向大地歌唱，向大海歌唱，向月亮歌唱。他们将小船划到岸边，扛着猎获物登上山顶，将它们倒入一口大锅，聆听大山的指令。大山如地震一般轰鸣一声开裂了，山神走向外面，来到地边。他向月亮高呼致敬，表示乐于听取月亮的要求。月亮说他要一部分猎获物，为此已将红色的托盘放在水面上。大锅已经装满，山神让黝黑的男人们先拿猎获物，自己却一动不动。“月亮不贪婪，月亮说过。”山神大声宣告，并将属于月亮的那份猎获物放到山脚下那个漂在水面上的月亮的红色托盘中。山神拿到自己那份猎获物后说，男人们可以保留一部分，剩下的分给女人和孩子。男人们齐声高呼：“太好了，衷心感谢山神！”山神迈着大步，发出隆隆响声，进了大山，前去品尝猎获物。

维尔霍深思着,这样的东西大海里应有尽有,有什么好稀罕的。滑雪板停住了,他看到森林的顶端有一个缺口,表明那儿有条路。

滑雪板在森林里轻快地溜向庄稼地的边沿,道路由此顺着两边竖了篱笆桩子的小径向前延伸,前面有灯光闪亮。这儿不可能看到家里的灯光,维尔霍心里想,除非圣诞节点亮了厅堂里的大吊灯。大吊灯确实明亮,可是舍不得点,因为它太耗油。而且,厅堂的窗户面向屋后的粮库,因此不到牛棚的拐角处不可能看到那儿的灯光。

维尔霍从来没有看到过那样的灯光,雪地上也没有留下人们走过的痕迹。不真实的沉寂是内在的,还有墙角上挂着的灰白色的冰锥儿,那种情景实在让人感到阴冷。维尔霍试图设想自己是在家里,可是房间里没有任何动静。地板下面终于传来了轻轻的啃咬东西的声音,维尔霍钻进被子里细听,时而还探头张望。传来声音的地方长出了一棵苹果树,它犹如在夏天盛开花朵,花瓣散落在苹果树的四周,积起了厚厚的一层。维尔霍取来滑雪板,就像是在雪地上一样,在雪白的花瓣上滑行。那不也是雪吗?他跟在母亲的身后滑行,去寻找那个地方,寻找那个应该是他家所在的地方。但是那儿只有冻冰的牛粪,一只老鼠正在啃着吃。维尔霍在那儿筑起四堵墙,墙上架了屋顶。地板是早就铺好的,从下面不断地传来老鼠啃吃牛粪的声音。天气寒冷刺骨。

清晨已经来到,“别丢了手套。”母亲曾经说过。他从被子里面找出了手套和皮帽。“别让炉火掉到地板上。”母亲也说过,要

把柴火搁在炉顶上,这样就不会从面包炉掉落到地板上了,万一滚了下来,也只会掉在炉台上,维尔霍一边回想一边将柴火塞进巨大的炉膛。火苗在炉膛里微弱地跳动着,当它卷到了桦树皮,就向里面引去,并以较小的火苗慢慢地蔓延到另一头。看来柴火已经烧着,火势越烧越旺。寒冷已被驱散,被赶到了屋外。砖块变暖了,冰冻了的稀粥和面包在炉台上开始融化,水桶里的冰块有了生气,开始荡动,被冻住的长把水勺活动了,水勺中的冰疙瘩被倒进雪地,又可以提着水桶去井里汲水了。

小路上那些高低不平的地方已经埋在雪下,成了雪平面的一部分,不过用脚踩上去仍能感觉到。水井上盖着草袋,鼓得高高的,但是下边的井眼依然封冻。要是母亲知道了这种情况,她会怎么说呢,维尔霍思考着,她肯定会说,去棚屋拿根棍棒来,敲开井眼里的冰块。维尔霍在雪地上踩了一条通向棚屋的小道,他看到棍棒就在那儿。棚屋的角落里摆着一棵圣诞树,树枝上挂着少量从门缝里飘进来的白雪花,一些蜡油依旧遗留在放过蜡烛的地方。圣诞树始终反映着人们期待的时光:烤面包圈和烤薄饼、媚人的云杉和小白桦、洗桑那浴、暗淡的光线、乌黑的墙壁、窗外的积雪、白雪似的棉花球、苹果、用发亮的彩纸包裹的糖果、金线银线和蜡烛。细弱的烛光在微微跳动,蜡油滴在下面的树枝上,四处充满了宁静和祥和。门外传来了走在雪地上和在大门口擦脚垫上擦鞋的声音,舅舅戴着圣诞老人的面具走进了屋子。他说他是骑着驯鹿过来的,一切都同真的一样。礼物包打开了,养鹿人和先知者同小男孩一起前去牲畜棚玩儿,顺着笔直的犁沟脚踩滑雪板在微光下滑行。天窗敞开,在圣诞之夜,小

白桦入睡了。这一美好的时光,这一在针叶瑟瑟作响时意想不到地降临的美好时光,依然留存在圣诞树上。维尔霍将圣诞树扛到屋外,放在已经变得坚实的雪地上,从插过蜡烛的地方刮去蜡油。邻居的烟囱也开始冒起了青烟,母亲讲过邻居的阿姨。人们说阿姨将搬到铁匠乌诺那里去,乌诺会取走她屋里的一半东西。邻居小屋同我家的屋子几乎一样低矮,他一边想一边用木棒在雪地上画了许多个兔脚印,一直画到了水井边。兔子的脚印时而一前一后,时而相互并列。后来井眼开裂了,冰块碎裂,井水流到已经变硬的雪面上和水桶中。就在同一个时间里,木块烧着了,母亲用火钳将它们从炉条上夹到炉子里,开始蒸煮土豆和其他食物。从屋外拿进来的土豆还有些冰冻,因此没有清洗。

玻璃窗上的冰花化开了一个小孔,通过它可以看到雪地上黑褐色的苹果树。一只灰色的老鼠正沿着炉子和地板的拐角向中间爬动,它蹲伏在地上,嗅着什么东西,不停地摆动着嘴上的长须。

维尔霍揣测它可能就是圣诞夜被捕鼠机夹断尾巴的那只老鼠。难道断了的尾巴又长了出来?这与那条尾巴当然没有什么关系,维尔霍想,不过,如果失去了尾巴,别的老鼠就会嘲笑它,它将不得不面对困窘的局面。它鬼鬼祟祟地越过拐角的尽头,蹿向地中央。它观察方向,出人意料地消失了,无影无踪。它一定看见或者听到了什么可疑的东西。维尔霍发现,一盆摆在窗台上的长梗花翻倒了,它向下倒挂,最后连花带盆一起滚到了地上。花盆破碎了,花朵也像融化着的碎冰块一样散落一地。

母亲回家时一定会带来新的更加漂亮的花枝，维尔霍在想，兴许今天她就回来，或者明天。他一面思忖一面通过玻璃窗上冰已化去的地方朝外眺望。邻居阿姨正在饲草棚屋那边观望，她沿着小路进了维尔霍的家，看了看花朵。

——母亲回来时会带来新的花枝的，维尔霍对邻居阿姨说。

——你得去一趟店铺，那边有事情。

——好的，是母亲吗？维尔霍问道。

——是的，阿姨说完话立即走开了。

维尔霍带上了书包，因为母亲可能有东西给他，譬如八字形饼干，临走时她说过要带八字形饼干给他的。她到店铺去干什么？维尔霍走出家门时在想。

一位身上散发着香气的女人在维尔霍的前头进入店铺，它是庄园里的人，人们习惯于称呼这样的女人为太太。维尔霍同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所以当他进入店铺时门铃又丁当地响了一声。

维尔霍没看见母亲。

收款台后面的门打开了，一位身体肥胖的商人面无表情地从里面走了出来。当他看到维尔霍时似乎难以启齿，犹豫一会儿后才挤出下面的话语：

——城里来电话说，你母亲去世了。——咳，他叹了一口气。随后他转向别人，微笑着问道：太太您要些什么？

——一公斤砂糖，她说。

胖商人用勺子舀起一些砂糖，让太太看了看那糖是否精细，还让她尝了尝那糖是否够甜，然后就像装沙子似的装满了一纸

袋。人们根本不注意砂糖中或者店铺里是否存在什么质量问题,买好东西后他们立即离开店铺,踩着滑雪板回家了。秋天时母亲为做果酱买过砂糖,维尔霍回忆着,冬天时她又买了糖块,那些糖块至今依旧放在柜子里。他起劲地回想着这件事或者那件事,为的是要让自己觉得从来没有听见过胖商人说的话。然而胖商人说过了,这无法改变,就像是一个幽灵在他的身后游荡。他说了,这不能不让他痛哭流涕。邻居阿姨也哭了,她说:

——可怜的孩子,这儿是牛奶、黄油和面包。他说了些什么,可怜的孩子,维尔霍思忖着。

——我不是什么可怜的孩子,他断然说。邻居阿姨不说话了。

他们不知所措,神情茫然,让人感觉他们好像什么都听不见,看不到,也不知道时间在推进。圆圆的钟盘静静地高悬在墙上,开发条的钥匙挂在挂钟旁的钉子上。母亲总是从那儿取下钥匙,上紧发条,这样就不会使时间停顿下来。维尔霍爬上椅子,拨动钟摆,钟摆摆动起来了。它是因为寒冷才停顿的,现在重又开始摆动。不过与别的钟表相比,这座挂钟已经晚点,就像是一个人坐在路边休息但是别的人依然毫不松懈,勇往直前。邻居阿姨将指针拨到她认为指针应该指向的位置上,同时上足发条,尽管那发条还能带着指针转动不少时间。现在,时间向前推进了许多,但指针似乎没有走动。父亲和母亲好像站在五屉柜上从遥远的小窗口向下俯视。维尔霍看了看食品柜,想知道里面还有什么东西。食品柜中已经没有了馅饼,稀粥罐也已经见了底。维尔霍思考着怎样才能帮助母亲,他觉得应该先打扫

一下卫生。他剪下冻坏了的花朵,将它们放进垃圾桶,将地板上的空花盆拾掇到墙边,摆得整整齐齐,将纸花归拢到一起。纸花不会死,维尔霍心里想,因为花干是铁丝,好种,只要将它插到泥土里就行了。他将纸花摆在桌上,去屋外劈柴火了。邻居阿姨走出屋子,前往饲草棚。隔壁传来了男主人恼怒的声音,他在训斥阿姨。

——你去哪儿了?你会把传染病带给我们的,他说,——这儿的人很快会死光。

柴火都是小木条,用不着再劈,如果想烤小点心,只要将它们锯成两截就行了,要是用来烧烤面包炉,现在的大小正合适。屋子里已经充满洋洋暖意,窗户上的冰条正在慢慢融化,掉落到窗台上,水珠儿撒满一地。食物又能照常食用了。挂钟的钟摆在不停地摆动,钟摆的摆动声虽然听得清,可是无法看清它。老鼠开始在地板下啃食芜菁,标志着已经到了人们入睡的时刻,要不了多久世界上的事物将会发生变化。

树上长的是稀奇古怪的果子,有的像八字形饼干,有的则像葡萄干、馅饼和姜汁饼干。维尔霍品尝了这些果子后走到一条小溪边,小溪中流的是草莓汤,它同母亲夏天时制作的草莓汤一个样儿。小溪边鲜花盛开,有的像是装满了蜂蜜的菜碟子,有的很像盛满奶油的杯子。树林里还长着蒲公英和会叮当发响的花朵。总之,世上一切珍奇之物在他的眼前展现得淋漓尽致。人们往返奔走,吃着喝着,眼看将被剪光割尽,然而它们却丝毫无损。维尔霍不慎走到了窗外,窗子关上了,窗框不停地发出叮当声。维尔霍觉得无法相信,那儿原先并无窗子,现在它却叮当作

响,响个不停,好像是刚从冰层下面钻出来的。邻居阿姨进来了,坐到桌边的椅子上。维尔霍看到一只小鸟在觅食,他站起身,从五屉柜的抽屉里找出圣诞节留下来的蜡烛头,将它放到给小鸟喂食的小盘中。阿姨向炉子里添了些柴火,带着哀怜的神情自言自语地说:

——可怜的人现在你该去哪儿!

——你们才是可怜的人,维尔霍说,——裤腿上沾满了牲畜的粪便,还怕鬼怪。

——你舅舅不是来看你了吗,他知道应该怎么办。

——哪儿我都不去,维尔霍说,——现在我是我自己,我知道应该做什么,我懂得搞卫生,擦地板,还有……

——可是你还得上学呀,阿姨一面说话一面炒菜做饭。

清晨,桑拿浴小屋的门前留有雪橇的痕迹。从窗口可以看到,桑拿浴室中放着以前不曾有过的东西,它的上面覆盖着白布。维尔霍进入桑拿浴室,掀开了白布。

——是母亲,他说,她好像睡着了。

阳光穿过白桦树的细枝照进小屋,光线在她的脸上晃动,她的眼睑似乎有点儿动,就像清晨时她将从睡梦中苏醒。如果她醒了,维尔霍在想,她会醒的,如果她能听得见,那就会醒过来,睁开眼睛,同……许多人从睡梦中醒来一样,这是毋庸置疑的,老师也这样说过。

——母亲已经醒来,她会去厅堂,维尔霍说,她差不多已经张开眼睛,很快就会开口说话。但是她没有说话,眼睛也不曾睁开,看来她正在沉思应该做些什么事情。她的眼睑一动未动,它

是停滞的。黑色的棺木盖靠放在灰黑的墙壁上，母亲静静地躺在棺木中。窗外白桦树的细枝摆动如前，但云层挡住了阳光。看来人们说得对，她再没有醒过来的可能。什么事情他们都谈到了，维尔霍边想边走出桑拿浴小屋。

家里来了一个人，他谈到了云杉枝，说应该为明天的葬礼再准备一些云杉枝。附近只有松树和叶子已经干枯的阔叶树，可做圣诞树的小云杉和葬礼用的云杉树生长在较远的地方，生长在农田的另一边。明天就要下葬了，维尔霍想，棺木上面必须摆放小云杉，不能只有云杉枝，因为她是我的母亲。

他想要的那种云杉树都埋在雪下面，只能看到它们的顶部。他挑选了两棵，刨开周围的积雪，确定合适的高度后用手锯锯了起来。锯断云杉后，维尔霍觉得它们比预想的要短得多，于是顺手又折了两根云杉枝。他想一下子就将它们拖回家，但发现自己是力不从心，他每次只能拖一棵。他不得不拖着小云杉一步一步地慢慢向前走。一个念头浮现在他的脑海中，那念头确实存在着，真真切切地存在着，可就是摸不透它是什么模样。那些小云杉是否知道自己已被锯断了呢，他在想，它们丝毫没有变凉。回家走的是上坡路，在前方最高处的天空中，云彩离地面似乎只有一米左右，如果可能的话，他真想爬到云彩上去漫步。饲草棚里已有一棵圣诞树，他将小云杉和树枝放靠在棚屋的墙壁上，还给山雀喂了些油脂，将云杉籽撒在雪地上。

早晨，他从厅堂的窗口向外望去，看到一些村里人正在桑拿浴小屋前铲除积雪。他们从桑拿浴小屋扛来板凳，然后抬出棺木，将它搁在板凳上。他们将树枝和小云杉摆在棺木上，葬礼就

此开始。维尔霍走了出去,他想看一看,听一听。人们唱着赞美诗。主日学校的主持人埃特瓦尔蒂铁匠祈祷说:“主呀。”维尔霍再没有听见后面他还说了些什么,因为人们唱起了第二首赞美诗。舅舅从桑拿浴小屋扛来棺木盖,同埃特瓦尔蒂一起将它盖在棺木上。板凳依旧放在那里,云杉树翻倒在地。

——走吧,邻居阿姨说。

人们一离去,山雀便立刻从桑拿浴小屋的屋顶跳向圣诞树啄食油脂。

现在谁都不唱《在那荒芜的地方》和《黑萨拉》了,维尔霍在思索,他们唱的完全是别的。兴许那些都是即兴创作的赞美诗,或者是因为上帝在往时给人们唱了无数次,使他们牢记心头,永不忘怀,就像当年记录圣经那样,人们记下了这些赞美诗,要不然就是由牧师和唱诗班的领唱人后来自行创作的。不过令人费解的是,蜥蜴的尾巴脱落后可以长出新的,脱落得越厉害,新的长得也越快,老鼠的尾巴也会掉,螃蟹的脚钳和啄木鸟的尖嘴会磨损,但是它们都能长出新的尾巴,新的脚钳和尖嘴。然而人却不成,人腿断了是长不出新的,除非请人制作一条假腿,一条木头腿,将它安装在断腿上。不过在他的有生之年他再不会有新腿了,当他归天时,他只能带着这条木头腿上西天。谁都不知道据说是可以知道的事情,实际上他清楚他并不知道。

雪橇走的路应该是通往教堂的那条路,然而现在却不是,与以往不同,它并不通往教堂。雪橇在一堵石砌围墙边停了下来,男人们从雪橇上抬下棺木,扛着它走向白桦林中的深坑。棺盖上燃着一个太阳似的微型物体,男人们小心翼翼地将棺木放入

坑中，直到再也看不见它。“要是没有阳光的种子撒落大地，在那里生根成长，大地将会僵死，冰冷刺骨，硬如岩石。”一次维尔霍和母亲一起进森林时母亲曾经这样说。维尔霍站在长满苔藓的山岩上想看个究竟，他看到遍地长着红色牙疙疸，太阳挂在树梢上，一只乌鸦正在那儿磨它的嘴。类似白杨树叶的圆形叶片飘了下来，闪闪发光，稀稀疏疏地落到沼泽地上。筐子装满了野果，回家时母亲说，现在最好多刮几次风，让驯鹿远离浆果。她心情非常好，还用嘴吹了几口气，说现在我们可以上路了。维尔霍一直觉得在向前走，只是少了一匹马，不过他终于明白了，只在翻耕土豆地时才使唤马，母亲自己总是用叉耙翻地的。现在，一位身着黑制服的男士在朗读仁慈贤明的主的教诲，那主用死亡鞭笞人们，因而与其说人们更多是爱戴他，倒不如说更多是惧怕他。

——……从地上……他朗读着，同时拨掉了格格发响的冰块。

——母亲，维尔霍喊了一声。人们拿起铁铲，开始往坑里填土。

马儿跑了出去，背上盖着很大的护毯。它们朝着一棵高大的黄华柳奔驰而去，那儿有些树的树干几乎是红色的，树顶上长满了小枝杈。

回到家里，邻居阿姨忙着做菜烧饭，好像就在她自己家里似的。她说：——现在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他们被传染病吓破了胆。她拿起扫帚搞卫生，烧热炉子，看到屋里没有鲜花，又专门回她自己的家取来了一盆倒挂金钟。早晨，阿姨为他准备午饭，

将它装入他的背包后说，现在该是上学的时候了。她是打算像现在这样在这儿呆下去了？维尔霍琢磨着，她正从白桦树干上掰着枝杈，枝杈上已经长出绿色的嫩芽，看起来她好像是这样打算的。维尔霍认为可以肯定，她做不出母亲做的那些菜，也不会唱母亲唱的那些歌谣，总而言之，她什么都不会，相反，现在一切都是那么肮脏，散发着牛棚的气味，家再也不像原先的家了。谁都不了解这个家，但是维尔霍清楚地知道，不管这个家是好还是坏，母亲再也不会回来了，等待只是枉费心机。看起来世界上确有无家之人。

村子很大，村里发生的事情越来越多，然而河道上依旧结着冰。人们顺着河道自遥远的地方过来，经过村子又前往同样遥远的地方，结果损坏了许许多多布设在激流中的捕鱼罗网。一次，木排从河道上流放了下来，挟带走了罗网。维尔霍和卡莱舅舅一起出去捡柳条，正好看到庄园里两头套着共轭具的圆鼻子公牛，公牛拖着十匹马才能背驮的货物，在沿沼泽地的泥泞道路上艰难地向前走。于是他们放弃了寻觅柳条的打算，转而顺着木头轨道奔向坡上的草根泥仓库，然后乘坐滑车下滑到庄园附近种植甜菜头的庄稼地。领班已将需要间苗的一些地块分给了早先到达那里的农民，维尔霍和卡莱分到的是最后两块地，它们位于庄稼地的尽头，土地干燥，正好用不着间苗。第二天他们收到了庄园发来的账单。他们去庄园付清账单后，又赶着几头猪去暖房，并从园艺师那儿得到了一份长期的工作。园艺师同乌诺铁匠和卡莱舅舅都养蜂，不同之处在于，乌诺的蜂蜜品质好，因为他更懂怎样养蜂。一天，维尔霍的鞋后跟掉了，鞋钉扎到了

他的脚后跟,痛得像挨了一铁锤似的。阿姨说:

——乌诺会修理,找一下他吧。正巧这时乌诺进来了,听到了阿姨说的话。他替维尔霍钉好鞋钉,鞋钉再也不扎脚了。乌诺同阿姨说了一些陈年旧事,为此两人大笑不已,因为那些事情都发生在他们的孩提年代。乌诺还讲到他当长工的那户人家,当时他们在美国。

——那时整片土地上长满了酸果蔓,就像现在的黑麦,乌诺说。——另一块土地上种的是黑饭树紫黑浆果,土地上满是齐膝盖的紫黑浆果丛。

——胡扯,阿姨说。

——真的,乌诺说,——不过那些葡萄牙人和印第安人不干庄稼活,也不做林业活,那些印第安人搞建筑,他们简直是牲口,在高耸入云的轨道上走来走去就像行走在宽敞的大道上。那楼房可高了,从顶楼的窗口看下面的人流和云彩,肚子立刻会发疼,如从地面上抬头仰望顶楼,帽子就会向后掉到地上,使脖子疼得难以忍受,无法回头去看帽子落下的地方。那时候,你只能再次跑上高楼顶,重新往下看一看,疼痛才会转回到肚子,你也才能弯腰拾帽子,将它戴回到头上。要是你有一棵粗大的枯树,他们还能为你在树心里建造一间小房子。

——已经听够了,阿姨边说边向外张望。

一个男人走了过来。

——那是庄园里的园艺师,维尔霍说,——他来干什么?

——看来有事,阿姨说。——他来这儿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他找我有事,乌诺说。

——呵，阿姨说。——是不是那小主教想种酸果蔓，还是只想来这儿听故事？

——同所有养蜂人一样，小主教可是一个有头脑的人，乌诺说。——他说他从一个外国人那儿搞到了一本有关养蜂的英语书，可能是拿了这本书让我看一下，因为他看不懂。

园艺师进屋时带着一副初来乍到的神态，显得非常拘谨，但当看到乌诺在里面，他又变得像是老相识了。他从胸前取出一本书，开始大谈有关养蜂的变革。

——看我们中间有谁能懂专业词汇？乌诺说，同时从头念了起来。他念得很不熟练，嘴里像是含了什么东西，模糊不清。大家都在认真听，就同在聆听一个划时代的，尚未译成芬兰语的养蜂信息。然而它不是什么值得人们严肃对待的信息，这不能不让乌诺笑破肚皮。

——读了开头就能知道它的结尾了，乌诺边说边翻阅最后一页。

——噢，非常好，要是再能搞到一本，人们就会像这本书里写的那样幸福终生了，哈哈哈哈！

——里面发现什么了？园艺师问道。

——花了多少钱？乌诺笑着问。

——不贵，园艺师说着走开了。

乌诺仍在大笑。从阿姨的表情中可以看出，她很快就会去乌诺那儿，那时候乌诺将取走她半个家的东西。

维尔霍凝望着自己的鞋子，心里想：

现在我就是我自己了。

子弹壳



维约·梅里

P227



阳光透过绿色枝叶间那大大小小的缝儿,照射在大道和从高高的铁丝围栏后面延伸过来的小路上,很远处就能清楚地看到那竖在森林中白底黑字的罚款告示牌。母亲去店铺,手一直拉着孩子。人们必须经过两根尖顶的柱子,因为那儿有一名士兵站岗,他接过通行证,检查后当即将它归还给过路人。

一个学音乐的学生在一次事故中丧生,他是从载重汽车上摔下来的。父亲要值班,一整天没在家,第二天晚上也不回来。哨兵是父亲营里的,他对母亲笑了笑,还向她招了招手。母亲用淡淡的微笑回应着,还问他在大门口站岗要多久,但士兵说不准,因为他没有手表。母亲说她也没有手表,拉着小男孩离开了大门。晚上母亲告诉父亲说,大门口站岗的小伙子对他们很礼貌,然而父亲说,那士兵的做法是错误的。

母亲答应音乐生下葬时让小男孩一起去,小男孩的脑瓜子开始转动起来了,他想看看音乐生死后到底是什么模样。音乐生从营区被运送出来了,是父亲亲自用卡车运送的,因为那是值班人必须做的事,父亲是那样说的,小男孩曾经问过他。要看到

下葬的场面，还得往前走一段很长的路。

雨虽然下得很大，但是前来观看音乐生葬礼的人还是很多。小男孩跟着母亲，他一直希望看到死去的音乐生在什么地方。他原以为他会在大门口什么地方等着大家，因为人们成群结队，都要经过那儿。他催促母亲前去那里，但是母亲说那儿人太拥挤，门也太狭窄。他们是最后进到里面的，大门口已经没人了。小男孩非常焦急，他以为别人都已看到了死者，以为他们看够了，将他带走了。他很不高兴，猛地挣脱母亲的手，因为他再不想看到什么了。尽管母亲许诺过，为此还从营区过来走了很长一段路，然而她说啥也要他站在路边，不让他挤到前面去。

——过来，现在快要下葬了，母亲说。她拉着他，让他跟在她后面。

小男孩重又开始向四周张望，乖乖地跟着母亲，一起加入到队伍的行列。同所有的太太一样，母亲也擦着眼泪。母亲说，那个音乐生是孤儿，父亲和母亲都已不在人世，她说这些话时，又悄悄地哭起来了。母亲为他哭泣，别的太太们也在哭泣。

棺木是白色的，很厚实。母亲弯腰轻声告诉他那个音乐生在什么地方，还用手指点了一下，好像音乐生就在人群中间捉迷藏似的。没有大人的帮助，光凭小男孩自己是不可能弄明白的，他正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不停地注视着一个手握冲锋枪的军人。那军人一直站在同一个地方，纹丝不动，他从不转动一下脑袋，连咳嗽都控制在喉咙里。他周围是一块很大的场地，空无一人，因为人们没有勇气走向它的边沿。

四名军人抬着棺木行进在人群中，死去的音乐生就躺在里

面,因此不可能看到他。小男孩累了,尽管给他许过诺,但他再也不想挤到前面去看已经死去的音乐生了。棺木在队伍的后边,小男孩根本看不见。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人们又等了一会儿。有个人正在用比别人响得多的声音讲话。母亲压低嗓门对太太们说,他是孤儿,他的父亲和母亲早已不在人世。她们不停地啜泣,擦着眼泪,其实母亲告诉她们前她们早已知道这些情况。

小男孩清楚地记得音乐生的模样,他到过村里,因为他在村里有亲戚。有一年夏天,他用石块砸坏了邻居埃梅丽家的梯子,还将她们的自行车扔到路中间,又砸又踩,然后朝窗户瞧了一眼,想看看是不是有人发现。——冷血动物!冷血动物!烂肚皮!埃梅丽冲着他大声喊叫。她非常生气,怒气冲天。葬礼结尾时小男孩在想,难道那音乐生的肠胃是烂的?

——母亲,他的肠胃是烂的吗?

母亲捏了一下他的手臂,没有理他,继续同别的太太们闲谈,后来她想起了他曾经问过什么,于是让他坐在高低不平的路边石块上,好像是她自己累了,想休息一下。

士兵歪着脑袋准备将冲锋枪推上膛,那时母亲拉着他离开了墓地。

——会吓着孩子的,母亲对太太们说。

小男孩挣扎反抗,他想看一看那士兵是怎样打枪的。

——他向哪儿开枪呀,那士兵?

母亲没有回答,她手拉孩子,让他紧随其后,快步走出大门。小男孩偷偷向后看了一眼,看到别人仍然留在那儿,鸦雀无声,

黑压压的人群站在那儿,好像就要发生什么事似的。小男孩又回头看了一眼,看到他们原地未动。母亲呼吸急迫,催促他跑到石砌的围墙边。母亲很想将他带得更远些,带他远离人们呆着的地方。正当人们等待的时候,那士兵将冲锋枪推上了膛。他打了吗?要是他不会打枪,那时候大家会怎样?小男孩跑到母亲前面,想得到母亲的保护,而后又躲到母亲的背后,以便躲开飞出来的子弹。他害怕子弹飞过那个只有他们两人孤零零地站立的地方。他们现在远离他人,万一它与他们单独遭遇,那么除了母亲以外他将得不到任何别的保护。

——它会过来吗?他非常惊恐地问母亲。

——什么?母亲问道。

男孩儿不知道过来的会是什么,母亲也一样不明白,不知道它会是什么。母亲用手臂搂着他,让他紧贴在自己身上,站在原地一动不动。那时小男孩感到,它一定已经非常接近,他们再也无法往远处逃了。士兵放了许多枪,小男孩浑身哆嗦,他希望不要再放那么多枪了,然而那士兵没有停止。

——走,去看看学校,说着,母亲松开了她的手。再也听不到枪声了,小男孩知道一切都已过去。他开始哭了,他早想号啕大哭了,但他不能,因为他要仔细地听,耐心地等。母亲安慰他说,一切都已过去,再也用不着害怕,然而母亲自己仍在哆嗦。

母亲向他弯下身子,用手指了一下。

——看那边,那儿就是学校。

他们顺着小路走上一块很大的农田。

——两年后你将天天在那儿,难道不快活?

母亲安慰他再也不必害怕了,因为进了学校后一定会非常快活。小男孩虽然仍旧有些怕,但心情已经平静,他看了一眼母亲所指的大楼。

——那是一只公鸡? 他问道,同时咽了一口口水。

——是的,母亲说。

高高的标杆顶上有一个随风转动的黑色图像,那是公鸡的图像,它尾巴很长,拖在后面。

——那尾巴是刚刚拖下来的?

母亲看了看他,没说什么。即使母亲不说,它肯定也会是那样的。

——母亲,走吧,小男孩的声音很轻,为的是不让那边的人听见。

小男孩想回家,但母亲还是带他去了墓地。他们是从边上的小门进去的,免得碰上经过大门走出来的人。母亲带了黄色的花束,小男孩将它放在他们不在时别人置放在墓地上的那个花丛中。母亲猛地打了一下他的手,因为他拿了一条漂亮的黄色丝绸边。

——不许拿,母亲说。

人们已经离去,男孩儿观察得十分仔细,他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东西,就像没发生过什么事情似的,不过松软的沙地上留下了许许多多脚印。远处的草地边有一个几乎完全埋在沙土里的金属物,母亲不让他去捡。

——那是子弹壳,母亲说。

——是用它射击的?

——是的，是用它。

他们离开墓地时，一个士兵从石砌的围墙后面取走了他的自行车。枪是他开的，小男孩盯着他看。士兵回头瞧了他一眼，笑了一下。他突然在他们前面弯下腰，咳嗽起来。他紧闭眼睛，咳嗽得越来越厉害。为了咳得舒服一些，他推倒自行车，将它搁在地上，自行车的前车轮仍在快速地转动。由于血液冲向头顶，士兵的面孔变得通红。

——我同他是一起的……当他们走到士兵身边时他向母亲解释说。他带着惊讶的神情看看她，但是母亲疾步走开了。小男孩不得不跑着赶上她，母亲不想听他说话。

小男孩在音乐生葬礼之后就没有去过教堂村。父亲同士兵们一起上教堂，母亲有时候单独去。母亲很想带上小男孩，但他不愿去，因而她也只好留在家里了。——小孩子根本不懂，父亲说。

开学第一天，母亲要送小男孩去学校。那是一个哭哭啼啼的早晨，母亲要给他穿节日的漂亮服装，可他觉得太受拘束，不对劲。不知道母亲中间去了一趟什么地方，回来后，她继续给他穿衣服，小男孩自己知道怎样穿衣服，然而母亲就是要帮他。后来母亲为他准备午餐，将它放到一个新的被称之为校包的绿色背包中。临行前，她还让小男孩吃了晨粥。

——这孩子怎么这么难弄啊？父亲问这问那，看着她做准备工作。

清晨的光线特别刺眼，小男孩从来用不着这样早就起床。衣服很紧，他感到不舒服，新的压弦帽硬邦邦的，呈三角形，不但

绷得紧,还十分难看。小男孩那天早晨根本不想去学校。

——不用送了,孩子应该学会自己上学,父亲说。

阳光虽然明媚,但外面仍然寒冷,夜间的冷气尚未散去。得到解放的感觉促使他从院子里直奔大路,但当他爬着山坡向着低级军官大院的大门走去,看到走在路上的其他学生时,他开始害怕了。他停住脚步,等着一大群在山顶上玩耍的男孩子从那儿消失。他朝自家的窗户看了一眼,看到母亲和父亲都在窗口,父亲站在母亲的身后,正挥着手叫他往前走。他转身开始爬山,当他再次回头时,他家的房子已经被甩到山下了,要是父母亲还想从窗口看他,那就得伸长他们的脖子了。

如果说在家度过的早晨很别扭但还不是特别反感的话,那么这白天就完全无法让人理解了。老师讲的课除了单个词汇外他几乎全不懂,他觉得词汇中间没有任何能够帮助他理解的东西。教室亮得耀眼,里面摆满了课桌,一排接着一排。他没有勇气环顾四周,只看了看近处,因此说不出教室里究竟有几排课桌,有几扇窗户。课桌的桌面是木板的,做得很差,上面没有任何东西,也放不了什么东西,他小心翼翼地将手放在它上面。他记得那课桌的桌面,也记得他曾经叉着双手搁在它上面。母亲总说在学校应该这样必须那样,可是她肯定没有坐过学校里的课桌。课间休息了,大家向外拥去,但他不知道应该前往何处。大院里到处是人,你推我挤,在别人面前奔来跑去,这一切自始至终都吓得小男孩痛哭流涕,但他不仅仅在哭泣,因为那环境同样让人不可思议,他虽然都哭成了泪人,却不曾受到人们的注意。

——学校不能接受你了，女教师在班上出其不意地对他说。这样的话老师已向住在兵营里的其他人说过许多次，现在他清楚地知道，这一回她是冲着他说的，因为她就站在他身旁，将手搁在他的肩膀上。有些新生站在门边，说是邻村的老师叫他们过来的，因为她的班上容纳不下那么多人。老师同他们说了几句话，然后回到了自己班上。

小男孩沿着穿越墓地的道路奔跑，经过一座很大的运动场进入林中小道，开始号啕大哭。在那儿，他终于松了一口气。一条巨大的树根蜿蜒着爬越小道，他在跨过这条树根后重又哭泣起来，就像是他等了一整天现在终于到了目的地似的。他抑制着跑离学校时和此前因为沉重的心情而即将爆发的痛哭，但当他跨越树根时突然控制不了自己。一路上他不停地嚎哭，一直哭着到了家，进了家门后，他仍旧无法停止哭泣。母亲惊慌失措，要他把一切情况都告诉她。

父亲回家吃饭，母亲赶紧到第一道门去迎他。

——孩子是哭着回家的，他被撵出学校了，隔壁的巴沃也一样，是埃尔莎听到孩子的哭声后才前来告诉的，我弄不懂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就是哭泣。

母亲说这话时表现出非常气愤的样子。

父亲在过厅里停了下来，没有取下头上的贝雷帽，也没有脱去手上厚大的连指手套，他开始大骂过去全是赤色分子的撒旦[①] 同伙。

---

① 撒旦，是指基督教和犹太教教义中专与上帝和人类为敌的魔王。

——他们不想让兵营里的孩子受教育。

随后父亲走进楼道，让背后的门敞开着。他猛敲邻居家的门，邻居叔叔穿着衬衣从里面走了出来，父亲冲着他高声吼叫，那叫声在走廊中长时间回旋。

——应该向营长反映一下，不然我们将无法让孩子们在这里生活了，总该有法律的嘛！要是地方上的学校容纳不下，我们可以自己办学校，难道没有法律了？

父亲那只穿着靴子的脚踹上了他身后自家的大门，他想让他们俩清清静静地谈一会儿。

父亲回到家里，脱去衣服准备用餐。他解开外套的纽扣，小心翼翼将它挂到椅背上，由于衣领的摩擦，在他粗大肥胖的脖子上留下了一条深深的血痕。父亲解开衬衣，袒露出胸膛，坐到桌子边，从大碗中抓了几个土豆放到自己盘子里。父亲总是单独进餐，母亲忙碌于灶台和餐桌之间，给他送菜。

小男孩在厨房的木沙发上翻来滚去，有时稍静一会儿，用很长时间盯着父亲身旁的窗户。父亲低头面向桌子，接着抬头咀嚼食物，让食物在面颊中不停地滚动。因为背对闪亮的窗框，父亲的脸部几乎是暗的。小男孩又开始打滚，他活像一只在沙发上翻滚的活泼自在的小猫。他脑袋冲下，从两腿中间看他的父亲，这一姿势他坚持了很久。他凝视父亲，还张开手臂，像着了魔似的仔细观察着父亲。看样子父亲长得好怪，额头上布满皱纹，还吃着东西。他必须立即掉转头，坐在正面看一看。父亲一头短发，两边推得干干净净，直到头顶。他虽然晒得很黑，但因为帽舌的遮挡额头却很白。父亲的工作在户外，既不在给养仓

库,也不做别的室内工作,父亲总是说,就在户外吧。

小男孩再次倒转着脑袋观察父亲,看的时间越长,越觉得他让人害怕。父亲的眼睛里有一种严酷地盯着人看的神色,他的嘴里在吃东西,额头布满了皱纹,在他眼睛的下方一只光滑的圆杯子正在很高的天花板上转动。天花板成了地板,父亲远坐在它上方,脑袋向下。尽管血液冲向脑袋,嘴里感到发咸,但小男孩还是死盯着父亲,因为父亲就像一头从来不曾见过的既骇人又丑陋的野兽。父亲转身看了看他,直望他额头的上方。小男孩出于害怕仰天躺了下来,将头转向昏暗的过厅。一道亮光很像一条拉长了的直线通过卧室的门缝照了进来,阳光总是透过门缝照射到里面。

小男孩不敢正视父亲的面孔,直到他从窗口看到父亲同大狼叔叔一起驾着车去了兵营,他才放了心。低级军官圈里一共有三只狼,也就是三个叔叔,他们分别是:大狼、小狼和恩蒂狼。大狼肥胖高大,年轻时在马戏团当过摔跤师,他总喜欢给别人讲这段经历。星期天他爱看孩子们摔跤,还买棒棒糖给他们吃,那时候他会坐在房前的石块上,孩子们在他前面摔跤,他给他们指导。大狼一直和父亲一起在场上工作,没有晋升为军曹,父亲说大狼叔永远晋升不了,他只能当一辈子军士。

在同上房区的孩子们打石头子仗时,大狼叔叔的儿子阿拉尼是大孩子的头头,大狼不在乎他打架,也让他收集和扛着石头子给别人。——要是你当了俘虏,他总是这么说,——你母亲会急的,他还说。

靠近上房区的地方谁都不敢单独去,因为那边的男孩子会

把你抓去当俘虏,将你关在堆木柴的地下室里,折磨你。他们抓过小男孩,那时他正替母亲去店铺里买东西,他们将他押到那边,扛起他买的面粉倒在他的头顶上,倒在他的脖子、裤子和袜子里。他不停地哭喊着,呼叫着母亲。声音传到了外面,他们胆怯了,所以他在地下室只被扣押了一小会儿。他们逼着他赶紧跑离那儿,还在后面向他掷石头子。他们感到恼火,因为没能将他关起来当俘虏。一次阿拉尼逮住了上房区的两个男孩儿,将他们扣押在森林里,强迫他们脱掉裤子,光着屁股坐在蚂蚁窝上。母亲对那种可恶的报复行为非常生气,但父亲说,何必为那种事情再招来老婆子们的麻烦呢!

父亲上班了,小男孩开始在厨房的地板上玩儿。他从缝纫机抽屉里将所有的纽扣都取出来,将它们排列成行,然后用这些纽扣玩打仗游戏。侦察兵爬上山头,就是说他们上了椅子和床铺。战斗在宽旷的平原上进行,地毯之间的空隙是一条名叫康斯蒂阿的大河,它流经大平原。小男孩有五个锡制的德国兵,手握冲锋枪向前推进。不过士兵太少了,而且只有一个姿势,根本无法展开像样儿的军事行动。

有一天,父亲参加完射击比赛后带回来三十颗子弹壳,那可是真正的军人,他们有身躯,有脑袋,有肩膀,可以将他们排列成一支雄壮、齐整的队伍。他们在阳光照射下的地板上行军,锃亮闪光。他们的个头一般大,体重相仿。他们长相酷似,难以区分。因为无法确切地识别他们,也就不好替他们取名了。他们是地地道道的精兵强将。他让他们排成方阵,向他们发布训令,大声说:你们要战胜一切敌人,我是你们的总司令。他间或高声

责令他们要站得整齐,并用手指拨正他们的位置。最后他说,敌军已经将我们军队打败,现在是出发赶赴前线的时候了。他知道他将率领他的部队开往何处,他要消灭全部敌军,拯救祖国。整个国家几乎已经沦陷,别的部队已被消灭,但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出现了,赢得了战争。他跪在地板上,向他的部下大声命令。父亲和母亲在他们自己的房间里,他可以自由自在,无所顾忌。后来他将子弹壳排成三行,将它们上下倒了一个个儿,让他们戴上钢盔。那钢盔宽大扁平,一直戴到他们的眼睛边。他们同奔赴战场时的模样没有区别。他命令士兵们向右转,——正步前进!队伍穿过宽广的平原向前线进军,准备参加战斗,而他在旁边匍匐前进,向他们喊着口令。父亲出其不意地从卧室走出来,要他上床睡觉。他让弹壳留在地板上,但将它们推倒了。它们就这样在地板上搁了一夜。他很想第二天早晨能够继续玩儿,但父亲将弹壳收走了,说他要将它们带回仓库,以便用便宜的价钱换回新子弹。小男孩哭了,不过没过多久他又开始玩起了纽扣儿。只是玩那玩意儿没什么意思,纽扣大小不一,颜色也不相同,衬衫扣子小得搁到哪儿都不对劲。他生气了,将它们重新放回到缝纫机的抽屉中。

就在不让小男孩上学的那天下午,他在家玩着纽扣,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他嘴里念叨着这场战斗叫什么名称,那场战斗又叫什么名称。那些名称是他从放在厅堂书橱中的大厚本书里记下来的。这样的大本书总共四本,装帧相同,每本书里都有彩色图片和战斗情况介绍,要多少有多少。五岁时母亲就开始教他读书,他会给父亲大段大段地念报纸。父亲从书橱中取出那

样的大本书，说他可以开始学着读，有时候母亲也会拿那些书给他。为了不折坏书本，读书时一定得把它平平整整地放在厅堂的桌子上，封面或封底下面必须垫上一个蓝色的小枕头。书本的纸张有一股浓浓的香气，那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是不可能闻到的。读书过程中他经常凑近书本闻，觉得非常舒服。那张反映全体芬兰人一起牺牲的图片最出色了，只有卡尔胡中尉依旧挺立着，手执利剑，与哥萨克进行搏斗。一个丑陋的哥萨克用牙齿咬着剑刃，因为他的两只手握着旗帜。——决不！一个芬兰人高喊，因为他们要他投降。小男孩经常在外边做游戏，自己扮演卡尔胡中尉。当他一个人走路时，常常碰到有人推撞他，对他干坏事，那时他会很容易地相信，所有别的芬兰人都已倒下，现在只有他一人在与敌军战斗，于是他会高声喊出：——决不！不过室内也可以玩儿真正的战争游戏，如果有了子弹壳，那就能有很多士兵参加战斗了。

父亲有很多日子没有谈起学校的事情了。早晨，小男孩小心翼翼地将眼睛睁开一道缝儿，看到父亲和母亲正喝咖啡，小弟弟睡在厨房一个角落的小床里。那是凌晨，依然亮着灯。灯光透过那个挂在房中央长长的珍珠灯罩照到了他的眼睛，由于用长线串扎的玻璃块相互碰擦，珍珠灯罩发出沙沙的响声。父亲站起身，头碰到了灯罩。小男孩闭上眼睛等父亲离去，因为他似乎早已做好了出发的准备。但是父亲迈着沉重的步伐在房里来回踱步，靴子和地板咯吱咯吱作响，始终不见他出去。小男孩与往常的早晨一样一直赖着没起床，他在想，父亲很快就会离开的，重重地关上大门后一切都将变得十分沉寂，母亲去厅堂做日

常的清理工作,当她回到厨房时他也该起床了。每天早晨都那样。

——要是这个国家没有能力,那就让我自己来教育儿子,父亲边走边说。后来父亲坐到椅子上,椅子发出吱咯吱咯的响声。他像是在翻弄纸张,接着又传来了嚓嚓的裁纸声和笔尖触击桌面的写字声,父亲正在写东西。

——儿子做算术已经做了一顿饭工夫,乘法运算表是一定要学会的,你去考考他。

母亲将餐具收拢到一起,餐具发出碰撞的声音。父亲快步穿过房间,重重地关上大门。父亲每次出去时都那样,因为他要确保是否关好了门。

——我要出去,我要出去。

小弟弟大声喊叫。小男孩睁开眼睛,看到小弟弟正站在床上,用手敲着床沿。小家伙脸蛋圆乎乎的,正在那儿折腾,他对小弟弟长得竟然如此之胖感到非常惊讶。小家伙现在三岁,知道自己有多大,可就是说不出来,不过他的确知道自己有多大,只是不会讲就是了。人们尽管天天这样问他,但是见了他还是要问,好像他们没有记性。——他是你的哥哥吗?他们一起问他,他一定得回答:是。

小男孩下床穿衣服,小弟弟光着屁股,慌里慌张,摇摇晃晃地围着房间打转转。小家伙一旦摆脱围住他的栅栏,立刻就会东倒西歪地奔跑起来,他对能够逃出栅栏肯定非常高兴。他从身边抓起一只袜子,但自己毫无感觉,他挥舞着袜子,兴奋得不停地又叫又喊,还想把它弄到过厅里去,但他绊了一跤。他傻极

了,根本没有看到袜子,只是一个劲地向前冲,摔倒了,脑袋碰在地上。母亲将他提回到床上,理了理他的头发,在他的面颊上拍了几下后重又返回厅堂。

小弟弟已经安静下来,但当母亲再次回到厨房时他又哭了起来。不过他这次不是大哭,因为他眼睛里没泪水,眼珠睁得大大的。母亲将他抱在怀里,亲了亲他的面颊,唱起了小猪钻进树林子的歌谣:红袋袋,蓝袋袋,方袋袋,圆袋袋,大袋袋里面还有小袋袋。听了真无聊,什么大袋袋,小袋袋,长袋袋,短袋袋!

——让那鬼东西哭叫吧,很快就会停住的,小男孩用哭腔和对那种无味的甜蜜表示痛恨的声调说。所有的母亲都一样,她们都甜蜜得无味,人家就是那样说的。

母亲把他的话当作耳边风,她腋下夹着小弟弟,好像压根儿已经忘记了一天的忙碌。

——你从哪儿学的那些东西?

——父亲也这么说,儿子毫无畏惧地回答。

——如果父亲这么说,你就不能说。

——但父亲说了。

黄色的墙纸上满是名叫玫瑰的红色花朵,它们全是一个模样,布满了整堵墙壁,成千上万朵。过厅里也是同样的花朵,不过颜色是蓝的,厅堂里则是黄色的。

——谁也数不清墙上究竟有多少朵花,今天他决心试着数一数。他用食指重重地按在花朵上,按得太重了,拧了手指头。他一直数到第十朵,开始记乱了,忘记已经数到了什么地方。他的手和指头变成了红颜色。

尽管母亲要他离开墙角，但他还是不惜冒着风险站在那儿，直到父亲回来进了过厅，他才走开。母亲就让他站在那儿，一直让他感到累了，自己愿意离开为止。

——学校的事情毫无结果，父亲进餐时说，然后他为林德鲁斯答应过的空缺职位大为光火。家里的开支账单早已经全部核实，还经过母亲核对无误，现在他可记不清所有那些账单了。父亲说，就在场上呆着吧。

——随意捏造说侵害政府利益或者违反纪律，那是枉费心机，父亲大声说。

小男孩在一只木箱边上玩儿，把小木棍折成一小段一小段塞到钉子眼中。他在自说自话，但当父亲说话时，他却跟着学了起来。一个人说话另一个人照着学那可是恶作剧。

父亲狠狠打了他一巴掌，他侧身倒在地上，不过他立即爬了起来，不明白究竟是犯了什么错。他耷拉着脑袋，眨着眼睛，他既没有听到也没有看见父亲已从桌子边走到了他后面。

父亲拽住他的衣服，为了抓得紧一些，还动了一下他的手腕。他从来没有离得这样近，这样面对面地看过父亲。父亲的脑袋很大，完全挡住了他的视线。母亲死劲想从旁边把他拉出来，但父亲抓得太紧，她没能成功，也没有胆量。

——那是你自己说的，是你自己的原因，放开孩子！

——他确实将它弄到外面去了，有过一次听他嘴上反复唱着猎刀，还有提秤什么的。

参加了战争，从战争中回来，

噢，看到了非常可怕的东西：

猎刀，提秤和斧子……

那是一支歌，一支父亲的歌。星期天早晨，每当他擦着节日的皮靴，他总要唱歌，一支接着一支，连续要唱许多支，其中有关于德国的威利和机关枪的，也有夸赞德国的子弹是最最好的，他现在指的就是这支歌。

小男孩吓得连气都不敢出了，他怕把气喷到父亲脸上。他想父亲很快会对他做出一些特别的规定，使他再不能在外边唱那些歌。他等待着父亲的决定，没敢说他什么都不唱了。父亲没这样做，而是把他掷在地板上。他哭了，那哭泣犹如军人放烟幕，它变得越来越浓重，不久后就掩盖了一切，让人看不到东西。它淹没了房间，淹没了整个世界。他躺在烟幕之中，睁着眼睛，他感到眼睛刺痛，用手揉了揉。

——要是你出去乱说什么的话，我立刻打死你这个淘气鬼。父亲在远处怒冲冲地说。

瞬间出现了一片沉寂。

——林德鲁斯少校有个女儿，她也没能进学校。为此他给教育局写了信，司令官答应林德鲁斯，如果地方上要造新学校，他将即刻派遣士兵去帮助。

父亲讲了很长时间，他要安抚全家。

父亲离家时已是下午，小男孩依旧躺在地板上。挂钟不停地发出很响的滴答声，这声音直往人耳朵里钻，让人不能不听——安娜，安娜，安娜，那是母亲的名字，他强烈请求母亲让挂钟

停了,让家里安静一会儿。

——母亲,把钟停了。

母亲对儿子低声模糊的请求没有任何反应,她正坐在窗边干编织活。快到人们睡觉的时候了,外面传来的声音是轻柔的,缓慢的,因为它们要透过许许多多道墙壁,穿越原野的静寂。

初级人民学校搬到了兵营区和教堂村之间体育场边上的保安部队大楼内。学校里又来了一位老师,因为一年级和二年级分开了。兵营里的孩子全都进了学校。第二天早晨小男孩就要上学,头天夜晚父亲答应送给他一些子弹壳。

母亲叫小男孩去低级军官俱乐部找父亲回家吃饭。林中的道路泥泞不堪,雨仍在滴滴答答地下着。俱乐部一楼的窗户全都通亮,窗户高大,上下八格,灯光射向窗外,照亮了松树林,形同一个高大四方但是没有墙壁的房间。

小男孩穿过昏暗的走廊来到弹子房,但那儿是空空荡荡的。他重新回到走廊,轻步走向大礼堂那敞开着的双扇门。在那儿,除了一个很大的房间,看不到有什么别的东西。长餐桌那边的灯已经熄灭。哪儿都没有人走动,也没有人说话,只有电灯孤独冷清地发着亮光。高大的窗户朝里俯视着椅子和桌子,同时面对着灯光,但在窗户里灯光是暗淡的,窗户是黑的,同人们眼睛里的小圆孔一样乌黑,哪儿还会有比这更加乌黑的东西呢。房顶上也是乌黑的,可现在是在房子里,在楼上,在楼道里,在直通一楼的楼道里。

——要像乌尔亚拉老人那样牢牢地握紧十字架。

父亲粗大的声音引导他走向门边的侧壁。他伸长脖子,看到父亲正在里面的墙角旁,除他以外那儿还有三个人,他们肩挨着肩围坐在一张小桌边。他们默不作声,两眼盯着自己的双手。当他踮着脚轻手轻脚地离开门槛时,他们突然紧张地向后转过身来,椅子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他们的手在桌上前后移动,仿佛正在为做面包和面。他们的脑袋一起看向后面。他们身边还并排坐着两个新来的军士,他们好像一个人,两眼直挺挺地盯着桌面,下巴拉得长长的。

父亲越过他们的肩膀看到了儿子,他似乎觉得他在那儿已经站了很长时间。父亲的身子一直在摆动,他的面孔看起来很陌生,满面通红,就像是一名新来的低级军官。

小男孩站在原地未动,父亲艰难地站起身,伸了伸懒腰。当他朝着天花板伸展双臂的时候,扑克牌仍在他手中。他将扑克牌给了一个军士,说那是很好的一副牌。

——难道谁都不想继续玩儿了?

——你也走?大狼问道,他背靠着父亲座椅对面的墙壁上。

——老婆派儿子来叫了,父亲一边回答一边对两位军士说。

——你们两人都不继续玩了?你们看,这是多好的牌呀。

军士们坐着一动未动。小男孩为父亲感到难过,看样子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他似乎变得十分渺小,因为他一次又一次地请求他们,但军士们并不理睬,直至父亲将扑克牌扔到了桌上,他才感到轻松了一些。

他们一起走到院里,弹簧大门在他们身后来回摆动了很久,一会儿向外,一会儿向里,一会儿向外,一会儿向里。他们行走

在湿漉漉的灰褐色的丁香花丛中间。外面很冷,父亲在几棵高大挺拔的松树下停了下来,喘了一口气。二楼的一扇窗户敞开着,但房间是黑的,乐队里的酒鬼下士正在那儿轻轻地,慢悠悠地拉着手提琴,那琴声很像一个婴儿躺在摆动着的摇篮中抽搭。窗户里有一粒红点显现,那是一个燃着的香烟头。

——工资又被喝光,因此也就不去楼下了,父亲低声说着,重又迈开了脚步。小男孩与父亲靠得很近,他的外套的袖子触着了父亲的腰部,他从父亲身上闻到了一个男子汉,一个军人和香烟的气味。

他们沿着林中的道路漫步向家里走去,右面较远的树林边是翻耕后变成黑色的土豆地,土豆地前面有一座湖,湖面也是黑色的,在湖的另一边,天空却很光亮。

——父亲,那是什么光?

父亲看都不看就回答道:

——那是列宁格勒的灯光。

小男孩当然知道这个,但现在他非常乐意问父亲。

当他们沿着屋外的台阶往上走时,小男孩已经有了向父亲提出要求的勇气,要在其他时候他是不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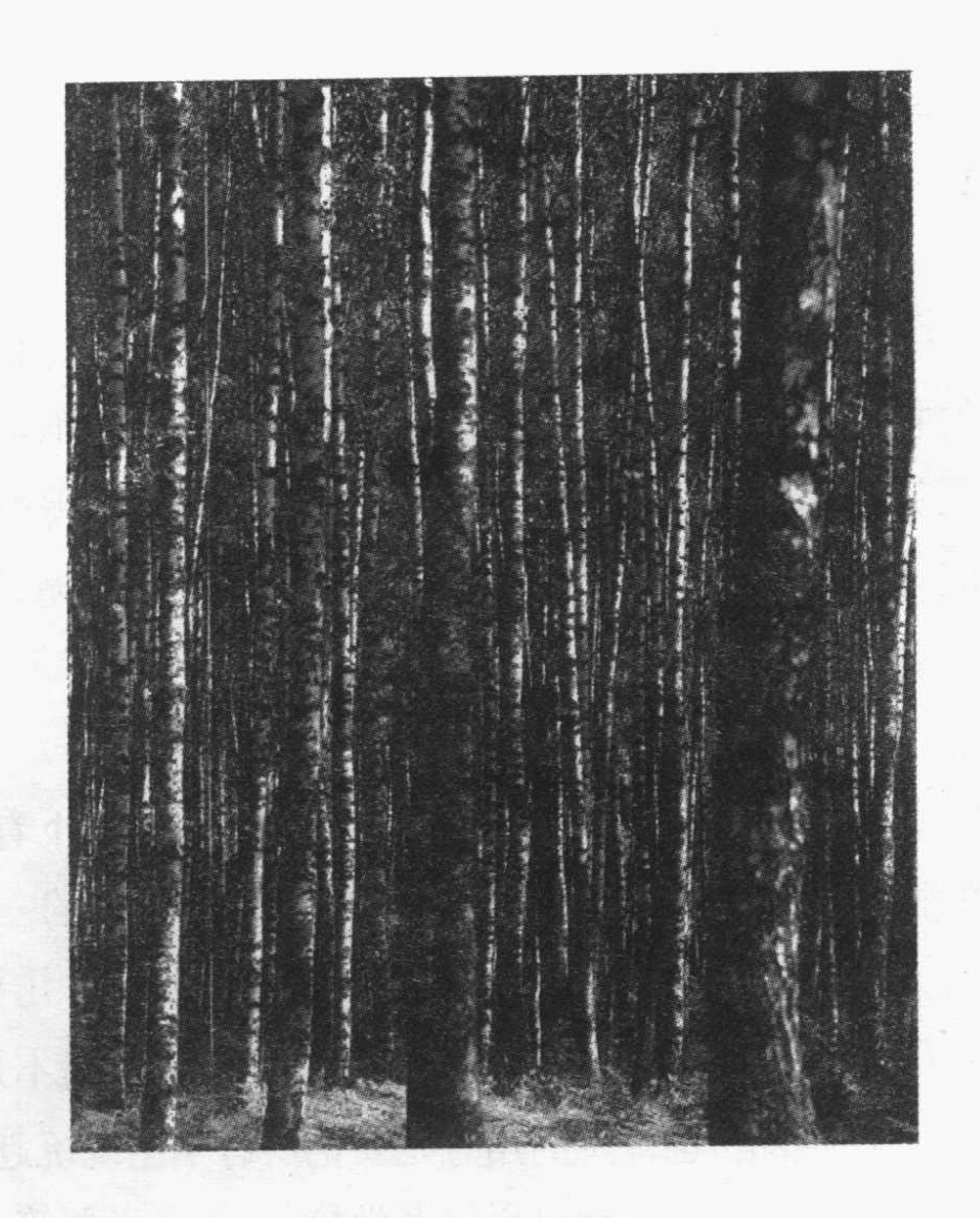
——父亲,请给我带些步枪子弹壳。

——等去打靶时一定带给你,父亲说话时把手搭在他肩膀上,然后推开大门走进屋子。

父亲打开楼道灯,这时已同在家里一样了,他们再也不在户外了。

——如果母亲问起,你不要给她说我打过牌。他在前头沿

着木楼梯爬了上去，在他的体重压力下木楼梯吱吱嘎嘎作响。



遍布芬兰的森林

在学校，老师问谁会朗读，兵营里来的孩子全说会，但老师不相信，她要求从小马蒂开始每人都读一读。开始时小男孩有些犹豫，因为他总容易看串行，他还害怕单独一人站在大家面前。后来老师走到他身边，这样呆在讲台上的就变成他们俩了。老师拿走了他手中的书本，这是老师事前说过的，但他没听清楚，因此当老师取走他的书本时他急得哭了起来。老师慈祥地

弯腰看了看他,用手推护着他走下了讲台。

——你读得很好,老师说。

小男孩坐到课桌边长凳的一头,那里已经坐着两个学生,别人继续在班前朗读。轮到邻居巴沃朗读了,但他没有朗读,只是拼音。——你不会朗读?老师问。——我会朗读,巴沃答道。——那就读吧,老师边说边将书本还给巴沃。然而巴沃重又开始拼起了音,他声音很大,但有些结巴。——你不会朗读,老师说,她再次拿走了他的书本。——我会的,巴沃辩解说,他以为拼音就是朗读。——你是在拼音,老师说。——噢,我先拼音,然后朗读,巴沃说得很响,因为生气他的脸涨红了。老师哈哈大笑。

老师笑得非常清脆,这让小男孩十分害怕。外面下着雨,课堂内很潮湿。老师面对黑板,她的黑裙子像是黑板的一部分。她将手放在她的后背和黑板下端搁粉笔的挡板之间,几乎是坐在上面了。她在笑,小男孩看着怕极了,他担心老师是不是会做出出人意料的事情,也许她的用意是要把所有学生统统赶回家,不让一个人上学,那样她就可以停办学校了,她所以要笑不过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心思。小男孩恨巴沃,因为老师在讲台上哈哈大笑时别人都鸦雀无声,惟独他还同她顶嘴,她一定生气了,面对着大家,她仍在笑。母亲说过学校里不许吵闹,不准大笑。

——你去一年级,老师对巴沃说。这时她没有再笑。

巴沃坐在小男孩旁边,当他走过他身边时做了一个鬼脸,偷偷地握紧拳头放在自己的肚子前。老师只处罚巴沃一人让小男孩发笑,她哈哈大笑原来是冲着他的。

那是一位女老师，她几乎同母亲长得一样白嫩，一样苗条，但略高一些。她是一位新来的老师，袖子短得一直到了臂膀。她的手臂又长又白，剪的是同小姑娘一样的短发。她一直在微笑，有时也爽朗地笑。她坐在老师的办公桌上，有时背靠黑板，有时又身倚墙壁，她像小姑娘一样摆动着她的双脚。

会朗读的人全都进了二年级，新老师领他们去了他们的课堂，它同一年级的课堂丝毫没有两样。

——你会写这些吗？坐在小男孩旁边的埃梅丽问道。她将一个小本本推到他面前，小本本里写的是从一到一百的数字。

——我会，他回答，并说他还做过减法。那时老师问谁在说话，并要求大家：

——如果老师阿姨没有许可，谁都不许说话。

老师虽然没有点明说话的是谁，但她指的当然是他，他非常害怕，以至老师过来时他没有及时站起来。放在他面前的小本本被抽走了，他两眼盯着桌面，真想让自己钻到地底下。他尽量不让自己动一下，好让老师看不到他。他没有犯错，犯错的是埃梅丽。他是根据安排才坐到她旁边的，他自己并不愿意，那是经过一场激烈的碰撞和较量后才得出的结果。

那一天老师再没有注意他，因为他非常安分。放学了，学生们纷纷冲出校门，他离埃梅丽远远的，因为她在课堂里说过要同他一起沿着堤岸走回家，她要让他看一件别人谁都不知道的东西。他不乐意与她同行，母亲也叫他单独走。

小男孩一人走着，一点儿不焦急，从学校走着回家很舒坦。不过当他进入院子跑上台阶后，他的心突然慌了起来，他很想表

现一下自己，因为母亲和小弟弟在家里，父亲和他现在总是一大早就离家的。母亲到过厅接他，帮他从背上取下书包，问他在学校过得怎么样。

——还行，他很有保留地说。

——你的老师是什么样儿？

一位新老师，他就简单地回答了一下，没想再说别的。

老师用粉笔在黑板上并列画了两条深蓝色的曲线，用红粉笔画了一条小船，又用其他粉笔画了一个正在钓鱼的男孩儿。学生们必须照着这幅画画，但是小男孩一口气就将它画好了，而且天上有云彩，水中有一条鱼儿在游动，远处是堤岸，再往前有一片森林，林中的树木分辨不清，只能看到树木顶端的线条。

埃梅丽从旁边偷看了一眼，对小男孩羡慕不已。——可是你会画房子吗？

——我会，他一边回答一边开始在纸的背面画了起来。他画一间棚屋，同外婆家的一样，墙壁是歪斜的。他还画了一块可以搬动的大石头和一片泥土呈灰黑色的农田，再远处便是浩瀚的森林。他已经这样画了许多次，太容易了。

——老师，老师，他画的房子墙壁向后倾斜。埃梅丽从她的课桌后站起来，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

老师绕过去看了一下，小男孩为他的作品感到骄傲，他的手离开课桌，让前面空空荡荡，一无所有。

——你怎么想到这样画呢，好孩子？

——他已经画了钓鱼，但是我问他会不会画房子，埃梅丽告

诉老师。

——你自己画吧，别东瞅西瞧的，老师对埃梅丽说，——你画了什么？

除了一条画错的线条，埃梅丽别的什么都没有画。老师现在明白了，犯错的是埃梅丽，而不是他。

——你确实画得很好，说着，老师拍了拍他的头。他情绪高涨，面孔通红，低垂着头。接着，老师绕到埃梅丽一边，在她的纸上画了起来，因为埃梅丽一点儿也不会画。她弯身跨过埃梅丽的背脊，用手撑在他课桌上。她的手一直搁在那儿，小男孩只好坐得远一些，因为她的手在那儿，他已无法画画，不过他的画早已完成了。

老师作画时埃梅丽什么都没干，她只在一旁瞧着，用手指头抠鼻子。

——别从你的鼻子里抠出小虫子，老师说，——我不能再帮你了。

老师走开了。小男孩因为得到老师的称赞而洋洋得意。这节课即将结束时他又看了看钓鱼的画面，他决心把它修改得更好些。他打算画一些蓝色的波浪，可湖面上已经容纳不下了，无意中他将波浪画到了天空上，在小船和钓鱼小孩儿的上方画了蓝色的波浪，将小船和小孩儿淹在其中。画面被破坏了，他很气恼，不过别的人都还没有完成作业，尽管老师已给他们添了许多笔。

那一天小男孩是同埃梅丽一起回家的，因为埃梅丽一定要同他一起走。

——你会画飞机吗？她问。

——你会画轮船吗？她又问。

——你会画狗吗？

——可是你会画……她接二连三地提问，什么都问。

——可是你会画老师吗？埃梅丽幸灾乐祸地问道。

——是的，你这魔鬼，我会画。尽管他不知道怎样下手，但还是这样说了。他决心在家里画老师，然后拿给埃梅丽看。这就是为什么他会说得这么肯定。

第二天早晨，凯普里—玛丽对老师说，小男孩曾在回家路上骂人。对此老师有些怀疑，不太相信。

——他和埃梅丽骂人，玛丽说。

——你骂人了？老师问道。

——是的，我骂了，我骂魔鬼，小男孩说。老师不相信他胆敢骂人，然而他敢。

——埃梅丽，你们骂人了？老师问道。她仍不完全相信。

——我没有，但是他骂了。

——他是怎样说的，老师问埃梅丽。

他说他会画老师，当时他骂人了。

老师好像还想说些什么，但她没有再说。小男孩惊恐地看到老师的嘴唇在颤动，看到她是如何地东张西望。

——不应该骂人，老师轻声说。小男孩以为她会为画她的像而生他的气，但老师什么都没有说。咒骂不过是咒骂嘛！小男孩感到轻松了。

别的学生离校回家时小男孩同补课生一起被留了下来。为

了监督补课生不致打打闹闹，老师让通向她办公室的门开着。

——现在她会狠狠地揍他一顿，他们轻声说。

小男孩没有什么课要补，因为他一点儿都不懒惰，成绩优秀。他一个劲儿地看那个有许多白色东西的老师的房间，等着老师打他一顿。他想她不会原谅他骂人，但会原谅他画像，哪怕那画像不是他画的。他边想边走进她的房间。

——你想过骂人的事情了？老师到了门边就问。

——我想过，我再不骂人了。一旦老师问到骂人的事情，小男孩就赶紧一次又一次地这样回答着。

老师安抚他，拉着他的手进入她的房间，随后关上了房门。窗户上挂的是白窗纱，白桌布拖着长长的缘穗，四周都是布料，房间里满满当当的，连灯罩都是用布制作的。他已下定决心，要是老师鞭打他，不管打得多么厉害，他也不叫痛。

老师将他带到一扇门边，打开门，里面是一个很小的房间，比他家类似的小房间还要小，只能容下一个人，可是老师要他跟她一起进去。小房间里有一个搪瓷浴盆，墙上挂着一条浴巾，玻璃肥皂盒中放了一块几乎是不曾用过的肥皂，刻在上面的字样清晰可见，同他家一样，紧挨着天花板的铁箱里的水也在不停地向外溢。

——向浴盆里弯下身去，老师边说边往下压低他的脑袋，让他的肚子顶着浴盆边。天花板上的电灯就在老师头顶上，老师的手臂在他的面前，已被灯光染成了红色。她用一只手打开水龙头，让水流入浴盆。小男孩在老师的身前，她的双手在他的眼前摆动，接着向他伸了过来，一只手伸开手指按住了他的胸口，

另一只手搁在那只手的上面。

——现在照照你的嘴巴,老师说。但他向下弯着腰,两眼只能看盆底,无法见到水面,因为水面就在他的眼皮下,距离太近。他看到盆底有一个排水孔塞子,黄铜制的,上面有一个漂亮的圆圈。

——你怕吗?老师问道。为了不弄湿他,她将她的手移向他的脖子,往下压他的脑袋。

老师伸手拿了一小片肥皂,小男孩肚子朝下,但为了防备他反抗,她压得更加使劲了,还将肥皂塞进了他的嘴。肥皂的边边角角免不了进到牙缝里,但是老师往他的嘴里塞肥皂时动作非常轻,所以没有特别不舒服的感觉。老师拿着肥皂的那只手戴了一只平滑光亮的金手镯,手镯下面可以看到一条蓝色的细血管。他一直看着那血管,血管弯弯曲曲地延伸着,并与手心边上的另一条血管汇合在一起,然后就不见了,但当老师翻转手心时,他看到那条血管又显现在她的手背上。老师在他的头顶上呼着气,那气息十分美妙,给人清凉的感觉。他肚皮朝下,老师按着他的背不让他向任何方向移动,不过他是很想动的,所以每当老师动一下,他也会跟着动一动。

——你保证不再骂人了?

——我保证,他轻声回答。老师拿走了肥皂。

第二天早晨,埃梅丽在路边等他。

——肥皂的味道很糟糕吧?

小男孩承认他受过折磨,但进行了自卫。

——魔鬼,你吃了许许多多猫屎!

——玛丽搬弄是非，说我们骂人，我们应该给她点儿颜色看看，是的，我们联合起来能做到。

小男孩犹豫不决，埃梅丽吹嘘说她有力气。

——你不敢。

骂也骂过了，该走了。埃梅丽希望他能同她一起走。

——走吧，说着，他跳向路边的埃梅丽。

森林里有很多因为吃了被毒死的鲱鱼而死掉的乌鸦，他们在小路边捡了一只。埃梅丽手里拿着一段很长的尼龙绳，她说她要用那玩意儿抽打人。他们坐在地上，一起将绳的一头绕在乌鸦的颈脖上，然后拖着死乌鸦往前走。他们很想早让别人看到，于是轮流拖着死乌鸦不停地向前跑，而将玛丽的事儿完全抛到了脑后。玛丽轮到值勤，很晚才离校回家。当她出现在远处小路时，他们立刻跳到树后躲了起来，然后突然冲到外面，异口同声地宣布是他们打死了一只乌鸦，还夸口说那是经过激烈的搏斗才把它弄死的。

——我们就这样将它吊死了！埃梅丽大声说。

小男孩也跟着吹嘘说，他在奶奶家打死过许多只麻鹬。

根本没有麻鹬被他打死的事情！一次他穿过一块很大的平地去后边的庄稼地给叔叔送咖啡，许多麻鹬恶狠狠地尖叫着，在草地上奔跑着，它们好像被一根长绳拴到了一起，一会儿被拉到东，一会儿又被牵到西，它们的嘴又长又尖，一直可以插入泥地。叔叔说，它们在附近有个窝，怕受到侵扰，才这样高声尖叫。因为它们有一个长嘴，他在离开叔叔后非常怕挨它们啄。它们从四面八方飞过来，尖叫着，好像就要落到他的头顶上。由于农田

平坦,它们从任何一个方向对他进行攻击都很容易。他拼命奔跑,使出了吃奶的劲。他高喊救命,可是不见一个人。奶奶正在猪圈里喂猪,终于看到了他,才替他解了围。后来奶奶总对客人说,麻鹬想要啄他,还说它们从来没有攻击过别的人。——嘘,麻鹬,嘘,麻鹬,孩子一面尖声喊叫,一面逃跑。奶奶边说边笑。可以肯定,这个故事她会继续讲下去。

——将她抓紧了！埃梅丽粗声粗气地对他说。他一定得抓紧玛丽,因为埃梅丽正设法把死乌鸦塞进她的背包。玛丽踢他,用手死劲抓他,迫使他不得不将脸孔转向另一边,不过他并没有松手,尽管玛丽使劲踢他的膝盖。

——背包里放不下,怎么也放不进去,里面有书,埃梅丽不耐烦地大声说。

——噢,将书扔掉！他嚷着对埃梅丽说。因为玛丽又踢起来了,他不得把手松开,他坚持不了多久。

玛丽逃脱了,她的腿长,跑得比他们快,他们只跑了一段路就不想追赶了。

——我要告到老师那儿去！玛丽边跑边高声喊叫。

——你告去好了,埃梅丽感到迷惑,表现出恐惧的样子,然而小男孩一点儿也不害怕,老师虽然用肥皂洗过他的嘴,但他并不怕她。

已经看到家了,它就在俱乐部的背后。他们行走在小路边的森林里,绕过面前出现的树木,默不作声。埃梅丽扔掉了带了一天的死乌鸦。

——嘘,死家伙。

第二天课间休息时，老师责令小男孩与埃梅丽一起留在课堂里，说她有事情。

——玛丽告诉我了，你们扯她抽她，用铁丝绑着死乌鸦捉弄她。

他们并排站在老师的面前，老师坐在桌子里，注意着他们的神态，交替地打量他们，观察他们。

——那不是什么铁丝，埃梅丽说。小男孩只换了一下站立的姿势，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老师皱了一下眉头。

——那是尼龙绳。

——那没有任何区别，老师拖长着声调说，——你们是这样干的吗？

——我们的确打死了一只乌鸦。

——我们把它吊死了，小男孩补充道。

——不过它是死的，埃梅丽说，他们像在演双簧。

——怎么会是死的？你们是从哪儿找来的？

——是从森林里找来的，是死的，埃梅丽解释道。

——它是死的，一只死乌鸦？

——是的，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严肃地对视了一下，好像在怀疑那乌鸦是否真是死的。

老师忽然笑了，她笑得非常爽朗，就像个小姑娘。她软绵绵地蜷缩在座椅中，头发蓬松又顺溜。

——走吧，出去吧，说完后她挥了一下手。她流泪了，擦着眼睛。

埃梅丽将凯普里—玛丽从门外的扶梯边推了下去，还说：——是不是要我让你滑着下去，鼻子撞地？

——老师，老师，埃梅丽推我……玛丽意外地逃跑了。她的喊声很低，老师没有听见。他们顺着陡峭的斜坡跑向空旷的体育场，跨过跑道上一大摊一大摊同镜子一样明亮的水坑，还挥舞着双手唱道：

凯普里—玛丽嘎嘎叫，
想睡觉也安宁不了！

他们仍在一遍又一遍喊叫，为了喊个痛快，便一直跑到体育场的正中央。他们你撞我我碰你，尖声叫喊。他们头晕了，就在原地踏步，连对方是谁都难以分清。最后他们摇摇晃晃，仰天倒在潮湿的草场上，用手撑着脑袋。他们已经停止喊叫，但却开始大笑，因为歌词中根本没有凯普里—玛丽的字眼，只有凯普里—老公羊。

草皮底下积了水，就像摆了许许多多块碎玻璃。

小男孩首先平静下来，他看见埃梅丽仍在高兴地大笑。他们两人在一起，志同道合，现在她是他的伙伴，能与她长时间在一起他感到快活，她从不顶撞他，只顶撞别人。

——今天父亲将给我带来子弹壳，他说，好像在透露一个从来没有告诉过人的大秘密似的。

就在埃梅丽停止欢笑的一刹那，远处传来了猛烈的射击声。小男孩想，父亲会为他打完枪弹，给他留下子弹壳的。听着枪声

真痛快,那射击毫不可怕,相反很激动人心。

——做炮吗?埃梅丽心里盘算着说。

小男孩不愿放弃任何一个子弹壳,但可以送给埃梅丽。他开始计算可以做多少颗炮。

——就做个把吧,他小心翼翼地建议说。

——做五个,埃梅丽说,——明天。

父亲晚上很晚才回家,小男孩已经入睡。父亲同邻居叔叔在厨房里聊天时才把他弄醒了,他们总是不时地擦着火柴,点燃了一支支新的香烟。母亲坐在厨房另一角小弟弟床边的织布机上织布。小男孩牢记着子弹壳,他已经想了整整一个晚上。

——你带来了子弹壳?他轻轻地问,连面孔都没从墙那边转过来。

父亲正在讲话,没有停顿。

——带来了吗?他已有胆量用较高的声音发问了。

——那孩子在说什么?父亲问道,但他又继续讲了下去,好像他的提问只是他给邻居叔叔所讲故事的一部分。

——孩子连做梦都梦的是子弹壳,他等你给他带来呢,母亲边说边织布,梭子不停地来回串动,发出丁丁当当的响声。

——已经那么大的孩子,不该再玩子弹壳了,上学后别再玩儿那东西了,父亲对母亲说。

——孩子直接进了二年级,父亲对邻居叔叔说,他感到骄傲。

——我不清楚为什么老师没让我们的巴沃进去,邻居叔叔说。

——巴沃同我们的儿子懂得一样多嘛,母亲夸耀巴沃。

父亲开始提高嗓门,继续他原先的话题。

——一个钱币跳进了面板上角的八号孔,这一组全是十盆尼,只是指示牌出了错。

小男孩听到父亲讲子弹壳,完全醒了,他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墙纸上的玫瑰花。父亲说话声音很响,他没法不听。

——林德鲁斯说,要是打靶打得漂亮,他在低级军官俱乐部里将立即为大家支付午餐的账单,他还保证决不会让大家少喝……少吃香肠三明治、烤香肠和口香糖。

邻居叔叔说话很轻,声音低柔。母亲的座椅时不时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她肯定在弯腰察看小弟弟。

——许蒂宁总有这毛病,他眼睛盯着看桌底下,牙齿咬得咯咯响,好像在啃别人的喉咙。萨尔米宁表现出很不高兴的样子,绷着脸,说话没完没了,于是林德鲁斯挖苦说:——这怪了,我的军士就不给我一个讲话的机会。——萨尔米宁像一根横躺的蜡烛猛地竖了起来,两只脚后跟连续碰得拍拍响,弄得整个房间为之震动摇晃。——少校先生,少校先生,也许是我过分了?——是的,你过分了,林德鲁斯大声吼叫。——少校先生,要是那样的话,我是否可以被允许离开这儿?——是的,你得到了,林德鲁斯拉长嗓门非常不客气地回答。萨尔米宁像是一个发育不健全的人那样一摇一摆地离开了房间,重重地关上他身后的大门,弄得墙上的挂画来回晃动。

萨尔米宁离开后,许蒂宁的磨牙声仍在继续。——许蒂宁,看在上帝的份儿上你别磨了好吗?林德鲁斯客气地请求,可是

许蒂宁磨牙反而磨得更加变本加厉。

是椅子摩擦地板的声音,大概是父亲起身伸了伸懒腰。

——林德鲁斯站起来,弯腰面向桌子的一头,两眼恶狠狠地盯着许蒂宁,他的面孔几乎碰上了许蒂宁的面孔。可是许蒂宁仍像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似的,只是一个劲儿地磨牙,磨得越来越起劲,嘎吱嘎吱地响个不停,好像要把牙齿磨成粉似的。林德鲁斯从来不做第二次指示,不下第二次禁令,他就是那样一个人。他越过桌子从侧面给了许蒂宁重重一拳,许蒂宁起码飞出三米远。

父亲重新坐了下来,因为又传来椅子拖动的声音。

——许蒂宁的一只脚夹在椅子腿中间,这我早有觉察。他的脚被夹住了,走不开,椅子散架了,许蒂宁就这样倒在地中央,像死人一样。——好得很,大狼和我想,但是我们押赌注从开头就押得少,而且是押一次轮空一次,不过我们说过我们要玩到最后才离开那张桌子。——将他抬走,免得散发臭气!林德鲁斯大声吼叫。为了让别人平静下来,大狼将许蒂宁拖到了弹子房,我把散了架的椅子收拢到角落里。——先生们是否还要一些柠檬水?林德鲁斯问道。大狼真有口福,他说:——少校先生,换换口味,喝点苏打水吧。当时林德鲁斯在桌面上猛击了一拳,吼叫着说:——什么!什么!同这样的人在一起我应当天天过节,上香槟酒!!

——上了吗?邻居叔叔热切地打听着。

——老板娘出来问道,少校先生是否还有钱。

父亲和邻居叔叔捧腹大笑,小男孩离他们非常近,他在床上

翻动了一下,这个时候小弟弟也哭了。

喔唷,孩子可能醒了,邻居叔叔说。

小男孩翻身对着房间,看到父亲正从桌上收拾烟头。

——去厅堂吧,可以安心聊天。

他们一前一后进入过厅,父亲走在前头,但是邻居叔叔又回来拿他忘在椅子扶手上的大衣,他弯腰取衣时对母亲说,很糟糕,把孩子的睡眠给搅了。

——没关系的,母亲轻声说。

父亲的大衣搭在厨房的椅子扶手上,他的肩章将灯光反射在小男孩的眼睛上,父亲的军衔是四条杠,用金线缝在肩章上。小男孩转身面向墙壁,他想父亲已经打过靶了。

小弟弟醒了一会儿后重又入睡,母亲穿过房间向门边走去。

——他们说话这样大声,精力真充沛,母亲颇为惊讶地说着,随后便熄了灯。

房间变黑了,小男孩通过窗口看到远处山坡上上房区亮灯的窗户。屋外的松树呼啸得非常厉害,因为风是从湖那边吹过来的。后来,他在昏昏欲睡的状态下听到邻居叔叔通过房门进到了他自家的厅堂。

那天夜里小男孩做了一个梦,梦里见到了老师。

老师没有再穿紧身的黑裙,她在黑洞洞的房间里来回走动,身上只穿背心和衬衫。也许她要去睡觉,身上穿的是一件雪白的背心。她的背心同母亲的那件很相似,其中一边布满了眼孔,眼孔中间连着一条白色的长带子。老师发觉了他,朝他的方向看了一眼,向着他越走越近,她开始犹豫,然而未能止步,不过后

来还是慢慢停住了。他距离老师已经很近,那背心系有带子的一边与他的眼睛位于同一个高度,那儿没有带子。尽管老师始终只字未提,但好像正在期盼他给予什么帮助似的。他应该将他的手伸向那些金属边的眼孔,帮她穿好带子,然而他不会。老师就这样站在他前面,侧面敞开,正在期待。他开始感到恐惧,在他真正感到恐惧,希望老师离去的时候,她消失了。他极其害怕,不过那只是一个可怕的梦。他像一块四方形的金属板在床上呆了一会儿,觉得自己在膨胀扩展,扩展得无边无际,重得令人畏惧。他的身体下部非常平滑,犹如一块铁板,床铺却十分滑软。他担心自己会从床上滑下,因而慢慢地转向侧面,不想让铁板移动,然而不知为何那铁板却向床铺的外沿移动,使他从床上掉了下去,像是从楼梯上跌落下来似的,也像在高速滑冰时悬空摔落在地。他经常做这样的梦,摔得很痛,但每当摔下来的时候,他明白自己很快就会苏醒。

灯依旧亮着,他以为仍是夜晚,尚未关灯。母亲穿着晨衣走进厨房,他以为母亲是来关灯的,于是请求让灯再亮一会儿。母亲开始煮咖啡,表明早晨已经降临。

——现在已是早晨了？他问。

——是的,再睡会儿吧。

小男孩再也无法入睡,他醒了,环视着房间四周,从噩梦中醒来之后能够这样看一看房内的一切他感到十分满足。

那天早晨,天正下着雨,学校里第一次有了电灯。老师来到班上,当她领着大家祷告时,小男孩没有低头,他一刻不停地看着老师。同样的早晨,同样的电灯,这跟家里没有丝毫区别。老

师从门外走了进来,小男孩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他要看清楚她同他在睡梦中看见的老师是不是一样。书写课开始了,他一如既往地看着老师,好像在期盼她能在顷刻之间变得与他梦中所见的一个样儿。但是,不管他怎样看,老师都没有变样。

——你在看什么呢?老师轻声问道。

小男孩害怕了,他不知道应该向哪儿看。老师抬起她的手,抚摸了一下他的头,向他笑了笑,接着又仔细地看了他一下,好像想起了什么事似的。她说:写吧,别傻呆着。

保安部队新兵为期三周的训练正在进行中,他们在体育场操练,分成三个组。他们经常一大早儿就肩扛步枪走出大门,在大路上行军。

小男孩不把他们看作军人,因为他们穿的是普普通通的黑皮鞋,没有一个人脚踏那种将笔直的裤腿一直塞到里面的尖头胶皮靴。

——他们是穿便鞋的人,这个来自军官区的小男孩对其他孩子说,课间休息时他还曾为此在小木屋后面与一个大脸的老百姓家的短头发男孩子干了一架。尽管老百姓家的男孩子矮得多,但很粗壮,小男孩没能将他扳倒。不过他与老百姓家的其他男孩子也干过架,他全赢了。当时他们拿着木条,一起打在他的头上,有个家伙打破了他的眼角,留下一条长长的伤痕,流了血,老百姓家的男孩子害怕了,纷纷逃离了现场。——烂狗屎,你们要是敢,来吧!小男孩在后面向他们大喊大叫,但他们没有过来。

老百姓家的男孩子学着保安部队的步伐齐步行进,他们感

到骄傲,因为他们认识保安部队里的人。课间休息时规定不准上马路,那是老师下的禁令,但他们还是跑到店铺里替保安部队买香烟。

课堂上非常安静,可以清楚地听见外边的口令声。那口令是军士喊的,他的袖子上有三条长长的杠,一看便知道他的军衔。他曾是教堂村的裁缝,长着一只软绵绵的长鼻子,他常喜欢用手拧它。站着时他总用立正的姿势,身子略向前倾,两手伸得笔直,稍稍靠后。他不善于发号施令,只像说话一样,尖声直叫,没完没了。——双手紧贴大腿,他说话中间常常有些间歇。

学校里第一次点亮电灯的那一天,保安部队用空子弹对着一排竖立在体育场一端高坡上的靶子瞄准打靶,射击手排成一行趴在用篷布围起来的跑道上。

为了避免发生意外,老师禁止学生进入体育场,加上天仍下雨,课间休息时小男孩也就呆在走廊里。保安部队每打完一发子弹竖直枪杆后,他立刻感到非常轻松,但当他们再次拿起枪支瞄准时,他心里又会紧张发慌。他们瞄很长时间,突然射击,然后竖直枪杆。

在最后一次课间休息即将结束时,靶打完了,军士将手放到嘴边做成喇叭状,命令撤走靶子。男孩儿们听到后立刻汇成一股黑色的激流从走廊冲向院子,朝着射击手的方向奔跑。女孩子留在原地做游戏,小男孩同她们呆在一起。他孤单一人,同已经跑向体育场的男孩子们相距越来越远,中间还隔着一块荒芜的沙土地。

男孩儿们在体育场上竞相奔跑,只看到他们脑袋攒动,犹如

一道篱笆。女孩子在他们背后尖声叫喊。小男孩身靠栏杆,在远处望着奔跑中的男孩子们。课间休息理应结束,该是离校回家的时候了,但孩子们仍在大喊大叫,吵吵闹闹。

当男孩儿们跑到射击手那边的时候,小男孩才灵巧地钻过栏杆溜向地面。他也开始奔跑,希望课间休息不要结束,让他还能在最后一刻赶上别人。他从山坡最陡的地方冲向体育场,喘着粗气向后面看了看学校。他看到一大群穿着五颜六色服装的女孩儿仍在走廊上做游戏。他有保证了,他已挤在面前那些男孩儿的中间。

保安部队随意地在男孩儿们面前活动,他们拆下篷布,不时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军士蹲在草地上,做捆卷篷布的示范,接着又站了起来,拉开篷布,让士兵们轮流蹲着捆卷。

小男孩又一次向后看了看学校,看见女孩儿们组成的各色人群正在走廊上玩耍,她们有的跳绳,有的玩皮球。一直没有听到铃声响,说明课间休息仍在继续。男孩儿们在他的周围走动,其中有一人就从他的鼻子底下经过。当他转身再次面向保安部队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男孩儿队伍的最前端。

地上积满了子弹壳,在很长的一段跑道上黄铜色的子弹壳堆成了堆,全是新的,闪闪发亮。

——孩子们,你们可以捡了,军士许诺说。

那个大脸的短发男孩儿在他站着的地方跪了下去,用膝盖在地上爬行,将子弹壳拨到没有隔板的纸箱中。另外一个男孩子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小男孩呼吸急促,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现实了。他绝望地看到别的男孩儿已经装满箱子,焦急万

分。他感到别人都已捡够,但自己还没有捡到一个。他理应奔跑,然而他像是在噩梦之中被僵住了似的。他们已经转移到子弹壳更多的地方,在那儿子弹壳一个挨着一个,但他的面前却很少很少。

子弹壳似乎不想经过小男孩纤细的手,他还没有来得及弯腿蹲下,它们就已竞相挤入他的口袋,挤进他的两只口袋,一会儿这一只,一会儿那一只。当他急巴巴地赶到那个大脸男孩儿的地方时,那儿的子弹壳已经非常少。

——别推,大脸男孩儿向他喊了一声,用胳膊肘顶了他一下,他未予理会,但他被顶倒了,跪倒在地。他虽然碰痛了,但至少多捡了十枚子弹壳。他们争先恐后地捡子弹壳,脑袋顶着脑袋,呼哧呼哧地喘着气,那张大脸装箱时小男孩又捡了许多枚,而且争得了最后的一枚。

课间休息仍在继续。小男孩头也没抬,拿着战利品快速地离开人群,顺着跑道向学校走去。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要让世界透过他眼睛看到他内心无法掩饰的喜悦,想到子弹壳时他丝毫无法隐藏或遮盖这一喜悦,他要运用这些子弹壳在家里尽情享受这一喜悦。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但什么都没有看,什么都不曾看到。天下是多么宁静,只听见女孩儿在远处走廊里尖尖的叫嚷声,因为课间休息仍在继续。

有人在他的背后奔跑,他是保安部队派来找寻什么东西的。步伐声已经临近,他进人草场,以便给他腾出通道。

——你到底要将这些子弹壳带到哪儿?

他的手臂被抓住了,将他往后拽,所有的人都停住了脚步,

看着他们往回走，保安部队和军士也在这些人中间。人们给他让路，人群中腾出一条宽宽的通道，他没有看清为他开路的人们，甚至没有看清紧抓着他的那只手，当他被抓着他的人放开时，他也说不出刚才抓他的究竟是哪一个保安。

——把子弹壳从你的裤兜里掏出来，军士说。

他迷迷登登地开始掏裤兜，甚至准备脱下他的裤子，他想要他掏裤兜总是有什么原因的。手帕掉到了地上，它干干净净，折叠得整整齐齐，那是母亲早晨才给他的。子弹壳落到地上的声音非常清晰，他掏出来的弹壳越多，它们相互碰击的响声也越大，声音就越清脆悦耳。大脸男孩儿开始从他的脚下将弹壳捡到他拿着的纸箱里。

突然传来了比原先要响许多倍的讲话声，仿佛就要穿透他的耳膜。最后几枚子弹壳投入到子弹壳堆中，很像大石块砸在了铁皮房顶上。他脚下已经没有动静，人们的讲话声已经远去，现在留下的是一片沉寂，只有雨点落在地上的滴答声。

——再检查一下是否还有遗留下的！军士朝着体育场高喊一声。

——要是装在上衣口袋里，会有响声的。

大脸走到他前面，把手伸向他胸前，开始搜查起来。他直盯他的双眼，他的脸部离他如此之近，以至挡住了他的全部视线，让他看不到任何东西。

不知哪儿响起了钟声，周围开始动了起来，但它不是为他敲的，他不需要动。

——把子弹壳送到那边去，大脸对他说。他的另一边是那

个上课时尿湿裤子的男孩儿,他身上至今还散发着尿臊味。

他在斜坡的泥泞小路边跌倒了,双膝跪地。

——别摔跟斗了!

他们交替着从腋下将他扶起,但他的膝盖就是离不开地,他们的帮助毫无用处。

——自己站起来!

他凭着双手的支撑站了起来,但是旁边的人立即托住了他的腰。大脸自始至终从边上看着他的面孔,神情严肃,他的鼻子、额头和下巴也是如此。

他们将他带到体育场的栏杆边,放在高大的白桦树中间,地上是一层厚厚的湿漉漉的树叶,人在上面每走一步都会打滑。他被推倒在地,又将他拽了起来。

——你偷了保安部队的子弹壳。

他再一次被推倒在地,又被拽了起来。

——让他喝咖啡。大脸一边说话,一边用手猛推他的脑袋,小男孩不为人察觉地叹了一口气。

——揪他的头发,他对他们说。

——给他一点儿奶酪。一个男孩儿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他走过去企图这样干,但大脸男孩儿将他推开了。

——好的,我来给。

小男孩不得不合上眼睛,因为大脸那张类似木板的手已经举到他面颊的上方,抠他的鼻孔。

一个男孩儿已经跑得很远。

——你现在发誓!大脸吼叫。

小男孩躺在地上，没反抗，但是什么也没说。

他自己站了起来，朝着学校的方向看了一眼，他看到人们都已进屋，只有大脸仍在白桦树中间向那边奔跑。他在后面慢慢地走着，用手拍打着湿树叶。

课堂内一片昏暗，毫无色彩。当他坐到课桌前的时候，老师正沿着又长又黑的墙壁走到按照圣经描绘的挂画前。

老师跳上讲台坐在桌子角上，两只脚冲着全班学生。她嘶哑着嗓门问道：——你是怎么了？

所有的人围立在小男孩的四周，鸦雀无声。

——我以为他们是捡给自己的，他说话的声调与平时没有两样。

老师坐着未动，她的面孔非常难看，让人感到恶心，它是如此丑陋，再也不是先前的模样了。

所有的孩子围立在小男孩的四周。时光在消逝，他开始感到课堂内已经慢慢黑了下来，他没有勇气等到它完全变黑，因此他晃动一下他的脑袋，一切又恢复如前。

森 娅



恩蒂·许吕

P273



一

森娅初到东家家,就像一位来客,她脱去大衣,摘下罗纱帽,身上穿的是薄薄的红色带花连衣裙,紧束腰带,脚上穿着玻璃丝袜。

——喝咖啡吧,森娅。东家一边说,一边叫女儿去拿干净的杯子。

东家向屋外走了出去。森娅环顾厅堂里的人们,走向一旁放有干净杯子的椅子,坐了下来。她有一头浓密的深棕色长发,一直披到颈脖,还盖住了半个额头。她的嘴唇厚实向外,眉毛又宽又密,眼睫毛遮住了一半棕褐色的眼睛。她肥胖,懒洋洋地坐着。

——那边下雨了,坐在摇椅里的长工奥伊瓦说,他手里拿着一份报纸。森娅看了奥伊瓦一眼,没有理睬他。

——是的,下雨了,十三岁的小男孩埃洛说。他坐在桌子

边,咧着嘴笑,森娅的后背对着他。

——奥尔哈瓦约基可能下雨了吧,奥伊瓦继续说。

——前天下了,森娅说。

——这里也是。

——还有咖啡,奥伊瓦,你也添一杯吧,阿伊拉边说边给自己倒了咖啡。奥伊瓦拿起咖啡回到摇椅边,坐下来继续喝他的咖啡。夜幕降临。奥伊瓦和埃洛在修理篱笆,因为下雨,进到了屋里。看来雨很快就会停止,但也不能再出去干活了。从对着小河的窗口可以看到,田野里仍下着雨。山坡上有一间存放谷物和饲草的库棚,周围有白桦树,远处是一片森林。

——喝第三杯吗?里面还有,阿伊拉说。

——不了,谢谢。

时钟敲了六下,东家来到门边,叫阿伊拉领着森娅去看门厅上的阁楼。森娅站了起来,走向门边放着她行李的地方。她拿起行李,跟随阿伊拉进入门厅。当顺着狭窄的楼梯往上走时,她觉得阁楼里有一股怪异的气味。阁楼很矮,横梁之间的最高处也只能弯着腰站立。

森娅换了衣服,将连衣裙挂在横梁的钉子上。好在从窗口可以看到院子,她还感到满意。窗边有一只可以当做桌子用的木箱,靠墙的地板上放了一张床。阿伊拉介绍说,从阁楼可以通到大门厅,在那儿一边是她和丽莎睡觉的地方,埃洛和卡莱维睡在另一边。

——那个长工睡在哪儿?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奥伊瓦,睡在厅堂里,他是塔尼拉人。

外面风声呼啸，太阳露了一小会脸儿后又躲进了云层。它就是顺着那个洞孔落下去的，森娅沉思着。

——当心钉子，站起来时别碰了头，阿伊拉说。

——奶牛已经进了夏季牛棚，去那儿看看是不是可以挤奶了。阿伊拉说着走下楼梯，森娅紧随着她。阿伊拉从厅堂拿了一些热水倒入牛奶桶，把牛奶桶和抹布交给森娅，她自己又去牛棚取了过滤网和另一只牛奶桶。她们顺着小路走向夏季牛棚。森娅身穿一件褪了色的蓝色连衣裙，脚上穿的是胶皮靴。她们到了紧挨公路的牛棚，森娅心里琢磨着，她想看一看有什么人在公路上行走。

夏季牛棚里有四头奶牛，一头小牛。靠近房子的一边有一扇小窗，对面是清理运送粪便的小门，小门上面挂着用麻袋做的帘子。透过牛棚顶上的小孔，可以看到外面的亮光。森娅开始挤奶，奶牛挪动一下它的身躯，森娅跟着移了移凳子，坐下去试图挤奶。奶牛摆动尾巴，森娅将头紧贴在它的肋腹上。阿伊拉正通过小门清理粪便，她卷起挂在门上的麻袋帘子，将它推在一边。通过小门可以看到桦树林。森娅冲着小门瞥了一眼，但没有看到牛棚里有什么东西。苍蝇在屋顶和奶牛四周飞来飞去，发出嗡嗡的吵闹声。

——这头牛总喜欢让人给它挤奶，阿伊拉说，那头牛的乳房已经胀了，它也愿意让人给它挤奶，但是这头牛的乳头破了，会踢人的，手脚要轻一些，给它抹些油脂，滑润一下，还可以让埃洛或奥伊瓦牵着它的鼻子，不过现在的情况并不那么坏。你会用压挤的方法吗？

——我用压挤的方法挤过奶,但比较慢,森娅说,她站起身,伸了一个懒腰。奶牛转过头,用鼻子嗅了嗅她。

——再抹一些油脂,阿伊拉说。森娅用手指从杯子里抠出一些油脂,涂抹在奶牛的乳房上。

挤完奶,她们扛着牛奶桶和挤奶器皿走出牛棚。森娅看了看公路,猜想着这条路是从什么地方过来的。太阳钻出云层,万里晴空。现在是什么日子呢,森娅心里思索着。现在仍是我早晨离开家的那一天吧,这儿的工作真多,那个阿伊拉那么瘦小。现在我们也许会去厅堂,在那里还要洗刷盆盆罐罐。我继续穿这件连衣裙算了,可能不会有太大的牛棚气味。她想,到了晚上,反正是进阁楼睡觉,早晨醒来就起床了。她们将牛奶放入地窖冷却,洗刷完挤奶器具,把它们整整齐齐地摆到架子上。森娅在门厅脱去胶皮靴,爬上阁楼,从提包中取出低统靴,重又回到门厅。

阿伊拉告诉森娅需要洗刷的家伙,她洗好了。姑娘和小伙子们都在屋外,奥伊瓦坐在桌边抽烟。阳光从朝向公路的窗口照了进来。

——这么年轻就抽烟,森娅说。她一边哼着曲子,一边洗刷东西。奥伊瓦看了她一眼,撅着嘴笑,将烟灰弹入烟灰缸。

——这儿什么地方举行舞会?森娅问道。

——在托苏拉,大约两公里路程,爱跳舞的人这儿大有人在。

——在托苏拉啊,我听说过那地方,原来这么近。晚上你去玩儿吗?

——我不去,还没学会跳舞。

——我是要去的，因为今天是礼拜六。你是塔尼拉人？

——是的，我兄弟在这儿，他当兵去了，所以我来到了这里，情况就这些，你觉得怎么样？

——我的情况差不多，你刚刚上完教会学校？

——去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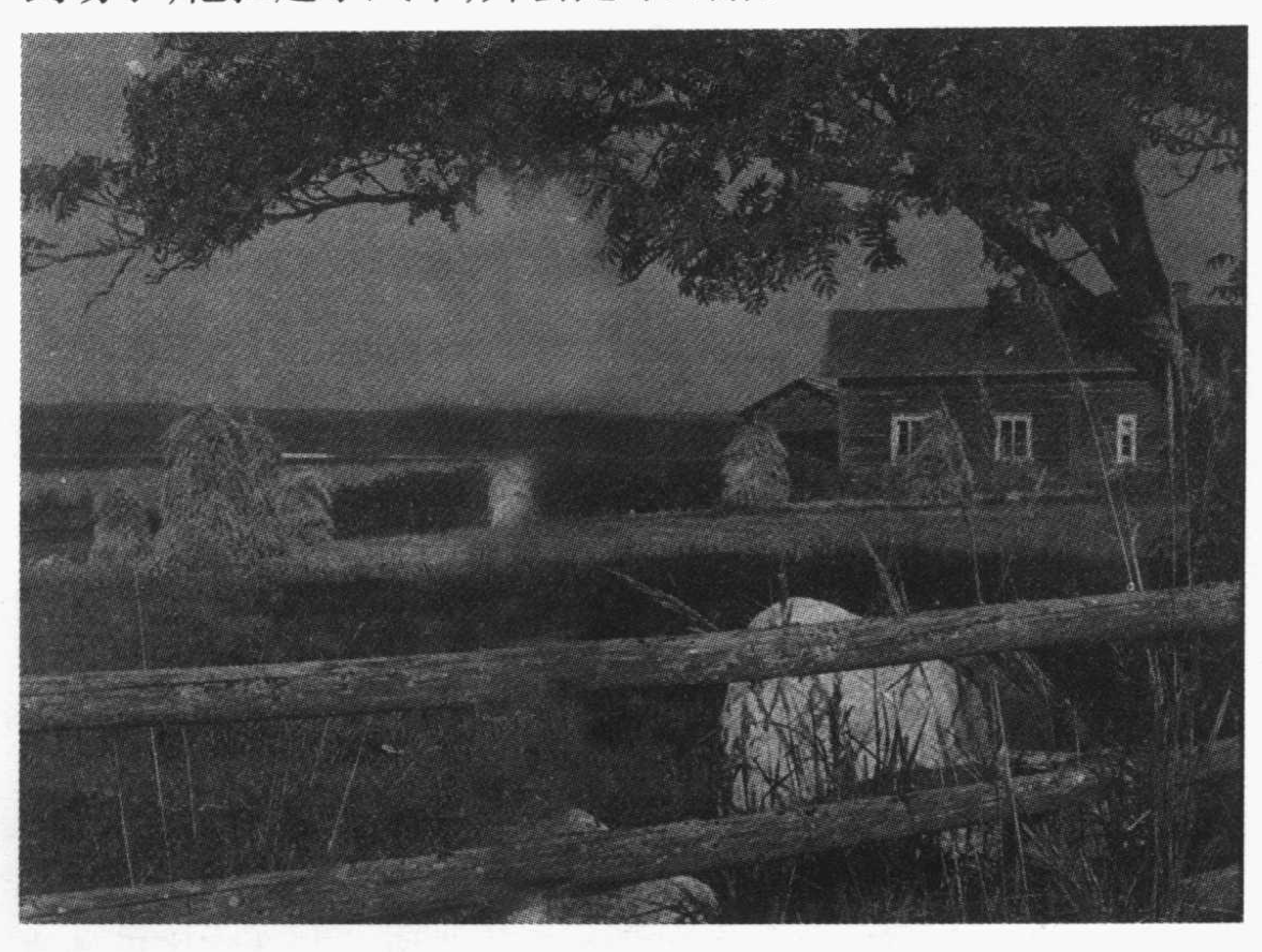
森娅洗完餐具，走到桌子的一头坐了下来。她环视一下厅堂和门窗，或者说是向奥伊瓦瞟了一眼，一边翻着报纸。

二

清晨，森娅给奶牛挤好奶，将它们赶进林子里。她做完了所有工作，离开炉台，穿过厅堂，把提桶拎到外面堆放垃圾的地方，并将泔水或清水送往牛棚或羊栏。奥伊瓦和埃洛同她说了几句话，她边走边笑，好像正想着什么快活的事儿。她烧菜做饭，提水，早晚给奶牛挤奶，出入于阔叶林和牧草地。劳动完毕后她喜欢躺在床上休息，到了晚上或节假日，要是没有活儿，她会懒洋洋地坐着，听别人说话，甚至自言自语。然后她会回到阁楼睡大觉，直到晚间挤奶时才起来。

森娅喜欢参加舞会，穿上节日连衣裙，她会不为人知地悄悄前往。举行舞会的房子坐落在一块平坦的松林地中，离公路一公里半，有一条平坦的沙土大车道直通院内。这幢房子住过人，有牛棚和马厩，后来被变卖了，成了公谊之家。马厩前面是跳舞的场地，大人们在跳舞，一个瘦小的男孩儿跟在他们后面学着跳。一个名叫埃伊洛的男人喝醉了酒，走路摇来晃去，当他加快

步伐跳动起来的时候，就跌倒在地，小男孩为此捧腹大笑。室外蚊子很多，森娅进到室内，在那儿她没有任何认识的人。马尔蒂到场了，他拉起手风琴，舞会随即开始。



农村景色

约基拉的塔比奥同森娅跳了很多次舞，塔比奥比森娅略为矮一些，是一个壮实的小伙子。他有一双浅黄褐色的小眼睛，眉毛是皮肤色的，当他欢笑或瞧人时，眼角和脸上会出现许多皱纹。森娅和塔比奥一起休息，呼吸着新鲜空气。舞会结束后，他们一起离开会场。

森娅每次参加舞会，总由塔比奥送她回家。

——听着，森娅，塔比奥可是个漂亮的棒男人，埃洛说。

——森娅，你怎么这么迷糊，奥伊瓦说，你可不总是这么迷

糊的。

——你要塔比奥吗？阿伊拉问道。

屋外阳光灿烂，人们前去牧场。

——塔比奥并不特别漂亮，但是他的性格非常好，森娅说，接着她缩紧脖子，好像有人要往她脖子里灌水似的。

在厅堂进餐的时候，阿伊拉看了看窗外的路，说道：

——那边有些人，可他们又是什么人呀？

森娅跑到窗口，转过身子，闭上眼睛说：

——如果得不到塔比奥，我就不要别人。

——你是什么意思，奥伊瓦问道，难道至今你没有一个男人。

——在过威尼斯之夜吧！

但是塔比奥的旧情人从外地回来了。塔比奥同森娅虽然跳过几回舞，也同以往一样与她聊过天，然而更多的时间却与他的旧情人在一起，森娅不得不随着大伙儿一起回家。天空中出现雷雨云，森娅跑步赶路，别的人依旧迈着通常的步伐向前走。

她登上阁楼，脱去衣服，钻进了被窝。她感觉很不是滋味儿。她钻在被子里瞪着眼睛，感到非常孤独。她往下拉了拉被子，露出面孔，呼吸空气。她看到了阁楼的横梁，屋顶上的板条和钉子，还有放在屋顶四周的各种物品和积得很厚的尘土。阁楼里是昏暗的。森娅转过头向窗外看去，她觉得世界变了。天空中，电光闪闪，雷声轰鸣，由远而近，一条长长的、弯弯曲曲的电光正好在她睁开眼睛的时候射了过来。开始下雨了，密密麻麻的雨点落在离她只有一米高的屋顶上，发出浪涛一般的响声。她用被子盖住全身，但是闪电的亮光在被子里依然可见。外面

传来猛烈的碰撞声,大树呼啸着,雨水顺着屋顶哗哗地流向地面。

清晨,木箱上的闹钟响了。她感到鼻腔刺痛,身上像是挨了荨麻鞭的痛打。天完全亮了,森娅从横梁上取下挤奶的连衣裙,穿在身上。她向窗外望去,阳光已经照到草地、树木和房顶,白桦林和小树丛在宁静的晨光下青翠碧绿。森娅回想起,塔比奥昨天还同她说过话,跳过舞,她感到比昨晚舒服一些了,觉得他在某种程度上仍旧属于她。森娅走下楼梯,给奶牛挤好奶,叫醒埃洛将它们赶向牧场。

一天,森娅从厅堂看到有一人正在路上行走,她跑到窗边向外眺望。

——是谁呀,奥伊瓦问道。

——没有什么人,森娅说。她开始歌唱:

现在我开始歌唱,
歌唱我的经历,
当悲痛降临在我身上,
挤压着我娇嫩的心扉。

在我生命的时刻,
药草是苦涩的,
处身于年轻的烦恼之中,
我要将它诉说……

森娅沉默了一会儿后又继续唱道：

办法有的是，老婆婆曾经这么说，
我一样有很多妙法。

三

干完了收割和晒干饲草的活儿后，森娅星期六晚上出外消遣娱乐。塔卡宁的海基同她跳了几回舞，但森娅仍不断地向塔比奥方向张望。塔卡宁的海基陪同森娅回到家。

一天夜晚，有人敲门窗，东家的男主人惊醒了，他走进厅堂问是谁在门外。

——塔卡宁的男孩儿，塔卡宁的男孩儿，海基一遍又一遍地回答着。

男主人叫海基快回家。

白天，大家反复地学着喊：塔卡宁的男孩儿，塔卡宁的男孩儿……

雅科日[①] 前，收割饲草的工作差不多已经全部完成，只剩下河对岸一公里半处租来的饲草地还有待收割。森娅怕走狭窄的小桥，于是一早就同奥伊瓦、埃洛和丽莎一起从家附近乘船前去河对岸，埃洛摇着小船，森娅坐在船底上。

---

① 雅科是男孩子的名字，雅科日是雅科的命名日，在每年七月二十五日。

天气阴冷,他们在旧饲草棚前将生长低劣的饲草收拢到一起,饲草的草根上已经长满藓苔。天气寒冷,加上阵阵冷风,使人格外沮丧。下午,饲草进了库,他们便上路回家,森娅走在最前头。

——让森娅走一趟小桥,埃洛说。

——就说德沃把船划走了,奥伊瓦边说边哈哈大笑。

他们来到河岸,看到森娅正走在小路上,快到小桥边。

——喂,森娅,奥伊瓦喊道,德沃一定要划走小船,我们只好从小桥上过去了。

——不会吧,森娅说着停住了脚步。

——现在走吧,阿伊拉说。

——我们相互之间的距离保持得远一些,桥不会摇晃的。

森娅小心翼翼地顺着桥板慢慢地走着,当她走到河岸与第一个桥架之间的位置时,他们紧跟着一起冲上了桥。他们大喊大叫,乱蹦乱跳,森娅被吓得缩成一团,两腿跪倒在桥面上。桥从正中间断裂了,桥上的人同桥板一起统统落入河中。河水很深,他们不得不游泳。森娅游的是狗刨式,每刨动一次,一只手总要伸出水面。他们爬上河岸,谁都不曾想到离河岸这么近的地方水还如此深。他们望了望房子,考虑要不要前去说一声小桥断裂了,不过他们还是朝着小船的方向走了过去。

所有的人无一例外地都成了落汤鸡。他们路过坐落在山坡上的房子,来到一条小水沟汇入河流的地方。水沟两边的土地都是潮湿的。过了水沟之后,小路便向干燥的山坡方向那面延伸,离河越来越远。小路和河之间有一座放羊的围场和一小块

杉林地，小路另一边的土地上饲草已经收割完毕。树木和小树丛被水淹了，小路沿着河岸蜿蜒。他们七嘴八舌地谈论着，说居然会在雅科日游了一次泳。到了船边，森娅惊讶地看到小船仍旧好端端地在那里。“我们给你施了一个小骗局，为的是让你走到小桥上去。”奥伊瓦说。他们把船划到对岸，将它拖上陆地，然后重又迈步向前走去。森娅想尽量走得平稳些，以使湿漉漉的衣裳尽量少沾到身上了。

四

秋天来了，天气转凉，森娅从阁楼搬到厅堂睡觉，奶牛也转移到牛棚里吃草。空闲时，森娅就躺在床上，盖上毛毯打打盹或者睡上一觉。

十一月底，森娅和家里其他人一起去邻居家的厅堂里参加聚会。聚会结束后，他们返回家中，一路上月光明亮清澈，四周的景色——白雪皑皑的田野，河道，山坡，树木，电线杆，饲草棚以及各色各样的建筑物———目了然，然而进入房子，里面却是漆黑一团。聚会时他们听说，那个在舞会上跟着大人学跳舞的小男孩死了。森娅早就知道，那孩子得了肺结核。阿伊拉说，在学校，他的算术成绩最出色。

圣诞前夕，小伙子们在厅堂里布置了一棵云杉树，元旦前树已干枯，针叶开始从树枝上落下。元旦那天，埃洛和邻居的一个小伙子想要捉弄一下森娅。当森娅不在厅堂时，他们摇动云杉，针叶全部脱落到了地上，他们收集起针叶，放在森娅床铺的被单

下。整个晚上,埃洛时时刻刻注意着森娅上床时会说些什么话,可惜埃洛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情况。

主显节[1] 那天,一位男子来到他们家的厅堂,他是河对岸三公里外一户农家的儿子。

——你好,他说。

——你好,你好,森娅边说边从床上撑起身子。——万伊诺,你想说什么,森娅问那男人。

——还能说什么,可能是松动了。

——你是去恩尼基那吧,森娅问道,重新躺倒在床上。

——还能去哪儿呢,万伊诺回答。

厅堂里人们天南海北地闲聊着,森娅躺在被窝里听热闹。万伊诺先是坐在桌子旁,后来移向森娅的床沿。他掀开森娅的被子,躺到她的身边,用手搂抱着她。别的人则在用圣诞卡玩填空格游戏。万伊诺在森娅身边闷声不响地躺了很长时间,然后站起身,重又上路了。

① 主显节,是一月六日纪念耶稣显灵的节日。

专 家



恩蒂·图里

P287



一

雨下了整整一个星期，城市上方湖泊彼岸的大山被云层笼罩，风将雨水和云层中飘离开来的残云带到了位于下方的城市。这样的秋天，城里总是空荡荡的。

夜间，餐馆都在营业，但生意清淡。湖滨林阴大道灯火通明，广场边设有乐队的小教堂冷清又肮脏，被雨水浸泡过的烟蒂随处可见，从城市上方葡萄园冲刷下来的泥沙里夹杂着的糖果纸屑若隐若现地发亮。

城里只有一条街道通向湖滨，它经过车站直至山坡。夏天时，湖滨大道上随处是带露台的餐馆，到了秋天，露台上的桌椅板凳和五彩缤纷的广告遮阳伞被收集到一起，堆放在墙角。风从湖那边吹拂过来，波浪冲击着拐角处石砌的堤岸，正在湖里排污沟边深处觅食的天鹅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地在水面上飘荡。

他们从门外窥视过许多家餐馆，看到老板都在与服务生同

桌打牌,没有一个顾客。他们在城市的上端找了一处看似干净的地方,那儿有人进出,他们就走了进去。已经过了午餐时间,不过餐馆仍在供应午餐。在他们等着上菜的时候,两位南国相貌的男人走进了餐馆。他们合唱民歌,其中一人弹吉他伴奏,但不知道他们是从哪个国家来的,兴许来自保加利亚。他们穿了外套,里面是方格花纹小背心和棕色高领毛衬衫,下身穿的是紧身军裤,鞋上带着从工地上沾来的水泥。唱完后他们立即挨桌募捐,从人们的钱包里弄点小钱。他们站在柜台前喝了一杯葡萄酒,与服务生轻松随意地聊着天,嘴里镶金的犬牙闪光耀眼。

菜上来了,他们享用着。女士想与服务生讲法语,感谢他推荐的菜肴和葡萄酒。

他是在火车站碰上这位女士的。长长的队伍正在灰铁皮屋顶的火车站前冒雨候车,出租车司机问清他们要去哪家饭店后,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他们一起塞进了车。他试图同女士讲德语,但她却用法语和英语答话,她说她是美国人。出租车将他们送到了饭店,服务生安排他们同住一个房间,这可乐坏了这位女士。他邀请女士共进晚餐,她丝毫没有推辞。

代理商派了一位德国男子当他的陪同。一星期来这个德国人一直想方设法争取安排他到印刷厂访问,但客户对此压根儿不感兴趣,相反提出了索赔要求。这当然是无法接受的,但又不能触怒他,所以只好等待,就这样悄悄过去一个星期。

——下午我将会见那位德国伙计,他将安排我们访问老板家,他说。

——他是神经病,女士说。

——这总比一无所获好嘛。

——等我丈夫到了这里,他会杀了咱们俩,女士说。

——不至于吧。

——这可是大事,他身上总带着枪。

——那样的话他会在机场遭逮捕,并被遣送回美国。

——你倒知道不少事儿啊!

——我在执行专家的任务,他说。

中间有段时间他们没有说话,各自吃着盘中的菜肴,喝着高脚玻璃杯中的葡萄酒。服务生不时拿着绿色酒瓶为他们添酒。人们从餐馆离去,行前总要在柜台前向收银员打一下招呼,或者相互聊上几句。

——你还要呆多长时间?女士问。

——那要看印刷厂的情况,什么时候我都能走,哪怕就现在,但必须让我看到他们是怎样使用纸张的。他们在撒谎,这一点谁都明白,但那是原则问题,必须弄清楚。

——这样的秋天,城里空空荡荡,下着雨,说是到这儿过暑假,还让我提前一星期在这儿等,本来我完全可以和他一起旅行的,女士说。

——你们是应该一起旅行。

——原先我不知道这里是什么个样儿,还以为阳光明媚,气候宜人呢!

——现在你知道了。

——你不爱我?女士问。

——可不是嘛。

服务生按要求送来了账单，女士又一次用法语同他说话，她抱怨天气恶劣，也抱怨这个城市。服务生随声附和，同时回忆着三十年代战争时期曾经有过的美好时光。他们向外走去，雨已经停了，街道被风吹干了。

他们通过架设在从大山急速冲向湖泊的阿尔卑斯激流上的桥梁，向市中心走去。急流中的水清澈透明，看上去很冷，上面漂浮着树枝、树叶和纸片。

德国人坐在饭店大堂里一边看报一边等候，他们进来时他立刻站了起来，面带微笑，礼貌地同他们握手。他们一起进入大堂后面的大休息厅，一些上了年纪的英国女士正在那儿谈论疗养院的事儿。

——我同意晚上七点回家。德国人说。

——好的。

——我不明白，女士说。

——他已同意晚七时回家，他翻译道。

——那么整个晚上我干什么呢？

——要么你就一起去吧。

——绝对不成，你不知道他是地地道道的清教徒吗，如果你把一个妓女带进他家，他一辈子都饶恕不了你，德国人说。

——什么？什么？女士气急败坏地发问。

——那是不行的，他说。

——他是怎么说我的？女士问。

——他没说你什么，他只是说事先没说好，不能带你去那儿。

——好了，我多少明白了，你可以这样告诉那头猪，女士用法语说。

——你自己说吧，他说。

——夫人确实不能去，德国人用英语说，他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也很乐意讲英语。服务生进来询问客人需要些什么，德国人征求大家的意见，订了他们所要的东西。

——我想同你单独谈一谈，德国人用英语说。

——我走，女士说。

——用不了很长时间，是工作问题，你会明白的，德国人说。

——当然啦，女士说。

她起身走了，但又返回来取她的房门钥匙，然后穿过休息厅和大堂向电梯走去。门童从前台迎上去，向她鞠躬致意并替她要了电梯。在等电梯的时候，她朝着他们的方向扫视了一眼，面部毫无表情。电梯来了，她走了进去，门童重又回到前台。

——我已尽力了，他从不邀请我们中间什么人去他家，这不过是这儿的习惯。是的，他确有一个没什么不可向他人展示的家，这个你会看到的。我曾有一次驾车到过他家的大门口，就是山坡上那栋偌大的别墅。他不喜欢我，他喜欢罗伯特，要是他和我们在一起就好了，但你不认识他。

——我不要什么别的，只想看一看那批货，看到机器运转的情况，然后我认为一切都可以清楚了，他说。

——希望你能理解，因为耽误时间，他们已经损失了数十万法郎。

他起身向电梯走去，服务生端着预定的食品和饮料迎了上

来,德国人让他把东西放在桌上,半跑着跟在后面。

——六点半在大堂见,他说。

——现在请你明白,他是我们的大客户,最大的客户之一,我们不能得罪他,请你也理解我们,德国人说。

六时,他走进浴室,刷牙,刮胡子,然后穿上一件白衬衣,一套条子蓝西服,打了一条纯蓝色的领带。他对着镜子前前后后看了又看,他离镜子如此之近,面孔几乎贴到了镜子。

——整整一个晚上我能在这儿做些什么呢?女士抱怨道。

——要是没有我,这整个星期你又能做什么呢?

——你可以猜一猜,她说。她躺在床上,翻着一本袖珍版的美国小说。书的封面是一个半裸女人的照片,作者的姓名印得非常大。她掠了掠额前的头发,将它掠向一边。

——明天我想上山,去车站坐一趟时间合适的火车,请下边的人物色一个舒适的地方,咱们明天一起去,早餐后就出发。

——如果不带你的朋友——那个德国小子——的话,女士说。

——不能不带。

——为什么?

——他是我们的代理,要处理好同他的关系,他负责管我们的事儿。

——那么同我呢?

——同你也是如此。

——同谁多一些?

——同他。

等我丈夫来了，我将把一切都告诉他，他会杀了你，要是我不求情的话，他会杀了你和那个德国人。

——我不信。

——他肯定会杀了你，他可醋意十足，只要我要求，他一定会杀了那个德国人，因为他爱我。

——谁啊？

——我丈夫。

——你有丈夫吗？

——我吗？我吗？女士极其气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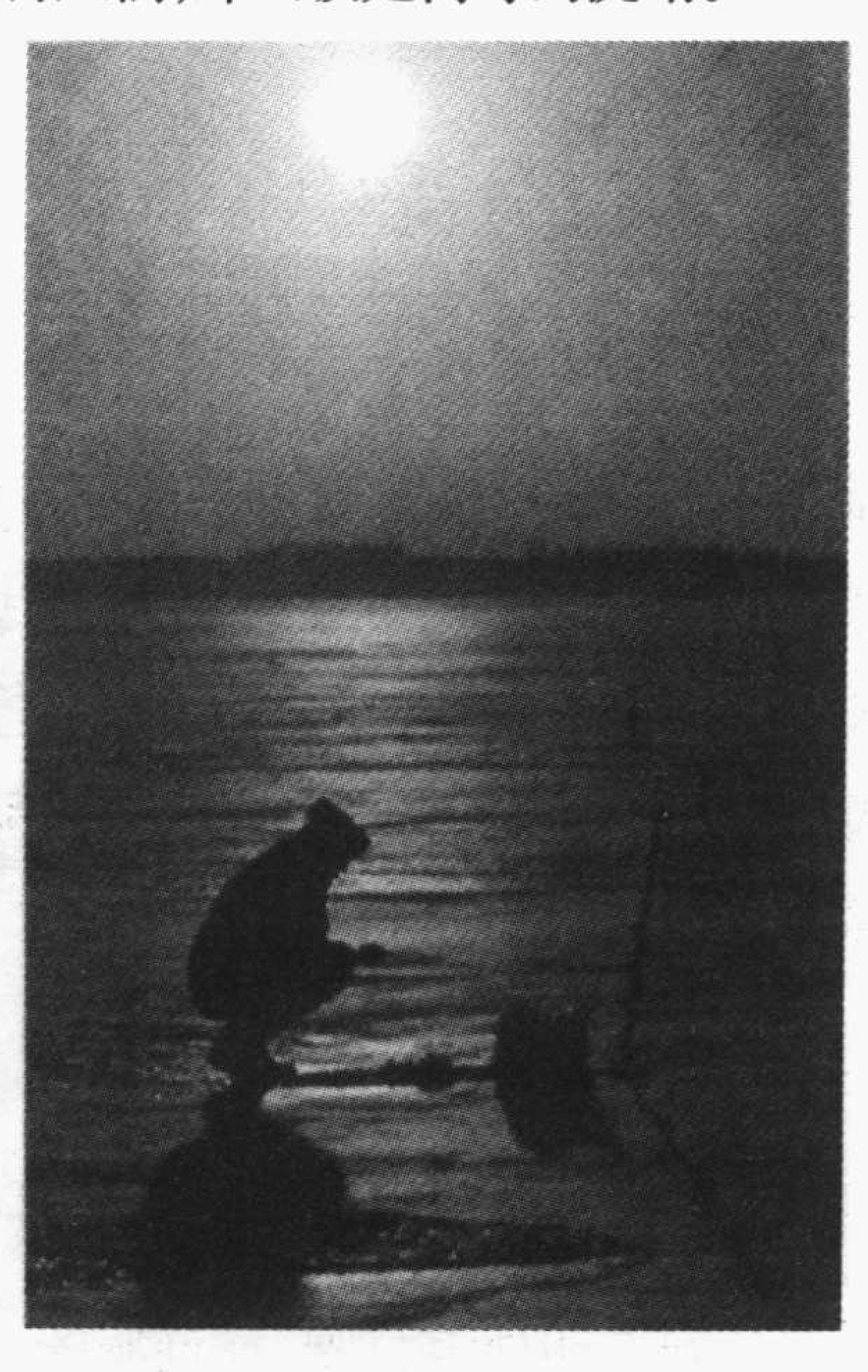
她从卧房和浴室之间的壁柜中取出一件配有腰带的蓝色府绸上衣，搭在手臂上。六点半，她下楼到了大堂，德国人已在那儿等候。德国人穿的是深色西服，打了一条银灰色领带，身上散发着剃须香水和面油的气味。他让门童要了出租车，顺着通向街面的台阶走了下去，穿过通道站立在玻璃门前。

二

出租车沿着通往湖滨的街道行驶，穿过城区，跨过城市间的铁道，蜿蜒上山。山下的湖泊淹没在云雾、雨水和昏暗之中，城里的灯光在湖泊的四周闪亮。经过一段时间行驶，出租车找到了地址。那是一幢坐落在街道尽头山腰上的别墅，它的名字写在大门侧柱的牌子上。

按响门铃后，院子里的看门狗开始以沉闷的声音叫了起来。大

门用蜂鸣器打开,但楼门还需按铃才能开启。男主人前来开门,他是一个高大肥胖的男子,穿的是衬衫和裤子。略加寒暄后他接过客人的大衣,将它们挂在门厅的衣架上。然后他自己走在前头,领着大家进到一个大房间。一位年轻男子从里面走出来,同他们握手并作了自我介绍。男主人请大家坐在窗前的沙发中,屋内光亮的程度可以清楚地告诉人们,那山坡是何等的陡峭。



冰上垂钓

——芬兰是一个地势平坦的国度,那儿白雪皑皑,有很好的滑雪运动员,男主人说。

——是的。

——北部有山,年轻的男子说。

——是的,他答道。

——冬天时冰天雪地,芬兰人在冰上钻孔钓鱼,德国人介绍道。

——原来如此,男主人说。

——一次,两个芬兰人在赫尔辛基的一家餐馆里喝酒,他们喝多了,决定出去钓鱼。他们买了渔具,叫了一辆出租车向湖边进发。他们的醉意已经很浓,当来到被白雪覆盖的一个广场时就要司机停车。他们下了车,开始在冰面上钻孔,虽然钻了无数个孔,可是钻出来的只是泥沙。附近森林边住着一户农家,于是他们走过去打听这叫什么湖,问怎么钻来钻去钻出来的总是泥沙。农家回答道:"因为这是库奥皮奥机场。"那当然是笑话,因为库奥皮奥机场距离赫尔辛基足有三百五十公里,德国人解释道。

——原来如此,男主人表示惊讶。

——芬兰人喜欢喝酒,他说。

——还有一个关于芬兰人的故事,它是这样的:一次,一个芬兰人坐在湖边钓鱼,当时天上飘着鹅毛大雪,宽旷的湖面上刮起了风,天气非常寒冷,但他还是一个小时接一小时地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后来,岸边的人为他担心了,纷纷过去看他是不是还活着,他们走到他跟前,看到他不仅活得非常好,而且还在全神贯注地钓鱼。"冷不冷啊?"他们问道。"冷啊!"那人抱怨说。"难道还不饿吗?"他们又问。"饿啊!"他继续诉说。"你这样一小时接一小时地坐在这儿干什么呢?"他们问。"因为家境贫寒。"男子回答。这当然又是一个笑话,难道那人的家境竟会

贫寒到还不如坐在湖边忍受寒冷和饥饿吗？还有，他坐了整整一天，却连一条鱼都没钓到！德国人说。

——原来如此，男主人表示惊讶。

——芬兰人确实什么都会，就是不会造纸，年轻男子说。

——他们也会，德国人说。

男主人打开墙边的酒柜，问大家想喝些什么。他按各人的要求向玻璃杯中倒了酒，并将杯子端到桌上。他们手拿酒杯，眺望窗外。

——山下的那个城市叫沃韦，男主人介绍说。

——我知道，他说。

——你们下榻的古堡附近有你们大名鼎鼎的元帅[①] 雕像。

——是的。

——他是一位伟大的人物，德国人的伟大朋友，俄国人的仇敌，德国人说。

——不是的，他是俄国人的朋友，他恨德国人，他说。

年轻人从另一房间拿来了棕色公文包，从里面取出执行报告，并将复印好的用格子纸编写的核算报告和打印文件分发给大家。

搞这些文件既费时间又费纸张，他说。大家仔细地阅读着文件。

---

① 指的是曼纳海姆元帅。曼纳海姆一八六七年六月出生，长期为俄国军官，一九一七年芬兰独立后回芬，曾任芬兰国防军总司令等职，获“芬兰元帅”称号，一九四四年八月被芬兰议会任命为芬兰总统，一九四六年三月辞职，去瑞士蒙特勒休养，一九五一年一月去世。

——我们应该去现场看一看，德国人说。

——您不相信我说的？不相信我们文件上写的？男主人说。

——问题不在这儿，德国人说。

——您是不相信我们说的，男主人说。

——那是当今的惯例，德国人说。

——我们相信你们，所以才从千里之外专门去你们那儿买纸，可是你们提供的全是垃圾，我们不能用那样的纸张进行印刷，我们有一位印刷专业工程师，他核算过我们将遭受的损失，你们的看法于事无补，我们再没有时间把这些垃圾放到印刷机上去了，男主人说。他开始烦躁起来，又去取了一杯威士忌。因为颈后的头发长得压住了衣领，他向上拉了拉衣领，让它一直盖住脖子。他一边听说话，一边拉动衣领，尽管那衣领并没有扣扣子，但好像仍紧得使他喘不过气。年轻人认真地大声朗读文件中的重要细节，然后将它放在桌上。

他从装在胸前口袋里的烟盒中取出一支香烟，点燃后慢条斯理地说了起来。

——你们既然不能让我们看现场，那么除了说你们心怀鬼胎外就找不出别的原因了。你们做了核算，还复印了，那当然好，不过我们有惯例，要不是亲眼目睹，就是有几百万份干净漂亮的备忘录也不会赔偿，更何况现在的问题是一个大数目，如果不安排试车，我们就不得不让它搁在那儿，他说。

——记得五十年代我们确实有过一次争执，我不会忘记，男主人大声说。

——我对此一无所知，他说。

——但是我知道。

——那不是芬兰纸，德国人说。

——是的，但是通过你们。

——那已是一百年前协议的事情了，德国人说。

——那是你这么想的。

——那是协议好了的。

——就算是那样吧，但无论如何我记得。

——现在是现在的实践，他说。

——那是很不好的实践，男主人说。

——就这样谈定了，你们取些纸，付印时我来看，如果确实不行，再谈赔偿，要是同意这样，问题就解决了，他说。

男主人走到窗前，向外远眺。年轻人往炉子里添了几块劈柴，燃烧着的木头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窗玻璃上映现出模糊不清的跳动的火苗，德国人两眼盯着他面前的桌子和自己的双手。

——我在这儿是浪费时间，就这么办吧，男主人说。

——好极了，他说。

——如果安排得了，明天就试车。

——可以，明天下午，年轻人说。

——问题解决了，德国人兴高采烈地说。

男主人走到窗边摇椅上坐了下来，向里屋喊了几声，年轻人又专门走到房门边给里边说了几句。现在男主人表现得非常温和，微笑着，还说了一些关于外国工人夜间给城里造成麻烦的小故事。一位穿着白围裙的女子手端托盘从里屋走了出来，将黑

色的大山莓分送到摆在每人面前的小玻璃盘中，男主人给大家倒了甜酒。

——这都是我自己花园里的产物，男主人说。

——原来如此！德国人惊讶地说。

——芬兰大概不长那些东西，它们要求暖和的天气，那边大概长不了，男主人说。

——吃完山莓，他们随即告辞。男主人同意在印刷厂会面，还打电话给他们叫了出租车。

——山坡上刮起了大风，过了很久出租车才到。从灯光中可以看出，这山坡在城市之上有何等之高。在车里他们谈到男主人，也说到工程师，德国人很兴奋，讲他如何为这件事做了一个星期工作，现在终于成功了。看起来他对自己非常满意。他转身背着风，竖起衣领，点燃了一支香烟。

——明晨我上山，你一起去，他对德国人说。

——可是还有印刷厂的事情呢，德国人不解地表示。

——所以今晚必须赶回饭店。

——如果我们赶不及，或者火车出了点什么意外呢？要是我们不能按时赶到，他们会在这儿杀了我们，也会在汉堡杀了我，你想一想，一星期来我就在为这件事呕心沥血。

他让德国人在他下榻的饭店门前下了车，答应打电话通知他明晨出发的时间。德国人住的饭店在湖边，出租车抄近路驶向城市的上方。

——夫人说请您回来后立即告诉她，门童说。

——我会告诉的，他说。

他取了钥匙,乘电梯上了楼。他打开房间里的窗子,让新鲜空气进来。他站在窗前,没有开灯,看着人们络绎不绝地走进与饭店为邻的教堂。人们从街道两端或步行或乘小车来到教堂门前,也有人乘坐公共汽车在教堂附近的公共汽车站下车。他在窗边站了很久,直到教堂的钟声敲响才关上窗子。他将窗帘拉得严严实实,连一条可以看到外面的缝隙都没留,不过听那钟声同开着窗子并无两样。

三

早餐后,他们在晨曦中跨过街道,徒步上坡走向车站。德国人已在候车室等候,浏览着墙上的广告和火车时刻表。他已买好车票,与两人握手,祝他们早晨好,还问他们睡得是否香甜。看起来这是多此一举,不过也无关紧要。德国人核对了列车的出发时间和发车的月台,沿着石砌的台阶登上天桥,转向右边的月台。他觉得月台的标号太不规范,杂乱无章,弄得他为了寻找车站工作人员而往返奔跑。车站工作人员只讲法语而不愿讲德语,德国人听不懂,女士帮了他的忙。她与车站工作人员聊了很长时间,终于弄清了火车和月台号。

他们进了车厢,女士坐在正中的位子上,他坐在她对面,德国人在他的旁边。德国人不敢肯定车厢内可否吸烟,但也没有看到禁止吸烟的标志,于是点燃了一支烟。火车启动了,事先并无任何发车的通知。火车穿过一条很短的隧道向上爬去,穿行在葡萄种植园中,随后又在它的上方奔驰。山下的湖泊犹如一

口灰色的大水缸，它的后面是高耸入云的高山和坡上绿油油的草场，湖泊的另一端已被从水面上升起的白色迷雾所笼罩。火车数次急拐弯，向高处爬行。右侧的山崖上有一座巨大的石砌庄园，然而它很快转到了火车的左侧。

——我从饭店拿了一份地图，女士说。

——那很好，他说。

——我们在这儿换车，女士说，她用手指点了点地图上的一个小黑点。德国人从她的肩膀上方俯首向下看，女士把地图抽走了，并将它塞进了手提包。乘务员前来验票，德国人从钱包的一个夹层中取出车票，交给乘务员检验盖印。女士要求保留车票，向乘务员索要后放进自己的手提包。

——付给他钱，她说。

火车钻入隧道，车厢内的灯亮了。她站起身走向车厢的一头，从挂在墙上的地图中寻找地名。透过玻璃门可以看到坐在另一节车厢里的人群，他们中间有妇女也有青年和老人。他们瞧了她一眼，继续交谈着，欢笑着。女士很想过去问一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没有好意思。

——我们什么时候返程？德国人问道。

——我不知道，他说。

德国人用英语问女士，她瞥了他一眼，未予理会。

——您拖着这个疯女人干什么？德国人问道。

——我完全听得懂，女士说。

——那没有什么关系，懂就懂吧，德国人说。

火车开出隧道，灯熄了，穿行在云层的上方。车外阳光明

媚，看起来很暖和，一些积雪已经融化的空白点散布在地面上，山峰的高处和森林中依然是皑皑白雪。

火车沿着山坡向高处爬行，车的一边，斜坡向下延伸了一百多米，直插在云层之中，从上面看去那云层很像浓雾。阳光非常强烈，他们不得不坐到车厢的另一边。坐在另一节车厢里的妇女们看到了他们，斜视了女士一眼，依旧嘻嘻哈哈地谈论着，虽然听不清她们说的是什么，但从她们的动作和表情中可以猜出个大概。

女士曾在从饭店拿来的地图上所指点过的那个火车站到了，他们下了火车。德国人想向车站工作人员打听火车的运行时间，但他们不讲德语，不过他还是找到了挂在车站墙壁上的火车时刻表，将离站时间记在他的黑色小记事本上。那记事本是他从大衣里面膝盖处的小口袋中取出来的。

开往城里的火车即将发车，他们进了车厢，用手套擦去窗上的雾气，向外眺望。他们看到奶牛交易正在铁路边的广场上进行，牛主人用牛绳牵着硕大壮实的奶牛在广场上转来转去，另一些人站在旁边看热闹。城里的买主开来巨大的蓝色"金牛座"运牛车，带着自己的司机和装卸工。奶牛的脖子上挂着很大的牛铃，不时发出阵阵铃声。

——它们脖子上干吗挂着这么大的牛铃，德国人惊讶地问道。

——为的是整个夏天不让它们的嘴巴离开草地，这是生产技术，他说。

——要是我有五千万个这样的牛铃，我就会给每个德国人

挂一个,女士说。

——我不明白您犯了什么病,德国人说。

——我知道,女士说。

——那么请您给我讲一讲,德国人说。

牛主人对展示他们的奶牛似乎已经厌倦了,牵着牲口跨过铁道向村里走去。买主的伙计将几头奶牛赶上了车,有些牛主人还在路边和农田里追赶牛。火车拉响汽笛开始启动,很快提高速度钻进了森林。他在观察路旁的树木,观察那些生长在悬崖峭壁上的黑黝黝的高大云杉,还思量着怎样才能把那么高大的云杉运出山沟。

火车向着山谷行进,下面有一条狭小而湍急的河流。过了小河,火车重又歪歪斜斜地向上盘旋,经过横跨深沟的高桥,穿过森林和波浪起伏的草场,进了车站。

他们走进车站,下车的没有别人,车站上也不见工作人员和其他旅客。德国人查阅了记在笔记本上的火车出发时间,与车站上看到的出发时间作了对比,他估计已经过了从中转站出发的时间。他忘记在中转站看一下时间,很想向女士打听,但她没有理睬。德国人不得不焦急地再一次向女士提出请求。越过铁路和小道,沿着农田和园地的围栏,火车朝着山坡向上爬行。

女士脚穿高跟鞋走在前头,鞋后跟在松软的小径上留下了不规则的四边形痕迹。尽管太阳高照,但天气还是寒冷。道路和小径上的积雪已经融化,但在牧场和建筑物之间以及森林边缘的树根上仍有零散的积雪。

——我警告过你,我们别迟到了,德国人说。

——不会迟到的。

——你知道时刻表吗?

——我不知道。

——我记下了,在我这儿,他说,拍拍自己的左胸。

——那好。

——我确实知道,她希望我消失,让你们俩在一起,但我就是不离开,今天下午我们不能不看印刷厂。

——当然,当然。

——但那时间,可是你就不知道时间,他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

——你不是知道嘛!

——要是没有了我,要是没有了我你不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你不会丢下我们的。

——我不会,我保证过,他说。

女士在第一个坡上的房子边停了下来,一条铺了柏油路面的狭小街道从那儿开始。

——你们在说我什么?

——没什么。

——好了,我清楚。

——我只是对三点钟能否及时赶回稍微有点担心,德国人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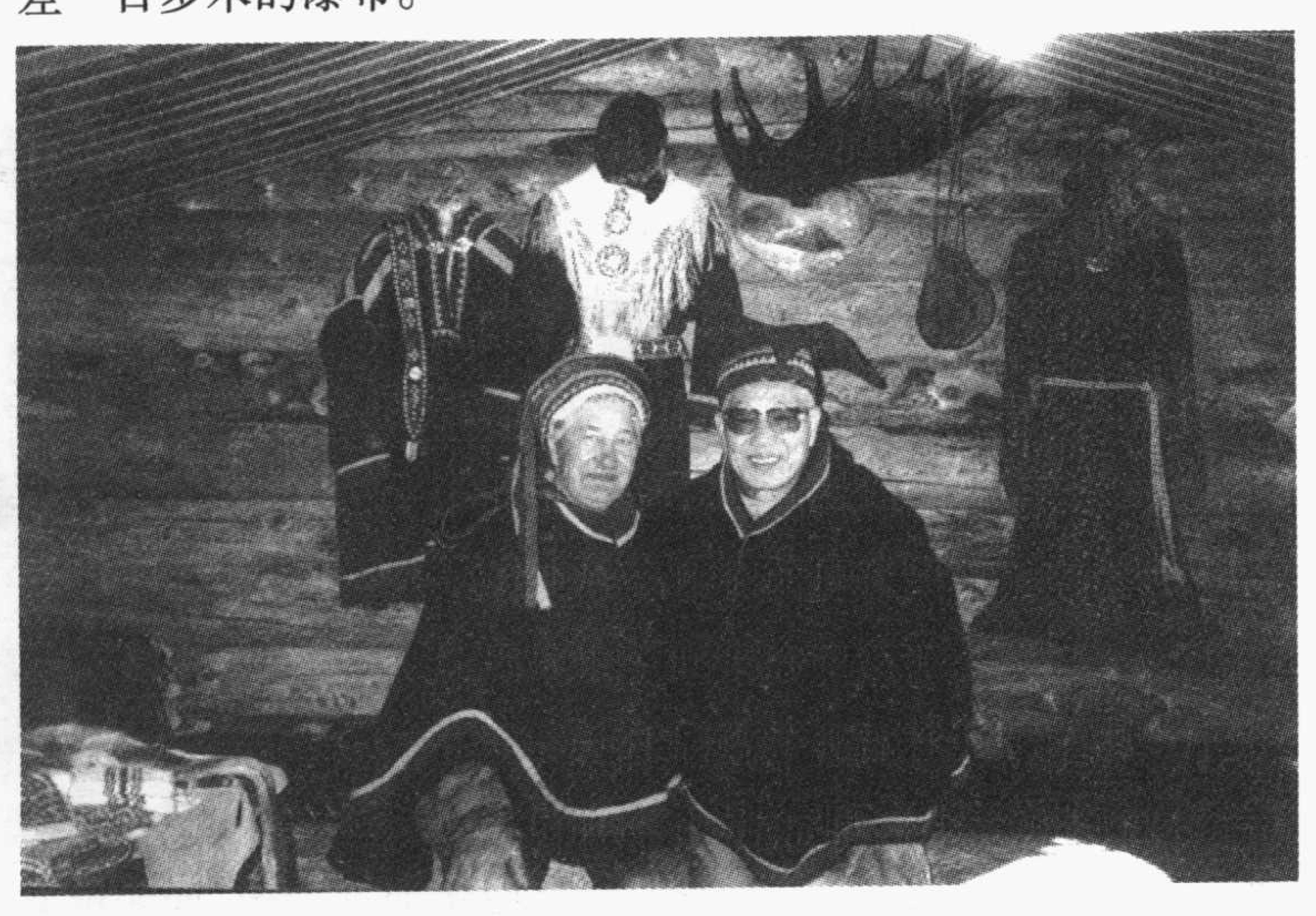
——我相信能赶回,女士说。

前面是一条汽车道,过了汽车道有一棵很大的野苹果树,往下再走一百多级很陡的台阶就到旧城门前的停车场了。停车场

很空，城市坐落在旧城门的后面。供旅游者使用的石砌老房子全都刷成五颜六色，在一幢绚丽的房子里有一家出售旅游纪念品的店铺。

街道的一端有座古城堡，女士要求进去参观。古城堡的大门口一位老妇人正在出售门票和介绍城堡的小册子，还推销着像手风琴那样可以拉开折回的系列明信片。

城堡前的左侧有一个用小石子铺成的平坦的小院儿，院内长了几棵很大的酸梅树，院后有一堵一米来高的石栏，外面是落差一百多米的瀑布。



译者在芬兰拉普兰地区少数民族萨米人家做客

女士双手紧抓石栏，向外眺望峭壁下晶莹碧绿的牧草地。德国人随旅游车回到城堡，女士正在树底下抽烟，他惊恐万分，从腋下紧紧地抱住了她。她将面孔转向上方，这面孔既小又苍

白，近看她的眼圈，四周布满了头发丝般的皱纹。她在微笑，大门口玻璃柜台后的女售货员为了看清这一情景也将她的身子探到了窗外，女士还向女售货员招手致意。这真让他啼笑皆非！

——水珠从树叶上落了下来，你怎么不将那些聪慧的小东西引向别处，女士说。

城堡尖塔的背后，两座高山酷似一对双胞胎姐妹肩并肩地伸向千米高空，一座孤零零的高峰威严地夹在它们正中，如同一颗锋利的尖齿。

——拉普兰人把那两座并行的山峰叫做“纳塔斯”，他说。

——那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少女的乳峰。

他从院子里拾了一块石头送给女士，那是一块浅色的石灰石，半个拳头大，它是在其他地方挖掘出来，后被带到这儿的。

——由于它是这样裂开的，他一边用手指指点点一边说，里面可能有化石，它已经存在一亿年了，因为是从侧面开掘的，所以它被挖掘出来时与形成时一样成熟，不过它是石头，拿着吧，他说。

女士接过石头，将它装到用长背带挂在肩膀上的手提包中。他们进入城堡，城堡内有一个用围墙围起来的里院，城墙上沿有一圈木结构的装置，城墙四角是石砌的岗楼。他们按照标示牌登上城墙，一直爬到岗楼，从那儿越过院子向外望去，四周的高山尽收眼底。岗楼中心有一个圆形的地方，四边放了木板凳，墙上设有射击孔或窥视孔，对着两个方向和里院。

女士通过小孔向外望去，看到悬崖峭壁延伸得很远，然后形成为一块完整的绿地，直达山脚，并在那儿分成了三块。绿地的

上端一直爬到白雪覆盖的峰顶，与那里的林木形成一条分界线。高山好似近在咫尺，实际上却相距遥远。女士坐在板凳上大谈她的丈夫、孩子和家庭，翻来覆去地唠叨着。

该让她闭上嘴了，于是他大声喊叫：

——这同谁都没有关系！

——你在喊什么？女士问道。

——我在用芬兰语说，我爱你。我认为，这声音从窗口出去，可以传到任何地方，只要我们听得见，任何地方都能听得到，他说。

——听起来很奇特，确实很奇妙，女士说。

他们在院子里找到了德国人，他问刚才他们在岗楼上喊叫什么，女士向他作了介绍。离开城堡时，他们向大门口的那位老妇人告别，老妇人一边忙着做钩针编织物，一边向他们频频点头。紧靠大门的右边有一间出售小商品的店铺，一所小学坐落在同一幢楼房里，从那儿不时传出孩子们的唱歌声。

过了左边的两幢房子是一家餐馆，那儿正在推销当地的菜肴，价格表挂在餐馆大门边的窗户上。他们穿过门厅的木板墙和衣帽间进入餐馆，脱去外套，将它挂在衣帽钩上。老板娘从里面走了出来，在门厅边张望。

餐馆内右边有一个房间，尽头是酒吧台，里面摆了椅子和桌子。酒吧内玻璃杯和酒瓶摆放在沿墙的地方，啤酒杯悬挂在吧台上面的吊架上。他们窥视后面的房间，两个姑娘正坐在大堆衣服中间用缝纫机缝衣服。再往里是密封的玻璃游廊，从那儿

可以看到山谷和远处的山峰。游廊里很冷，他们站在那儿向远处观望，没过多久又回到前面的房间。

一些本地人进来了。

——愿上帝保佑！这个本地人向老板娘和他们打招呼。老板娘给他们送来了热饮和饭菜，他们高兴地享用着。

——这儿是著名的奶酪之乡，德国人介绍道。

——大概是吧，女士说。

——早在发现美洲大陆之前他们就开始制作奶酪了，德国人说。

——您和他们在一起？女士挖苦地问道。

——离开车的时间还有半小时，德国人用德语说。

——请说英语，女士用命令的口气说。

——我不会，德国人回答。

——请找个地方学习一下，女士说。

老板娘又拿来了一大瓶葡萄酒。女士从她的手提包里取出从院子里捡来的石块，让德国人远远地看了一下，然后放到他的手中。

——它的中间有一个贝壳，一个一亿多年的小贝壳，女士说。德国人来回翻动着手掌中的石块，近瞧瞧，远看看，还从放在背心前口袋的眼镜盒中取出眼镜，走到窗前的阳光下仔细察看那石块。

——有可能，他说。

——谁知道，除非将它敲开，女士说。

——要是里面有的话，现在就已清楚，德国人说。

——要是没有呢？女士追问。

——可能，可能就没有，他说。

——我见过成千上万块这样的石块，孩提时我在旧石灰石矿捡过，并将它们卖给首饰店，什么样的东西都有，有贝壳、小鱼儿、树叶，应有尽有，德国人说。

——还有犹太人？女士问。

——那倒没有。

——就是那家现在为造纸厂生产垃圾清洗装置的德国公司，当年曾经制造达豪集中营死亡毒气室的送风器，她说。

老板娘送来了咖啡和小杯樱桃酒，她建议将樱桃酒倒入咖啡，他们照此办理，咖啡立即散发出浓郁、甜润的香气。喝完咖啡，付了账，他们的心情特别好，离开餐馆时还祝愿老板娘、顾客和在后屋缝制衣服的姑娘们万事如意，这让姑娘们笑得前仰后合。

走出餐馆后他们顺着通向城门的惟一街道下了台阶，穿过经过粉刷的别墅群，沿着农田边的小道回到了火车站。

他们必须在候车室等车。德国人找到了一位车站工作人员，他指画着墙上的火车时刻表，没有讲德语，这可让女士乐坏了，因为他讲的是洋泾浜法语。德国人找来了一本字典，可是那个工作人员已经进到里边，不过他很快又出现在售票窗前，开始出售车票。火车进站了，车上乘客很多，雾气盖住了车窗。他们进入车厢，坐了下来。车厢内坐满了妇女，有年老的，也有年轻的，她们的身上散发着牛奶和新鲜奶酪的气味。他用帽子擦去窗上的水汽，妇女们看着发笑。她们说的是法语方言，讲得快，

句子短。她们嘻嘻哈哈地笑着,有时还用手捂着嘴。

——是奶酪厂的姑娘们,他隔着走廊对德国人说。

女士从后面的车厢走了过来,坐在他的怀里,这一举动又一次招来了妇女们的纷纷议论。中转站到了,乘客们络绎离去,车厢空了。他们先是在月台上等候,后来女士要喝饮料,于是又跑到街道对面的餐馆,经过冷冷清清的已经收拾好桌椅的玻璃过厅,进到餐馆里面的一个小房间。铁路工人正在那儿用餐,桌上摆着一长排红葡萄酒瓶。德国人向服务生说明火车马上就开,时间紧迫,要求加快服务,可是服务生没听懂,直至女士把他的话译成法语,才让他们拿到了咖啡和樱桃酒。他们很快喝完咖啡,赶回车站。

火车进站了,车厢很空,他们坐定后火车已驶出隧道,云层再次落在他们的身下。天下雨了,火车顺着弯弯曲曲的铁道向前蜿蜒,越过坡上的农庄,穿过葡萄种植园和一幢幢楼房,抵达湖边的城市。

四

当他离开房间的时候,德国人已在大堂中等候。德国人告诉说,他让出租车等在街上。他们走下台阶,经过前厅的通道来到街道。他们上了出租车,摇下车窗,朝着相反的方向驶去。德国人坐在司机旁边,将地址告诉了他。汽车沿着通向大峡谷的街道向前行驶,跨过铁道,越过前面竖立着曼纳海姆元帅雕像的岛中古堡。

德国人在印刷厂的大门前付清车费，为了等司机开发票，他们在车上坐了一会儿。司机又讲英语又讲法语，把两种语言混杂到了一起。

进了印刷厂，德国人立即请总机小姐给经理打电话，可是总机小姐正忙着向各处连接电话。门厅内陈列着老式的手动印刷机和栽培在白色塑料盆里的花卉。一小会儿后一个年轻人从楼上走了下来，他是工程师。工程师领着他们穿过办公大楼进入车间。他们查看了印刷机和纸库中待发的卷轴。与案件有关的卷轴单独放在库房的一角，数量很大。

他从公文包中取出卷轴清单，核对了卷轴侧面和轴头的造纸厂蓝色标签。

——我要求让这些编号的卷轴上机，他边说边把写在纸上的卷轴编号清单交给了工程师，总共六个卷轴。年轻人找来了穿蓝色工作服的工人，工人们随即用吊车吊起卷轴，从卷轴堆里搬离出来，找出所要的编号，并将它们送到车间一头的滑动门边。工人们一直说着话，同时将装在车上的卷轴顺着轨道推进了车间。

当他们爬上印刷机的工作台时，印刷工人已将头几个卷轴装上了机，开始送水送颜料。他们清洗了橡皮布，印刷胶版也上了机，试车就此开始。头一单元纸的包装开始脱落，滚在橡皮布上，形成白色和彩色的层次，印刷工人们笑了。他紧挨机器在单元之间来回走动，仔细观察着单元之间的一些部位，查看着供水和进颜料的情况。

运转一小段时间后，印刷工人停了机，清洗橡皮布。他要求

换上下一批卷轴。卷轴换好了,工人们将接合处推向拼版装置的另一边,让他看了看接合处,接着按动加速按钮提高了机器的转速。头上夹住了,发出嘘嘘响声,橡皮布即刻将随着供纸流水线脱开和飞溅的大块包装纸滚卷成了团,向后滚去,滚向水轴。

机器停了。印刷工人向运送卷轴的工人高声喊叫,要来了新的卷轴。他让机器慢速运转,过了接合处后重又停机,然后用清洁剂和大块海绵清洗了橡皮布。他们先让机器慢慢转动,直到纸面能够承受张力后才提高速度,然而包装纸又一次飞离了,通过拼版装置印出来的东西模糊不清,只印出一半图片和文字。他取了样随身带走,同时指令停止试机。看起来印刷工人和工程师都很满意。

离开滚动车间后,他们顺着排字车间边的长走廊来到门厅。工程师领他们步上楼梯,进到二楼,公司的办公室就在那儿,在那不透明的玻璃门和玻璃墙的里边。工程师在一扇门前敲了几下,得到答复后他领头走了进去。

——喏,怎么样? 经理问道。

——是的,情况清楚了,他说。

——我也这么看。

——解决赔偿问题吧,把有毛病的那批货退回去,他说。

经理指了指写字台旁的皮沙发,请他们坐下,他自己仍在打电话,坐在写字台边的转椅上。大家坐定后开始商谈赔偿问题。一位女士手拿托盘从边门走了进来,她围着桌子转了一圈,在每人的面前放了一只高脚杯,里面装的是稍微有点混浊的浅色葡萄酒。

——请尝一尝,经理说,他举起酒杯,对着亮光照了照,尝了

一口。

——这是一种刚刚发酵的白葡萄酒,在它开始发酵冒出头一批气泡的时候就将它储存起来了,他解释道,这种白葡萄酒既有葡萄汁的清香,又有家酿生啤酒的醇厚口味。

——我将交给您一张赔偿三十万法郎的支票。

——很好。

——我表示抱歉,他说。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嘛!

——事情做得越多,麻烦也会越多嘛,德国人说。

在饭店大堂,他叫门童准备好账单,取了他的房门钥匙。美国女士同她丈夫一起乘电梯来到楼下,将钥匙交给了柜台。他们听到了他和门童说的话。

丈夫说:现在不要外出,天气很快会变好的。

——有可能,她说。

——这儿下了整整一星期雨,天气很快会晴朗的,这是统计学上的事实,丈夫说着笑了笑,女士报以美国式的友好的微笑。他们步下台阶向街心走去。

去洛桑的火车很空。他凝视着湖面,一阵狂风在湖面拂起向前迅速推进的层层浪花,但是这些浪花很快就消逝了,犹如一阵寒颤。一群天鹅在湖岸边游来荡去,它们中间有白色的,非常美丽,也有凶猛的。野鸭子和潜水后不见其重露水面的黑色怪异水鸟同天鹅混杂在一起。湖后的山峦高耸入云,山坡上的积雪已经上达到与云层的下端连结起来了。冬天即将降临。

译者的话

在三十三万八千平方公里的北国芬兰，居住着五百多万聪明智慧，勤劳勇敢的芬兰人民。那里不仅有秀丽迷人的自然景色和名震四海的通讯技术，而且拥有丰富的文化宝库，有被公认为世界伟大史诗之一的芬兰民族史诗《卡莱瓦拉》，还有民族诗人卢内伯格（1804－1877）充满民族主义激情和民族自豪感的壮丽诗篇，芬兰民族文学和戏剧文学奠基人基维（1834－1872）的长篇小说《七兄弟》以及工人作家林纳（1920－1992）的《无名战士》和田园三部曲《北极星下》等芬兰文学巨著。短篇小说文学是芬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颇具特色，可惜在我国介绍甚少。正由于这一现实，才推动我萌生翻译《芬兰短篇小说选》的想法，并有幸使它得于今天与我国读者见面。

《芬兰短篇小说选》（以下简称《小说选》）的翻译出版一直得到芬兰通力集团公司董事长彼卡·海林和他的

夫人基尔斯蒂·海林的关心和帮助,《小说选》也是由海林夫人和海林董事长的妹妹,著名作家梅莉·布劳伯格精心编选的。我谨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然而令人悲痛的是,《小说选》未及问世,海林董事长却于今年四月四日因病不幸去世。为此我要将这部《小说选》作为对海林董事长的纪念。

今年四月二十一日是作家,雪尔薇·吉科宁夫人(芬兰前总统乌尔霍·吉科宁的夫人)率领的第一个芬兰文化代表团访华五十周年。为了纪念中芬文化关系中的这一重大事件,《小说选》中增编了吉科宁夫人的短篇小说《走廊里的故事》。对吉科宁夫人的儿子马蒂·吉科宁先生的友好支持我也深表感谢。

芬兰驻华大使巴鑫非常关心这部《小说选》的翻译和出版,并为它作了《序》,我对巴鑫大使和芬兰驻华大使馆的热情支持和帮助表示诚挚的感谢。

芬兰文学协会、芬兰奥塔瓦出版公司和芬兰旅游局以及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任芬兰政府财政部长和公路总局局长的约乌科·洛伊卡宁、卡伊萨·里基莱夫人和她的父亲阿库·里基莱先生也都给了我热心的支持和协助,谨此向他们一并致谢。

我怀着崇敬的心情特别感谢我国著名作家,文化部原部长王蒙先生,感谢王部长在百忙之中专门为《小说选》题了词。这将激励我为增进中芬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了解做出更多的努力。

这部《小说选》所选作品时间上跨度较大，从芬兰独立前的一九〇七年直至一九七五年。我真诚地希望，它的出版能有助于我国广大读者增加对芬兰短篇小说文学和芬兰历史状况的了解。

杜钟瀛

2003年9月15日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芬兰短篇小说选
作者＝西朗佩等著　　杜钟瀛译
页数＝３１８
ＳＳ号＝１１３０１７５３
出版日期＝２００４年０１月第１版